

少室山房笔丛

下

明清筆記叢刊

少室山房筆叢

下

[明] 胡應麟 著

中華書局

九流緒論引 筆叢丙部 凡三

子書盛於秦漢。而治子書者錯出於六朝、唐、宋之間。其大要二焉。獵華者纂其言。覈實者綜其指。纂其言者沈休文、庾仲容各有鈔。並軼弗傳。僅馬氏意林行世。略亦甚矣。柳河東之辯。高渤海之略。宋太史、王長公之論。則皆序次其源流。而參伍其得失者也。余少閱諸子書。輒思有所撰述以自附。而恆苦於二家之弗能合。則於誦讀之暇。遍取前人銓擇辯難之舊。以及洪氏隨筆、晁氏書志、黃氏日鈔、陳氏解題、馬氏通考、王氏玉海之評諸子者。及近粵黎氏、越沈氏題詞。復稍傳諸作者履歷之概。會爲一編。時自省閱。第諸家外。古今文人學士。單詞片藻。品隲尙繁。並欲類從。慮多遺漏。或貽誚於大方。己丑北還。臥疴委頓。呻吟藥物。歲月若馳。慨斯緒未能卒就。輒拊拾其中諸家見解所遺百數十則。捐諸劄氏。備一家言。凡前人業有定論者。不復贅入。清和既望識。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七

丙部 九流緒論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劉向七略。敍諸子凡十家。班氏取其有補世道者九。而謂其一小說家。九流之名所自昉也。統曰諸子。所以別於六經。亦以六經所述。古先哲皇大道。歷世咸備。學業源流。揆諸一孔。非一偏之見。一曲之書。周室既衰。橫義塞路。春秋戰國。諸子各負雋才。過絕於人。而弗獲自試。於是紛紛著書。人以其言顯暴於世。而九流之術興焉。其言雖歧趣殊尙。推原本始。各有所承。意皆將舉其術措之家國天下。故班氏謂使遇明王。折衷輔拂。悉股肱之材。非如後世文人藝士。苟依托空談。亡裨實用者也。今讀諸家之書。若儒、若墨、名法、縱橫亡論。至道家習尙玄虛。蔑棄禮教。陰陽農圃。淺機僻數。人所易窺。而道則以濡弱謙下。附於堯之克讓。清靜恬漠。合於舜之無爲。陰陽則泰素以五行稱黃帝。田圃則許行以並耕稱神農。當時九家者流。其旨概如此。第自儒術而外。以概六經。皆一偏一曲。大道弗由鈞也。

班氏以儒出司徒。道出史官。未嘗不若隋志以出周官。九兩曰師曰儒也。

秦漢前諸子。向、歆類次其繁簡固適中。以今較之。殊有不合者。夫兵書術數方技皆子也。當時三家至衆。殆四百餘部。而九流若儒若雜。多者不過數十編。故兵書術伎。向、歆俱別爲一錄。視七略幾半之。後世三家雖代有其書。而七略中存者十亡一二。九流則名、墨、縱橫。業皆漸泯。陰陽、

農圃。事率淺猥。而儒及雜家漸增。小說、神仙、釋梵。卷以千計。敍子書者。猶以昔九流概之。其類次既多遺失。如兵刑一也。而兵不列九流。道釋一也。而釋未入中國。皆當補。其繁簡又絕懸殊。如名墨縱橫書傳僅三數種。今又無習之者。不當獨爲家。余竊病焉。

暇日紬閱諸家。輒據所見聞。參酌今古。稍以臆見更定其間。所損五。曰墨。曰名。曰法。曰陰陽。

曰縱橫。其說浸微。術浸滅。故總而類之於前。示弗能儒抗也。所益五。曰兵。曰術。曰技。曰道書。

神入曰釋典。其徒日廣。致日蕃。故別而類之於後。示弗敢儒抗也。首吾道以彰顯大源。繼諸氏以

溯洄末學。終方外以窮極異端。其家逾百。其篇溢萬。其流仍九。附諸孟堅。於戲。後世考文之士。

有若阮孝緒輩。覈繁簡之衷。以悉類次之當。必以余言爲隗始夫。

余所更定九流。一曰儒。二曰雜。

總名。法諸家爲一。故曰雜。古雜家亦附焉。

三曰兵。四曰農。五曰術。六曰藝。七曰說。八曰

道。九曰釋。儒主傳統翼教。而碩士名賢之訓附之。雜主飾治救偏。而傍蹊末學之談附之。兵主法

制權略。而縱橫占候之籍附之。農主稼穡蠶桑。而飲饌藥餌之方附之。術主著龜歷算。而禽星宅

相諸技附之。藝主書計射御。而博奕繪畫諸工附之。說主風刺箴規。而浮誕怪迂之錄附之。道主

沖退恬愉。而房中爐火符籙章醮附之。釋主經典禪觀。而論宗戒律梵唄機緣附之。夫上聖哲王之

治。亡尚六經。故首之以儒。崇大道也。異端衰世之觀。咸徇一曲。故次之以雜。覈支流也。國所重

在戎。故次兵以審大機。民所天在食。故次農以植大命。術雖淺數。神智工巧之規寓焉。故次術。

藝雖末流。弛張游息之務存焉。故次藝。說出稗官。其言淫詭而失實。至時用以洽見聞。有足采也。故次說。道本柱下。其言放蕩而難遵。至齊物我。達死生。不可易也。故次道。釋本西方。其言荒忽而亡據。至明心性。破塵幻。不可誣也。故次釋。而九流之事終焉。

晏嬰八篇。漢志列儒家。案嬰謂仲尼之學。累世不能窮。當年莫能究。其意趣迥異可知。而偃然儒

首。非也。劉、班蓋仍太史之誤。柳儀曹以爲墨家。當矣。通考亦列墨家。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顏云即今

六弢也。言取天下及軍旅之事。案向所錄兵家自爲類。不入九流。豈容攬入儒術。況本注或云惠、

襄間。或云顯王時。或云孔子問。夫惠、襄間當與孟氏同時。顯王、孔子俱去太公遠甚。而唐世六

韜。自太公外無別書。豈劉、班類次。乃爾混淆乎。顏注誤無疑。

道家有伊尹五十五篇。太公二百三十三篇。謀八十一篇。兵八十五篇。管子八十六篇。今獨管子

存。與道家言不類。考兵家亦有管子。班氏省之。豈今所傳而道家者不存與。然伊尹、太公皆不可

深曉。蓋秦漢所謂道家。大率翕張取予之術。非近世長生虛靜之謂。故凡兵謀祕計悉附之。伊尹、

太公諸書。雖絕亡可考。意其中所稱佐輔商周。戡定四海之術。要必有近於柱下所云者。太史以

老韓同傳。總之秦漢間見解。大概略同。不足怪也。凡漢志稱伊尹太公。悉戰國人依託者。

楊朱學於老氏。源流固自瞭然。莊周天下。歷敘道術而不及朱。或謂以其淺陋不足比數。謬也。老

聃關尹。朱所自出。周既敍之。豈容復贅。如以鄙而弗稱。則南華平生尊事。不敢毀斥者。何如列禦寇耶。禦寇不列道術。亦老聃關尹故也。朱之弗列。故應爾爾。孰謂貶哉。

或又以彭蒙、田駢、慎到之屬。莊固有並舉數人者。是又不然。彼皆莊所同斥。故多寡亡論。老、關則周極尊之。朱既匪其倫。不容並列。禦寇雖莊所自出。或未躋於聃尹。故以二子概之。周所舉蠶、食滑

蠶、彭蒙、田駢、老聃、關尹皆一師一弟。宋鉞、尹文蓋亦當然。列與老不相及。故舉關尹也。

劉向敍列子。以鄭穆公同時。柳子厚謂穆公前孔子百年。當是繻公。舉繻公二十四年。鄭殺其相子陽爲證。當矣。或謂向之誤。當由古文以穆公爲繻公。繻與穆字相近。非魯穆公故也。余以中壘博極羣書。不應乖錯至是。當是向序本作繻公。後人不解。因見秦、魯二公皆諡繻。遂改繻公爲繆公。繆穆音義本同。故繆再譌爲穆。而與繻迥不同矣。張湛注亦以穆公爲疑。則知晉世已誤。不始唐也。

莊列二家。談者優劣往往異同。柳子厚、洪景廬。左袒鄭圃者也。高似孫、林希逸。左袒漆園者也。然率舉一端。未極二家之造。大抵列之文法。莊之文奇。列猶丘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馴而易入。莊崖岸峻而難攀。凌厲汪洋。杳冥超忽。乘風騎氣。出鬼入神者。莊。簡勁宏妙。平淡疏曠。周鼎商彝。朱絃疏越者。列。源流本始。則列莊之胚胎。震蕩波瀾。則莊列之極致。本朝宋太史、王長公亦以列敘事勝莊。趙景仁以莊勝。

列溫純典厚。尙有春秋前輩風。莊全是戰國縱橫之習。其文章則妙極矣。讀其書。二子氣象亦可見。

太史於戰國。於說取韓非。於文取屈原。皆深嗟極慕。要以二子窮愁鬱抑。觸諱殺身。與己意相發。故沾沾焉。道家莊列二氏最傑出。傳南華但言其文辭洸洋自恣而已。絕不道其他。而禦寇無傳。蓋自劉向始表章。太史當時或所未睹。故不及傳其人。高似孫以太史無傳。而并疑爲鴻蒙、齧缺之類。夫鴻蒙、齧缺。莊氏不過一再言。其寄寓瞭然。其所稱禦寇。果若是乎。以列撰述燦然。而高特疑之弗置。至握奇、鬼谷。則極其尊信。以真出風后諸人。大可哂也。

莊周南華。其文辭瑰崛橫放。固獨行天地間。至掇擊聖神。凌侮賢哲。亦生民以來未有之變也。眉山氏癖其文辭。而謂盜跖、讓王四篇非周作。尋其旨趣或近之。至以天下篇不敘仲尼。爲陽擠陰助。則亡謂之大者。夫楚公子被難出奔。其僕操筆隸之。匪得已也。隸之而足免於厄。以爲得事主之權固宜。若戰國之時。仲尼雖沒。六經之道。燦如日星。周能大聲疾呼。以暴其教於天下。若孟軻氏之著七篇。卽舉世莫宗。俟之後聖。足以不惑。夫奚厄於己而又奚厄於仲尼者。而奚取於陽擠之而陰助之也。周方槌仁提義。廢禮絕樂。欲以一人私臆。掃百代名教而空之。爰自神農氏。下至堯舜禹湯文武。亡弗詆訶。而仲尼當時。特巍然爲仁義禮樂之宗。故尤極意訕譏。恣其唇吻。蓋

文固弗予。夷考其實。則尤甚焉。真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求諸眉山氏所云。竟南華一編。邈未之睹也。知道君子讀是書。若孟旃抵掌。驪施騁姿。揮之一笑而已。藉以爲陽擠陰助。吾恐後世之人。將遂以其文。並既其實。其爲禍也。必不眇矣。

晁公武云。孔子沒。天下之道術日散。老聃始著書垂世。而虛無自然之論起。周又從而羽翼之。指擊百世之聖人。殫殘天下之聖法而不忌。其言可謂反道矣。自荀卿揚雄以來。諸儒莫不關之。熙寧、元豐之後。學者用意過中。見其書末篇。論天下之道術。雖老聃與其身。皆列之爲一家。而不及孔子。意以爲陽訛孔子而陰尊焉。遂引而內之。殊不察其言之指歸。宗老氏邪。宗孔氏邪。旣曰宗老氏矣。詎有陰助孔子之理也邪。至其論道術而有是言。蓋不得已耳。夫盜之暴也。又何嘗不知主人之爲主人邪。顧可以其智及此。遂以爲尊我。開關揖而進之乎。竊懼夫禍之過乎兩晉也。案晁氏此論。最得蘇說膏肓。因備錄之。

黃東發曰。列子資穎逸而性沖澹。生亂離而思寂寞。默察造化消息之運。於是乎輕死生。輕視人間死生之常。於是乎遺世事。其靜退似老聃。而實不爲老聃。老聃用陰術。而列子無之。其誕謾似莊周。而亦不爲莊周。莊周侮前聖。而列子無之。其學蓋全類楊朱。案東發言雖非知列之至者。然大概得之。余併錄焉。

余謂老聃、莊周、楊朱之學。三者同源而實異流。老聃濡弱。以退爲進。莊周誕慢。遊方之外。楊朱貴生。毫末不捐。故老流於深刻。莊蔽於狂蕩。楊局於卑陋。惟禦寇斟酌三氏。政得其中。視老聃坦遂過之。視莊周馴厚過之。視楊朱高曠過之。且三子弗知尊仲尼。列雖輕蔑禮教。獨能推轂仲尼。以行其說。故後世崇清靜則列爲玄宗。罪虛無則列非戎首。孟闢楊。荀闢莊。韓闢老。列咸置焉。惟其善於立言。工於自爲也。南華所謂支離其德者。舍若人曷歸焉。

莊子憤世嫉邪之論也。人皆謂其非堯舜。罪湯武。毀孔子。不知莊子矣。莊子未嘗非堯舜也。非彼假堯舜之道。而流爲之噲者也。未嘗罪湯武也。罪彼假湯武之道。而流爲白公者也。未嘗毀孔子也。毀彼假孔子之道。而流爲子夏氏之賤儒。子張氏之賤儒者也。右楊用修之論。夫莊周文章絕奇。而理致玄眇。讀之未有不手舞足蹈。心曠神怡者。故古今才士。亡弗沈冥其說。第以爲空青水碧。物外奇觀可矣。必爲說文之。是以火濟火也。余論莊若此。世將以爲俗。豈得已哉。

諸子百家。並出於春秋之世。所以誣蔑帝王聖哲者。無所不至。然於吾仲尼。未嘗不知所尊事也。特其學褊術陋。雖間引仲尼以自文。而踳駁不中。誕幻無稽。適所以誣蔑之。然而未敢有昌言以排之。極論以毀之者。有之蓋自墨翟始。翟書十五卷今存。余嘗讀其非儒、明鬼、公孟諸篇。所爲囑授其徒。簧鼓其衆者。壹以指摘仲尼爲事。莊周遠出翟後。蓋聞其風而興起焉爾。周之爲書。蕩

乎禮法之外。自神農以至湯武。靡不在其戲侮之列。其敢於非聖。蓋無足怪。而翟者固是堯舜。非桀紂。摩頂放踵以爲天下。而獨甘心置喙於吾聖人。何哉。蓋其意欲與吾儒角立並驅。以上接二帝三皇之統。故肆言以震撼一世。而冀其從。而又苦行以先之。聚徒以倡之。馴致儒、墨之稱。雖然並立於衰周之世。正仲尼所謂行僞而堅。言奸而辨者。聖王有作。其無逃於橫議之刑必矣。孟軻氏距楊、墨。考楊之言論指歸。要以自爲。不至如墨之恣無忌憚也。貽禍之烈。唐儒如韓愈者。亦從而尊信之。彼未深考其言耳。第窺其一二。則誅之絕之。豈佛老後哉。

退之讀墨云。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余以退之未嘗讀墨也。公孟子謂墨子曰。昔聖王之列也。上聖立爲天子。其次立爲公卿大夫。今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若孔子當聖王。豈不以爲天子哉。子墨子曰。夫知者必尊天事鬼。愛人節用。合焉爲知矣。今子曰孔子博於詩書。察於禮樂。詳於萬物。而曰可以爲天子。是數人之齒而以爲富也。凡翟與其徒擬議。概如此。使墨而遇孔。必將爲桓魋之要。爲武叔之毀。孔而遇墨。兩觀之誅。亡所事少正卯矣。

墨曰。子貢、季路輔孔。懼乎衛。陽虎亂乎齊。佛肸以中牟叛。夫爲弟子後生。其師必修其言、法其行。力不足、知不及而後已。今孔丘之行如此。儒士則可以疑矣。蓋以陽虎、佛肸皆仲尼弟子乎。

胡妄之甚也。非儒一篇。始末皆斥吾夫子姓名。卽莊周之誕。不至是也。而諸家之論。皆以近理亂真爲辨。而忘其僭妄之大者。柳宗元掊擊百氏。不遺餘力。顧於墨闕焉。豈昌黎氏故耶。余故詳述其言著於篇。

宋太史景濂諸子辨。持論甚精。讀墨亦孔子所不棄。皆溺於昌黎。弗深考也。惟黃東發、馬端臨最得之。而非聖一端。迄無及者。故余特詳著焉。孔鮒有誥墨篇。蓋以配非儒也。

墨氏之學。世以自翟倡之。然劉氏七略。有尹佚二篇。注成、康時人。則遠在翟前。豈墨亦有所自耶。翟入室禽滑釐。無著述傳世。而韓非所稱有田俅。劉向別錄有我子。不止胡非、隨巢也。又意林有纏子。亦墨家。

晏子春秋。宋諸目皆列墨家。余初讀意以嬰尙儉。墨節用。故敍書者聯類合之。及讀墨非儒篇。始終所稱述。以詆訾仲尼。皆嬰之言。乃知凡墨之道。嬰實倡之。敍書者聯類合之。非過也。柳以書非嬰自著。墨之徒勦合而成。或有然者。然要爲有所本。景公欲用孔子。嬰驟沮止之。亦墨之徒爲之耶。

道家本長生之祖。楊朱學於老氏。而世罕依託。墨氏摩頂放踵。乃神仙家往往引之。至幻形易貌之術。亦率假其名號。如墨子七變法、枕中記、靈奇經之類。蓋又墨所不道者。稚川神仙傳。傳墨

子不知何據。漢志兵家有墨子。則以墨善於城守故也。

兵家。秦漢至衆。今傳於世而稱經者。黃帝、風后、太公、黃石、諸葛、李靖等。率依託也。孫、吳、尉繚。當是戰國本書。總之皆權謀形勢。以概於三代之師。亡萬一近似焉。其明白正大。廓然王者之規。司馬法一書而已。齊威王末世之君。而能使其臣追葺是編。俾三代征伐大經。僅存於積衰極亂之後。功亦偉矣。惜也。附以穰苴縱橫詭誕之習。參伍於仁義禮樂之中。懸疣附贅。特已甚焉。其文義閎深肅達者。皎如日星。固非策士所能亂。第漢世百五十餘篇。今存弗能什一。惜哉。

任宏所錄兵書凡四種。曰權謀。曰形勢。曰陰陽。曰伎巧。凡兵書五十三家。班氏悉仍其舊。獨出司馬法入禮類。鄭漁仲大譏之。余讀漢志及此。未嘗不絕嘆孟堅之卓識。而惜漁仲之妄譏也。司馬法而爲兵書。誰弗喻者。第任氏所分四種。皆後世行兵者流。凡司馬法之言。率據道依德。本仁祖義。將置之權謀乎。形勢乎。陰陽伎巧乎。夫吉凶軍寶嘉。兵固五禮之一。而司馬法之言。壹與周官相出入。是書弗置諸禮類。將奚置焉。益以信堅之識。非漁仲所窺也。

孫武十三篇。百代譚兵之祖。考漢藝文志有八十二篇。杜牧以曹公芟其繁蕪。筆其精粹。以此成書。然太史武傳。固有十三篇之目。而其文章之妙。絕出古今。非魏晉所能潤削。意十三篇者。如後世所稱卷軸。而八十二者。則其卷中之篇。卽始計、用間之類也。後人不解太史所云。或武書漢

末篇次失亡。故止存十三。以合於太史。而八十二篇之舊。遂湮沒不可復覩。抑曹公因太史所云。止存十三之目。餘盡芟輯以入新書與。

孫武之譚兵。當在穰苴之後。吳起之前。葉正則以左傳無之。而並疑其人。則太過。然武爲吳將入郢。其說或未盡然。丘明於吳事最詳練。又喜夸好奇。武灼灼吳楚間。不應盡沒其實。蓋戰國策士。以武聖於譚兵。恥以空言令天下。爲說文之耳。夫談者固有未必用。用者固有不必談。劉子玄非真能史。其論史卽馬、班莫能難。嚴羽卿非真能詩。其論詩卽李杜莫能如。藉令馬、班、李、杜自言之。或未必如二子之鑿鑿也。而責二子以馬、班、李、杜。則悖矣。陸生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余謂作者固難。談亦匪易。古今工用兵者至衆。

工談兵者
幾人哉。

尉繚子。兵書也。自漢至隋。咸列雜家。鄭漁仲以爲見名不見書。馬端臨大善其論。然漢志兵家。自有尉繚三十一篇。蓋卽今所傳者。而雜家之尉繚。非此書也。今雜家亡而兵家獨傳。故鄭以爲孟堅之誤。舛矣。若此書論兵。孫武而下。他亡與匹。戰國人著無疑。

縱橫家蘇秦、張儀等。並不傳其言。大概備於短長。或漢人本此附益耳。魯連雄辯高一代。而其書五篇。列於儒家。則其學術可知。惜太史第敍二事。不能詳其平生。今著述湮沒。悵望當時蹈海之風。令人神往不已。

余讀韓非書。若孤憤、五蠹、八姦、十過諸篇。亡論文詞瑰偉。其抉摘隱微。燁如懸鏡。實天下之奇作也。太史悲其作說難而卒自罹於禍。余以戰國所稱游說之士。若儀、秦、睢、衍之類。率揣摩時事以行其術。外則挾諸侯強大之勢。內則結羣小昵嬖之援。恫疑怵喝。激諷詭隨。故捷若轉圜。而亡弗嚮應。非之道乃欲一切剷剔而掃除之。其與縱橫家言。正如冰炭之反。若之何其弗至於殺其身也。卽微斯、賈之譖。秦用非以取天下而相之。亦必不免。商君、吳起是已。夫又何疑焉。

法家自商鞅、鄧析、韓非皆不得其死。故後人以爲大戒。要之三子咸有殺身之道。其言固非可盡廢。公孫僑、諸葛孔明。皆法家也。仲尼以子產爲惠人。武鄉之沒。士至爲涕泣致死。彼曷嘗沾沾煦煦哉。子產謂太上以寬。其次莫如猛。其明於本末。達於經權乎。猶二之也。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斯言卽周孔亡以易矣。吾故標而暴之。爲千古法家之準。彼三子庸暇譏焉。

名家最著者公孫龍。龍。戰國人。孔穿同時。書五篇傳於世。魏牟、惠施皆其流。莊、列、荀卿、太史。並著其言。爲道術之一。足證當時龍之學世大行。今人讀之。殆若兒戲耳。余謂名家言雖極無謂。要未可盡非者。古人以臭爲香。以亂爲治。今尙用之。至草可名木。木可名草。禽可名獸。獸可名禽。蓋紛然不勝舉。第如莊周之齊物則得之。龍欲正名。適以亂名耳。惡能治天下國家。

農家有神農二十篇。許行所謂神農之言。蓋習此也。尸子曰。神農夫負妻戴。以治天下。正合於行

之並耕。陰陽亦有黃帝等書。今二家夷於工技。其言廢矣。

呂氏春秋。太史以遷蜀後作者。一時信筆之詞。傳固明稱不韋相秦。慕平原、信陵諸公子。貿致游俠。人撰所聞。其說是也。高似孫子略。謂始皇不好士。不韋招英茂。聚俊豪。始皇甚惡書。不韋極簡冊。攻筆墨。且舉是書所指摘。近似始皇者。以始皇能不怒而容之。數語本播弄筆端。不考事實。而後人或仿述其意。以秦法若猶寬者。余以不韋自計脫異人。俾莊襄之國。亡而爲有。秦戴之不啻父母。讐之不啻明神。盤錯冰霜。固非一日。而政也弱齡甫立。端拱深居。一國之柄。咸其所操。招徠賓客。著述簡篇。特其藐者。彼其於始皇何有。而始皇亦曷由禁之耶。且始皇之初。非不好士惡書者。讀斯之逐客。則亟毀其令。開關以納之。讀非之說難。則撫髀其人。伐國以求之。其動於下士。溺於好文如是。卽尉繚氏所爲致詞遠遁者。固足覘其大都矣。洎海宇平。志意極。揣爲萬世不拔之業。而弗由其道。於是坑儒生。焚經籍。以愚黔首。築長城。絕大漠。以遏四夷。觀高氏所稱西服北懷等語。皆非十數齡之始皇所有事也。詎得以不韋爲譏。而始皇不怒哉。

魏牟、田駢。並見莊、列、荀卿書。牟與公孫龍師友。駢與慎到、彭蒙同術。號天口駢。率辯士也。所著書非名實。則當列縱橫。漢志俱入道家。不可曉。蓋戰國所謂道家言甚雜。二子雖以辯雄於時。必自託於大道。故從其言列之。鄧析著竹刑。當列法家。漢志亦列於名。今其言頗有類名家者。刑

名二業。大抵相出入也。

陰陽家首宋司星子韋。蓋本景公事依託也。班氏稱甘、石二家。後世遂有二書。楊用修據爲實。然非是陰陽家。又有于長忠臣論九篇。五曹官制五篇。蓋或主世運爲言。及推五德所尙耳。不爾。絕亡謂矣。

鄒衍、鄒爽。俱辯士也。而俱列陰陽家。蓋所言五德、主運、終始、大聖、迂怪之變等篇。近如後世元會之說耳。大率戰國著書者亡非辯士。九流中具有其人。孟、荀。儒之辯者也。莊、列。道之辯者也。釐、翟。墨之辯者也。牟、施。名之辯者也。韓、鄧。法之辯者也。儀、秦。縱橫之辯者也。衍、爽。陰陽之辯者也。髡、孟。滑稽之辯者也。宋玉。詞賦之辯者也。今但知儀、秦、髡、衍爲辯士。孟氏有好辯之名。而後世不得以辯而目之。術可亡擇哉。

竺乾之教。漢明始入中國。其徒往往主鄭圃西方之說以爭之。識者以後人攙入之文。不足據也。余嘗讀戰國諸子書。竊謂西方之說。大略已具斯時。世第知老氏之致虛。墨氏之博愛。爲佛所自出。皆得其一而未得其二者。夫爲老氏之說有三。虛靜也。恬愉也。濡弱也。佛之所云寂滅。非虛靜乎。安樂。非恬愉乎。慈忍。非濡弱乎。爲墨氏之說亦三。兼愛也。明鬼也。尙同也。佛之所云化度。非兼愛也。輪迴。非明鬼乎。普遍。非尙同乎。鄒氏之言。曰九州。曰瀛海。則佛之大千微塵也。

須彌阿耨也。列氏之言。曰周穆。曰華胥。則佛之神通遊戲也。夢幻空花也。莊氏之言。曰大椿冥靈。曰蜉蝣朝菌。則萬劫億塵之旨。曰鼠肝蟲臂。曰生馬生人。則三塗六道之因。至其生死之談。眞際之論。機鋒迅發。於後世禪學門風。尤爲脗合。蓋釋氏未至中華。而其立教之規。大都已具於戰國數子矣。至六朝南北。盛演諸經。一時能文之士。盡取諸家之說。潤色而張大之。而世外闕深傑異之觀。遂盡入於瞿曇之門戶。而猶以未足。又取釋氏之說而竄合之。不亦泰甚矣哉。

古今子書之盛。盛於戰國。東京以降。幾亡子矣。唐人能爲僞而弗能爲眞。宋人能爲眞而弗能爲僞。卽名理燦然。語其文於秦漢。非也。蓋至明而作者彬彬著焉。劉中丞之郁離。雜家也。王司馬之短長。縱橫家也。郁離引喻指陳。若雷雨風雲。晦冥磅礴。短長揣摩關說。若江河溟渤。澎湃瀾翻。卽以置戰國諸家庸辨乎。何觀察之論政。比乎法。崔宗伯之翼士。醇乎儒。皆體氣高邁。詞義闕深。古色黝然。駸駸乎進於漢矣。

史與子皆文之一體也。余嘗謂史有別才。惟子亦然。劉、宋並興勝國。劉之文非宋匹。以郁離視龍門。則或相倍屣焉。李、何方駕盛明。何之文非李匹。以大復視空同。則大有徑庭焉。夫龍門亟撰亟就。而空同漫筆也。郁離、大復。則伯溫、仲默。生平寓焉。茲所以異與。

後世子書。庶幾秦漢者。文也。若其理終不可到。孟、荀於儒。莊、列於道。孫武於兵。韓非於法。彼

皆以身爲其術。終其身竭其力以殉其書。故邪正不同。同歸於弗可磨滅。唐而後。厥尙殊焉。故諸子之言鮮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七終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八

丙部 九流緒論中

明東越胡應麟撰

漢子書見於七略者。儒家則陸賈二十三篇。劉敬三篇。賈山八篇。太常蓼侯孔臧十篇。賈誼五十八篇。董仲舒百二十篇。倪寬九篇。公孫弘十篇。終軍八篇。吾丘壽王六篇。虞丘說一篇。莊助四篇。鉤盾宄從李步昌八篇。桓寬鹽鐵論六十篇。劉向六十七篇。揚雄三十八篇。道家則捷子二篇。注云。漢武帝時人。曹羽二篇。同武帝時。陰陽則張蒼一十六篇。公孫渾邪一十五篇。于長天忠臣傳九篇。法家則晁錯三十一篇。縱橫則主父偃二十八篇。徐樂一篇。莊安一篇。蒯通五篇。聊蒼三篇。雜家則淮南內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東方朔二十篇。解子三十五篇。司馬相如等荆軻論共五篇。農家則董安國十六篇。汜勝之十八篇。蔡癸氏一篇。小說家則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自餘無名姓者。概不著錄。右漢世子書之盛如此。然大概非戰國比也。今惟陸賈、賈誼十餘家傳。而公孫、主父等往往以文辭見。餘或不知其時代爵里。因錄其略焉。

春秋繁露十七卷。稱漢董仲舒撰。自宋以來。讀者咸以爲疑。而莫能定其真僞。案劉氏七略春秋類。惟公羊治獄十六篇稱仲舒。而絕無繁露之目。隋經籍志始有之。或以即公羊治獄十六篇。非也。余讀漢藝文志。儒家有仲舒百二十三篇。而東漢志不可考。隋志西京諸子。凡賈誼、桓寬、揚

雄、劉向。篇帙往往具存。獨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錄。而春秋類特出繁露一十七篇。今讀其書。爲春秋發者。僅僅十之四五。自餘王道、天道、天容、天辯等章。率泛論性術治體。至其他陰陽、五行、診勝、生克之談尤衆。皆與春秋大不相蒙。蓋不特繁露冠篇爲可疑。併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實錄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卽漢志儒家百二十篇者。仲舒之學。究極天人。且好明災異。據諸篇見解。其爲董氏居然。必東京而後。章次殘缺。好事因以公羊治獄十六篇。合於此書。又妄取班氏所記繁露之稱繫之。而儒家之董子。世遂無知者。後人既不察百二十篇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從出。徒紛紛聚訟篇目間。故咸失之。當析其論春秋者。復其名曰董子可也。

孔叢子稱孔鮒撰。非也。孔氏子孫。雜記先世言行。其文詞類東京。及間有魏晉手筆。如孔臧與安國書是已。宋咸嘗爲注訓。景濂遂以卽咸僞撰。而體不甚類宋人。或未必盡然也。書七卷。所記子思、子上、子高、子順、子魚。及漢孔臧、子琳十餘世。至季彥與楊伯起、皇甫威明同時。政東漢之末。則此書當是季彥輩。哀集先世遺言軼行而成。而宋人從潤飾之。其小爾雅、詰墨等篇。皆鮒撰者爲多。遂通謂鮒作。其書胥不事奇詭。而一循規矩。不稍涉於異端。故吾夫子家法也。

漢藝文志及隋唐。俱無孔叢子。至宋中興書目始著錄。故前輩往往疑之。第其間詞義。有非宋咸輩所辦者。且其所叙家世。孔臧後孔琳。以迨季彥十餘傳。不應全屬烏有。考漢志儒家有太常孔

臧十篇。梁有太常孔臧集二卷。至隋已亡。而唐書藝文志仍有之。蓋梁所謂孔臧集。卽漢志儒家十篇。亡於隋而復出於唐。宋咸因取其中雜記先代者。傳以六經諸子所載厥宗言行。綴緝而成此書。孔琳迄季彥十餘世。要皆臧原書。集末所附。若文中家傳例耳。余此辯竊謂得之。與前說并存。以俟精識之士。

漢世記事之博。莫過太史公。立言之博。亡出淮南子。故揚雄以淮南、太史並論。又以爲淮南之用。弗如太史公。知言哉。淮南蓋效呂覽而作者。其文詞奇麗宏放。瑰目璨心。謂挾風霜之氣。良自不誣。而詭辭褒說。全溢篇中。自戰國莊、列、二鄒。縱談宇宙。茅靡瀾倒。舉世若狂。漢興。董、賈諸人。漸趨醇樸。一代文章。垂復古始。淮南又羣集浮華。網羅淫僻。淵淳澤匯。萃爲此編。自以極天下之觀。而不知好大喜夸之弊。不亡國殺身。有不已者。余讀淮南。旣奇其才悲其遇。又重惜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因題簡末云。

淮南王招集奇士。傾動四方。說者咸以此書雜出賓客之手。非也。左、吳、雷、被諸人。著作絕無可見。特附淮南而顯。豈梁苑鄒、枚。鄴中劉、阮等哉。惟招隱士詞絕奇古。雖稱小山。卒不傳其姓名。惜也。

漢藝文志。淮南所撰。又有兵家一種。又天文雜子星一十九篇。又六藝有易訓二篇。又賦類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漢賦之盛。莫加於此。計其才當與子建上下。以弗傳。世罕知者。附識此。漢志無小

山賦。疑卽淮南作八十二篇之中者。

揚子雲撰太玄。惟桓譚以絕倫必傳。爾後玄學中微。儒者動資笑噓。然晉、唐間注此書者。殆至數十家。故不甚落莫也。今據諸家書目備錄此。宋衷太玄經注九卷。陸績太玄經注十二卷。虞翻太玄經注十四卷。范望太玄經注十二卷。章察太玄經講疏四十六卷。又太玄經發隱三卷。王涯說玄一卷。又太玄經注六卷。宋維翰太玄經注十卷。林瑀太玄經注十卷。又太玄經釋文一卷。徐庸玄頤一卷。又太玄經解十卷。杜元穎太玄經傳三卷。郭元亨太玄經疏十八卷。陳漸演玄十卷。范諤昌補正太玄經十卷。程賁太玄經手音一卷。馮元太玄音訓一卷。林共太玄圖一卷。孫胄太玄正義一卷。又太玄叩鍵一卷。王長文通玄十卷。張揆太玄淵旨一卷。吳祕太玄釋文一卷。許翰玄解四卷。玄歷一卷。司馬光太玄經集注十卷。晁氏星紀圖一卷。又陸凱太玄經注。王肅太玄經注。並見隋志中。又邵雍太玄准易圖。見通考晁氏論中。今傳者尙十餘家。凡玄之得失。自前人論之已詳。第此書本名太玄。其稱經者。班氏文致之詞。後氏因遂尊之。非實也。

參同契。東漢魏伯陽撰。晁公武云。神仙傳。伯陽會稽上虞人。通貫詩律。文詞博瞻。修真養志。約周易爲此書。凡九十篇。徐氏棧注。桓帝時以授淳于叔通。因行於世。隋唐書皆不載。考唐陸德明解易字云。虞翻注參同。言字從日下月。今有日月爲易之文。古書也。余案漢志。東京文章。猥闕

已甚。世傳論衡、潛夫之類可見。此書雖言養生。而詞極古奧。卽東京諸子難之。非後人能僞作也。隋書本名大易參同契。蓋東漢緯書之名多此類。亡論隋唐志不載。卽驟出於今。吾豈以爲僞哉。世傳龍虎上經。朱文公云僞書也。因參同有此語。故方士廣作之。余讀之信然。

又晁疑隋志不載參同契。亦失考。案隋志做漢書。道家列於九流。而神仙符籙。列於二藏。其名悉不著錄。參同契神仙家。蓋總之道藏。故不列其名耳。此書當在太平、黃庭等經之前。張平叔詩。叔通受學魏伯陽。留爲萬古丹經王。誠實錄云。

舊唐書無釋道二藏之目。新書志雖列神仙三十五家。而有不著錄者六十二家。蓋是書唐以前世寡知者。故汨沒道藏中。凡考諸志。此又當詳察云。

王充氏論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茶沓。世所共輕。而東漢、晉、唐之間。特爲貴重。蔡邕祕弗視人。葛洪贊弗容口。劉子玄槌提班、馬。不遺餘力。而獨尊信是書。三子皆鴻生碩彥。目無今古。乃昌歎羊棗。異代同心。何哉。秦漢以還。聖道陸沈。淫詞日熾。莊周、列禦、鄒衍、劉安之屬。捏怪興妖。不可勝紀。充生茅靡瀾倒之辰。而獨嘖然自信。攘臂其間。剗虛黜增。訂訛斲僞。諛淫之旨。遏截弗行。俾後世人咸得藉爲口實。不可謂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尙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女高其辯才。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倫。稍不當心。上聖大賢。咸在訶斥。至於閭孔刺孟等篇。而

闢邪之功。不足以贖其橫議之罪矣。近世謂充太甚。若何氏沈氏諸說。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稍爲次其功罪。以折衷後之君子。

中郎以論衡爲談助。蓋目爲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編驟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祕之帳中。如今人收錄異書。文固非所論也。自論衡不甚稱。後世究竟舉主。多歸咎中郎者。余特爲一洒之。

論衡之問孔。序意自明。以仲尼大聖。其語言應迹。有絕出常情者。當時門弟子不能極問。故設疑發難。以待後人之答。藉在孔門。固好學之一事。第詞閒傷直。旨或過求。此充罪也。劉子玄輩不能詳察。遽從而效之。以譏詆聖人。至堯、舜、禹、湯。咸弗能免。猶李斯之學荀況矣。

讀王氏論衡。頗猥瑣屑之狀。溢乎楮素之間。辯乎其所弗必辯。疑乎其所弗當疑。允矣其詞之費也。至精見越識。足以破戰國以來浮詭不根之習。則東西京前。邈矣罕覩。當時以新特而過稱之。近世以冗庸而劇詆之。匪充書異昔也。驟出於秦漢之間。習聞於濂洛之後。遇則殊哉。而宋人窮理之功。昭代上儒之效亦著矣。

論衡謂仲尼爲素王。桓譚爲素相。又謂仲尼之道傳桓君山。君山傳周長生。何太僕劇罪之。是也。第秦漢間聖賢稱謂。與後世殊不同。臧紇聖於春秋。韓非聖於戰國。揚雄張衡聖於東西京。彼何人哉。推此則知孟稱夷、惠。未足盡憑。韓非、仲尼並稱。見孔叢子。武臣問世。但知老子同傳。此更駭聞。

吳越春秋。東漢趙曄撰。曄會稽山陰人。范史云。曄少爲縣吏。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古人於學。其精勤一至於此。而世鮮知者。故具載之。曄所著又有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今人但知論衡爲中郎所賞。絕不聞所謂詩細等。按曹娥碑亦蔡至會稽賞識。世遂盛傳。此正其同時事。信有幸不幸也。中郎虛懷樂善。自非後世忌伎者所及。然論衡祕之。而詩細傳於學者。蓋趙主說經故也。歷神淵似亦倣緯侯爲名。其所言不可考矣。

論衡云。會稽周長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案長生爲充所推轂如此。而世絕不知其人。洞歷名甚新奇。爾時越中才士。故自不乏。第東京末。紀事之文。大概多不能工。存其名以慰作者。

太元經十四卷。晉楊泉撰。鄭氏通志略作太玄。蓋泉以子雲同姓。故此書亦擬太玄而作也。今第馬氏意林所鈔百餘言存。馬氏注云。望國楊泉字德淵。而不言何時。鄭藝文略及隋藝文志。俱云晉人。惟舊唐書作唐人。然唐人諱淵。泉字德淵。其爲晉人無疑。舊唐書字誤也。馬氏意林又有物

理論十六卷。所采頗衆。而不題名氏。案隋志亦泉所撰。其云張蒼除肉刑。每歲所殺萬計。鍾繇復肉刑。歲生二千人。又以漢文除肉刑爲匹夫之仁。蓋韓非、鄧析流也。

子書篇帙至曼衍者。呂覽、淮南、論衡、抱朴止矣。大都卷不過數十餘。馬氏意林乃有傅子百二十卷。隋志云。晉傅玄撰。玄在晉以文名一時。今製作尙載諸選。此書當唐馬氏世。必首末具存。故意林仍其原數。然所錄不過百數十言。獨裴松之三國注楊泉物理論多掇之。據其文義。殊非高邈。嘗憐一閱。全鼎可知。鄭志僅存五卷。通考卷同。蓋宋世所餘。僅十之一耳。夫子書概論理道。卷曰數十。已極繁侈。而玄至百餘。安能遠哉。

王仲淹之著中說也。唐宋以還。知之者十而三。罪之者十而七。疑之者十而九。甚至以河汾有穢行。史削之。夫仲淹生隋季世。遞迹閭岩。一時與游。董常數子而外。亡論房、李、魏、王。若風馬牛絕不相及。卽薛收、杜淹。識者疑焉。而隋史成於武德、貞觀之間。計中說當時潤飾於王氏諸子者。尙未行世。未必知隋有若人。史置弗錄。胡怪也。余讀仲淹書。獨慨夫士之生於三代之下者。一壞於管、商。載靡於釐、翟。三汨於申、韓。四湛於黃、老。五淫於莊、列。六殉於曇、摩。下逮六朝南北。卽瑰偉絕特。蓋世之英。亦將望是數者。趨焉息焉。其餘周公、仲尼之道。蓋邈不知其何物矣。仲淹勃興衰運。直欲懸揭而日月之。今釋其遺言。源流洞如。規模廓如。詞義秩如。溫如燁如。

卽性命天人之極。彼或未窺。是非大謬聖人者。固已鮮矣。藉令面命杏壇。詎出端木顛師之下。若之何後世之知之者。弗勝夫罪之者之衆也。至刻畫顏、曾。步趨鄒、魯。福郊福時之爲。固無事辯。特其肩任太弘。論建太廣。志意太驟。稍似有以啓其端者。紫陽所爲三嘆而致惜歟。

莊氏稱寓言十九。重言十七。文中子與莊絕不同。然其中所列諸弟子。及老儒宿將問答之言。要皆當以莊之重言觀之。取其議論。而弗計其人有亡可也。

晁公武讀書志。考諸人與河汾絕不相值。甚詳。第亦無庸事此。讀中說卽瞭然。李密、李靖皆英雄。氣吞一代。劉炫生徒遍四方。薛道衡、李德林之才名。楊處道、賀若弼之幹略。當時聲譽烜燁。俱遠出河汾上。矧詩書禮樂。概非六朝所急。一處士談周公仲尼。諸人日僕僕候其門乎。仲尼大聖。微生畝直斥其名。葉公太宰之問。率孫詞以對。以炫之矜。弼之懷。素之鉅姦。道衡之輕薄。彼其於文中奚有。甚矣阮逸輩之過勞其心也。

房、杜、王、魏尤無謂。河汾諸子。以乃公明王道。述禮樂。卒不一試。歷舉顯者文之。故讀文中者。此類皆當置一邊。其中傳會可笑。如董常比顏子。竟死文中子前。王、魏、房、杜。人固多悉其妄。余恐董常之死。亦是後人橫加。陳同甫氏概以阮襲增益。然劉蕡在唐。已峻斥擬經之罪。則知出福、郊二子爲多。

崔銑子鍾嘗考定中說。分內外雜篇。序之曰。內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文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爲雜篇。然內篇所采楊素、李密、劉炫諸人問答。文既爽實。義亦非精。凡此類仍當刪入雜篇可也。

文中子不特房、杜諸人可疑。仲淹子福時。福時六子勃、勳、勸、劫、助。皆盛有文名。而勳、勸位皆公輔。乃迄無能爲厥祖闡揚潛懿者。殊自難曉。又案勃傳。稱祖通隋末大儒。後世謂史全不載。亦非。

元子十卷。唐元結次山撰。高似孫極稱其文。英嶮過柳柳州。唐文惟二公似不省昌黎何代者。大概六代以還。文尙俳偶。至唐李華、蕭穎士及次山輩。始解散爲古文。蕭李文尙平典。元獨矯峻艱澀。近於怪且迂矣。一變而樊宗師諸人。皆結之倡也。元自號琦玕子。以山名琦玕。中興頌世推大體。然安、史叛臣。臨文所當切齒。而頌曰邊將騎兵。殊失輕重。至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爲。不惟矜誇靡當。豈穆如清風之致哉。因論元子漫及。若其人則卓卓矣。

玄真子。唐張志和撰。志和吾婺人。行誼甚高卓。自號烟波釣徒。所著有太易等書。及西塞山詩詞一二。尙見雜說中。蓋高才遠識。而矜然塵壚之表者。卽此書雖不越莊、列餘言。而恢譎跌宕。想見其人。非元次山、皮襲美下也。說者以唐一代無史才。以余較觀。三百年子書亦寥寥焉。昌黎原

道諸作。名理偉然。出秦漢諸儒上。至堯以是傳之舜數十言。直接之孟軻氏。然子書體一變矣。自餘浮猥瑣尾。亡論西京。求潛夫中論比。不易得。子有別才。非耶。

唐又有劉崇遠。著書號金華子。猥淺不足言。然非婺人也。吾郡宋元二季。詞章學術冠天下。獨子書蔑聞。國朝郁離外。有蘇伯衡之警說焉。凝道外。有宋景濂之燕書焉。警說幾亞郁離。燕書大過凝道。皆婺中子書有秦漢風者。足爲明興正始。而世罕稱述。因附識云。蘇亦號空同子。在獻吉前。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九

丙部 九流緒論下

明東越胡應麟撰

今子書傳於世而最先者惟鬻子。其書概舉修身治國之術。實雜家言也。與柱下、漆園、宗旨迥異。而漢志列於道家。諸史藝文。及諸家目錄。靡不因之。雖或以爲疑。而迄莫能定。余謂班氏義例。咸規歌、向。不應謬誤若斯。載讀漢志小說家。有鬻子一十九篇。乃釋然悟曰。此今所傳鬻子乎。蓋鬻子道家言者。漢末已亡。而小說家尙傳於後。人不能精覈。遂以道家所列當之。故歷世紛紛。名實咸爽。漢志故灼然明也。輒記於此。俟博洽君子定焉。

漢藝文志所謂小說。雖曰街談巷語。實與後世博物志怪等書迥別。蓋亦雜家者流。稍錯以事耳。如所列伊尹二十七篇。黃帝四十篇。成湯三篇。立義命名。動依聖哲。豈後世所謂小說乎。又務成子一篇。注稱堯問。宋子十八篇。注言黃老。臣饒二十五篇。注言心術。臣成一篇。注言養生。皆非

後世所謂小說也。則今傳鬻子。爲小說而非道家。尙奚疑哉。又青史子五十七篇。楊用修所引數條。皆雜論治道。殊不類今小說。

青史子云。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梧。梧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之草。冬木也。是木亦可稱草也。青史子漢志五十三篇。今

存者胎教一篇而已。其首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瑞。七月而就蓂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升而御戶右。此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師撫樂縉瑟而稱不習。所求滋味非正味。則太宰荷斗倚升而不敢煎調云云。其文義古雅。嗚呼。古書之不傳者何限。惜哉。右見楊用修丹鉛錄。案青史子班氏所列小說家。其文義傳者乃如此。信鬻子之爲小說也。葉夢得、宋景濂並以此書兩見爲疑。而不敢定其非道家者。政小說二字所誤。執余指以求之。當瞭然矣。用修所引青史。見賈誼

新書作青史氏。

王長公讀諸子云。鬻熊僞書也。考班志鬻子注。道家下以爲鬻熊。小說下以爲後人所加。則孟堅固以小說之鬻子爲僞。長公之言益信。而余說亦不誣矣。

鬻子章次篇名。前人論者。咸以殘缺不可曉。余初讀尤漫然。載閱之覺其詞頗質奧。雖非真出熊手。要爲秦漢前書。因反覆紬繹之。乃知此書之存。視舊籍十之一。而篇名章次。錯亂混淆之甚。宜宋以來諸家。未有得其要領者也。蓋古鬻子本書。篇名章次。與莊列不同。而絕與今傳鬻子類。所謂撰吏道符等目。卽關尹之一字、二柱等篇也。撰吏下有五帝等目。道符下有三王等目。卽一柱篇之益沼等章。二柱篇之盪孟等章也。關尹九篇。而每篇章次。少者六七。多者十餘。更互闡發。以竟一篇之義。故每章之語雖極寥寥。而不覺其簡。鬻子二十二篇。律以關尹。則今傳短章。

總之當不下百數十。如今傳本篇下第五第八等目。悉篇中章次。非書中篇次。細釋自明。

而東京之後。兵火殘逸。至唐所存。僅此一十四條。當時注者鹵莽。苟欲庶幾前代全書。遂以每章當其一篇。而僅以爲缺其八。故今讀之寥寥枯寂。若本末略無足觀者。又其篇章既混。而先後復淆。後人因益厭棄弗省。余既幸得其說。輒稍爲更定之。雖缺者不可復完。而章次篇名。咸中舊解。亦謂旦暮遇之者也。又賈誼引十三章附

楊用修云。鬻熊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似後人贗本無疑也。案賈誼新書所引云。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非以禮節。則無以諭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無以行愛也。又曰。聖人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而民無凍餒。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民無天閔之誅。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厲疾。民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也。今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於商郊。起至黃鳥。至於赤斧。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無之。知爲僞書矣。右楊氏丹鉛錄所載。可補鬻子

之缺。因錄此。余考誼大政篇。所引尙有六條。暇當總輯。合今傳十四篇。稍次先後爲一編。

子之爲類。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說弗與焉。然古今著述。小說家特盛。而古今書籍。小說家獨傳。何以故哉。怪力亂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虛廣莫。好事偏攻。而亦洽聞所昵也。談虎者矜誇以示劇。而雕龍者閒掇之以爲奇。辯鼠者證據以成名。而捫蝨者類資之以送日。至於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競傳之。且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猶之淫聲麗色。惡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彌多。傳者彌衆。傳者日衆。則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小說家一類。又自分數種。一曰志怪。搜神、述異、宣室、酉陽之類是也。一曰傳奇。飛燕、太真、崔鶯、霍玉之類是也。一曰雜錄。世說、語林、瑣言、因話之類是也。一曰叢談。容齋、夢溪、東谷、道山之類是也。一曰辨訂。鼠璞、雞肋、資暇、辨疑之類是也。一曰箴規。家訓、世範、勸善、省心之類是也。談叢、雜錄二類。最易相紊。又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類多獨行。不可攙入二類者。至於志怪、傳奇。尤易出入。或一書之中。二事並載。一事之內。兩端具存。姑舉其重而已。

小說。子書流也。然談說理道。或近於經。又有類注疏者。紀述事迹。或通於史。又有類志傳者。他如孟槩本事。盧瓌抒情。例以詩話文評。附見集類。究其體製。實小說者流也。至於子類雜家。尤相出入。鄭氏謂古今書家所不能分有九。而不知最易混淆者小說也。必備見簡編。窮究底裏。庶

幾得之。而冗碎迂誕。讀者往往涉獵。優伶遇之。故不能精。

飛燕。傳奇之首也。洞冥。雜俎之源也。搜神。玄怪之先也。博物。杜陽之祖也。魏、晉好長生。故多靈變之說。齊、梁弘釋典。故多因果之談。

子虛、上林不已。而爲修竹、大蘭。修竹、大蘭不已。而爲革華、毛穎。革華、毛穎不已。而爲后土、南柯。故夫莊、列者詭誕之宗。而屈、宋者玄虛之首也。後人不習其文而規其意。鹵莽其精而獵其粗。毋惑乎其日下也。

雲仙。誕之誕也。清異。俳之俳也。然其喻旨命詞。往往如鄙方回奴。小有意焉。亦滑稽之囿也。其詭撰靡益見聞。其雅言可資談噱。不爲所欺可也。夫成湯之問夏棘。莊周之證齊諧。果有其人乎哉。

小說。唐人以前。紀述多虛。而藻繪可觀。宋人以後。論次多實。而彩豔殊乏。蓋唐以前出文人才士之手。而宋以後率俚儒野老之談故也。

小說者流。或騷人墨客。游戲筆端。或奇士洽人。蒐羅宇外。紀述見聞。無所迴忌。覃研理道。務極幽深。其善者。足以備經解之異同。存史官之討覈。總之有補於世。無害於時。乃若私懷不逞。假手鉛槧。如周秦行紀、東軒筆錄之類。同於武夫之刃、讒人之舌者。此大弊也。然天下萬世。公論

具在。亦亡益焉。

漢、唐、六代諸小說。幾於無不傳者。今單行別梓雖寡。太平廣記之中。一目可盡。御覽諸書。往往概見。鄭漁仲所謂名亡實存也。宋人諸說。雖間載百川學海諸家彙刻。及單行夷堅、梔史之類。盛於唐前。然曾氏陶氏二書。輯類各近千家。今所存十不二三矣。

唐人酉陽雜俎、玄怪等編。今皆行世。而太平廣記所載。往往有諸刻所無者。蓋諸書皆自廣記錄出。而鈔集者鹵莽脫略致然。若魏、晉、六朝之書。即廣記所載。事亦寥寥。蓋年代稍遠。當宋人輯廣記日。已不盡存故也。

小說卷帙繁重者。太平廣記之五百。夷堅志之四百極矣。而不知虞初之九百也。秦漢之篇。即唐宋之卷。太史公書一百三十卷。漢志作百三十篇。然三代之書。至繁不過百卷。不應虞初卷多乃爾。余恐虞初之篇。即尙書百篇之篇。則九百篇者。不過九百事。計以後世之卷。不過數十餘耳。今其說一不存。案漢志。虞初河南人。武帝時方士。號黃車使者。蓋七略所稱小說。惟此當與後世同。方士務爲迂怪。以惑主心。神異、十洲之祖襲。有自來矣。

晉平公夢朱熊窺其屏。惡之而疾。問於子產。對曰。昔共工之卿曰浮游。敗於顓頊。自沈於淮。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爲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之堂下則邦人駭。見

之門則近臣憂。見之庭則無傷。今窺君之屏。病而無傷。其祭顓頊共工乎。從其言而病間。右太平御覽引汲冢瑣語之文。東晉傳所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者。推此可見。蓋古今紀異之祖。出虞初前。而類書引者絕少。考隋唐尙有其目。蓋至宋而亡矣。因錄之。隋志梁顓頊又有瑣語。今亦不存。

楊用修謂唐小說不如漢。而舉伶玄趙飛燕傳中一二語爲證。戊辰之歲。余偶過燕中書肆。得殘刻十數紙。題趙飛燕別集。閱之乃知卽說郭中陶氏刪本。其文頗類東京。而未載梁武答昭儀化龍事。蓋六朝人作。而宋秦醇子復補綴以傳者也。第端臨通考。漁仲通志。並無此目。而文非宋所能。其間敍才數事。多俊語。出伶玄右。而淳質古健弗如。惜全帙不可見也。

別集稱昭儀方浴。帝私覘。侍者報昭儀。昭儀急趨燭後避。帝瞥見之。心愈眩惑。他日昭儀浴。帝默賜侍者。特令不言。帝自屏罅覘之。蘭湯灑灑。昭儀坐其中。若三尺寒泉浸明玉。帝意飛揚。語近侍曰。自古人主無二后。有則立昭儀爲后矣。右敍昭儀浴事入畫。蘭湯灑灑三語。百世下讀之。

猶勃然興。矧親炙耶。

玄傳。膚體光發。占燒燭七字佳。

漢武故事。稱班固撰。諸家咸以王儉造。考其文頗衰穢。不類孟堅。是六朝人作也。史記公孫弘諫征伐。不從自殺。而鉤弋夫人以病終。非武帝殺之。皆與史大異。吾以弘斷不能自殺。知鉤弋之說。爲六朝之妄無疑也。然仙傳亦有鉤弋事。蓋祖此云。

博物志十卷。晉張華撰。華博洽冠古今。此書所載。疏略淺猥。亡復倫次。疑後世類書中錄出者。然隋志亦僅十卷。每用爲疑。近閱一雜說。記唐人殷文圭云。華原書四百卷。武帝刪之。止作十卷。始信余見有脗合者。蓋隋志乃武帝所刪本。至宋不無脫落。後人又從廣記錄出。雖十卷。實二三存。併非隋世之舊。故益寥寥耳。隋志有張公雜記。楊用修所稱博物記。蓋卽此書。殷文圭通考作文奎。非是。其說詳拾遺記中。

劉義慶世說十卷。讀其語言。晉人面目氣韻。恍忽生動。而簡約玄澹。真致不窮。古今絕唱也。孝標之注。博瞻精覈。客主映發。並絕古今。考隋唐志。義慶又有小說十卷。孝標又有續世說十卷。今皆不傳。悵望江左風流。令人扼腕云。案宋書義慶傳不載。世說未詳。

世說以玄韻爲宗。非紀事比。劉知幾謂非實錄。不足病也。唐人修晉書。凡世說語盡采之。則似失詳慎云。

義慶所著。又有後漢書及文集八卷。徐州先賢傳贊九卷。江左名士傳一卷。幽明錄二十卷。宣驗記十三卷。集林二百卷。獨世說盛行。嘉隆間尺牘詩詞。靡不采掇。乃不善用者。扭捏雷同。亦往往厭觀云。

洪景廬夷堅志四百二十卷。今傳止五十卷。他不可考。惟王景文夷堅別志序。尙可以知其纂輯之概。因錄之。序曰。志怪之書甚夥。至鄱陽夷堅志出。則盡超之。余平生所書。略類洪公。始讀左

傳、史記、漢書。稍得其記事之法。而無所施。因志怪發之。久之習熟。調利滋澆。玩不能釋。閒自觀覽。要不爲無補於世。而古今文章之關鍵。亦間有相通者。不以是爲無益而中畫。愈哀所見聞益之。事三百七十。卷二十四。今書之目也。余心尙未艾。久之則將浸及於夷堅矣。凡夷堅所有而復見者刪之。更生佛之類是也。凡夷堅所有而未備者補之。黃元道之類是也。其名仍爲夷堅。而別志之辯於鄱陽也。得歲月者紀歲月。得其所者紀其所。得其人者記其人。三者並書之備矣。闕一二亦書。皆闕則弗書。醜而不欲著姓名者婉見之。如夷堅確夢之類是也。醜而姓名不可不著者顯揭之。如夷堅人牛之類是也。其稱某人云。又某人得諸某人云。若己所見。各識其所自來。皆循夷堅之規弗易也。其異也者。筆力瞠乎其後矣。觀此序。則洪志義例可推。其敘事實亦可喜。今所傳甚猥淺。蓋殘缺之中。又雜以僞矣。

今世傳大類書。如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皆千卷。可謂富矣。然貞觀中編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金翰朝編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簡帙皆多於宋。又許敬宗編瑤山玉彩五百卷。張太素編冊府五百八十二卷。視今傳合璧、事類等書。亦皆過之。其始蓋防於六朝。何承天皇覽一百二十二卷。劉孝標類苑一百二十卷。徐勉華林要略六百卷。祖珽修文御覽三百六十卷。然諸書惟孝標一二出自獨創。自餘皆聚集一時文學之士。奉詔編輯者。非一人手裁也。今博要、珠英等書。俱久廢不傳。惟唐人初學記三十卷。藝文類聚一百卷行世。二書采摭頗精。第不備耳。中收錄詩文事迹。往往

出今史傳文集外。使諸大部傳。必各有可觀。惜哉。

右類書顛末。略紀於此。案類書鄭志另錄。通考仍列子家。蓋不欲四部之外。別立門戶也。然類書有數種。如初學、藝文。兼載詩詞。則近於集。御覽、元龜。事實咸備。則鄰於史。通典、通志、聲韻、禮儀之屬。又一二間涉於經。專以屬之子部。恐亦未安。余欲別錄二藏及賸古書及類書爲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尙俟博雅者商焉。

歐、虞皆有類書。今惟歐類聚傳。元、白皆有類書。今惟白六帖傳。元類集三百卷。至宋已亡。虞北堂書鈔見通考。閱今藏書家。時有此本。然非完書。

白氏書見唐藝文志。止名經史事類。而不名六帖。于立政乃有六帖三十卷。而世不復傳。孔氏書通志所無。今合白刻。然精不若徐、歐。備不如合璧也。孔帖見馬氏通考。

世傳極淺陋書。若錦繡萬花谷、韻府羣玉、羣書淵海之類。其名亦起自前代。唐孫翰有錦繡谷五卷。是所居山名。錢昌宗韻類題選一百卷。陳鄂四庫韻對九十八卷。武氏字海一百卷。溫庭筠學海三十卷。曹化史海十卷。王博古修文海十七卷。王義方筆海十卷。又北朝人有文海四十卷。張融有玉海四十卷。俱係己集。與宋江氏文海、王氏玉海。名同而實異也。

太宗以五代文人失職。慮生意外。故厚其廩祿。俾編集諸類書。文皇命高士廉等。當亦此意。武氏

以二張故。俾集羣彥。編三教珠英。而一時秉筆。皆浮豔士。真欲蓋彌彰矣。武氏又有古今內範百卷。列女傳百卷。窮古今可笑事。當無若此二端。高宗又有天訓四卷。字由間信未嘗無對也。

諸史藝文有道德經二卷。題晉孫登注。謂卽善嘯者無疑。不爾亦是假託。及閱孫綽傳。乃知登綽

子也。又吳孫權太子亦名登。又漢時讖文。代漢者名孫登。銅馬諸賊。因立孫登爲天子。見光武紀是漢

晉間。有四孫登也。又老子晉一卷。亦稱登撰。當亦綽兒。

道家有五等朝儀一卷。題張萬福撰。崇文總目云。未詳何人。案唐張萬福抗言救陽城。卽世主謂江淮草木皆聞爾名者。而崇文憤憤如此。允宜長睿譏之。然萬福武人。著書或非其事。酉陽雜俎

又有名醫張萬福。則此書固未知出誰手。或更有一人不可知。崇文誠足譏。東觀亦未審也。崇文於陸修靜、德山皆不能知。故萬福之未詳。知其非疑誤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九終

四部正譌引筆叢丁部

凡三卷

贗書之昉。昉於西京乎。六籍旣禁。衆言淆亂。懸疣附贅。假託實繁。今其目存於劉氏七略、班氏九流者。亡慮什之六七。嘻其甚矣。然率弗傳於世。世故莫得名之。唐宋以還。贗書代作。作者曰傳。大方之家。第以揮之一笑。乃術奇之夫。往往驟揭而深信之。至或點聖經。廁賢撰。矯前哲。溺後流。厥係非眇淺也。余不敏。大爲此懼。輒取其彰明較著。抉誣摘僞。列爲一編。後之君子。欲考正百家。統宗六籍。庶幾嚆矢。卽我知我罪。匪所計云。丙戌春仲月晦識。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

丁部 四部正譌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凡贋書之作。情狀至繁。約而言之。殆十數種。有僞作於前代。而世率知之者。風后之握奇。岐伯之素問是也。有僞作於近代。而世反惑之者。卜商之易傳。毛漸之連山是也。有掇古人之事而僞者。仲尼傾蓋而有子華。柱史出關而有尹喜是也。有挾古人之文而僞者。伍員著書而有越絕。賈誼賦鵬而有鸚冠是也。有傳古人之名而僞者。尹負鼎而湯液聞。戚飯牛而相經著是也。有蹈古書之名而僞者。汲冢發而師春補。禱杌紀而楚史傳是也。有憚於自名而僞者。魏泰筆錄之類是也。有恥於自名而僞者。和氏香奩之類是也。有襲取於人而僞者。法盛晉書之類是也。有假重於人而僞者。子瞻杜解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禍之者。僧孺行紀之類是也。有惡其人僞以誣之者。聖俞碧雲之類是也。有本非僞。人託之而僞者。陰符不言三皇。而李筌稱黃帝之類是也。有書本僞。人補之而益僞者。乾坤鑿度及諸緯書之類是也。

又有僞而非僞者。洞靈真經。本王士元所補。而以僞亢倉。西京雜記。本葛稚川所傳。而以僞劉歆之類是也。

又有非僞而曰僞者。文子載於劉歆七略。歷梁隋皆有其目。而黃東發以爲徐靈府。抱朴紀于句漏

本傳。歷唐宋皆志其書。而黃東發以非葛稚川之類是也。

又有非僞而實僞者。化書本譚峭所著。而宋齊丘竊而序傳之。莊注本向秀所作。而郭子玄取而點定之之類是也。二說尙難信。譚事僅羽流所述。向子期與嵇阮諸文士友。而絕不爲言。姑據前人載此。

又有當時知其僞。而後世弗傳者。劉炫魯史之類是也。又有當時記其僞。而後人弗悟者。司馬潛虛之類是也。潛虛。司馬公屬草未成。後人贗補行世。見朱紫陽語錄。黃東發日鈔。世以數學。無辯其非是者。

又有本無撰人。後人因近似而僞託者。山海稱大禹之類是也。又有本有撰人。後人因亡逸而僞題者。正訓稱陸機之類是也。

右諸僞書外。又有此十餘種。世或以非僞而信之。或概以僞而疑之。皆弗深考故也。余故詳爲別白。俾撰者弗湮其實。非撰者弗蒙其聲。於經籍或有補云。

連山易十卷。見唐藝文志。按班氏六經首周易。凡夏商之易絕不聞。隋牛弘購求宇內遺書。至三十七萬卷。魏玄成等修隋史。晉梁以降。亡逸篇名。無不具載。皆不聞所謂連山者。而至唐始出。可乎。北史劉炫傳。隋文蒐訪圖籍。炫因僞造連山及魯史記上之。馬端臨據此以爲炫作。或有然者。蓋炫後事發除名。故隋志不錄。而其書尙傳於後。開元中盛集羣書。仍入禁中耳。鄭漁仲謂此書當時不存。已無可考。今亦未能必其炫也。歸藏今亦不傳。故二書惟論其大概。不能致詳。

歸藏易十三卷。晉太尉參軍薛貞。唐司馬膺各有注。案七略無歸藏。晉中經簿始有此書。隋志因之。至宋僅存。初經齊母本注三篇。鄭漁仲以爲其文質。其義古。後學以其不文。則疑而棄之。連山所以亡者。要當復過於此。噫。連山夏易也。歸藏商易也。禹貢之文。千古敍事宗焉。商書簡潔而明肅。或有過於周者。孰謂夏殷之文不郁郁焉。隋志稱此書惟載卜筮。不類聖人之旨。蓋唐世固疑其僞。若鄭以晚出爲辯。則馬端臨之說盡之矣。薛貞晉人。載於隋志。鄭以爲隋人亦誤。五經。易最多依託。以下筮易於傳譌也。

子夏易十卷。陳振孫云。漢志無卜氏易。至隋志始有子夏易二卷。其爲依託甚明。且隋唐時已殘缺。宋安得有十卷。其經文、彖、象、爻辭。俱用王弼本。又陸德明所引隋子夏易語。今本十卷中皆無之。豈直非漢世書。併非隋唐之舊矣。余案子夏易載通考者。今亦不傳。據陳氏所論推之。當是漢末人依託。至隋殘缺。唐宋人復因隋目。取王氏本僞撰此書。正猶乾坤鑿度本漢世僞撰。至隋唐亡逸。宋人復僞撰以行。僞之中又有僞者也。晁景迂以此書張弧撰。案弧唐大理評事。今有素履子傳於世。晁豈誤記此耶。

周易乾鑿度二卷。又乾坤鑿度二卷。今合爲一。實二書也。乾坤鑿度稱黃帝撰。而乾鑿度皆假孔子爲言。其僞固無容辯說。然亦匪鑿度本書也。案諸緯。漢藝文志絕不經見。隋志始備詳之。蓋哀、平末其端已兆。光武亦伏定基。魏、晉以還。禪受亡不援藉符命。自隋文禁絕。其目猶數十家。宋世但七緯傳。說者咸以好事掇拾類書。補綴而成。非漢、魏之舊。今七緯又僅鑿度傳。余讀之信

矣。王子充叢錄。所見正同。則元末已亡久也。是書余尙疑爲近人掇拾者。讀黃氏日鈔詳載其言。政與今傳本合。乃信其爲宋世書。

乾鑿度曰。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爲歲紀。歲七十六爲一紀。二十紀爲一蓊首。卽至積蓊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千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末算。卽主歲之卦也。案此條見後漢黃琬傳注中。蓋非宋人僞撰者。要之亦魏、晉之文也。

又乾坤鑿度云。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離。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成而未相離。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易也。易變而爲一。一變而爲七。七變而爲九。九者氣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爲一。一者形變之始。清輕者上爲天。濁重者下爲地。右俱鑿度中孔子所云。實全寫列子天瑞一節。稍增損數字。遂不成語言。又列子重濁者下爲地之後。有冲和氣者爲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三語。意乃完足。今刻去後三語。而以物有始有壯有究。故三畫成乾接之。文義頓斷缺可笑。蓋元包洞極之類。猶是稍能文者所爲。此特荒陋俚儒僞撰耳。然三墳又出此下矣。

讖緯之說。蓋起於河洛圖書。當西漢末。符命盛行。俗儒增益。舛譌日繁。其學自隋文二主禁絕。世不復傳。稍可見者。惟類書一二援引。及諸家書目具名而已。而往往紀載不一。因參考異同。盡錄以資博雅。且俾知書亡已久。卽好事家藏祕本間見。皆僞中之僞。無萬一足徵也。易。則稽覽

圖。乾鑿度。坤靈圖。通卦驗。是類謀。辨終備。乾坤鑿度。京房易鈔。乾元敍制。書。則尙書緯。尙書中候。璇璣鈴。考靈曜。帝命驗。運期授。詩。則含神霧。推度災。紀歷樞。禮。則含文嘉。稽命徵。斗威儀。禮。記默房。樂。則動聲儀。稽耀嘉。叶圖徵。春秋。則元命包。演孔圖。文耀均。運斗樞。威精符。合誠圖。考異郵。保乾圖。漢含孳。佐助期。握誠圖。潛潭巴。說題辭。論語。則論語摘輔象。撰考讖。孝經。則孝經緯。孝經雜緯。孝經內事古。祕授神。句命決。授神契。元命包。左右握。左右契。雌雄圖。分野圖。弟子圖。口授圖。應瑞圖。太平御覽又有書。帝驗期。禮。稽命曜。春秋。命歷序。孝經。威嬉拒等。然隋世所存。僅十之三。馬氏通考。止易緯數種。晁、陳俱斥爲僞書。今惟乾坤鑿度行世。蓋易緯又幾盡矣。

緯書。太平御覽又有易卦統通圖。尙書鈞命決。禮記稽命曜。春秋命曆序。又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曜。河圖挺輔佐。河圖帝通紀。河圖錄運法。河圖眞鈞。河圖著命。河圖矩起。河圖天靈。河圖祕徵。河圖玉版。洛書錄運法。洛書稽命曜等。尋其命名。亦易緯之類。第御覽所引用亦甚希。而諸史藝文志。馬、鄭經籍略。并其名皆無之。蓋自唐已亡。高士廉等編文思博要。或綴拾於宋、齊諸類書中。御覽又得之博要諸書中。決非宋初所有也。

乾坤鑿度所載緯書。太古文目。有元皇介。次萬形經。次乾文緯。次乾鑿度、坤鑿度。次考靈經。次

制靈圖。次河圖八文。次希夷名。次含文嘉。次稽命圖。次墳文。次八文。次元命包。共一十四緯。今見於類書者。惟含文嘉、元命包、乾坤二鑿度而已。垂皇策。乾文緯。乾坤二鑿度。說易者也。含文嘉則禮。而元命包春秋、孝經皆有之。不知何者在先。而衛元嵩易元包。則又因是命名者也。今乾坤鑿度全書存。其理欲深而甚淺。其文欲怪而甚庸。其他雜見類書者。往往不相遠也。

坤鑿度。又有地靈母經。含靈孕。

見

易靈緯經。又洛書有靈準聽。又地形經。又制靈經。甚矣其名

之衆也。蓋此又宋世僞撰乾坤鑿度者。依仿御覽所存諸目。創立新題。故尤可笑。近關中胡氏墅談首集。諸緯書名。僅十三二。烏傷王氏叢錄。直據隋志及通考。亦不能詳。余故備錄之。以資好事。噫。昔之僞撰者。彼既已濫用其心。而余又翫蒐其目。得無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曾鞏氏曰。欲使天下之毋惑其說。莫如大明其說之非而放之。余之意其亦猶是已夫。

緯書名義。率不可通曉。今據乾坤鑿度。錄其一二有注釋者於左。自餘可以例推。昔人云。以艱深

之詞。文淺易之說。但視其名。無事開卷矣。有撰人者併附

乾坤鑿度。

聖人鑿開天路。顯彰化源也。危機著。

鉤命決。

天地失序。必有沮泄。用陰陽鈞治之也。女媧著。

乾鑿度。

聖人順乾道浩大。以天門爲名也。

坤鑿度。太古變乾之後。次鑿坤度。作爲是書。

地靈母經。女媧著。

易靈緯。炎帝黃帝著。又黃帝作易八墳。

世率以讖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故自六經語、孝而外。無復別出。河圖洛書等緯。皆易也。讖之依附六經者。但論語有讖八卷。餘不概見。以爲僅此一種。偶閱隋經籍志注。附見十餘家。乃知凡讖皆託古聖賢以名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蓋其說尤誕妄。故隋禁之後永絕。類書亦無從援引。而唐宋諸藏書家。絕口不談。以世所少知。附其目於此。

孔老讖十二卷。老子河洛讖一卷。尹公讖四卷。劉向讖一卷。雜讖書二十九卷。堯戒舜禹一卷。孔子王明鏡一卷。郭文金雄記一卷。王子年歌一卷。嵩山道士歌一卷。又有以緯候並稱者。今惟尙書中候見目中。他不可考云。

茅山志引河圖要元篇云。句金之壇。其間有陵。兵病不起。洪波不登。又曰。乃有地脈。土良水清。句曲之山。金壇之陵。可以度世。上昇曲成。要元篇蓋漢世讖書。後漢書志注。不載其目。僅見此焉。在楊氏談苑醍醐所記。以用修語。余未敢深信。然他無可考。姑錄此以廣異聞。

三墳之僞。前人辯之審矣。鄭漁仲以爲三皇太古書。而尊信爲實然。甚矣鄭之疏略也。余讀之。蓋

諸賈書中至淺陋者。世以隋購三墳。劉炫僞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卽此書。然炫在隋號大儒。其學博。其業精。其造連山。雖僞妄。必有過人者。今三墳之首。所稱太始太極太易太初太素。皆勦合乾坤鑿度之文。而稍增飾之。而乾坤鑿度則又全錄冲虛天瑞之語者也。至其所列連山歸藏乾坤等象。布置錯綜。僅同兒戲。其引物連類。取義稱名。合於羲農之世者。十無三四。亡論六代以前。卽真出於炫。豈淺陋至是極哉。且伏羲爲天皇。似矣。神農而曰人皇。軒轅而曰地皇。是故爲異說。而罔顧其理之弗根也。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夏后所引。是矣。而以出軒轅。是妄意其時。而弗知其命之弗順也。又其所言二十二易草木等語。皆庸人孺子所縮臆而不肯言者。是書蓋卽序者毛漸所爲。余故劇論。爲光伯解紛。若三皇之說。世自漁仲外亡信者。葉夢得、馬端臨已極譏鄭之好怪。吾何暇爲辯哉。案隋世牛弘主收書。卽炫僞撰。弘等渠可盡欺也。

天皇氏策辭云。咨予上相共工。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勿怠。共工曰。工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下相皇桓。我惟老極無爲。子惟扶我正道。撫愛下民。同力咨告於民。俾知甲曆。日月歲時。自茲始無或不記。子其不怠。桓曰。居君臣之位。無有勞。君其念哉。皇曰。栗陸子居我水龍之位。主養草木。開道泉源。無或失時。子其勿怠。陸曰。竭力於民。君其念哉。皇曰。大庭主我屋室。視民之未居者喻之。借力同

構其居。無或寒凍。庭曰。順民之辭。皇曰。陰康子居水土。俾民居處。無或漂流。勤於道。達於下。康曰。順君之辭。皇曰。渾沌子居我降龍之位。惟主於民。皇曰。昆連子主我刀斧。無俾野獸義虎之類。傷殘生命。無俾同類大力之徒。驅逐微弱。子其伏之。連曰。專主兵事。君無念哉。皇曰。四方之君。咸順我辭。則世無害。惟愛於民。則位不危。皇曰。子無懷安。惟安於民。民安子安。民危子危。子其念哉。案三墳此章。全剽舜典。而辭意淺陋。殆類村學究語。詎曰庖羲之代。預規虞世之文哉。

王長公讀三墳書云。伏羲畫連山。而有民兵器、陰兵妖、陽兵譴、兵陽陣。至策辭而曰。主我屋室。主我刀斧。神農歸藏。而曰殺藏墓。此皆不知其時。而妄爲說者也。余執此更推之。連山猶或可解。至歸藏乾坤。強半笑資。因備錄。後之論三墳者。觀此足矣。

歸藏卦爻曰。歸動乘舟。神農之世。未有舟楫也。曰動歸乘軒。神農之世。未有軒蓋也。曰藏止重門。神農之世。未有屋室也。曰殺動干戈。神農之世。未有戈矛也。曰殺長戰。曰殺止亂。而不知征伐兵爭。實肇於黃帝。曰生動勳陽。傳云。聖人以行慶錫。曰止殺寬宥。而不知賞慶赦宥。實始於唐虞。他若所謂歸殺降生藏害。皆刺謬之妄談。所謂長歸從師。長藏從夫。皆經典之剩語。曰地氣。曰水氣。曰火氣。曰風氣。則釋門之四大。而曰殺生無忍。曰動止戒。又釋子委談也。曰金氣。曰木氣。曰水

氣。曰火氣。則術士之五行。而曰生殺相尅。曰金氣殺。又術家淺數也。凡歸藏中爻象類若此。至乾坤天地圓丘等象。尤爲捧腹資。鄭漁仲以該洽自信。胡漫然弗考哉。

坤乾卦象。曰雲天成陰。曰雲地高林。曰山地險徑。曰氣地下濕。曰山日沈西。曰天日昭明。曰川日流光。曰日月代明。曰川月東浮。曰日山危峯。曰月山曲池。曰山雲壘峯。曰山氣籠烟。曰川氣浮光。曰雲氣流霞。曰月天夜明。曰川山島。曰雲山岫。曰氣山巖。曰日川湖。曰雲川溪。曰氣川泉。曰山川澗。曰月川湖。右所云地皇氏卦象。大類今世村學塾師。教小兒蒙求總龜。又似初習聲偶者。詩學大成中字面。夫高林險徑。危峯曲池。島岫烟露。川巖溪澗。皆漢、唐、六代詞人語。亡論三皇。卽六籍四詩。固不盡見。而昭明、代明、流光、浮光、成陰、下濕、沈西、東浮等語。或勦諸經典。或取諸閭閻。蓋亡一字類三代以上者。故余嘗謂僞書之陋。無陋於三墳也。

皇曰岐伯、天師云云。先時者殺。不及時者殺。二語與胤征合。夫胤征誓衆出師。言固應爾。岐伯變理陰陽。而首戒以殺。何也。蓋僞者以皇帝首伐蚩尤。故剽胤征二語以實之。又於序中特援爲證。而不知適以愈彰其僞。心勞日拙。誠然哉。

孔穎達論古文尙書云。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洎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顧命、原命、

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及秦誓共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以求合於孔氏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皆不見真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竊見。而晉書又云。鄭冲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內兄皇甫謐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秦誓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卽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曆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異同者。疑出伏生口傳。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僞作者也。案張霸僞尙書今不傳。而其目備見於此。因錄之。然安國序。世亦頗疑非西京文字云。諸篇目外。霸傳又有百兩篇。錄於後。

張霸傳云。孝景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殿。得百篇尙書於牆壁中。武帝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祕於中。外不得見。至孝成皇帝時。徵爲古文尙書學。東海張霸。案百篇之序。空造百兩之篇。獻之成帝。帝出祕書百篇以校之。皆不相應。於是下霸於吏。吏白霸罪當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誅。亦惜其文而不滅。故百兩之篇。傳在世間。傳見之久。人遂謂尙書本有百兩篇矣。案孔穎達但言霸作僞書。不及詳其始末。今據後漢書錄於此。與孔說亦小不同。

漢張霸、隋劉炫。皆篤學之士也。漢成徵古尙書。而霸僞造舜典等百餘篇上之。隋文求古周易。而

炫僞造連山等百餘篇上之。其後皆事發。霸幾死而炫抵罪。極相類可笑。然漢成卒以此奇霸。釋其罪且不廢其經。而隋世不聞宥炫。蓋隋文方沾沾綜核。不能格外行事。固也。二子誣矯聖真誠足誅。第皆經術大儒。其所撰造。要非唐宋以後所及。惜今遂無一傳者。世第知炫造易。而霸事不甚傳。因錄此爲作僞之戒。二子著述之勳。亦因概觀云。

元命包四卷。後周衛元嵩述。本緯書。春秋、孝經各有元命包。故好事勳爲此書。而附諸大易云耳。其文率學太玄。用字奇僻過之。而厥義則甚淺。序稱楊元素由閣本錄行。張昇者以授楊楫。王長公謂卽楊撰。或卽張昇。余讀之。絕嘆長公之言。燭鑿千載。然其文頗雅馴。字雖奇而旨不晦。殆非昇、楫所辦。當出楊元素輩。或唐文士撰述也。其數卽火珠林與京房易懸合。火珠林蓋宋時用以卜筮者云。唐藝文志有元包十卷。撰人注者皆同此書。恐不得爲僞。

此書崇文目稱唐衛元嵩。通志、通考並因之。案元嵩後周人。所撰述有齊三教論七卷。見通志。又隋志釋氏類。稱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言僧徒猥濫。周武帝下詔。一切廢毀。卽其人也。而王堯臣總目以爲唐人。考唐世諸傳記。絕無名姓同者。其誤瞭然。蓋因傳注出蘇元明、李江。蘇、李皆唐人。以意傅合耳。此書楊楫本序。以元嵩獻策後周。賜爵蜀郡公。武帝尊禮。不敢臣之。頗與隋志合。必元嵩先爲沙門。後還俗上書。請汰僧徒。故周武亟暴顯之。以風天下。不然。將束縛之不暇。

而尊禮乎哉。序稱元嵩有傳。考北史無之。楊氏之誤也。

關朗易傳一卷。唐趙蕤注。朱紫陽曰。僞書也。案朗稱魏孝文時人。王仲淹祖同州刺史彥師事之。嘗爲彥筮得夫之革。遂決百年中當有達人出。修洙泗之教。中歷數周、齊、陳、隋事。無不懸合。而其意實寓河汾。非唐初福時輩。拮据陳迹以耀其先。則宋阮逸僞撰。以證佐文中者。書之得失。固不足深論也。或以卽注者趙蕤。案蕤有長短經十卷。北夢瑣言云。蕤梓州鹽亭人。博學韜鈴。長於經世。夫婦俱隱。不應徵召。論王霸機權正變。作爲此經。則蕤當是中唐前後人。然新舊唐書並無關氏易傳。而僅見於馬、鄭諸家。則此書非蕤可見。而阮逸之僞無疑。案通考逸又有易筮六卷。每爻必以古事系之。陳振孫謂其牽合。蓋逸之作僞。無往不然也。續案李白嘗師事趙蕤。蕤當是開元前人。見唐詩紀事。

麻衣心法一卷。稱麻衣道者以授陳希夷。余讀之。每字四爲句。句四爲章。章四十二。下爲注解。皆淺俚質略。大類宋世丹汞之書。朱紫陽謂戴師愈作。託名麻衣。余觀其末有李潛序。絕肖書中所云。蓋皆戴所作也。而當時儒者。若張廣漢輩。亦頗信之。余竊所未喻矣。

王氏元經十五卷。稱王通撰。薛收注。宋世已艱得其本。意今藏家書不復有之。據通考晁、陳所論。經傳皆阮逸也。其書始晉太熙。終陳亡。陳振孫謂唐神堯諱淵。其祖景皇諱虎。故晉書戴淵、石虎。皆以字行。薛收唐人。於傳稱戴若思、石季龍宜也。元經作於隋世。乃亦云若思。逸之心勞

日拙。蓋不能自掩矣。右陳氏論甚精。然不特經不當稱。卽傳稱季龍、若思。亦足占其僞也。何以故。薛收河汾高弟。文皇并天下。收與天策之選。不數歲而卒。當時偕諸學士運籌帷幄。固無暇於著述。藉令果傳元經。當在河汾授受之際。此時唐尙未興。何緣預知其諱而改之耶。亦有古書本不諱。後人避本朝之諱而改者。如山海經啓皆爲開之類。此又各當求其故。不可執泥一端。若元經之僞。則此足以盡概之矣。

阮逸字天隱。胡安定瑗門士也。嘗爲府司理。與瑗共定雅樂。附見宋史瑗傳。蓋亦宋初文學之士。今閱子明傳等作。其綴屬有足觀者。而獨以僞書聞於後世。惜哉。術胡可弗慎也。

楊用修談苑醍醐云。湖廣一統志。載劉有年於永樂中上儀禮逸經十有八篇。若然。則儀禮之亡者全矣。不知有年何從得之。意者聖經在世。如日月終不可掩耶。然一時廟堂諸公。不聞表章傳布之請。今求之內閣。亦不見其書。出非其時。此書之不幸也。世人大言。動笑漢唐。漢唐求逸書。賞之以官。購之以金。焉有見此奇書。而付之漠然者乎。案儀禮篇亡者。自漢已無從物色。寧有歷唐至宋。復出於今之理。必劉氏連山、魯史故事。僞作欺世。用修好奇而信之。非也。余家藏有元吳幼清儀禮逸經八篇。傳十篇。經則取諸大小戴及鄭氏注。傳則吳氏本紫陽遺意而纂次之。其書名篇數。與劉所上正合。豈卽此書也耶。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一

丁部 四部正譌中

明東越胡應麟撰

今鬻子非道家言。余既詳辯之矣。然道家固實有鬻子。列禦寇天瑞篇引其說云。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生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生至老。貌色智態。亡日不異。皮膚爪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間不可覺。俟至後知。又力命楊朱二篇。皆引其語。其爲道家言。居然可見。蓋必古有此書。如黃帝楊朱之屬。列子稱之。至漢尙存。班氏以列道家。亡怪也。若其人文王所師與否。列所引爲文王所師之人與否。悉無據。不可信。夫太公之事。見於詩書。東海之封。傳於百世。世尙疑之。況不經見聖賢之口。如鬻子乎。列亦言鬻熊語。然每與文王。楚祖者非也。

鬻子、前輩去取殊不一。宋太史謂其文質。其義弘。余讀之信然。第如王長公所稱七大夫。其名姓誠有可疑者。決匪商末周初文字。黃東發以戰國依託。近之。

今所傳鬻子十四篇。有文王問而及三監曲阜事。人率疑之。然伊尹、太公。年俱百數十歲。考竹書。太公沒尙在康王世。熊以九十遇西伯。而管、蔡之叛。周公之薨。俱在成王時。律以太公。則談

及二事亡足怪。但其書體兼儒雜。既絕不類列子所引語。而列所引語。亦略不見篇中。故知其決匪道家。然亦未必小說家之舊。大概後人掇拾殘剩。而補苴綴緝之功。亡萬一焉。故其章次篇名。皆混淆錯亂。視他子書。特寥落無足觀。自宋李仁父已疑之。而王長公尤極言其僞。乃余則以不

惟其書可疑。熊之遇西伯亦僞也。蓋因太公事傅會。若列所引鬻熊。自是當時有道德者。不必據文

王言。史記稱鬻熊事文王者早天。故封其子孫爲楚祖。而此以九十遇文可笑。至此蓋二鬻熊明甚。

高似孫謂子書起於鬻熊。此不然。漢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黃帝書四種。共三十八篇。列子所引黃帝書。

當出此四家。力牧二十八篇。雜家有孔甲二十六篇。大禹三十七篇。農家有神農二十篇。小說家有伊尹

二十七篇。皆鬻熊前子書。率僞書也。惟以子稱者。似起於熊。而小說有務成子。亦熊前。若今傳

子書。故當首此耳。

陰符經稱黃帝。唐李筌之僞也。筌嗜道好著述。得陰符注之。而託於驪山老母以神其說。楊用修直云筌作。非也。或以唐永徽初。褚遂良嘗寫一百本。今墨迹尙存。夫曰遂良書。則既盛行當世。筌何得託於軒轅。意世無傳本。遂良奉敕錄於祕書。人不恆覩也。余案國策。蘇秦于諸侯不遂。因讀陰符至刺股。則此書自戰國以前有之。而漢藝文志不載。蓋燬於兵火。故隋志有太公陰符鉛錄一卷。又周書陰符九卷。未知孰是。當居一於斯。或疑季子所攻必權術。而陰符兼養生。夫陰符實兵

家之祖。非養生可概也。此書固匪黃帝。亦匪太公。其爲蘇子所讀則瞭然。而前人無取證者。故余首發之。俟博雅士定焉。

李亦稱少室山人。與李渤同姓同號。所著尚有闕外春秋、中台志等。

今六韜有太公陰符篇。云主與將有陰符凡八等。克敵之符長一尺。破軍之符長九寸。至失利之符長三寸而止。蓋僞撰太公六韜者。不識陰符之義。以爲符節之符也。此雖五尺童子。一目可竟其說。秦何至刺股以讀之。世有執六韜、陰符爲太公所撰。季子所攻者。味吾言如破竹矣。

宋世以孫、吳、司馬、韜、略、尉繚、李衛公爲兵家七書。孫武、尉繚亡可疑者。吳起或未必起自著。要亦戰國人掇其議論成編。非後世僞作也。三略稱黃石公。中如柔能制剛。動而輒隨等語。似有見於道德者。以卽圯上老人授子房書則不可。前輩固多以傳會疑之。六韜稱太公。厥僞瞭然。考漢志有六說。初不云出太公。蓋其書亡於東京之末。魏晉下談兵之士。掇拾剩餘爲此。卽隋志六韜也。天下者天下。讀者亟稱。要之策士浮談。視丹書敬義之規。何啻倍蓰。至文伐、陰書等篇。尤孫、吳、尉繚不屑道者。太公以告文、武乎。

尙父六韜。葉正則謂出孫、吳後。近之。而舉南華所引九徵。以莊周不悟其僞。則非也。蓋此書正引用南華。猶亢倉、鶡冠所本耳。周氏涉筆。並太公疑焉則過。太公、文王相遇。固難盡信。然詩人與孟氏。已亟稱之矣。國朝李獻吉。謂將有別材。周伐紂。不以周、召。必以太公。王元美謂管仲

難。太公易。周不得太公。而周、召、閔、散行師。紂之徒詎弗倒戈者。二公語相反。而實皆有至理。因論六韜。并及之。

文子九篇。元魏李暹注。稱老氏弟子。姓辛。葵丘濮上人。自柳子厚以爲駁書。而黃東發直以注者唐人徐靈府所撰。余以柳謂駁書是也。黃謂徐靈府撰。則失於深考。案班史藝文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則漢世固已疑之。此注非劉向。則班固自注者。凡顏注。自另有師古曰三字。

及考梁目隋志。皆有此書。梁十篇。隋十二篇。並見隋書中。則自漢歷隋至唐。固未嘗亡。而奚待於徐氏之

僞。惟中有漢後字面。而篇數屢增。則或李暹輩潤益於散亂之後與。周氏謂平王是楚平王。案文子漢書不注姓

名。而馬總意林有范子。計然十三卷。云計然姓辛。字文子。李暹所注。蓋實因之。然意林別出文子十二卷。其語政與今傳本同。則計然之書。非此明甚。而暹輩直以名字偶合當之。故歷世承其譌。至洪野處、宋景濂而後定。嘻甚矣。第兩公言猶有未盡。余以不直文子非計然。即計然名文子。吾弗敢信也。漢志惟兵家有范子二篇。而農雜道家。并亡稱計然者。今意林所錄。乃陰陽歷數之書。必魏、晉處士因班傳依託爲此。其姓名率烏有類。惡足據哉。

鬼谷。縱橫之書也。余讀之。淺而陋矣。即儀秦之師。其術宜不至猥下如是。柳宗元謂劉氏七略所無。蓋後世僞爲之者。學者宜其不道。而高似孫輩輒取而尊信之。近世之耽好之者。又往往而是

也。甚矣邪說之易於入人也。宋景濂氏曰。鬼谷所言捭闔、鉤箝、揣摩等術。皆小夫蛇鼠之智。家用之則家亡。國用之則國僨。天下用之則失天下。其中雖有知性寡累等語。亦庸言耳。學士大夫所宜唾去。而宋人愛且慕之。何也。其論甚卓。足破千古之譌。

楊用修云。漢書藝文志鬼容區三篇。注卽鬼臾區也。郊祀志。黃帝得寶鼎。晁侯問於鬼臾區云云。注卽鬼容區。容臾聲相近。今案鬼谷卽鬼容者。又字相似而誤也。高似孫子略。便謂藝文志無鬼谷子。何其輕於立論乎。案鬼臾區黃帝之臣。漢藝文志兵陰陽家。有鬼容區三篇。與風后、力牧連類。說者謂卽鬼臾區。以臾容聲相近。是矣。而楊以爲鬼谷。則區字安頓何所乎。此其可笑。正與方城作萬城切對。漫筆之以當解頤。案意林注。鬼谷者謂無其人。猶無是公云爾。斯說得之。

鬼谷子。漢志絕無其書。文體亦不類戰國。晉皇甫謐序傳之。案隋志縱橫家。有蘇秦三十一篇。張儀十篇。隋經籍志已亡。蓋東漢人本二書之言。會萃附益爲此。或卽謐手所成。而託名鬼谷。若子虛、亡是云耳。隋志占氣家。又有鬼谷一卷。今不傳。又關尹傳亦稱鬼谷。見隋志。

伍子胥兩見漢志。一雜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今皆不傳。而越絕書稱子胥撰。蓋東漢人據二書潤飾爲此。其遺言逸事。大率本之。其文詞氣法。出東漢人手裁。故與戰國異。凡班志所無。而驟見六朝後者。往往多因戰國子書殘軼者。補綴之而易其名。以爲真則僞莫掩。以爲僞則真間存。尤

難辯。自前輩少論及此。余不敏實竊窺之。觀素問、靈樞之卽內經。則余言可概見矣。

素問今亦稱內經。然隋志止

名素問。蓋黃帝內外經五十五卷。六朝亡逸。故後人綴輯而易其名耳。

秦漢間兵家。稱述名流。大都游俠之筆耳。孫、吳、無忌外。萇弘、范蠡、大夫種、公孫鞅、廣武君、

韓信。率依託也。神農、黃帝、風后、力牧、蚩尤、封胡、鬼臾區等尤荒唐。又有項王一卷。彼六年間

大小百戰。喑鳴叱咤。寧暇此乎。

武侯十六策。亦僞撰者。近世有武侯心書。亦通考所無者。尤僞。

鶡冠子。漢藝文志有二。一道家。一兵家。兵家任宏所錄。班氏省之。則今所傳。蓋僞託道家者爾。

然道家所列鶡冠子僅一篇。而唐韓愈所讀有十九篇。宋四庫書目乃三十六篇。晁氏讀書志則稱

八卷。與漢志俱不合。而唐、宋又自相矛盾。晁、顧謂四庫篇目與昌黎所讀同。何也。說者以鶡冠、

亢倉、子華。皆因前代有其名。而依託爲僞。然中實不同。鶡冠則戰國有其書。而後人據漢志補

之。亢倉則莊子有其文。而後人據南華益之。若子華既無其書。又無其文。特好事者因傾蓋一言。

而僞撰以欺世耳。

鶡冠之僞。與亢倉不同。蓋賈誼鵬賦所云。初非出鶡冠子。後世僞鶡冠者。剽誼賦中語。以文飾其

陋。唐人不能辯。以鶡冠在誼前。遂指爲誼所引。河東之說極得之。昌黎嚴於二氏。而恕於百家。

凡子書若荀卿、揚雄。皆極褒美。猶之可也。甚而墨翟之邪。鶡冠之瓊。亦標顯其所長。蓋其衷寬

然長者。若挾邪摘僞。判別妄真。子厚之裁鑒。良不可誣。所論國語、列禦寇、晏嬰、鬼谷、鶡冠。皆洞見肝膈。厥有功斯文。亦不細矣。

鶡冠。韓、柳二說自相紛拏。晁公武、陳振孫並主柳說。周氏涉筆在疑信間。獨宋景濂以非僞撰。謂其書本晦澀。後人復雜以鄙淺。故讀者厭之。不復詳悉其旨。余以此書蕪紊不馴。誠難據爲戰國文字。謂詞氣瑰特渾奧。時時有之。似非東京後人所辦。蓋其書殘逸斷缺。後人之鄙淺者。以己意增益傳之。故文義多不可訓句讀者。遂益不復究心。景濂之論卓矣。世兵篇始終皆論用兵。而中雜以賈賦殊不類。正昧者勦入。如南華盜跖四篇。推此餘可例見。余篇首謂賈生賦鶡而有鶡冠。亦舊說也。

陸佃解鶡冠。謂此書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無家者。然奇言奧旨。亦往往而有也。此論甚公而覈。蓋此書本道家。流入於刑名。固無足怪。而近迭、世兵、天權、兵政等篇。始終皆論兵語。考七略兵家有鶡冠子。雖班氏省之。而漢世尙傳。後人混而爲一。又雜以五行家。故駁然無統。陸氏不詳考藝文志。因云爾爾。

藝文志兵家有龐煖三篇。鶡冠子兵政稱龐煖問。而世賢、武靈等篇。直稱煖語。豈煖學於鶡冠。而此二篇自是煖書。後人因鶡冠與煖問答。因取以附之與。

關尹子九篇。以卽老聃弟子而莊周稱之者。案七略道家有其目。自隋志絕不載。則是書之亡久

矣。今所傳云徐臧子禮得於永嘉孫定者。陳振孫疑定所受不知何人。宋景濂以卽定撰。皆有理。余則以臧定二子。尙非如阮逸、宋咸輩。實有其人。或俱子墨、烏有。未可知也。篇首劉向序。稱渾質崖戾。汪洋大肆。然有式則。使人冷冷輕輕。不使人狂等語。蓋晚唐人學昌黎聲口。亡論西京。卽東漢至開元無有也。至篇中字句體法。全倣釋典成文。如若人有超生死心、厭生死心等語。亡論莊、列。卽鸚冠至亢倉亡有也。且隋志旣不載。新舊唐志亦夙無聞。而特顯於宋。又頗與齊丘化書有相似處。故吾嘗疑五代間方外士。掇拾柱下之餘文。傅合竺乾之章旨。以成此書。雖中有絕到之談。似非淺近所辦。第以關尹則萬無斯理。彼臧耶定耶。眞耶贗耶。吾何暇辯之哉。

關尹子談理。間入莊、列、長生。其文則全倣釋氏。九篇之中。亡弗然者。世反以釋氏掇之。夫莊、列。釋氏掇之者也。讀其文。於釋氏毫髮類乎。今篇掇其一。餘可例推。

一孟篇云。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以下皆取其文句之類。其理出釋氏者。殆十之六七。不止此也。

二柱篇云。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卽溫。吹之卽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來。

三極篇云。蛇食卽且。卽且食蛇。蛇食蛙。互相食也。聖人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

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莊引在已無居章。附此篇。

四符篇云。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者循環不已。所以我之僞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又譬如化人篇。已見前辯。皆全做佛經語。

五鑑篇云。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外不見物。內不見情。

六七篇云。有人問我。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我時默然。不得已而應之曰。尙自不見我。將何爲我。

七七篇云。人之力有可奪天地者。如冬起雷。夏造冰。豆中攝鬼。杯中釣魚。枯木能華。土鬼可語。皆純氣所爲。故能化萬物。此附會列語而事皆漢唐後。蓋撰關尹者。非讀書之士。甚矣。學弗可已也。

八籌篇云。卽吾心可作萬物。蓋心有所慕。則愛從之。愛從之則情從之。嬰兒媿女。金縷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此章同前。蓋道家存想修鍊之旨。莊老之世所無。參同、黃庭中始有之。

九藥篇云。昔論道家。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澈。或曰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知。非言非意。在彼微言妙意之上。乃契吾說。以上俱關尹語

黃石公素書。宋張商英僞撰者。商英自號無盡居士。學浮屠於釋子從悅。其後宗杲嘗亟稱。以勵

張九成。九成亦號無垢。豈有慕商英與。九成學佛則失之。而其人明白俊偉。非商英等也。今讀此書。所稱仁義道德。皆剽拾老莊之膚語。傅合周孔之庸言。而悲莫悲於精散。病莫病於無常等詞。又仙經佛典之絕淺近者。使商英不爲此書。或爲之而匿其姓名。亦未知其學之陋。一至是也。若序稱子房以殉墓中。自諸葛孔明而下。皆不得聞。則三尺童子。業能呵斥之矣。

抱朴子內外篇四十卷。晉葛洪稚川撰。洪以博洽名江左。身所著書。殆六百餘卷。自漢以來。稱撰述亡盛於洪。蓋篤志負才。而游方之外者也。黃東發詆洪不應以神仙誤天下後世。持論甚公。而以此書爲僞則失考。洪本傳明言抱朴諸篇。歷唐宋以還。本有疑其僞者。今讀其言。比物聯類。紆徐鬱茂。滑稽不窮。其外篇蓋擬王氏論衡。故旁引曲喻。必達其詞。雖時失繳冗。非淺見狹識所窺也。且洪既爲神仙之學。其異於吾儒。勢固應爾。又曷僞焉。

亢倉子臚書也。世無弗知。然而非臚也。漢志無亢倉子。唐號亢倉子洞靈真經。求弗獲。而王士元取庚桑楚篇。雜引道家以補之。士元襄陽人。見孟浩然集序。及晁公武論甚悉。河東之駁允矣。失不考其實事。今猶紛紛以爲臚書。

亢倉子出王士元。尙有可疑。夫畏壘虛太史明謂空言。兼隋志弗載。則唐前固絕不聞此書。曷從而號之而訪之。豈士元既補之後。明皇好道。特取而寵異其名。世遂相沿爲實。子厚亦無從

考與。

劉子新論。諸家咸以劉晝孔昭。案北史晝傳。晝好學而文辭俚拙。嘗作賦名六合。以示魏收。收謂之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及觀其賦。又愚於名。晝不服。又示邢劭。劭曰。君此賦似疥駱駝。伏而無媚態。收輕薄吻流。不足深據。劭非誣誑人者。此書雖無甚高論。而詞頗清旨。意非晝所能也。宋景濂謂劉勰撰者近之。然唐志篇目不同。安知卽此。蓋漢魏六朝文士劉姓者甚多。著論以新名者甚衆。若此書體制。決在齊、梁之間。袁孝政云。時人疑爲劉歆。宋承旨直謂袁誤。蓋未詳察也。

晝傳在北史甚明。又嘗爲高才不遇傳。袁孝政序。正據晝傳言之。陳振孫謂終不知晝何代人。殊失考。黃東發直以袁孝政作。託名於晝。則亦未然。凡依託之書。必前代聖賢墳籍。冀以取重廣傳。晝之聲價。在六朝甚泯泯。卽孝政何苦託之。勘僞書者。此義又當察也。

孫子十卷。陳氏解題曰。稱晉孫綽撰。唐志及中興目皆無之。恐依託也。案隋志有此書。意林所纂百餘語頗佳。當是綽撰。第唐志不錄。至南度復傳。蓋本書亡逸。而後人補之者。陳氏并其初疑之。亦失考也。

子華子稱程本。而前代絕無其目。蓋宋人假託玩世。故與阮逸、宋咸輩。牽合源流者小異。其書理

致庸近。而持論不甚詭於道。文字亦春容雅則。至宋世一時盛傳。紫陽諸公辯之悉矣。今亦亡弗諦其僞者。以文故。世不忍廢之。於戲。秦、漢名流之作。湮沒何限。是書獨巍然存。又本託子華。乃子華反託以傳。而撰者姓名。邈無從考。書之傳與人之遇。固各有幸不幸哉。

子華子全剽百氏成文。至章法起伏喚應。宛然宋世場屋文字。且多用王氏字說。故晁公武謂元豐舉人所作。周氏涉筆。又舉人壽幾何等語。爲紹述時人。皆近之。然姓名州里。絕不可考。朱考亭以書始出會稽。疑越人王銍、姚寬。又疑非二子所辦。余嘗參酌諸家。意此書必元豐間越中舉子。姓程名本。而不得志場屋者所作。蓋版出會稽則越。文類程試則舉子。義取字說則元豐。辭多拂鬱。且依託前人。則困於場屋。思以自見。又慮不能遠傳。故傳於春秋姓同而字相近者。竊謂不中不遠矣。作者有靈。固當獨快九京之下。考亭諸君子聞此。亦將相對一大噱也。

名本也。

子華姓字皆有所出。惟名不經見。即撰人

李衛公問對。其詞旨淺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七經。殊可笑。舊咸以阮逸僞撰。謂老蘇嘗見其草本。案逸所撰中說序及關朗傳等文各可觀。不應鄙野至是。此書不特非衛公。亦非阮逸。當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學。掇拾貞觀君臣遺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閭閻耳口。武人不知書。悅其庸近。故多讀之。夫衛公在唐。誠一代元勳。然文皇將略。遠出其上。非若高帝於淮陰。真弗

如也。凡唐初大敵。猖獗如劉武周。強盛如竇建德。皆身取之。靖禽蕭銑、輔公祏、頡利。率自守虜。逋逃寇。不足當劉、竇什一。而問對若斯耶。

唐元勳英、衛並稱。然勦非靖比也。文皇身經百戰。勦下諸人。咸從行間。惟靖特將。文皇嘗命靖。教侯君集兵法。君集言靖欲反。文皇問之。靖曰。今天下已平。臣教君集。足制四夷。而務盡臣術。此君集反耳。此外殊不經見。惟遼左旋師。嘗一問焉。蓋發嘆於無功。而靖所對。亦一時之權。匪萬成之策也。文殊、摩詰。更互酬答。微言妙解。光照大千。於乎。二李之談兵。吾安得實聞其言。筆之以詔萬世哉。

化書六卷。稱宋齊丘撰。宋景濂曰。齊丘子六卷。言道術德仁食儉六化爲甚悉。世傳爲僞唐宋齊丘子嵩作。噫。是書之作。非齊丘也。終南山隱者譚峭景升也。齊丘竊之耳。其文高簡。固微有見於道德者。非淺機小數比也。案此書張文潛、黃東發俱以爲齊丘撰。而景濂歸之譚峭。因考諸仙傳得其人。錄於後。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十餘年。得辟穀養氣之術。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烏裘。冬則綠布袍。或臥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怵怵然。因遊三茅。經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出所著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道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齊丘因奪爲己有而傳之。厥後不得其死。宜哉。景濂之言。蓋出

於此。然齊丘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譚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從學百餘人。於三教書。皆所洞曉。嘗教其徒講莊、列。深以爲合於釋氏。則於今傳化書意旨。尤若相類。二譚並與齊丘同時。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也。因景濂語并及之。

蘇長公有廣成子解一卷。獨取莊周書黃帝問道一章。爲之訓釋。晁景迂嘗難之。其書不傳。然隋志道家有廣成子十三卷。題商洛公撰。而張太衡注。考漢書七略。道家神仙二類。依託甚衆。若黃帝、伊尹、太公。兵書陰陽。則務成、容成不勝數。獨廣成不經見。而隋志驟出之。本注亦以近人所託。考道家張太衡又有無名子一卷。蓋卽張所撰而自注之。其書自唐後絕不傳。無復辯其是非者。因長公所注漫及之。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二

丁部 四部正譌下

明東越胡應麟撰

黃帝內傳一卷。晁公武云。稱籙鏗得之衡山石室中。陳振孫曰。誕妄不經。方士輩依託也。余案神仙丹汞之籍。大都依託上古帝王。漢志方技中。紛紛可見。第秦漢人書。卽僞撰猶倍蓰後世眞者。如素問、靈樞之類。咸假軒岐。亡論其術百代遵守。其文辭稚川、貞白能萬一乎。惜二書外餘絕不傳。而唐宋以還。怪談陋說。盈布域中。若此書今尙行世。漫識以例其餘。

穆天子傳六卷。其文典則淳古。宛然三代範型。蓋周穆史官所記。雖與竹書紀年。逸周書並出汲冢。第二書所載。皆訖周末。蓋不無戰國語參之。獨此書東遷前。故奇字特多。缺文特甚。近或以爲僞書。殊可笑也。

晉乘疑卽竹書。余詳記之矣。元人有僞作晉史乘楚檣杙者。吾衍子行序。謂一日併得之。其書乃雜取左傳、國語、新序、說苑中論文、莊二伯事。節約成編。宋景濂王子充謂卽衍撰。蓋眇人作此玩世。而元士之淺陋。亦可見矣。近又有妄人僞作黃叔度書者。尤極大可笑。本無可辯。以二書陋頗相近。漫及之。

列子稱穆王駕八駿之乘。右服繡騮而左騄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梁。主車則造父爲御。離商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

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乃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案列子此段。全錄穆天子傳文。足證列子所稱黃帝等書。咸有所本。昔人謂楊朱篇卽古楊朱之書。此篇引穆天子傳。卽以周穆王名篇。則楊朱之說信矣。或曰鶡冠子、庚桑子。咸據莊周、賈誼足成。以欺後世。穆天子傳。庸知非此類耶。曰彼二書自莊、賈引外。絕不足觀。穆天子傳與列子。體制不同。各極古雅。此篇奇字。皆列本書所無。信知列子引穆傳。非穆傳本列子也。斯又辨贗書者所當知。

山海經古今語怪之祖。劉歆謂夏后伯翳撰。無論其事。卽其文與典、謨、禹貢迥不類也。余嘗疑戰國好奇之士。本穆天子傳之文與事。而侈大博極之。雜傳以汲冢紀年之異聞。周書、王會之詭物。離騷、天問之遐旨。南華、鄭圃之寓言。以成此書。而其敘述高簡。詞義淳質。名號倬詭。絕自成家。故雖本會萃諸書。而讀之反若諸書之取證乎此者。而實弗然也。穆天子傳。至晉始出。而此書漢世獨完。緣是前代文人。率未能定其先後。余首發之於此。俟大雅君子商焉。

山海經本書不言禹、益撰。劉歆校定。以爲禹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蓋億度疑似

之言。趙曄吳越春秋。因禹登會稽。遂撰爲金簡玉字之說。曄東漢人。在劉歆後。其僞無疑。讀者但以禹益治水。不當至海外。而怪誕之詞。聖人所不道以破之。而不據其本書。案經稱夏后啓事者三。又言殷王子亥。又言文王墓。凡商周之事。不一而足。晁氏但疑長沙、桂陵數郡名。及鯀湮息壤等文。夫鯀事固禹益所親。商周易從知之哉。此書蓋周末文人。因禹鑄九鼎。圖象百物。使氏入山林川澤。備知神靈之說。故所記多魑魅魍魎之類。而於禹爲特詳。

始余讀山海經。而疑其本穆天子傳。雜錄離騷、莊、列。傅會以成者。然以出於先秦。未敢自信。載讀楚辭辨證云。古今說天問者。皆本山海經、淮南子。今以文意考之。疑此二書皆緣天問而作。則紫陽已先得矣。然經所紀山川神鬼。凡離騷、九歌、遠遊、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爲說以實之。不獨天問也。而其文體特類穆天子傳。故余斷以爲戰國好奇之士。取穆王傳、雜錄莊、列、離騷、周書、晉乘以成者。自非熟讀諸書。及此經本末。不易信也。後世必有以余爲知言者。

經載叔均方耕。謹兜方捕魚。長臂人兩手各操一魚。豎亥右手把算。羿執弓矢。鑿齒執盾。此類皆與紀事之詞大異。近世坊間戲取山海經怪物爲圖。意古先有斯圖。撰者因而紀之。故其文義應爾。及讀王伯厚王會補傳。引朱子曰。山海經記諸異物飛走之類。多云東向。或云東首。疑本依圖畫而述之。古有此學。如九歌、天問皆其類。余意頓爾釋然。甚矣紫陽之善讀書也。即此文義之間。古今博雅所未究。而獨能察之。況平生精力萃於經傳者。可淺窺乎。

陶、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則知此經古有圖也。宋刻稱張

信錄

古人著書。卽幻設必有所本。山海經之稱禹也。名山大川。遐方絕域。固本治水作貢之文。至異禽詭獸。鬼蜮之狀。充斥簡編。雖戰國浮誇之習。乃禹貢則亡一焉。而胡以傳合也。偶讀左傳。王孫滿之對楚子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爲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不覺洒然擊節曰。此山海經所由作乎。蓋是書也。其用意一根於怪。所載人物靈祇非一。而其形則若魑魅魍魎之屬也。考王孫之對。雖一時辨給之談。若其所稱圖象百物之說。必有所本。至於周末。離騷、莊、列輩。其流遂不可底極。而一時能文之士。因假穆天子傳之體。縱橫附會。勒成此書。以傳於圖象百物之說。意將以禹益欺天下後世。而適以誣之也。自此書之行。古今學士。但謂非出大禹而已。而未有辯其本於穆滿之文者。尤未有察其本於王孫之對者。區區名義之末。誠非大體所關。然亦可見古今事理。第殫精索之。卽千載以上。無弗可窮也。作者有靈。其將爲余絕倒於九京也哉。

古岳瀆經第八卷。李公佐元和九年。泛洞庭。登包山。入靈洞得之。奇字蠹毀不能解。其後周焦君詳之。云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水號木鳴。土伯擁川。天老肅兵。功不能興。禹怒。召百靈。授命夔龍。桐柏等山君長。稽首請命。禹因囚鴻蒙氏、彰商氏、兜氏、盧氏、黎婁氏。乃獲淮

渦水神。名無支祈。善應對言語。辨江淮之深淺。原隰之遠近。形若猿狔。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鬚牙。頸伸百尺。力逾九象。搏擊騰越。疾利倏忽。視不可久。禹授之童律。童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烏木由不能制。授之庚辰。庚辰能制。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山妖石怪。奔號叢繞者以千數。庚辰以戰。遂去。頸鎖大械。鼻穿金鈴。徙之淮陰龜山之足。俾淮水永安。案此文出唐小說。蓋即六朝人踵山海經體而贗作者。或唐文士滑稽玩世之文。命名岳瀆可見。以其說頗詭異。故後世或喜道之。宋太史景濂。亦稍隱括集中。總之以文爲戲耳。羅泌路史辯有無支祈。世又譌禹事爲泗洲大聖。皆可笑。近衡岳禹碑盛傳。其文體稍古。然與虞夏諸書迥不類。恐亦好事所遺也。

燕丹子三卷。當是古今小說雜傳之祖。然漢藝文志無之。周氏涉筆。謂太史荆軻傳本此。宋承旨亦以泱秦漢人所作。余讀之。其文彩誠有足觀。而詞氣頗與東京類。蓋漢末文士。因太史慶卿傳。增益怪誕爲此書。正如越絕等編。掇拾前人遺軼。而託於子胥、子貢云耳。周氏謂烏頭白。馬生角。膾千里馬肝。截美人手。皆太史削之。非也。惟首二事出遷贊語。自餘雖應劭、王充嘗言。悉不可信。吾景濂亦似未深考。且書果太史事本。漢藝文志乃遺之乎。

漢志有荆軻論五篇。燕丹必據此增損成書者。

隋志有宋玉子一卷。亦列小說家。並燕丹子皆漢志所無。二書必一時同出。僞無疑也。唐尙存。今不傳。

神異經。十洲記。俱題東方朔撰。悉假託也。其事實詭誕亡論。卽西漢人文章。有此類乎。漢志有東方朔二十篇。列雜家。今不傳。而二書傳。甚矣世好奇者衆也。

趙飛燕外傳。稱河東都尉伶玄撰。宋人或謂爲僞書。以史無所見也。然文體頗渾朴。不類六朝。禍水滅火事。司馬公載之通鑑誠怪。如以詩文士引用爲疑。則非懸解語也。玄本傳自言見詘史氏。當是後人所加。

越絕書十五卷。稱子貢。亦曰子胥。並依託也。楊用修據後序。以去爲姓。得衣乃成等語。謂東漢人袁康作。案魏伯陽參同契後序。卽國鄙夫等句。亦寓會稽魏某姓名。而孔文舉漁父屈節十六言。亦離合魯國孔融四字。蓋東漢末盛爲此體。用修之論。或不誣也。第書稱越絕。昔人以終不可解。余案前代書名。往往有鄙拙可笑者。如常璩記漢事。而名漢之書。杜預彙集古文。而名善文。謝靈運采輯衆詩。而直云詩集。又釋典維摩詰所說經。雖書並不刊其名。總之不可法也。劉炫魯史記今不傳。炫經術冠絕。史筆或非其任。而博學強識。時莫與倫。且隋世古書存者尙夥。炫所采錄。必多可補前史之缺。惜亡從見之矣。

西京雜記。世以葛洪僞撰。余詳辯之矣。或又以爲吳均者。無他據。止酉陽雜俎記六朝人欲用西京雜記事。旣而中止。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然洪序篇末甚明。安知非雜俎誤。又述異記。晁公

武謂任昉作。而唐志稱祖同。晁以爲非。然隋志無昉書。而有祖冲之撰者十卷。竟未知孰是也。列仙傳三卷。陳振孫云。傳凡七十二人。每傳有贊。似非向撰。西漢人文章不爾也。余案漢書藝文志。劉向所敍六十七篇。止新序、說苑、世說、列女傳。而無此書。七略劉歆所定。果向有此書。班氏決弗遺。蓋僞撰也。當是六朝間人。因向傳列女。又好神仙家言。遂僞撰託之。其書既不得爲真。則所傳之人。恐亦未必皆實。考此傳孫綽及郭元祖各爲贊。非六朝則三國無疑也。

弘明集有牟子論三十七篇。題漢末牟融撰。案隋志儒家有牟子二卷。稱漢太尉牟融。考後漢書有融傳。在漢明前。其時佛法固未入中國。今其書已亡。而弘明牟子論序。稱靈帝時遭世亂離。著書不仕。精研佛道。撰惑論三十七篇。其非儒家牟子明甚。且隋唐諸志。並無此書。嘗疑六朝、晉、宋間文士。因儒家有牟子。僞撰此論。以佐右浮屠。讀其文雖猥淺。而詞頗近東京。意原錄釋藏中。故隋志不載。若參同契之屬。然伯陽姓名。唐以前傳記昭灼。而融諸論絕不聞援引。竟可疑也。

洞冥記四卷。題郭憲子橫。亦恐贗也。憲事世祖。以直諫聞。忍描飾漢武、東方事。以導後世人君之欲。且子橫生西京末。其文字未應遽爾。蓋六朝假託。若漢武故事之類耳。後漢書憲列女技類。後人蓋緣是託之。

漢武內傳。不著名氏。詳其文體。是六朝人作。蓋齊、梁間好事者爲之也。所載諸仙女名。詩家多

用上元夫人蓋本此。阿環者上元名。介甫雪詩。瑤池渺漫阿環家。方萬里謂阿環王母名。王方二子俱誤。子瞻玉樓銀海。句格自佳。而據道書玉樓爲肩。銀海爲眼。以起粟生花襯之。遂墮千古惡道。學詩者不可不知。

拾遺記稱王嘉子年。蕭綺傳錄。蓋卽綺撰而託之王嘉。中所記無一事實者。皇娥等歌。浮豔淺薄。然詞人往往用之。以境界相近故。又名山記。亦贗作。今不傳。

梁四公記。今載太平廣記中。撰人或曰沈約。或曰張說。又稱梁載言。余考隋志無此書。蓋唐人僞

撰。託之沈約、張說者也。案名疑據姓譜。以梁爲七國之梁。四公子皆公族也。四公記似皆沙門。

隋遺錄一名南部烟花錄。文絕鄙俗。而稱顏師古。殊可笑也。傳者蓋僅十二三云。

開元天寶遺事。稱王仁裕。容齋隨筆辯之詳矣。余案仁裕爲僞蜀學士。所著有玉堂閒話。今尙載廣記中。而開元遺事絕不經見。其書淺俗鄙陋。蓋效陶氏清異錄。而愈不足觀者。仁裕能詩。西江集至萬首。今一二散見閒話中。雖卑弱。尙可吟諷。書事亦清婉。但乏氣骨。不應至是。第以淺陋。故世或好之。今尙傳云。

廣陵妖亂志。陳振孫云。唐鄭廷誨撰。余記一雜說云。羅隱昭諫嘗謁高千里。不得志。故極言詆毀。與駢始末太不相倫。此言或自有謂。駢釋賊不擊。誠可誅。志中述其惑於諸呂。若喪心之極。

者。未必盡爾也。溫公通鑑全據此書。蓋宋世用事羣小。以史事謗涑水。故唐末五代。不及致詳

耶。又唐人評隱。以落魄故好謔。謗之詞。此說蓋有自來。

瀟湘錄。唐人志怪中最鄙誕者。諸家或以爲李隱。或以爲柳詳。其書本諧謔。不必辯。

牛羊日歷。諸家悉以劉軻撰。其書記牛僧孺、楊虞卿等事。故以此命名。案軻本浮屠。中歲慕孟軻爲人。遂長髮以文鳴一時。卽紀載時事。命名詎應乃爾。必贊皇之黨。且惡軻者爲之也。案通鑑注引作皇甫松。

松有恨僧孺見傳。或當近之。

龍城錄。宋王銍性之撰。嫁名柳河東。銍本意假重行其書耳。今其書竟行。而子厚受誣千載。余嘗笑河東生平抉駁僞書。如鬼谷、鴟冠等。千百載上無遁情。真漢庭老吏。日後乃身爲宋人誣讎不能辯。大是笑資。然亦亡足欺識者也。

銍又有續樹萱錄。凡三事。曰元撰。曰全若虛。曰賈博諭。據洪氏隨筆。元撰一事。全錄秦少游詩。則二事可例推。銍所自撰。又有默記等。略載陶氏說郛。銍能力辯魏泰碧雲騷之誣。不可謂非端士。而躬自蹈之。然游戲筆端。差彼善也。朱紫陽曰。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贗書。見文公子華子辯。案姚氏贗書。今不可見。惟西溪叢語尙行。樹萱錄本見唐志。宋世不存。而劉蕡無言者補之。蓋亦僞書也。

白猿傳。唐人以謗歐陽詢者。詢狀頗瘦削類猿猴。故當時無名子造言以謗之。

此書本題補江總白猿傳。蓋僞撰者託總爲名。不惟誣詢。兼以誣總。噫亦巧矣。率更世但貴其書。而不知其忠孝節義。學問文章。皆唐初冠冕。至今瞭然史策。豈此輩能污哉。率更子通。亦矯矯父風。而皆爲書名所掩。余所惜歐氏。不在彼也。

周秦行紀。李德裕門人僞撰。以搆牛奇章者也。中有沈婆兒作天子等語。所爲根蒂者不淺。獨怪思黯罹此巨謗。不亟自明。何也。牛李二黨曲直。大都魯衛間。牛撰玄怪等錄。亡隻詞構李。李之徒顧作此以危之。於戲。二子者用心視矣。牛迄功名終。而子孫累葉貴盛。李挾高世之才。振代之績。卒淪海島。非忌克伎害之報耶。輒因是書。播告夫世之工譖愬者。周秦行紀。韋瓘撰。

碧雲駮撰稱梅堯臣。實魏泰也。晁公武云。泰。襄陽人。無行有口。元祐中。紀其少時聞見成此編。心信章惇。數稱其長。則大概見矣。又王銍云。魏泰場屋不得志。喜僞作他人著書。如志怪集、括異志、倦游錄。盡假名武人張師正。又不能自抑。出姓名作東軒筆錄。皆私喜怒。誣讎前人。最後作碧雲駮。議及范仲淹。而天下駭然不服矣。余嘗笑唐人作僞書而其名隱。宋人作僞書而其名彰。然無益於僞則一也。宋人好作僞經者阮逸。僞子者宋咸。僞說者惠洪諸人。皆無害於名教。世猶以僞訾之。而以泰之顛倒白黑。而碧雲駮迄今傳。何也。

雲仙散錄。題馮贇撰。共八卷。昔人皆以爲僞。洪景盧尤斥之。余讀其前六卷。所引諸雜說。無一

實者。蓋僞撰其事。又僞撰書名實之。至末二卷所引。則諸書大半尙存於今。胡以云悉誕也。第二卷外。書名雖誕。所記率俊事雅談。於朝廷政事。人士品流。一無干預。創撰書名。亦皆以文爲戲。如修竹、大蘭、杜康、毛穎耳。非有害於世。及誑誤後學。若碧雲暇、老杜事實等書也。

清異錄二卷。陶穀撰。或以文不類宋初者。恐未然。此書命名造語。皆頗入工。恐非穀不能。但雲仙間有紀事志怪處。此則全主滑稽耳。擬諸李商隱之雜纂。亦何減也。近時文章大家。間亦用之。若髭聖之號。王長公以題哀冊文矣。

艾子世傳蘇長公作。子瞻生平善俳謔。故此類率附之。宋人贊坡。嘻笑怒罵。皆成文章。豈筆之於書。淺俚若是乎。然此書已見文獻通考。蓋亦出於宋世。非後人所託也。何語林記坡調劉貢父避孔子塔語。不若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語尤劇。而何不收。以論艾子漫及之。

鍾呂傳道集。稱唐施肩吾撰。案肩吾唐中晚間詩人。而純陽呂渭之孫。視肩吾爲晚出。不應預記其事。又太平廣記載神仙最衆。獨無所謂鍾呂者。而所引小說數百家。卽五代杜光庭仙傳拾遺之類。亡弗收采。獨亡所謂傳道集者。而至宋始有之。蓋鍾呂雖自稱唐人。而其迹皆顯於宋。一時方士神其說。遂託唐人姓名以紀之。或疑此書別有一施肩吾。果爾。亦當見於廣記。不應宋世驟出。並今所傳純陽集。俱僞作無疑也。

唐人最喜述神怪。而鍾呂之事。一亡傳者。其至宋始著可見。

香奩集。沈存中、尤延之並以和凝作。凝少日爲此詩。後貴盛。故嫁名韓偓。又不欲自沒。故於他文中見之。今其詞與韓不類。蓋或然也。方氏律髓。以偓同時吳融有此題爲證。不知此正凝假託之故。不然。胡以弗託之溫、韋諸子。而託之偓。葉少蘊以爲韓熙載。則姓與事皆近之。總之俱五代耳。葉以不當見唐志爲疑。此不然。唐志知羅隱、韋莊、劉昭禹輩。皆五代人也。

詩話僞者尤衆。魏文詩格而述沈沈約。李嶠詩評而引昌齡。皆不足辯。今惟樂天、聖俞二金針傳。盡假託也。詩解若歐蘇杜注等尤僞。前人詳覈。不復贅陳云。

僞書出於唐後。而名理可味者。關尹也。而齊丘近之。僞書出於宋後。而文采可觀者。子華也。而亢倉逾之。文字真而時有僞者。鶻冠僞而時有真者。以二書全僞。非也。素問精深。陰符奇奧。雖非軒、后。非秦後書。

僞書多怪字者。亢倉、元包、乾坤鑿度。而穆天子多怪字。而弗害其爲古書。僞書多傳文者。洞極、子華、三墳、黃石。而列禦寇多傳文。而弗害其爲古書。惟其非僞。則愈遠愈近。愈離愈合。惟其僞。則愈近愈遠。愈合愈離。王長公云。僞者多援少倍。多拘少鐵。

元經出阮逸。世以卽阮逸也。孔叢出宋咸。人以卽宋咸也。朱紫陽以麻衣出戴師愈。黃東發以文子出徐靈府。宋景濂以關尹子出孫定。王元美以元命包出張昇。獨三墳亡謂出毛漸者。余知其漸

出無疑也。漸所作三墳序。其詞實淺陋與書合。故覈僞書者覈所出之人。思過半矣。或曰。若子言。世得論衡。將益爲中郎之祕。獨奈何令人好古也。噫。尙書出孔壁。世以僞詆安國乎。竹書出汲冢。世以僞姍束皙乎。列子過江始傳。世以爲張湛僞乎。惟其是而已。

凡覈僞書之道。覈之七略以觀其源。覈之羣志以觀其緒。覈之並世之言以觀其稱。覈之異世之言以觀其述。覈之文以觀其體。覈之事以觀其時。覈之撰者以觀其託。覈之傳者以觀其人。覈茲八者。而古今賈籍亡隱情矣。

凡四部書之僞者。子爲盛。經次之。史又次之。集差寡。凡經之僞。易爲盛。緯候次之。凡史之僞。雜傳記爲盛。瓌說次之。凡子之僞。道爲盛。兵及諸家次之。凡集全僞者寡。而單篇列什。借名竄匿甚衆。於別編詳之。

大率漢秦以還。書若三易

連山、歸藏、子夏。

三墳、六韜、七緯、關尹、子華、素書、洞極、李靖問答、麻衣心

法、武侯諸策、王氏諸經。全僞者也。列禦寇、司馬法、通玄經。眞錯以僞者也。黃石公、鶡冠子、燕丹子。僞錯以眞者也。管仲、晏嬰、文中。眞僞錯者也。元包、孔叢、潛虛。眞僞疑者也。鬻熊。殘也。亢倉。補也。繁露。譌也。皆不得言僞也。素問、握奇、陰符、山海。其名譌也。其書非僞也。穆天子傳、周書紀年。其出晚也。其書非僞也。卽以僞乎。非戰國後也。餘亡足辯矣。

黃石、鶡冠、燕丹。蓋後人雜取戰國他書之文。易其

名號爲此。非謂
眞三子作也。

宋黃長睿辯閣帖僞者。幾半於眞。余讀秦漢諸古書。覈其僞幾十七焉。世之論書者。或以長睿爲刻。而不能不服其精。余爲此辯。後世得無以罪長睿者罪余也。然余率本前人遺議。稍加詳密。間折其衷耳。且夫人之始撰也。慮其書弗傳也而託焉。託而傳矣。而其名竟沒。有不悔其始之託焉者乎。余會萃諸家。暴而顯之。託者固以亡沒其實。所託者亦以亡受其疑。皆未爲不厚幸也。至有舛而弗經。謬而亡徵。而偃然藉是行其說於天下後世。則余之喋喋。詎得已哉。

右余讀
諸子辯。

三墳補逸引 筆叢六部 凡二

三墳。太上之典也。自仲尼贊易、敍書刪詩。而三墳不經見。則春秋倚相所嘗讀。固可疑矣。況乎隋劉炫氏所上也。宋毛漸氏所傳也。淺陋弗根。惡觀所謂三墳者乎。夫書出於三代者。時有先後。文無古今。義有精麤。文無躋粹。晉紀年、周逸書、穆天子傳。皆三代典也。作於春秋、戰國。燼於秦。軼於漢。顯於晉之太康。其書竹簡。其文科斗。其出丘墓。經而參之。史而伍之。燕郢而說之。凡以強之於墳。亡弗協也。質諸倚相所嘗讀。吾弗敢知。以較隋宋之僞書。匪什伯而千萬矣。夫所招數言。不足當穆天子傳之一簡。而楚臣且以窮倚相。矧汲冢其斐然若是也。吾舉而躋之於墳。以補其亡者。而革其僞者。奚不可也。夫三書之文。世亡有弗偉之。而三書之事。世亡有弗悖之。顧余之所槩於三書。則弗惟其文。惟其事也。因稍輯其略。俟好古之士商焉。甲申夏五識。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三

戊部 三墳補逸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春秋戰國之書。亡於秦漢。而出於晉之汲冢。而傳於後者。厥有三焉。魏紀年也。逸周書也。穆天子傳也。紀年合乎魯史。逸周合乎尚書。穆天子傳合乎山海經。匪其事之合已也。其文其義其體。其合者往往如一手。而粹者往往足以破千古之疑。世以伊尹、季歷而置紀年。以世俘、王會而置逸周。以西王母、崑崙、玄圃而置穆天子。是謂舉一而廢其百。夫周書迄於太子晉。紀年迄於慎靚王。皆春秋之末。戰國之衰也。浮誇之議。其時卽左氏且弗免。乃史遷之採上古。其淫誕怪恢。蓋不可勝道也。以二書較之乎丘明、司馬。吾以爲駁者猶未若彼之衆。而其粹者可與暴聖賢之心迹。覈皇王之軌度。昭昭乎弗可掩矣。穆天子雖非二書比。而其敝簡而法。其謠雅而風。其事侈而核。視山海經之語怪霄壤也。錄之以資閎洽。亡寧愈於神異、洞冥之陋哉。故余爲詳次其可信者。而稍白其可疑者。讀者將亦以余爲好奇也。

按東晉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其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其中與經傳大異者。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

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經二篇。與周易上下經同。易繇陰陽卦二篇。與周易略同。繇辭則異。卦下易經一篇。似說卦而異。公孫段二篇。公孫段與邵陸論易。國語三篇。言楚、晉事。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梁丘藏一篇。先敍魏之世數。次言丘藏金玉事。繳書二篇。論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曆二篇。鄒子談天類也。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圖詩一篇。畫贊之屬也。又雜書十九篇。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哲校勘其指歸。以今文寫之。杜預春秋集解後序云。汲冢古文七十五卷。多不可訓。周易及紀年。最爲分了。周易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無彖、象、文言、繫辭。其紀年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也。唯特記晉國。起自殤叔。皆用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編年相次。晉滅。獨記魏哀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記也。文大似春秋。經又稱伊尹放太甲七年。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奮。令復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師春一卷。則純集左氏傳卜筮事。束皙傳句讀。上下最易混淆。緣書多不存。故讀者難審。今詳考點定之。杜預文多見左傳後。據右束皙傳杜預序。則汲冢諸書。大略具載於此。然哲傳所稱益干啓。啓殺益事。汲冢絕無此文。杜預紀載竹書。正與今合。序中但言太甲殺伊尹而不及啓、益。晉史之訛。瞭然可知。第謂竹書起

自夏、商。迺今紀年起軒轅氏。則又杜之誤也。史記梁襄王卒下。注引和嶠云。紀年起自黃帝。足爲明徵。又郭璞山海經注云。顓頊生伯鯨。后稷放丹朱於丹水。二事皆在夏、殷前。與今竹書脗合。則預之言尙猶有未實者。況晉書出唐人手哉。

以晉書所謂汲冢篇目考之。今存者周易二篇也。易繇二篇也。紀年十三篇也。逸周書十篇也。穆天子傳五篇也。盛姬葬錄一篇也。師春之目。通考尙存。瓊語之文。類書間載。餘不復覩。蓋傳者什七。亡者什三。今師春、瓊語并亡矣。盛姬事附穆天子傳六卷中。

公孫段。鄭大夫。子產同時。殺于伯有之厲者也。其論易當在孔子先。國語三篇言楚、晉。恐非左氏國語也。于紀年見諸國之史。不特禱杙、春秋。卽此亦見國語不獨丘明矣。師春一卷。謂純集左傳卜筮事。其時卜筮盛行。焉知非素有此書。左氏取以爲傳耶。生封一篇。蓋封禪書也。大曆二篇。蓋陰陽家也。餘不可考矣。

汲冢三書注。皆極闊略。紀年沈約。周書孔晁。穆天子郭璞。並不足覽觀。沈注紀年。春秋史記不能引。孔注周書亦然。郭注差詳。然景純之釋山海經。玄論博議。錯出其間。穆天子傳亡一也。三子皆六朝名勝。胡以疏漏若斯。余嘗欲爲之會萃箋解。并哀其語之逸於本書而存於他籍者。及瓊語諸篇。本書全逸而他籍僅存者。合爲一編。以貽同好。此稍論其槩云。

以上通論三書

楊用修逸周書跋云。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私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用修以冢爲安釐。蓋據宋陳氏李氏所云。而二氏則又本之隋、唐諸志也。余考穆天子傳晉荀勗序云。按所得紀年。出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冢。於世本蓋襄王也。其言實與今竹書合。而東晉傳敘汲冢事云。紀年十三篇。記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迄魏安釐王二十年。據諸家史傳。惠王子襄王。襄王子哀王。哀王子昭王。昭王子安釐。相去世次甚遠。而紀年載周慎靚王。而終以今王二十年。詳考竹書前後。凡不稱國而稱王者。皆周天子。則所謂今王。實指慎靚王薨。此時魏安釐王尙未生也。自晉書誤載。隋、唐、宋志及用修遂並因之。而穆天子傳序洎本書明甚。反不詳考。甚可笑也。

杜預所稱竹書終哀王二十年。較之晉書差近。然亦非也。竹書所謂二十年者。直接惠王之後。當爲襄王。襄王止十六年。安得二十耶。如以哀王。哀王立於十六年之後。距惠王薨二十年。才四年耳。又安得二十耶。注史記者。皆從杜說。不深考也。或以慎靚王止六年爲疑。亦非也。竹書所紀世代年數。多與史記相左。不獨慎靚爲然。

孟子稱晉之乘。楚之檮杌。楚檮杌今不可見。而汲冢紀年所載事。於晉獨詳。其文與春秋絕類。豈卽孟子所謂晉乘者。自三晉之分。此書入魏。史氏遂以魏事繫之晉末。與書載齊魏戰馬陵事。而終於惠成王之薨。蓋惠王之史所記。而孟子應魏聘入大梁。所見晉乘。必此無疑。夫古書磨滅。百不一存。況戰國先秦。詎容懸斷。第其文體時代。無一不合。詎偶然哉。因識史末。俟博雅君子

定焉。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而紀年書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立之。夫趙盾書弑。董狐筆也。今書穿。果晉史乎。曰此所以爲晉也。董狐一時之筆。盾知其不可奪也。姑釋之。以示有容。夫趙氏世爲上卿。終裂晉國。若武若鞅、無恤輩。能令厥祖終被斯名。而靦然人面。大惡之後乎。孫盛直書晉事。曾不崇朝。而晉之史氏。能世執董狐之筆哉。故吾於其易盾以穿。而決其晉國之史無惑也。至厲公之弑。則并沒其事。直以卒書。又有甚於靈者。其爲晉國之史。益彰彰矣。他國則第仍董狐之舊。故魯史書盾弑而仲尼從之。蓋他國於趙亡所忌。而趙氏子孫亦第能改其本國而已。晉弑其君州蒲。疑亦晉史之舊。竹書改之。

竹書於王之崩也書陟。於君之弑也書賊。於師之敗也書遁。其文義皆非後人所能至。其曰入於某地。曰至自某地之類。皆儼然春秋無異。足徵魯史同時。爲孟氏所稱晉乘無惑也。獨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二事舛謬。杜預春秋後序。疑伏生尙書忽忘。可謂執末議本。沈約以後人攙入。則亦未然。余謂竹書出於周末。義政在此。當時處士橫議。好事縱談。何所弗至。使後人贗作。必穿鑿傳合。務訓古經。不若是柄鑿矣。

紀年所載二事。雖甚不根。然亦當時因桐宮姜里之說。好事勦而入之。而劉知幾據爲實有。至反以孔、孟不足憑。則大愚矣。他如啓殺益事。本文所無。杜預當竹書始出。觀記最真。但言伊尹、季

歷。而不及啓、益。居然可證。晉書。唐人雜輯野史以成。哲傳不知何據。蓋六朝舛謬之譚。傳之汲冢也。季歷事。沈約以爲囚諸質塞。功高不賞。或有之。第非殺耳。自餘往往實錄。如伯翳之爲伯益。西伯之爲武王。趙穿之弑靈公。皆足以滌千載之訛。補諸志之闕。今稍列十數則於左。以見大都。考亭楚辭辨證云。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啓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啓殺益。蓋史記本國策妄談。而考亭以殺益爲竹書。亦不考也。

唐堯十六年。渠搜氏來賓。周書。王會渠搜以豹犬。穆天子傳。王乘八駿至於巨搜氏之國。是也。

二十九年。儵僂氏來朝。貢沒羽。儵僂見山海經。蓋亦祖此。韓詩外傳以長僅三尺。竹書無此說也。

唐十九年。命共工治河。此在鯀先。蓋共工績用弗成。故改而用鯀。足以見當時治水之難。鯀用於六十一年。而黜於六十九年。至七十五年始用禹。中間遴擇訪求。越六載始得其人。吁。其易哉。

虞九年。西王母來朝。沈約注。西王母來朝。貢白環玉玦。西王母已見於此。不始周穆也。以余考之。蓋亦外國之君。若上文渠蒐儵僂。及下息慎玄都類耳。穆天子傳。所交外國之君甚衆。不止一西王母。山海經但言蓬髮虎齒有尾。如陸吾泰逢之屬。余別有辯。山海經但言。有人曰西王母。似非如後世所謂女仙者。自東方朔謂西王母爲

東王公妻。後世遂成祖之。不若汲冢之言。尙或可信云。

虞二十五年。息慎氏貢弓矢。周稱肅慎氏之矢。息肅音相近。古字多通。豈其苗裔耶。

二十九年。命子義鈞封於商。注謂封於商。故稱商鈞。則丹朱亦以封於丹故。非放也。堯五十八年。放子

朱於丹水。或舜封之。

夏后啓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是年王師伐有扈。大戰於甘。六年。伯益薨。祠之。益封費。蓋

舜、禹之世。非啓始封也。史記以大費爲伯翳名。其誤由此。正猶虞夏紀重華、文命爲舜、禹名耳。

伯翳、伯益非二人。據此明甚。余別有辯。孟子曰。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觀費侯就國之文。足

證子輿氏所云。未必實事也。竹書紀大臣之祠者。惟伊尹、周公。此稱啓之祠益。則亦以王禮事之

矣。而東晉傳謂竹書言益干啓位。啓殺之。何謬戾一至是耶。有扈之征。卽係費侯就國之下。或當

時諸侯之不逞者。假禪受以爲名。書但言大戰。路史以爲不勝。按逸周書史記篇。扈氏弱而不恭。

身死國亡。則滅於啓也。後世以啓殺益。亦本天問之詞。因竹書有伊尹事。遂以附之。千秋之下。

實余爲雪此誣。

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昆吾始見此。其後滅於湯。而至周復爲楚。沈約云。己姓。樊名。當仲

康時。后羿擅國。昆吾必有王室之勳。故錫之爲伯。然是時胤侯統六師。而后相被弑。亦不聞昆吾

之戮力也。

后相二十年。寒浞滅戈。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於維。覆其舟。滅之。論語晁盪舟。卽此事也。竹書至晉始出。故漢儒以爲陸地行舟。可笑。

二十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於有仍。伯靡出奔鬲。夏世子少康生。少康自仍奔虞。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伯靡殺寒浞。少康自綸歸於夏。按少康靡鬲經營恢復之迹。不可考矣。據左氏能布其德以兆其謀。則決匪用譎行險之謂也。紀年明書伯靡帥二斟之師以伐浞。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皆聲罪致討。正之師。而沈注牽合離騷。以澆淫於嫂而艾襲之。誤斷女岐之首。乃因田獵。俾以犬噬澆。夫澆既父子竊國。必所居擬於王者。豈得潛身下里。自同細人。且旣女岐顛越。在澆豈無戒心。而復捐生一犬耶。此其說皆一無足信。幸竹書明證在焉。據以破之可也。而顧引此以釋竹書。胡其戾耶。

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洛伯河伯。皆國名也。用與馮夷。諸侯名也。世率以馮夷爲水神。賴此折之。余別有辯。少康十一年。使商侯治河。十三年。商侯冥死於河。後世遂以水神爲玄冥。亦本竹書而附會其說也。

十二年。殷侯子亥賓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注。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

之。遂殺其君綿臣。殷中葉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按此則河伯爲當時諸侯。觀注文益明。或以爲治河之官。亦近之。然治河之官不得有師旅假人。或以諸侯治其事。而封之爲河伯也。然則馮夷非諸侯之名。何哉。山海經附會王亥有易事。極可笑。非竹書此文。後世莫能覺其僞也。

三十五年。殷滅皮氏。皮氏之亡。事見周書史記篇。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然亦殷之先世。非成湯也。孔氏不注。

八年。天有妖孽。十日並出。十日並出。不見堯時而見此。羿稱射九日落。以此事附會也。蓋羿篡於夏相之世。此適夏事故耳。

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商。

孟稱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惟義所在耳。非定以爲五也。紀年稱十七年湯使伊尹來朝。二十年尹歸於湯。二十一年商遂征洛。二十二年夏囚湯。次年釋之。自後商連歲征伐。以迄三十一年滅夏。尹豈復有仕夏之理哉。蓋尹之事桀實三年耳。始湯進之。欲以正桀。尹待之且三年。桀不改。故輔湯以征之。若必如孟子所稱。何尹之不憚煩哉。且桀於末年。卽龍逢已殺之矣。何難於殺尹也。

十四年。扁帥師伐岷山。注。癸命扁伐山民。山民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琰。后愛二人女無子焉。

斲其名於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而棄其元妃於洛。曰妹喜。於傾宮飾瑤臺居之。按此則妹喜桀所棄也。然與史記不同。存以備考。

二十八年。太史令終古出奔商。商史見竹書者僅此。蓋賢人也。

二十九年。費伯昌出奔商。卽益之後。見史記。

二十一年。商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荊。荊降。二十六年。商滅溫。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於景亳。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三十年。商師征昆吾。按有洛見逸周書。昔者有洛氏宮室無常。池囿廣大。工功日進。以後更前。民不得休。農失其時。饑饉無食。成商伐之。有洛以亡。載史記篇末。孟子稱湯十一征。沈約以爲九征。考竹書湯所征國。有洛也。荊也。

溫也。昆吾也。韋也。顧也。夏邑也。三股也。并葛爲九。余疑下文爾亦國名。然亦不及十一之數。

或以昆吾、韋、顧、桓、文爲五霸。今考竹書。昆吾、大彭、豕韋之先。皆勤勞王室。列於五伯。似有可信。至後嗣咸以跋扈不恭。爲湯、武丁所滅。雖一時負固。然與厥先異矣。韋、顧二邦僅見此。疑與昆吾皆輔桀爲虐者。豈桓、文比哉。

三十一年。商自陟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戰於鳴條。夏師敗績。桀出奔三股。商師征三股。戰於郟。獲桀於焦門。放之南巢。

書升自陟。注者謂出其不意。陟矣。然其誤實由升之一字。蓋古文簡奧。後人以耳目求之。宜其謬

戾若斯也。竹書但云自隕征夏邑。上無升字自明。

商湯二十年。夏桀卒於亭山。禁弦歌舞。桀失天下二十年始卒。湯遇之猶若此也。而謂武王有黃鉞之事哉。

祖乙元年。王卽位。自相遷於耿。命彭伯、韋伯。彭伯、韋伯。卽大彭、豕韋也。錫命爲伯。當在此

時。沈謂夏衰。昆吾、豕韋相繼爲伯。考夏帝吳元年。但言豕韋氏復國而已。非伯於夏也。襄引賈逵謂武

丁滅豕韋。以劉累代之。大隕。劉累豢龍於夏后之世。豕韋中廢復興。

帝辛二十二年。諸侯朝周。伯夷、叔齊自孤竹歸於周。按此則二子歸周信矣。使果有扣馬之事。竹書胡弗及耶。余別有辯。

三十九年。大夫辛甲出奔周。他書云。辛甲七十五諫而奔周。夫紂之愆也。其能容甲之驟諫如此哉。蓋戰國之文。大概如此。以其語奇。附錄於此。

四十七年。內史向摯出奔周。太史終古奔商而夏亡。內史向摯奔周而商滅。史氏所係。其重若此。

四十八年。夷羊見。周書云。夷羊在牧。正與此同。史記麋鹿誤矣。楊用修引鹿臺作證。陳晦伯歷舉羣說以破之。第亦未及此也。

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尙。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按此文截黎之西伯。爲武王而非文王。可以折千古之疑。而自漢至宋。諸儒先不決之論。皆瓦釋冰消。無容一喙矣。余謂竹書大有功於聖門者此也。

周武王十二年辛卯。王率西夷諸侯伐殷。敗之於垺野。王親禽受於南單之臺。據此則逸周書與史記所稱。武王以黃鉞斬紂之文皆妄也。夫太甲殺尹。文丁殺歷。書有明文。卽竹書之訛。不足以惑後人。而證西伯之伐黎。紀武王之克紂。有功史學。詎淺淺哉。垺野蓋卽牧野。音近也。

穆王八年。北唐來賓。獻一驪馬。是生騶耳。十二年。王北巡狩。遂征犬戎。十三年。徐戎侵洛。造父御王。入於宗周。十七年。西征崑崙丘。見西王母。其年西王母來朝。賓於昭宮。按此文則穆王北征犬戎。而徐夷侵洛。造父御王歸定其亂。乃復西征。見西王母。與史記不同。未詳孰是。西王母來朝。亦穆天子傳所未載。

十四年。作虎牢。十五年。作重璧臺。冬。王觀於鹽澤。三事俱見穆天子傳五卷。云有虎在乎葭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之爲柙。而畜之東虞。是爲虎牢。六卷盛姬葬錄云。姬姓也。盛伯之子也。天子賜之上姬之長。是曰盛門。天子乃爲之臺。是曰重璧之臺。乃遂西南。戊子至於鹽。注云。鹽。鹽池也。

二十一年。祭文公薨。二十四年。王命左史戎夫作記。二事俱見逸周書。凡出穆天子、逸周書者。沈注俱不引。夫春秋、史記。人所共習。不引可也。二書不引而引離騷、讖緯。何哉。

厲王七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見逸周書芮良夫解。

十三年。王在蠡。共伯和攝行天子事。二十六年。大旱。王陟於蕤。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遂大雨。此竹書與史記大不相同處。今無文字可憑。難以臆斷。但竹書始末明甚。而史記以二相協理爲共和。則文義誠似未通。且前史絕無斯例。羅泌路史辯頗得之。讀者詳焉。

宣王三十年。有兔舞於鎬京。六字奇甚。與春秋石言於晉同。

桓王元年壬戌。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至於家谷。此類與春秋書法正同。足徵春秋之文。多魯史舊。不必盡聖裁也。公子萬十四字。與孟子子濯孺子文體大類。下條復有此十四字。則重出矣。

匡王六年。晉靈公爲趙穿所殺。趙盾使穿迎公子黑臀於周立之。書盾使穿。則弑君之事。盾不知猶爲戎首。屠岸賈之言當矣。歐陽以盾實弑。其說甚辯。非此文無以折之。

定王六年。晉成公與狄伐秦。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此文與史記同。考之他子書謂縊

也。若身首殊。何能蘇耶。然諸小說所載。往往有臨陣首爲敵人所得。身能乘騎以歸者。又有被法斬首。而項中能進湯粥者。宇宙之大。信無弗有。第不可以爲常也。

烈王元年。魏公子綏如邯鄲以作難。沈約注云。邯鄲趙地名。非也。凡竹書稱邯鄲卽趙也。如顯

王六年。我師伐邯鄲。取列人。七年。我與邯鄲榆次陽邑。十六年。邯鄲敗我師於桂陵。皆謂趙也。

此蓋魏緩奔趙。引趙師作亂耳。不然。邯鄲趙都。豈緩所據哉。

顯王元年癸丑。鄭城邢丘。注云。自此韓改稱鄭。麟按竹書。周安王二十一年。韓滅鄭。哀侯入於

鄭。此後烈王元年。書晉桓公邑哀侯於鄭。蓋韓始定都於鄭。而是年書韓山堅賊其君哀侯。六年

書韓共侯。趙成侯遷晉桓公於屯留。又書趙成侯偃。韓懿侯若伐我葵。七年書魏大夫王錯出奔

韓。蓋自韓滅鄭。取其邑爲都。國尙稱韓。至是而改稱鄭。亦猶趙改稱邯鄲也。是後書公子景賈伐

鄭。三年書王會鄭釐侯於巫沙。七年書秦師伐鄭次於懷。九年書鄭取屯留長子。十年書鄭釐侯使許息來致

地。十一年書鄭釐侯來朝。十二年書秦公孫壯伐鄭。圍焦城。十四年書東周與鄭高都。鄭釐侯來朝中陽。十五年

書穰疵帥師及鄭孔夜戰於梁赫。鄭師敗逋。二十年書秦胡蘇伐鄭。三十年書鄭威侯與邯鄲圍襄陵。三十年

書楚吾得帥師及秦伐鄭。圍綸氏。三十五年書王會鄭威侯於巫沙。三十八年皆韓也。至慎靚王十六年竹書

末簡。復書王與齊王會於韓。豈至是復改稱韓與。惟顯王十六年。書王以韓師諸侯師戰於襄陵。二十四年。書魏敗韓馬陵二事。仍稱韓。不可曉。或傳錄之誤。

元王四年。於越滅吳。按竹書不紀吳事。而越始見此。自是後記越之世次特詳。殆無一遺漏者。雖魏其本國。不如是之密也。因類識於左。以補史記吳越等書之缺。

貞定王元年癸酉。於越徙都琅琊。按吳越春秋文。頗與此合。然非齊之琅琊。或吳越間地名有偶同者。

四年十一月。於越子句踐卒。是爲莢執。次鹿郢立。

十年。於越子鹿郢卒。不壽立。二十年。於越子不壽見殺。是爲盲姑。次朱句立。威烈王十一年。於越滅滕。十四年。於越子朱句卒。子翳立。安王二十三年。於越遷於吳。二十六年七月。

於越太子諸咎弑其君翳。十月。越人殺諸咎。越滑吳人立孚錯枝爲君。烈王元年。於越大夫

寺區定越亂。立初無余。是曰莽安。顯王四年。於越寺區弟思弑其君莽安。次無顛立。十二

年。於越子無顛卒。是爲莢蠋卯。次無疆立。三十四年。於越子無疆伐楚。三十六年。楚圍齊於徐州。遂伐於越。殺無疆。以上竹書越世次最爲詳明。蓋自句踐至無疆凡十世。自滅吳之後。滅滕

滅郟。十一年於越子朱句滅郟。以郟子鳩歸。

最後無疆伐楚。而滅於楚威王。自後臣服於楚。不復見竹書。

史記索隱注引紀年。載於越子朱句。三十四年滅滕。三十五年滅郟。與今紀年殊不合。疑索隱唐人所纂。或當見竹書舊本。然其他年月率同。不可臆斷。又索隱注謂紀年止載越子無顛卒後十

年。楚伐徐州。無敗越殺無疆之文。然今本甚明。當是小司馬誤也。

顯王二十八年。秦封衛鞅於鄢。改名曰尙。按秦封鞅於商號商君。尙恐商字之誤。考史記並無封尙之文。

三十一年。秦蘇胡帥師伐鄢。韓襄敗秦蘇胡於酸水。注云不知何年附此。按烈王二年。秦胡蘇帥師伐韓。韓將韓襄敗胡蘇於酸水。蓋卽此事。重出顯王之世耳。第前策云秦將胡蘇。而此云蘇胡。當以胡蘇爲正。

慎靚王十三年。邯鄲命將軍大夫適子代史皆貂服。趙武靈命國人胡服。蓋卽此事。貂胡地所產。當時無肯服者。後世極貴重之。實始周末云。以上紀年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三終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四

戊部 三墳補逸下

明東越胡應麟撰

穆天子傳、紀年、瓌語、逸周書。皆汲冢。皆竹書。皆古文也。世以汲冢冠周書。竹書冠紀年。古文冠瓌語。而穆天子第仍初出之稱者。互見之文耳。晉史。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竹書數十車。皆古文。束皙校定。以今文寫之。卽諸書並同可見。後人以周書上不應有重出字。故以汲冢冠之。而竹書冠於紀年。二書互見已備。而穆天子傳本四字題名。故直仍其舊耳。瓌語冠以古文。見太平廣記。或仍舉汲冢冠之。而師春亦題汲冢。蓋俱可互稱。世率未精其故。而諸書名紛拏舛迕。特詳之。

李太白遠別離云。或言堯幽囚。舜野死。九疑綿綿皆相似。君失臣兮龍爲魚。權歸臣兮鼠變虎等語。人多不甚領會。實本劉知幾史通引用瓌語事。皆紀年、周書中所不道者。余辯見此前後及他書中備詳。世或以伊尹事譌爲紀年。又或因竹書字譌爲周書。愈失實矣。

楊用修周書後序云。據束皙荀勗傳武帝紀。汲冢書七十五卷。其目並無所謂周書者。蓋此書卽漢藝文志逸周書。宋初諸臣編太平御覽。求汲冢七十五篇而不得。遂以此七十篇充之。用修持論。似中有獨見。而實非也。今周書名七十篇。實十卷耳。晉以前所謂篇。多如後世之所謂卷。則今周

書十卷。不過當時十篇。哲傳瓌語等目之後。稱又雜書十九篇。記周食田法。周書論楚事穆王美人盛姬事。考穆王傳末卷。敝盛姬事。與王會等章大類。蓋卽此十九篇中十篇。何以云無周書之目也。用修序引哲傳。止錄雜書十九篇之文。而下周食田法一十八字。悉刪去之。遂以此書非出汲冢。大可笑也。又杜預序止稱七十五卷。則不言篇。則周書十卷。復何疑哉。漢藝文志史記百二十篇。卽今百三十卷。此篇與卷同也。尚書四十六卷。實五十七篇。此篇統於卷也。

衛恆四體序云。太康元年。得汲冢書十餘萬言。其一卷論楚事者最工。始余以十九篇周書字爲證。尙微以句讀爲疑。及閱此。乃知論楚事自爲一書。與上周書字絕不相蒙。余意始洞然自信。又哲傳止言篇。而此云楚事一卷。益證篇與卷文義相通。而余說不妄也。

汲冢周書所載。克殷、度邑等篇。采於史遷。時訓、明堂等篇。錄於禮記。蓋或仲尼刪削之餘。戰國文士。綴輯遺亡。益以縱橫大武、武稱之屬、誇誕世俘、王會之屬而成此書。漢藝文志七十一篇注。引劉向云。今

存者四十五篇。則當時脫軼幾半。若子長所采。蓋存於四十五篇之中者。而其餘篇。至汲冢之發而復完也。徐氏楊氏以書不當係汲冢。固失考。李燾以此書漢世已入中祕。其後稍隱。晉時盜發始出。雖頗得之。而不知此書出於漢世。至汲冢而復完。必余說庶幾盡也。然則此書係汲冢亦可。不係汲冢亦可。而謂非出於汲冢。則好奇之過矣。王伯厚王會補傳。亦謂此書非至汲冢始出。然不云非出汲冢。自用修刪去原文。始有此言。

案逸周書共七十篇。漢時僅存四十五篇。今周書十卷。其七十篇之目並存。而缺程寤、秦陰、九政、九開、劉法、文開、保開、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之文。所存五十九篇。并後序一篇。共六十篇。蓋亦非完書也。

漢書藝文志。逸周書七十一篇。今目共七十篇。宋人謂缺其一。不知并後序一篇。正七十一篇。則汲冢所出。當爲漢世所存無疑矣。

劉大謨云。若度訓、命訓、常訓、文酌、允文、大武等解。而盡謂之周書。可乎。若和寤、克寤、商誓、度邑、時訓、明堂等解。而盡謂之非周書。可乎。六經而下。求其文字近古。而有裨於性命道德文武政教者。恐無以踰於此。此序亦頗盡周書得失。因節錄之。

周書卷首十數篇。後序皆以爲文王作。而本解絕無明據。且語與書體不倫。蓋戰國纂集此書者所作。攙入之冠於篇首也。至大武、武稱等解。尤爲乖謬。近於孫、吳變詐矣。考周書終太子晉。實當靈王之世。其爲周末策士之言毋惑也。至大匡以後。章首率有序。詞氣儼與詰誓相伴。間小弗純。或出後人參雜。非春秋下所能也。

大匡解有二。其第十一篇。後序以爲穆王。按周書七十篇。自文王始。至太子晉終。穆王止祭公史記二篇。見第九卷。此書在武王先。當是文王無疑。其第三十二篇。亦云大匡。則武王之作也。

小明武解。通篇皆韻語。文多奇古。然不類書體。類戰國諸子書。大明武解。亦多韻語。凡下字皆叶戶韻。

克殷解。史記全錄。所稱武王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於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蓋諸侯畢拜之時。武王方在師旅。未暇答拜。至入商郊。羣賓僉進稽首。武王乃答拜。汲冢之文自明。其答拜者。蓋前諸侯及商臣子皆在其中。史記但言商人再拜。注遂謂武王不應止揖諸侯。而答拜商人。蓋史記固訛。注者亦失考也。

汲冢世俘解。讀者咸疑詭誕。蓋以孟氏所取。武成不過二三策。而血流漂杵。且以爲疑。何至如汲冢之甚。乃余卽證以孟氏。而知逸書所云。不全妄也。孟稱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俘所謂武王遂征四方。凡愍國九十有九。則滅國五十之說也。其過於孟氏僅半。然未嘗曰盡滅。固庶幾近之矣。所有擒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及麋鹿三千五百之類。則驅虎豹犀象之說也。蓋商囿之畜。武王狩獵以祀宗廟。餘則驅而遠之矣。以商紂之囿。而獲麋鹿數千。詎云多耶。至俘讎億萬有餘。則戰國張大之辭。不必辯也。

文傳解引夏箴云。小人無兼年之食。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注以夏禹之箴。未必然。夏一代之典。今所存尙書者僅數篇。商周之際。必存者尙多。

至仲尼之世。蓋寥寥無幾矣。

周書多論紀綱制度。敘事之文極少。克殷數篇外。惟王會、職方二解。皆典則有法。而王會雜以怪誕之文。職方敘述嚴整過王會。其規模體制。足可置之夏商也。

王會怪鳥奇獸。多出入山海經。其稱區陽以繫封。繫封者若麋。前後有首。孔氏無注。王伯厚補云。盛弘之記。武陵郡西。有獸如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然不言名繫封。考以山海經第七卷。并封在巫咸東。其狀如麋。前後皆有首。蓋卽此物也。

祭公解。稱祭文公病。穆王訪之。作此書。按紀年。祭文公穆王二十一年薨。書當於是歲作。

史記解。左史戎夫作竹書。穆二十四年。王命戎夫左史作記。章首所稱皮氏。乃夏諸侯滅於殷者。太史公書名。先見於此。

史記解云。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皮氏以亡。孔氏注云。禁信義則亂生。非也。言信義不立。則奸雄之士。得乘間以操國柄。君不忿而欲禁之。奸雄必起而爲亂。國之所由亡也。哲士猶言智士。卽狙詐之謂。凡戰國、先秦稱賢人君子。非必皆盛美之詞也。

紀年慎覲王八年。秦公孫爰帥師伐我皮氏。翟章帥衆救皮氏。圍疾西風。又九年書城皮氏。皆魏事也。此皮氏或卽古皮氏國名。國亡而以爲郡邑。第地名多相類。未可知也。

王伯厚云。周書史記篇。穆王召左史戎夫於遂事之要戒。言皮氏、華氏、夏后、殷商、有虞氏、平林、質沙、三苗、扈氏、義渠、平州、林氏、曲集、有巢、有郟、共工、上衡氏、南氏、有果氏、畢程氏、陽氏、穀平、阪泉、縣宗、玄都、西夏、績陽、有洛之亡。國名多傳記所不載。可以補史氏之缺文。

困學紀聞

阪泉氏用兵無已。誅戰不休。徙居至於獨鹿。諸侯叛之。阪泉蚩尤也。孔氏不注。獨鹿卽涿鹿也

楊用修跋汲冢史記解云。穆王命使臣戎夫。歷陳古之亡國二十八君。以爲覆轍而鑒戒之。朔望以聞。又作甫刑之書以恤民。聽祁招之詩而返國。可謂改過不吝。冥豫有渝矣。亦賢矣哉。司馬遷周紀。不著其事。茲特表出之。

又論無極云。汲冢周書曰。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道言也。正人有極。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也。道天無極。謂生物不測。悠久無疆也。此語甚玄奧。當表出之。然則無極之云。不始周子也。

洪景廬容齋二筆云。汲冢周書王會篇。所紀四夷國名頗古奧。獸畜亦奇崛。以肅眞爲稷眞。獺人爲穢人。樂浪之夷爲良夷。姑蔑爲姑妹。東甌爲且甌。渠搜爲渠叟。高句麗爲高夷。唐太宗時。遠方諸國。來朝貢者甚衆。服裝詭異。顏師古請圖以示後。作王會圖。蓋取諸此。漢書所引天子不

取。反受其咎。毋爲權首。將受其咎。以爲逸周書。今本無之。然則非全書也。按洪說王長公周書論取之。第以俘商寶玉億有百萬爲王會篇中語則非。蓋世俘解中語也。

和寤解云。王乃厲翼於尹氏八士。唯固允讓。武寤解云。尹士八士。太師三公。克殷解云。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乃命南宮忽散鹿臺之財。鉅橋之粟。則八士正武王之世。與十亂先後造周者。其姓尹氏。其官或太師。或三公。或南宮。克殷在武王末年。謂成王時尙近之。而曰宣王者。不足信也。

芮良夫解。通章俱格言軌論。而詞氣絕類成宣間。非戰國時人筆也。序稱芮伯納王於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爲此書。按紀年厲王八年初監謗。芮伯良夫戒百官於朝。書詞所云。民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又云。賢智箝口。小人鼓舌。爲王之患。其惟國人。皆與監謗意合。所謂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勲德以備難。苟安爵以毀成。下民胥怨。手足靡措。正指榮夷公輩。至曠禍翫災。未知王之所定等語。隱然若預知流穢之事者。國語但稱良夫諫。厲王用榮夷公而監謗。獨載召公之語。非竹書紀此。幾不知所謂矣。

玉珮解及第十卷三解。亦俱不稱誰作。文類戰國子書。

太子晉事甚詭誕。蓋戰國人以晉早慧而夭。爲此說以神之。其文雜以俳諠。金氏以爲淺野不馴。

然詞氣類戰國。非漢以後作也。後之言神仙者。復以上賓之說。展轉傳合。而浮丘、廣成、黃緣而入。不可勝紀矣。國語記晉諫靈王墜穀洛。誠絕世之識。使得位。中興之績。詎數周宣。而竟夭。此天之弗造周也。叔向諷平公反侵地。而師曠以策止之。果爾。瞽人亦可誅哉。

殷祝解。孔晁注謂不然。其說誠迂。然亦有所本。竹書紀年放後二十年乃死於亭山。湯禁民歌舞。蓋猶以故君禮之也。其讓於諸侯。或有然者。豈遽自即天位哉。

度邑篇。史記但取一二簡。餘俱不同。夷羊在牧。徐廣注。夷羊怪物也。案竹書紂四十八年。夷羊見。蓋獷羊商羊之類。史記譌爲麋鹿在牧。楊用修遂以鹿臺等事實之。殊自可笑。竹書甚明。而注史記者皆不引。疏略甚矣。陳晦伯正楊。據發鹿臺之財等語。以闢用修。然亦不引竹書。夫紀年、周書。同出汲冢。二事絕可互證。而沈約孔晁注俱弗及。他書尙何怪哉。以上周書

穆天子傳。諸家皆稱六卷。余讀之。前五卷皆紀穆王行游。第六卷獨敘王葬盛姬事。文實出一人手。而體製不類爲疑。及讀東哲傳。載穆天子傳五篇。而盛姬自爲一篇。乃知本非一書。以穆王附合耳。

穆王欲肆其心。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迹。致徐夷作亂。幾失成周。然太子晉稱周無道者四君。曰夷、厲、幽、宣。而弗及穆。何也。考之汲冢諸書。穆王觀周制之衰。則詢祭祖求讜言。感克艱之訓。則

命戎夫作史記。歌黃竹之詩。以卹徒御。納祈招之諫。以戒淫心。其樂善喜聞。恆如弗及。享國百年。卒以令終。宜也。

穆天子傳序所稱。穆王遊行天下。惟七萃之士從焉。非如秦漢之君。千乘萬騎。空國而出。其見西王母。登崑崙。涉縣圃。皆以極其遊觀之迹。非如秦漢之君。封泰山。禪梁父。期羨門安期之屬。求仙藥以冀長生也。自始皇、武帝好言神仙。一時術流方士。張大其說。文士又從和之。遂以穆王爲厲階戎首。而不知穆天子傳所記。山川草木鳥獸。皆耳目所有。如山海經怪誕之文。百無一二也。今稍列其大者於篇。

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赤烏氏。赤烏之人獻酒食馬牛羊糶麥。天子乃賜赤烏之人黃金貝帶。赤烏之人獻好女於天子。列爲嬖人。辛巳入於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陽水之上。天子乃賜曹奴之人黃金貝帶。戲乃膜拜而受。丁酉、天子西征。至於鷓韓氏。鷓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牛羊糶麥。天子乃賜之黃金銀罍貝帶。無鳧乃膜拜而受。甲子、天子賓於西王母。好獻錦組百純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觀此文前後序西王母事。與赤烏諸人無大異。余嘗疑爲異域君長也。

離騷、南華。並有河伯之文。然皆寓言也。山海經以竹書所謂河伯當之。於是馮夷易曰冰夷。博物志又以人首魚身擬之。遂益誕漫無稽。據竹書。河伯自爲諸侯。而馮夷爲諸侯姓名。余別有辯。而

傳載河宗伯天尤詳。蓋穆王登春山。觀崑崙玄圃。則柏夭爲之前導。又乘穆王副車。馳驅千里。使其果人首魚身。穆王將畏避不暇。而能與之同載。極西土而後返耶。傳稱柏夭爲河伯之孫。蓋馮夷之後。世爲諸侯。以職河任者。於離騷、南華之河伯。迥不侔也。穆天子作無夷。則竹書馮當如字。山海經作冰夷。蓋誤以馮作憑音也。

穆天子傳。文絕類山海經。而事實大不同。自景純取山海經以注穆天子。而穆天子傳殘缺不易讀。好古之士。率先熟山海經胸中。驟讀穆天子。而景純之注。又分列其下。故祇以爲同。而弗以爲異。試尋其本文覈之。則二書之旨。有天壤之懸者矣。

山海經稱西王母豹尾虎齒。當與人類殊別。考穆天子傳云。天子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爲天子謠。天子執白圭玄璧。及獻錦組百純組三百。西王母再拜受之。則西王母服食語言。絕與常人無異。並無所謂豹尾虎齒之象也。山海經偏好語怪。所記人物。率禽獸其形。以駭庸俗。獨王母幸免深文。然猶異之以虎齒。益之以豹尾。甚矣其無稽也。竹書紀虞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玉環玦。則西王母不始見於周時。莊列俱言西王母。亦不言其詭形。惟司馬相如大人賦。有豹尾虎齒之說。蓋據山海經耳。乃山海經則何所據哉。因讀穆天子傳。漫識此爲西華解嘲。倘大荒之外。果有其人。當命三鳥使。邀不佞闖風之頂。浮大白三百。賞余知言也。列子周穆一段。化人外。全節此傳之文。莊言西

王母坐乎少廣。此後世長生之說所本與。

天子之馬走千里。天子之狗走百里。鸛雞飛八百里。野馬走五百里。邛邛距虛走百里。餘狻猊麋鹿等缺文不載。傳載天子犬馬鳥獸。不過如此。不惟視山海之怪。迥不相倫。卽如王會所記。九尾之狐。兩首之龜。比翼之鳥。亦絕未見。孰謂穆天子傳怪誕哉。

天子之犬走百里。食虎豹。景純但注云。勐力猛壯。余考周書王會。渠叟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能飛食虎豹。孔晁注。渠叟。西戎別名。是時天子方西征。至於柏天之邦。蓋卽此犬也。

黑水之阿。爰有野麥。爰有答僅。西漢之所謂木禾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於中國珠澤之藪。爰有菴葦莞蒲葦蕪蓼。右傳所紀草木。或中國所有。或中國所無。然皆五穀百卉之類。非如若木扶桑蟠桃仙樹之屬也。仙樹見酉陽雜俎

天子之種。玉果璇珠。燭銀黃金之膏。爰有采石之山。重瞳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瑤琅玕。玲瓏毛瓊。玕琪徽尾。右傳所紀寶玉奇石。雖其名字瓊異。然亦非所謂怪若醒酒石如意珠也。

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癸亥、天子具蠲齋牲牲。以禋崑崙之丘。甲子、天子北征。舍於珠澤。以釣於流水。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按傳紀崑崙珠澤如此。初不言其高廣幾何。止言黃帝之宮。並無所謂絳闕瓊樓者。自淮南子謂崑崙去地一萬一千里。旁有四百四十門。神仙家又以絳闕瓊樓傳之。而崑崙遂爲怪誕之祖。不知穆天子所紀崑崙不過衡岱屬耳。何詭異之有

哉。

丁卯、天子北昇於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是惟天下之高山也。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先王所謂縣圃。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獸。食虎豹。如麋。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青鸞白鳥。執犬羊。食豕鹿。天子五日觀於春山之上。乃爲銘迹於縣圃。以詔來世。按春山之名。後世不甚傳。而玄圃神仙家所盛依託。以爲數倍崑崙。據此先王所謂縣圃之文。不過如秦漢所謂上林胡苑。所記鳥獸雖衆。皆人世所常有。求如山海經九首八足。食人之怪。固無一也。則二書詎可同日語哉。春山。山海經作鍾山。見景純注。

傳本五卷。前四卷敍穆王自宗周瀍水以西。至於陽紆之山。歷西夏珠余。以至崑崙之丘。皆並河以行。而河伯柏夭爲之前導。至於崑崙而止。實後世河源之說也。又自春山以西。至赤鳥氏。自羣玉之山。至西王母之邦。雖中有東南西北之文。皆就西方言之。則穆王所歷名山絕境。靡非西方也。北第載曠原之野。飛鳥解羽。而東南絕不言。蓋東南皆海。穆王乘八駿。日行千里。勢固不得極東南之境也。

第五卷所紀遊行。皆中國四封。非大荒之外也。諸侯載於傳。許男、祭公、霍侯。其詩則黃竹、黃澤。而逢公之箴。止數澤蒼蒼五句。餘缺文不可讀。而兩與隱士井公博。亦奇事也。

周天子好文者。蓋亡過穆王。東夏之吟。僅二十餘字。而敦大鴻遠。居然萬乘氣象。自虞氏卿雲之後。未見有若斯者也。縣圃弇山。皆勒銘記。惜其文遂弗傳。至讀書菑丘。暴書羽林。雅事儻然可想。三代前風流高韻。似少其倫。徒以好遊。世列於秦皇漢武。而盧敖、向平。顧以此取。後世稱富貴貧賤。其重誠各有在哉。

寶退錄云。穆天子傳。八駿之名。一曰赤驥。二曰盜驪。三曰白義。四曰踰輪。五曰山子。六曰渠黃。七曰華騶。八曰騫耳。王子年拾遺記。載穆王御八龍之駿。一名絕地。二名鬪羽。三名奔霄。四名超影。五名踰輝。六名飛光。七名騰霧。八名挾翼。二說不同。未知何書爲當。按趙與時以二說互異爲疑。非也。傳中八駿之名。已見引於列子。況拾遺記王嘉所載。皆一時私意詭撰。曷足徵哉。

穆天子傳八駿名。義同字異者。華騶作繡騶。赤驥作赤繡。白義作白儂。蓋亦注者因上一字會意解之。非本識其字也。

傳四卷云。癸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繡騶而左騫耳。右驂赤儂而左白儂。天子主車。造父爲御。酋酋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云云。按此文則八駿或駕二車。不專爲天子乘。而其日行千里。蓋

亦有時而然。非每日必行千里也。李商隱詩。八駿日行三萬里。乃詩人信筆之語。不足證也。

天子自西王母之山還歸。丌世民作憂以吟曰。比徂西土。爰居其野。虎豹爲羣。於與鳥鵠與處。嘉

命不遷。我惟帝天子大命。而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焗殞。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

天之望。此亦周詩。詞義頗古。而雜有書體。不若白雲在天二章。玄遠簡奧。意中間必有脫誤。按

景純山海經注。引白雲二章俱合。而此章獨云。徂彼西土。爰居其所。虎豹爲羣。烏鵠與處。嘉命

不遷。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將去予。吹笙鼓簧。下三句同此或景純以其脫誤。稍爲隱括。故不甚類

也。

辛卯、天子北征。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山阿平無險。明轍中繩。先王之所謂策府。郭注云。古帝以

爲藏書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按圖經云。穆王藏異書於大酉小酉二山。而本傳不載。豈卽此

地與。

秦漢間稱玉多以雙。淳于髡白璧十雙。張良獻項王白璧一雙。此類甚衆。然穆天子傳。癸巳升於

羣玉之山。天子乃載玉萬隻。注隻玉爲數。見左氏傳。則玉亦可言隻也。又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

隻。柏天稽首再拜。送天子至於蒯人。第他書少用此字。以上穆天子傳

六卷載淑人盛姬葬哭事。非穆天子本書。後人以其文出一手。且穆王事。故附之。據錄姬盛柏之

子也。從王東征。於澤中得寒疾死。乃殯於穀丘之廟。以伊扈爲喪宗。叔姓爲喪主。大陳哭葬之禮。蓋後世所未有也。盛姬以殤卒。又妃妾之屬。而穆王爲之極哀盡慕。亦過於用情矣。其文疑於太侈。然晉史所載。西涼呂纂寵姬死。纂至爲行斬衰之服。其既殯猶出諸棺。與同寢且合焉。宇宙之異。顧有若此甚者。則穆王之事。又特其小小耳。茲篇獨寡脫簡。而文極瞻縟。有法可觀。三代前敘事之詳。無若此者。然頗爲小說濫觴矣。

穆天子傳二卷。天子飲於溫山考島。郭注引紀年云。穆王見西王母。止之曰有鳥德人。今紀年無此語。且與竹書文體大不同。又王長公謂景純注弇山爲弇茲。非是。余意此注大率非景純筆也。又注六師之人。至於曠原。引紀年云。王北征流沙。積羽千里。按此語乃沈約引他書爲注者。景純在沈前。何從見之。益知此注之僞不待言也。然沈注。余亦疑僞。而孔晁注周書尤淺陋。余嘗疑三注皆僞也。景純本傳有穆天子注。蓋元注已亡。後人補之。不然。胡視山海經響壤也。

黃伯思跋汲冢師春云。按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身。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

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他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以上俱黃跋師春語。與通考陳氏說同。然紀年卽今冠以竹書者。而黃以師春當之。亦大鹵莽也。陳氏說并錄下方。

端臨通考。有汲冢師春一卷。陳氏曰。晉汲郡魏安釐王冢所得古簡。杜預得其紀年。知其魏國史記。以考證春秋。別有一卷。純集疏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似是鈔集者人名也。今此書首敘周及諸國世系。又論分野律呂爲圖。又雜錄諡法卦變。與杜預所言純集卜筮者不同。似非當時本書也。

汲冢三書。大率衰周之撰。周書有太子晉解。紀年終慎靚王。惟穆天子當是東遷前作。列禦寇嘗引。可知。

春秋戰國。殉葬之風大行。秦穆公號賢主。而殺三良。餘可概已。至始皇穿冢驪山。珠璣寶玉。窮極人代。唐太宗獨以蘭亭。高出千古矣。然孰與魏襄王之竹簡也。襄王卽孟子所謂不似人君者。

而冢中獨竹簡數十車。古器一二。他服玩珍怪無聞焉。卽世傳三書。無論如大易繫辭。或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則襄王竹簡。豈不與孔壁同功哉。當戰國紛爭。雅尙有如若人。誠未易者。迺世率置之弗道。故余爲一言於篇末云耳。

王伯厚困學紀聞。引皇覽冢墓記云。漢明帝時。公卿大夫諸儒八十餘人。論五經誤失。符節令宋元上言。秦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皆以黃腸題奏。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視未燒詩書。伯厚謂漢儒欲發冢以求詩書。其陋至此。余謂使漢之人主能用此言。發二冢以求遺經。而改葬之。俾先王典籍。日揭於煨燼之後。奚而弗可。當時二冢必存無恙。故以爲言。亦可見先秦之世。有以書爲殉者。至晉而襄冢竹書竟出。惜當時不能用云。

一 西綴遺引 筆叢己部 卷凡三

周穆王藏異書於大西山小西山。此二西之義所由昉也。儒家者流。求其地而實之。故荊州記有小西之穴焉。道家者流。侈其地而名之。故洞天志有大西之文焉。而總之皆亡當也。夫穆天子駕八駿。騶六龍。飄然霞舉。瘞靈檢乎大荒之外。二西云者。蓋崑崙、閩風、縣圃屬耳。而區區武陵、辰沅耳目間哉。自梁湘東之聚書。而二西徵於賦。自段太常之著書。而二西冠於編。自余不佞之構山房。而二西顏於室。夫以方丈之室。數乘之書。而竊比乎崑崙、閩風、縣圃之藏。卽余之亡當。弗尤甚哉。夫蛙之沼井也而海。蝨之禪也而九州。其海、九州則非。所以爲海、九州則是也。况宇宙之大。非海九州已也。則余之以方丈之室。而當乎崑崙、閩風、縣圃也。余之意尙猶有所未盡也。因以讀於其中而有得者係之。且并著其說焉。胡應麟識。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五

已部 二酉綴遺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世率以二酉爲藏書之府。而不詳所出。按洞天福地志第二十六。大西山洞。周迴一百里。名大酉華妙之天。而不言藏書。盛弘之荊州記。小西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秦人嘗於此學。因留之。湘東王賦。訪酉陽之逸典是也。據此則大小酉皆當在楚中。一統志。楚辰州有大西山小西山。其說正據二書。第洞天福地志既不言小酉。荊州記又無大酉之文。且秦方燒經籍。坑儒生。桃源避世。至晉才通。安得藏書小酉之穴耶。蓋楚中或別有茲山。而好事者以藏書事傅之。且地與武陵接壤。故又傅之秦人。而大酉華妙之文。則又道家者流。創撰其名。而傅於小酉云爾。太平御覽止錄小酉。而大酉不及。其僞瞭然矣。二酉語唐以前亦罕用。僅皮日休以二酉對五丁。郝天挺注引圖經云。周穆王藏異書於小西山、大西山。圖經宋初李昉等纂輯。其時古書多存。必別有據。然亦寄託之談。若閩風、玄圃之屬。豈荆楚耳目間哉。

段成式酉陽雜俎所列目。天咫、玉格、壺史、貝編等。宋人以下。亡弗駭其異。而未有得其說者。蓋必以出處求之。而不知段氏本書。謂之酉陽雜俎。夫諸目之義。吾未能詳。至雜俎必係酉陽。則五車之中。斷可自信矣。又如目中忠志禮異等詞。皆文人口語。曷嘗拘拘出處耶。今考天咫所談

七曜事。則天闕之義也。玉格所談二典事。則玉檢之文也。壺史悉紀道術。非壺中之史耶。貝編咸錄釋門。非貝葉之編耶。卽全語未見所出。意義咸自可尋。後人徒以虛名。爲其愚弄。故拈及之。

成式子安節。著樂府雜錄。今傳。安節娶溫庭筠女。庭筠著甘腴子。序謂語怪說竇。猶甘腴悅口。與雜俎義正同。然前人無此說也。非庭筠自序。至今不知何謂。亦以爲天咫、貝編矣。

雜俎編末肉攫部。皆鳥獸事。本伊尹言。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居者膻也。見雜俎第七卷。

諾皋記有三說。西溪叢語。據巫皋事以駁晁氏。非也。抱朴子諾皋。蓋六甲神名之類。必三說備乃盡之。詳見陶氏說郛。

吳曾能改齋漫錄云。按姚寬西溪叢語云。段成式酉陽雜俎。有諾皋記。又有支諾皋。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時伐齊。夢與厲公戰。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皋。他日見於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道談助云。靈奇祕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步取寄生木三寸。咒曰諾皋。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急急如律令。仍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簪置髻中。可以隱形。晁說非也。以上皆叢語。余以叢語未盡得之。蓋段氏所載。皆鬼神事。雖

獻子所夢。有巫名皋。而獻子諾之。亦自可證。然葛洪抱朴子內篇。載遁甲中經曰。往山林中。當以左手取青龍上草。折半置天蓬星下。歷明堂入太陰中。禹步而行。三咒曰諾皋。太陰將星見甲者。以爲束薪。不見甲者。以爲非人。持草自蔽而行。到六癸下。閉氣而住。人鬼不能見也。以是知諾皋乃太陰之名。太陰者乃隱形之神。晁說非無所本。合三書而觀之可也。

右具載說郛。字句多脫落者。因考姚氏叢語及他書。節而錄之。三書惟叢語今有刻本。而不見端臨通考。通考有姚氏殘語六卷。然非此書也。今殘語不復傳。僅見類書所引一二云。

按前吳曾漫錄。解諾皋之義。最爲明了。惟支諾皋不知何義。考酉陽雜俎諸目。止有諾皋記上下二卷。所載事極詭誕。殊無所謂支諾皋者。續考陶九成說郛。所採酉陽雜俎。乃有支諾皋之目。又有支動、支植二目。因悟支者干支之支。蓋雜俎諾皋記之外。更出此條。猶今類書者。以甲乙丙丁乾兌離巽等分配。此則借干支之支。以別於前目之諾皋耳。支動、支植者。雜俎有廣動植四卷。此則爲支動及支植。觸類伸之。支諾皋之義益明矣。

洪景盧夷堅志。有甲之癸一百卷。又有支甲至支癸一百卷。三甲至三癸一百卷。四甲至四癸二十卷。所謂支甲、支癸者。卽支諾皋之支。洪段好奇相類。故門目亦倣之。近王長公作長短句。以舊無此調。因自謂小諾皋云。

洪景廬容齋四筆云。黃魯直和王定國詩。聞子由病臥續溪云。瀟裊障霧姿。朝趨去天咫。蜀士任淵注。引天威不遠顏咫尺。予按國語。楚靈築三城。使子皙問范無宇。無宇不可。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韋昭曰。咫者少也。言少知天道耳。酉陽雜俎有天咫篇。黃詩蓋用此。徐師川喜王秀才見過。小酌玩月四言曰。君家近市。所見天咫。庭戶之間。容光能幾。菰蒲之中。江湖之涘。一碧萬頃。長空千里。正祖述黃所用云。據洪說似得天咫字面。段或本此未可知。因並錄之。

又二筆十六卷云。酉陽雜俎天咫篇。載月星神異數事。其命名之義。取楚靈王曰。是知天咫。安知民則之說也。按前二說。則景廬已確據爲國語所出。第終覺牽強。於他目不盡同云。

鄭漁仲通志略。寶貨類有玉格一卷。似錢譜香譜之屬。而下題段成式撰。徧考諸家書目。無所謂玉格者。意非出段氏。而別有撰人。第注成式姓名甚確。則謂雜俎目中所列審矣。考雜俎玉格一門。皆談二藏事。絕非品玉之書。蓋亦因段氏門目而誤也。

山海經專以前人陳迹。附會怪神。而讀者往往不能察。今略記數則。以例其餘。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此本離騷天問二章之說而譌者。離騷曰。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九辯九歌。皆禹樂也。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辯九歌。注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古文相似而訛是也。據天問之意。但謂啓夢

寶於天。得二樂。而山海經乃以爲上三嬪於天。又以西南海之外。有人曰夏后開。珥蛇乘龍。詭誕

如此。豈足辯哉。經雖怪誕。而足證商爲天字之誤。始讀楚辭。嘗疑紫陽不引。及閱後語。乃知夢天二字。正得之此也。

大荒東經。困民國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託於有易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河念有易。潛出爲國于獸方食之。名曰搖民。按竹書紀年。殷王子亥寶於有易。而淫。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上甲徵師於河伯。伐有易。遂殺其君綿臣。據此蓋商上世之王子。有寶於他國者。爲其君所殺。商侯因徵師河伯滅之。其文甚明。而山海經之言。遽詭誕如此。可發一大噱也。凡山海經稱述古人事。第以二者律之。思過半矣。

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按二女之辯。歷世紛紛。景純獨謂天帝之女。似爲有見。第云湘川。不及四瀆。堯女旣爲舜妻。安得下降小水。而爲夫人。此又首尾衡決之論。夫堯女舜妻。不當下降小水。迺天帝之女。不尤貴乎。余意山海經第因舜葬九疑。離騷九歌有湘君夫人。遂曼衍爲說。而出入必以風雨。則後人因始皇事附益之。所言帝之二女。實本堯女。而又不指堯女也。

十二卷云。舜妻登比氏。生霄明、燭光。處河大澤。二女之靈。能照此方百里。則不惟舜妻曰二女。而舜女亦自有二女也。堯二女江神。舜二女爲河神。豈亦死於水耶。伏羲女爲洛神。何帝王之女。

皆爲水神耶。

大荒南經云。東南海之外。有國曰羲和。有女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妻。是生十日。大荒西經云。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按此則羲和常羲皆女子。又皆舜妻。一生日十。一生月十二。絕可爲捧腹之資。漫爾筆之。羲和者蓋因堯典命官之誤。而常羲則常義占月之譌。後世嫦娥之說所由本也。

山海經顓頊高辛之類。皆絕域殊稱。與史傳全別。惟黃帝堯舜等。稍無異詞。至稱葬於某山某地。則什九該妄也。他如舜生三身。顓頊生三面。近於戲矣。共工驩兜窮奇饕餮。古之四凶。實人類也。經率以爲怪鳥異獸。按三皇伏羲神農女媧。史傳類以獸面鳥身。四凶之象。或有所傳。要以影響恍惚而已。非真鳥獸也。且其人已誅。而以今在某國。恣然一物當之。非景純所謂寄託之旨耶。餘外夷奇產。六合之大。詎曰盡誣。而浮夸泰甚。世并疑之。悲夫。

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窺窬。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械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漢宣帝使人上郡發盤石。石室中得一人。徒裸被髮。反縛械一足。以問羣臣莫能知。劉子政按此言對之。然大荒北經又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據前貳負之臣。本文但言帝梏之疏屬之山。不言殺也。但言繫之於樹。不言石室也。則子政之對。當曰相顧

之尸。不當曰貳負之臣也。然而上郡所得。豈卽斯人哉。姑識此與中壘景純作小劇耳。

琴曲曰聶政刺韓王者。聶政之所作也。政父爲韓王冶劍不成。王殺之。時政未生。及壯。問母父何在。母告之。政欲殺王。乃學塗入王宮。拔劍刺王不得。踰城出去。入太山。遇仙人。學鼓琴。漆身爲厲。吞炭變其音。七年而琴成。欲入韓國。道逢其妻。妻對之泣。政曰。夫人何故泣。妻曰。聶政出遊。七年不歸。吾常夢見。君對妾笑。齒似政。故悲而泣。政曰。天下人齒盡政若耳。曷爲泣乎。卽復入山中。仰天嘆曰。嗟乎。變容易身欲報仇。而爲妻所知。父讎當何時復。援石擊落其齒。留山中三年。後入韓國。人莫知政。政鼓琴闕下。觀者成行。王乃召政。政內刀琴中而見王。王使之琴。政援琴而歌。於是左手持衣。右手出刀。以刺王。殺之。自知當及母。卽自犂剝面皮。斷其形體。人莫能識。乃梟磔政市。懸金其側。有知其人者。賜金千斤。一婦人往哭曰。嗟乎。爲父報仇耶。顧謂市人曰。此聶政也。爲父報讎。知當及母。乃自犂面。何愛一女子身。而不揚吾子名哉。乃抱政尸而哭。絕行脈而死。右見太平御覽琴類。似合聶政、豫讓、高漸離事爲一者。附會審矣。而其說亦僻。可喜。錄之。

太平御覽引用書一千六百九十餘種。非必宋初盡存。大率晉宋以前。得之修文御覽。齊梁以後。得之文思博要。而唐人事蹟。則得之本書者也。廣記引用書凡三百四十餘種。前此靡所因襲。當

是采集衆小說爲之。蓋小說本易傳。中唐後稍稍知印刻。而引用之書。又僅得御覽五中之一。足證本書具存。然宋元間小說。陶氏說郛尙數百種。今全書存者。第程史筆談百餘家而已。餘大半湮沒矣。

御覽向行鈔本。十年來始有刻。而譌謬特甚。非老師宿儒。卽一篇半簡。莫能句讀。至姓名顛舛。世代魯魚。初學士讀之。或取入詩文用。誤人不尠。廣記稍前刻於錫山談中丞。談於此書。頗肆力雋校。又藏書家有宋本。故雖間有舛訛。視御覽則天淵。第中闕嗤鄙類二卷。無賴類二卷。輕薄類一卷。而酷暴闕胡濶等五事。婦女闕李誕等七事。談謂遍閱。諸藏書家悉然。疑宋世已亡。余讀新

唐書。尙有數事得之廣記者。如宋之悉輩。皆舊唐書所無。蓋或闕於元世。或近代失之耳。輕薄類劉宗等皆見六朝諸史及唐書雜說。談已考補。餘目中有名姓者尙多。互見諸書。惟出小說中而其書今亡者。難悉究矣。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都下有牛善觸。人莫敢嬰。令文直往。拔取角。折其頸。殺之。旣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躡勇聞。之悉精草隸。世謂皆得父一絕。之悌長八尺。開元中歷劍南節度使。太原尹。嘗坐事流朱鷲。會蠻陷驩州。授總管擊之。募壯士八人。被重甲。大呼薄賊曰。獠動卽死。賊七百人。皆伏不能興。遂平賊。之悉爲連州參軍。刺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按太平廣記無賴類有宋之悉。而此事舊唐書不載。惟新唐

書有之。蓋宋人采廣記入傳者。故灼然知爲此事也。古今文人以力聞者。令文一人而已。因并著之。

藝苑卮言云。楚國王仲先。聞潘章之美。因願爲友。遂同衾枕。篤於伉儷。未幾偕沒。其家憫之。合葬於羅浮山。忽生一樹。柯條枝葉。無不相抱。時人號曰共枕樹。此事亦載太平廣記冢墓類。人或未詳所出。今附載於此。知宇宙之大。亡所不有也。又吳陸東美夫婦合葬。冢上生梓樹。二身同根。相抱爲一。有雙鴻常宿其上。此事絕類韓馮。第知者亦罕云。陸夫婦跬步不相離。人謂之比肩人。孫樞因封其墓曰比肩墓。

廣記又載。令文嘗以五指撮碓臂壁上書。得四十字詩。爲太學生。以一手挾講堂柱起。以同房生衣於柱下壓之。許重設酒。乃爲之出。又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壯士魏弘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臥。命三人奪其枕。三人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觀者踰主人垣牆。屋宇盡壞。名動京師。又汪節者。其母避瘡於村西福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其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衆無信者。節遂提獅子投之丈餘。衆人大駭。後數十人不能動之。遂以賂請節。節又提而致之故地。尋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於碾上。木上又置一牀。牀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終而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累有賞賜。雖拔山拽牛之力。不能過也。右三人皆

唐世以勇聞者。節之神力。尤爲驚絕。而世罕知其名姓。因讀卮言。載前代力人事。附識此。然三人者。或當太宗。或當德宗之世。俱不聞武功顯。信將有別材也。

文士之力者。宋令文外。元貫雲石亦驍悍。然將家子也。卮言所載。元人鄧弼。舞劍墮壯士馬首。事見宋景濂傳中。以稍僻世罕知。因錄此。鄧弼身長七尺。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昇弗能舉。兩手持之行。泰定末。德王執法西御史臺。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闕卒不爲通。弼曰。若不知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踏數人。聲聞於王。王命入。歷問其能。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卽命給與。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暨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無色。已而烟塵漲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斬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驩曰。壯士壯士。命勺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名振一時。按弼不特有力。蓋精劍術者。觀雜俎所載黃冠叟。及旅店老人等事可見。又唐裴旻一日射虎三十六。爲吳道子舞劍。擲劍空中數千丈。以室承之。萬衆辟易。然旻爲將。又開寶亂離。亦不聞戰功也。

亡一振者。惟僕同懷恩差不負耳。

此時高暉、李日月、蓬奚小俊並稱萬人敵。

兄弟形貌同者。史傳甚衆。而夫婦相類者絕希。廣記載一事奇甚。今錄此。貞元末。張頗自渭北入

城。止旅店。見有一媪。年可六十。衣黃袖大裘。烏幘跨門坐焉。顧左衛李胄、曹廣。問其何官。廣具答之。媪曰。此四衛耳。大好官。廣曰。何以言之。媪曰。吾年二十六。嫁張管爲妻。管爲人多力善騎射。郭汾陽之總朔方。管爲汾陽所任。請給衣賜。常在汾陽左右。管之貌酷相類吾。管卒。汾陽傷之。吾因僞丈夫衣冠。投名爲管弟。請事汾陽。汾陽大喜。令吾代管職。遂寡居二十五年。自汾陽之薨。吾已年七十二。軍中累奏。兼御史大夫。忽思斃獨。遂嫁此店潘老爲婦。邇來復誕二子。曰滔曰渠。滔五十有四。渠年五十有二。是二兒也。按此則此媪四十餘代夫任職。至御史大夫。七十餘復適人。生二子皆五十餘。其年殆百數十歲。尙有六十之容。皆古今未聞之異也。楊用修歷記女子僞作男官者。此最職任高顯。乃不之及。昔楚王念孫叔敖。優孟抵掌學之。王至欲以爲相。蓋戲語耳。今顧實有其人。又夫婦酷類。尤爲怪也。

婦人掌兵者。六朝冼氏。唐李氏。羣盜者。東漢呂母稱將軍。徵側徵貳反交阯。宋李全妻楊妙真。五代賊帥白項鴉。僞男子有軍功者。晉木蘭。唐張管妻。醜而力而德者。梁鴻婦孟氏。美而力而節者。苻登后毛氏。右諸人漫憶其燁赫。餘未易更僕陳。然總之。未必皆勇力。卽勇力。未必絕人也。惟劇談錄一婦人異甚。而太平廣記勇力類不收。因錄之。卽此知唐人小說中奇事。廣記固有不盡收者。非以刊落。大概遺亡耳。神策將張季弘。以勇氣聞於時。一日賣文牒往州郡。暮投旅店。觀

其母子相對悲愁。問之。曰家有婦至惡。恃其勇。凌侮吾母子無不至。季弘笑謂。他非吾所辦。此易耳。卽相爲除之。母子劇喜。俄婦人自外至。狀無異常人。季弘取騾鞭置座下。呼語曰。吾聞汝倚有勇力。不伏姑壻使喚。果有此否。婦再拜曰。新婦敢爾。自是大家憎嫌過甚。因引季弘手至大石上。歷數平日常事。輒曰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陳一事。以指於石上搯一畫。每搯輒入寸餘。季弘汗落神駭。但稱道理不錯。其夜不能寐。翌日亟行。枝山前聞所謂惡新婦。卽此。其載王昌女盪舟事。差足亞之。

孟賁見公孫丑所引。世但名其勇。而事不能詳。按後漢書鄭太傅注引許慎云。孟賁。衛人。說苑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天。呂氏春秋曰。孟賁過河。先於其伍。船人怒。以楫虓其頭。中河。孟賁瞑目視船人。髮植目裂。船中人盡播入河。又慶忌。吳王僚子也。射之矢滿把不能中。騶馬追之不能及。右二事魏將楊大眼幾奄有之。後魏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高祖南伐。李冲典選征官。大眼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尙書不見知。爲尙書出一技。以繩長三丈。繫鬚飛行。繩直如矢。見者莫不歎絕。冲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王肅初歸國。謂大眼曰。聞君名。眼如車輪。今見乃不異人眼。大眼曰。若旗鼓相望。瞬眸奮發。足使君亡魂喪膽。何必車輪。世以關張不過也。

五丁或謂五人。或以一人名五丁。紀載不一。考之當是一人。廣記稱五丁每遇蜀君卒。輒獨立巨

石十數丈墓前。蜀王遣取金牛。牛奔入岩穴。五丁執其尾拽之。山遂崩。壓五丁死。非五人明矣。

廣記又一說稱五人。同以拽牛壓死互異。

天寶初。安思順進五色玉帶。又於左藏庫中。得五色玉杯。上怪近日西寶無五色玉。令責安西諸番。番言比常進。皆爲小勃律所劫不達。上怒欲征之。羣臣多諫。獨李右座贊成上意。且言武臣王天運謀勇可將。乃命王天運將四萬人。兼統諸番兵伐之。及逼勃律城下。勃律君長恐懼請罪。悉出寶玉。願歲貢獻。天運不許。卽屠城。虜三千人。及其珠璣而還。勃律中有術者。言將軍無義不祥。天將大風雪矣。行數百里。忽颶風四起。雪花如翼。風激小海水成冰柱。起而復摧。經半日小海漲湧。四萬人一時凍死。唯番漢各一人得還具奏。玄宗大驚異。卽令中使隨二人驗之。至小海側。冰猶崢嶸如山。隔冰見兵士屍。立者坐者。瑩徹可數。中使將返。冰忽消釋。衆屍亦不復見。右事載酉陽雜俎。蓋附會之極可笑者。考玄宗紀。林甫傳。天寶年間並無王天運伐勃律事。惟高仙芝傳云。小勃律王爲吐蕃所招。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通。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督累討不捷。玄宗特赦仙芝。將馬步萬人討之。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西安行百餘日。至連雲堡。適婆勒川水漲。仙芝以牲祭。遂度擊。大破之。玄宗使術士韓履冰往視。因懼不欲前。仙芝留同令誠城守。自引餘兵進。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大軍至。其君臣百姓。

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救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斫婆夷藤橋甫畢。而吐蕃救至。婆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闊盡一矢。力修之。昔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按此則征勃律乃仙芝。是役固全軍返。並無屠城及冰雪等事。蓋以傳有術士韓履冰。及婆勒川、娑夷河。遂詭以爲虜中術士。言天大風雪。四萬人俱死於冰。其荒忽誕妄。絕與山海經所載夏啓、王亥相類。大可笑也。夫窮山僻裔。委巷之談。無從考訂。筆之可耳。征伐朝廷大政。乃爾傳訛。世以成式博通。而本朝故典。迷昧若此。他可信哉。

丹鉛錄載。文安縣水忽僵立。遂凍爲冰柱。高五丈。四圍如之。中空而旁穴。後數日流賊過。鄉民入穴中避之。頗賴以全。此事考誤已辯之。并附錄爲笑資云。

西陽雜俎二十卷。續十卷。今世行本。余嘗得二刻。皆二十卷。無所謂續者。近於廣記中錄出。然不能十卷。而前集漏軼殊多。因併錄續集中。以完十卷之舊。俟好事博雅者刻之。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五終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六

己部 二酉綴遺中

明東越胡應麟撰

古今誌怪小說。率以祖夷堅、齊諧。然齊諧卽莊。夷堅卽列耳。二書固極詼詭。第寓言爲近。紀事爲遠。汲冢瑣語十一篇。當在莊、列前。束皙傳云。諸國夢卜妖怪相書。蓋古今小說之祖。惜今不傳。太平廣記有其目。而引用殊寡。余嘗欲雜摭左、國國語、紀年、周穆等書之語怪者。及南華、冲虛、離騷、山海之近實者。燕丹、墨翟、鄒衍、韓非之遠誣者。及太史、淮南、新序、說苑之載戰國者。凡瓌異之事。彙爲一編。以補汲冢之舊。雖非學者所急。其文與事之可喜。當百倍於後世小說家云。

今瑣語文惟劉氏史通可見。疑古篇引其說云。舜放堯於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又云益爲啓所誅。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以上劉通稱汲冢書。今考惟太甲殺伊尹。與紀年合。餘並諸書所無。蓋皆瑣語中事也。其說詭誕不根。固不待辯。至所記諸國怪事。得諸耳目。或匪盡誣。且文出汲冢。必奇古。惜無從備見之。

太平御覽第三百七十七卷形體類。引瑣語一則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大君子甚長而大。大下而小上。其言甚怒好仰。晏子曰。若是則盤庚也。夫盤庚之長。九尺有餘。大下小上。白色而

髯。其言好仰而聲上。公曰是也。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伐宋也。又云。齊景公伐宋。至曲陵。夢見有短大夫賓於前。晏子曰。君所夢何如哉。公曰。其賓者甚短。大上小下。其言甚怒好俯。晏子曰。如是則伊尹也。伊尹甚大而短。大上小下。赤色而髯。其言好俯而下聲。公曰是矣。晏子曰。是怒君師。不如違之。遂不果伐宋。右後一事見御覽三百七十八卷。二說酷類。蓋必一事析爲二者。考冊府元龜亦載二事。但合爲一。而所紀稍不同。又子產浮遊事別見

楊用修云。汲冢瓊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其誣若此。蓋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僂者爲之也。然則何以知之。曰其文不類戰國。按用修謂汲冢多誣可也。又謂此書乃伊尹黜僂之人所作。此何異兒童之見。夫周末去商遠。故有此誣。使當時僂於伊尹者。豈得誑之至此。蓋春秋人作也。

楊用修又引瓊語。伊尹與妹喜交尤謬。蓋亦當得之類書。

小說稱徐鉉好言怪。賓客之不能自通者。與失意見斥絕者。皆託言以求合。洪邁好志怪。晚歲急於成書。客多取廣記中舊事。改竄首尾。別爲名字以投之。至有數卷者。洪不復刪潤。皆入夷堅。然二子尙爲人欺也。蘇軾好談鬼。客至使談。有不能者。輒云姑妄言之。則又導之以妄。然二子竟爲所欺。坡特滑稽戲劇。未嘗形筆端也。鉉所著稽神錄。其中必有誑於賓客。如夷堅所得者。豈皆

實哉。

洪夷堅四百二十卷。不勝衆矣。而王質景文又有別志二十四卷。何古今怪事盡出於南渡之世也。太平廣記雖五百卷。然自洪荒至宋。已數千年。又合衆小說數百家而成。而洪直以一代之事當之。不亦妄哉。余嘗欲取宋太平興國後及遼、金、元氏以迄於明。凡小說中涉怪者。分門析類。續成廣記之書。殆亦五百餘卷。其誣誕瞭然。洎好奇勦撥。文士俳諢。概舉芟之。或不致後來之誚云。此書卷帙繁重。尙未成編。其辯駁大都略見茲集。

幼嘗戲輯諸小說。爲百家異苑。今錄其序云。自漢人駕名東方朔作神異經。而魏文列異傳繼之。

六朝唐宋。凡小說以異名者甚衆。考太平御覽、廣記及曾氏、陶氏諸編。有述異記。卷二甄異錄。卷三

廣異記。卷一旌異記。卷十五古異傳。卷三近異錄。卷二獨異志。卷十纂異記。卷一靈異記。卷十乘異記。卷三祥異

記。卷一續異記。卷一集異記。卷三博異志。卷三括異志。卷一紀異錄。卷一祖異記。卷一采異記。卷一摭異記。卷一賢

異錄。卷一此外如異苑、異聞、異述、異誠諸集。大概近六十家。而李翱卓異記、陶穀清異錄之類。弗

與焉。以所記稍不同故也今世有刻本者。僅神異、述異數家。餘俱不行。迺其事大半具諸類書。鄭漁仲所謂

名亡實存者也。第分門互列。得一遺二。雖存若亡。余屏居丘壑。卻掃杜門。無鼎臣野處之寶。以

遣餘日。輒命穎生。以類鈔合。循名入事。各完本書。不惟前哲流風。藉以不泯。而遺編故帙。亦因

概見大都。遂統命之曰百家異苑。作勞經史之暇。輒一披閱。當抵掌捫蝨之懽。昔蘇子瞻好語怪。客不能則使妄言之。莊周曰。余姑以妄言之。而汝姑妄聽之。知莊氏之旨。則知蘇氏之旨矣。

楊用修謂世但知博物志。而不知有博物記。記乃漢人所撰。余讀太平廣記目無此書。僅再生類一事稱出博物記。而內言及魏郭后。恐非漢人所撰。意以記爲志字誤。而今傳茂先博物志。又無此事。姑識此以俟再考。其說云。漢末關中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家者。人猶活。既出。容色如舊。魏郭后愛念之。錄置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內事。說之了了。皆有次序。郭崩。哭泣過禮。遂死。

人死而復甦者。竹書秦諜可謂絕奇。然他書謂之縊。非斬首也。余讀諸志怪小說所載。某人臨陣被殺。而乘騎以歸。問其衆云。有首無首孰佳。衆泣曰。有首佳。帥曰。汝不知。無首亦佳。又一人被刑斬首。而復生一首。視前第稍細耳。信然則秦諜之甦。不足異矣。然五行記一事尤怪。并錄此。清河崔廣宗。犯法梟首。家人舁其體歸。每飢卽畫地作飢字。家人遂屑食於頸孔中。飽旣書止字。家人等有過犯。書令決之。如是三四歲。世情不替。更生一男。於一日書地云。後日當死。且備凶具。如其言。蓋千古未聞之異。於理恐必無也。

陳太丘絕不聞著書。而意林所引抱朴子。載陳仲弓異聞記云。同郡人張廣遭亂。有女四歲不能

行。棄冢中。後開冢。女復活。問之。曰見冢角有一物。伸頸吞氣。乃效之。轉不復飢。尋看乃大龜也。將女還食。食飲初。小腹痛。久乃習之。按此書太平廣記及御覽俱不載。蓋其亡已久。然仲弓之言。或當不妄。因識此。凡干寶所記冢中婢事。皆出此後。又三國吳志。某人死六日復甦。穿土而出。與秦諜大同。稚川自有集異傳十卷。亦諸家書目所無。見本傳。

蘇長公仇池筆記一事絕類太丘所記。豈亦談者欺之耶。

陸氏異林曰。鍾繇嘗數月不朝會。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繇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繇曰無此。勤勤呼之。乃入。繇以刀斫之。傷髀。婦人即出。以新綿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冢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著白練衫。丹綳襦袴。傷左髀。以襦袴中綿拭血。叔父清河太守說。清河陸雲也。按此書蓋吳人士龍猶子撰者。而諸家絕無此目。僅見三國志鍾繇傳注中。因錄此。

列異傳三卷。通志稱魏文撰。而通考及宋志書目皆無之。蓋自宋已亡矣。惟裴松之所引一事。附蔣濟傳注中。魏文與濟同時。當是濟自語魏文者。今錄此云。蔣濟婦夢見亡兒曰。死生異路。我今在地下。爲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太廟西謳士孫阿。見召爲泰山令。願母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母驚悟白濟。曰夢耳。不足怪也。明日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彊難感悟。故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

驗之。遂道阿形狀甚悉。天明母重啓濟。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爲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遣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巳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轉爲錄事矣。

博異志稱谷神子纂。而無名姓。或曰名還古。此通考晁氏說。今刻此書。於谷神子下注此三字。蓋本晁氏說。非本書舊文也。序稱有所指託。故匿其姓名。今刻本纔十事。起敬元穎上馬侍中。余讀之詞頗雅馴。蓋亦晚唐稍能文者。視牛氏玄怪等錄覺勝之。然語意亡所刺譏。於序文殊不合。後讀廣記。御覽諸書。迺知刻本鈔集。所遺甚衆。僅得此書之半耳。第其所謂指託者。尙未得之。當續考。陳氏但言名還古。竟亡其姓。唐有詩人鄭還古。嘗爲殷七七作傳。其人正晚唐。而殷傳文與事皆類。是書蓋其作也。

集異記。河東薛用弱撰。中載王之渙酒樓事。大非實錄。且昌齡適集中。絕少與之渙倡酬詩。又蕭穎士遇二少年。謂似鄱陽忠烈王。穎士實八世孫。聞言大駭。後會盱眙長勘發冢盜。乃知二少年實發鄱陽冢。忠烈貌如生。因知穎士狀類。此理或然。而原化記稱穎士遇老翁逆旅中。謂嘗爲

蕭八代祖書佐。見穎士貌酷肖。不覺咨歎。則集異所載誠有之。而原化因附會以爲神仙。第茂挺身遇此事。不自紀而人紀之。何耶。

白行簡三夢記云。天后時。劉幽求爲朝邑承掌。奉使歸。未及家十餘里。適有佛堂院落出其側。寺中歌笑歡洽。寺垣短缺尺。得睹其中。劉俯身窺之。見十數人兒女雜坐。羅列盤饌。環遶而共食之。見其妻在坐中語笑。劉初愕然不測其故。久之且思其不當至此。復不能捨之。又熟視容止言笑無異。將就察之。寺門閉不得入。劉擲瓦擊之。中其罽。諸人迸走散。因忽不見。劉踰垣直入。與從行者視殿廡皆無人。寺扃如故。劉訝益甚。遂馳歸。比至其家。妻方寢。聞劉至。及敝寒暄訖。妻笑曰。向夢中與數十人同遊一寺。皆不相識。會食訖。殿庭中有人自外以瓦礫投之。杯盤狼籍。因而遂覺。劉亦具陳其見。與夢符合。不爽毫髮云。右載陶氏說郛。太平廣記夢類數事皆類此。此蓋實錄。餘悉祖此假託也。

其第二夢記元白梁州詩云。花時同醉破春愁。笑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與二公自紀悉同。故知劉夢亦實事也。其第三夢女巫事亦奇。

稽神錄云。漳州蘇猛子病狂。請醫陳寨。寨至。蘇氏子見之。戟手大罵。寨曰。此病入心矣。因立壇於堂中。戒人無得竊視。至夜。取蘇氏子劈爲兩。懸堂之東壁。其心懸北簷下。寨方在堂中作法。

所懸之心。遂爲犬食。寒驚懼。持刀宛轉於地。出門而去。主人謂其作法也。食頃。持心而入。內於病者之腹。披髮叱之。其腹遂合。蘇氏子遂悟。連呼遞舖。家人莫測。乃其日有驛吏手持公文死道旁。蓋塞取驛吏之心而活蘇氏也。右徐氏謬談多若此。夫古有剝腹滌腸者。然腹剖腸見。本不至死。史傳中如賈復、彭雋輩。往往皆然。而俞跗華佗。又神藥以傳之。故非虛妄。若劈之爲二而猶能活。則宇宙之中斷無此事也。宋人小說。載鉉好語怪。賓客率詭撰以欺之。此事亦收廣記中。使景盧賓客。復掇以欺洪。豈不更入夷堅哉。漫書此博觀者一笑。

諾皋記載景乙妻久病。見夫回。遽言牛身被斫去。速逐之。乙趨園。見一物如嬰兒。持竹筐。見乙驚走。乙就視。妻牛身在焉。比返。見妻髮際至胸。有霞如脂膜然。病遂已。按此。蓋徐氏賓客掇西陽以欺鉉耳。

酉陽雜俎支諾皋一事云。貞元中。望花驛西。有百姓王申。手植榆於路成林。構第屋數椽。夏月常饋漿於行人。有兒年十三。每令伺客。忽一日白其父。路有女子求水。因令呼入。女少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兒。今服禪矣。將還馬嵬。訪親求食。言語明悟。舉止可愛。王申乃留飯之。謂曰。今日暮夜可宿此。女亦欣然從之。其妻遂納之後堂。呼之爲妹。倩其成衣數事。鍼縷細密。殆非人工。王申大驚異。妻尤愛之。乃戲曰。妹無他親。能爲我家作新婦乎。女笑。

曰。身既無託。願執井竈。王申卽日賃衣貰酒爲兒婦。其夕暑熱。戒其夫近多盜。不可闢門。卽舉巨椽捍而寢。及夜半。王申妻夢其子披髮訴曰。被食將盡矣。妻驚欲看其子。王申怒曰。渠得好新婦。喜極嚙言耳。妻復寢。復夢如初。申與妻燃燈。呼其子及新婦。悉不復應。扣戶。戶牢如鍵。乃壞門闔。才開。有物圓目鑿齒。體面藍色。衝人而去。其子唯餘腦骨及髮而已。按張鸞朝野僉載一事正同。惟以爲周大足時秦州事。在貞元前。蓋好事者詭撰姓名以欺段耳。

夷堅續志云。醴泉尉崔汾。居長安崇賢里。夏夜乘涼於庭。月色方午。風過。覺有異香。頃聞南垣土動窸窣。崔生意蛇鼠也。忽覩一道士。大言曰。大好月色。崔驚懼遽走。道士緩步庭中。年可四十。丰儀清古。良久。妓女十餘。排大門入。綃紅翹翠。豔冶絕世。列坐月下。崔生疑其狐媚。以枕投門闔驚之。道士小顧。怒曰。我以此差靜。復貪月色。初無延佇之禮。敢爾窳率。厲聲曰。此處有地界無。歎有二人。長才三尺。巨首僂耳。唯伏其前。道士頤指崔生曰。此人有何親屬入陰籍。可領來。一餉問。崔生父母及兄悉至。衛者數十。捽曳批之。道士叱曰。我在此。敢縱子無禮乎。父母泣曰。幽明隔絕。誨責不及。道士叱遣之。復顧二鬼。捉此癡人來。二鬼跳及門。以赤物如彈丸。遙投崔生口中。乃細赤纒也。遂鉤出於庭中。又詬辱之。崔驚失音。不得自理。其妓羅拜曰。彼凡人。因訝仙官無故而至。非有大過。道士怒解。拂衣由大門而去。按此事續志所載。余嘗疑其文不類。

宋末。而酷類酉陽雜俎。及近讀廣記。乃知卽雜俎事。夷堅掇之耳。

王長公贈方景武。上帝由來有戲臣。亦用雜俎崔曙事。觀此二地界三尺。則不

特帝臣侏儒也。

張睢陽保障之功。日揭萬古。獨守城食三萬人。君子不能無疑。昌黎辯之甚力。後世談者。如捫蝨新話等書。猶數數焉。近閱撫青雜說。得六合縣陰兵事。爲之擊節大快。千載之疑。一朝冰釋。而世或寡知者。因節錄之。紹興辛巳虜南侵。有何兼資者。奉主將命。將小隊游弋。至六合縣。見大軍自西北來。不類官兵。又不類虜人。須臾號令下寨。召兼資入。凡五門。始至中軍。二人廟坐。冠服如天神。一人面貌英毅。鬚髯皆指天。一人東向。貌亦俊爽。兼資再拜。問其姓名。面貌英毅者曰。吾張巡也。指東向者曰。此許遠也。兼資少聞張許事。因再拜頂禮曰。某曾讀唐書。見二大王忠義大節。今日迺得瞻風采。然信史所載。豈皆實乎。巡曰。史有何疑。兼資因舉食三萬人事。巡曰。有之。而實不然也。所食者皆已死之人耳。兼資又舉殺愛妾事。巡曰。亦非殺也。吾妾見孤城危迫。欲自殺以殉。許奴亦以憂悸暴死。遂烹以享士。蓋用術以堅軍士之心耳。又見雷萬春面止一癩。謂止中一箭。理亦近之。雖神怪之談。君子所不道。而此足以破千古之惑。不可棄也。

論衡辯夔一足。然莊周載夔憐虬。山海經載黃帝以夔革冒鼓。聲聞五百里。皆以爲一足。余嘗以莊周、山海附會。然古鍾鼎往往有夔龍之形。則獸自有名夔者也。論衡又辯汲井得人事。然酉陽

雜俎載獨孤叔牙家汲水。重不可轉。數人助出之。乃人也。戴席帽攀欄大笑。卻墜井中。真有人矣。井中遇人事甚夥。獨此事亦於原說脗合。總之不若景陽宮井爲實也。識此一笑。

吾意夔一足。實因莊周踰蹕之說。訛爲后夔。好事者撰爲仲尼之語以關之。而好辯者又引好事之談以證之。皆夢中說夢也。雜俎井中得人事。或因昔人之辯更撰此以實之。此非廣讀稗官不能得其要領也。

元和初。有一士人。失姓字。因醉臥廳中。及醒。見古屏上婦人等。悉於牀前踏歌。歌曰。長安女兒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蛾眉空帶九秋霜。其中雙鬢者問曰。如何是弓腰。歌者笑曰。汝不見我作弓腰乎。乃反首髻及地。腰勢如規焉。士人驚懼。因叱之。忽然上屏。亦無其他。按博異記邢鳳傳有此事。其詩正同。但言得之夢中耳。然則元和士人卽鳳也。或博異志因雜俎此事。而駕名於鳳。亦未可知。大抵稗官曲說。附會百端。其情變不可窮詰也。博異作羅幃空度九秋霜。當

以雜俎爲勝。

石鼎聯句詩。明是退之脚手。蓋亦毛穎、革華遺意。至軒轅切韓。彌明影愈。又其不必言者。及閱兩山墨談。以某處有軒轅彌明廟爲疑。此極可大笑。世間叢祠井社。如石郎、木居士之類。前代毫無出處。尙徧天下。况彌明韓公有詩。後人因立爲廟。復何所疑。都緣不解韓公詩體。被其簸弄。若真知詩人。一見便當了然。余因此知許由、善卷諸墓。一切不足憑信。每笑昌黎用爾許心力作

此詩。千年後不遇識者。幾被軒轅氏奪去也。

唐人小說。如柳毅傳書洞庭事。極鄙誕不根。文士亟當唾去。而詩人往往好用之。夫詩中用事。本不論虛實。然此事特誣而不情。造言者至此。亦橫議可誅者也。何仲默每戒人用唐宋事。而有舊井潮深柳毅祠之句。亦大鹵莽。今特拈出。爲學詩之鑒。黎惟敬本學仲默詩。而與余游西山玉龍洞。有封書誰識洞庭君之句。暗用柳毅而不露。而語獨奇俊。得詩家三昧。總之不如不用爲善。然二君用事。偶經意不經意耳。若因此妄生分別相。則癡人前說夢也。

六朝宋虞之有妒記一卷。至唐不傳。而宋王棊補之。今所補者又不存矣。余生平二親極念。而不幸際敬通之厄。居常扼腕弗堪。每欲叢錄古今史傳中事迹。以補二書之亡而未暇。近讀夷堅志妒忌門。一事絕奇。因錄之於左方。郭二雅妻陸氏。秀州海鹽人。平時端靖有志操。紹興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呼其子昭戒之曰。吾數日後當死。切無卽斂。丁寧數四。昭憂之。尙未敢盡信。及其無疾而逝。心猶微溫。奄奄有出入息。十日復生。曰姑蘇某龍王嬖一妾。遭夫人妒忌以箠死。鞠訊天獄。累年不能決。上帝命我詰其情。一問而得之。泰山牘以上。信宿當就刑。是時必暴風雨至。七月五日。平江大風駕潮。漂溺數百里。田廬皆被其害云。據右所載事。則不特人類爲然。卽異類且有之。然龍妾以非命亡。而帝爲正獄致刑。今之殘虐姬媵。俾弗聊生者。苟追陽誅。陰譴寧可免。

也。且一龍之妒。生既甘心其妾。垂死正刑。而濱海田廬數百里。復受其害。妒婦之惡。詎勝道哉。庸書志後。以戒世之甘妒忌者。

宋何先異聞。載碧蘭堂一女子詩云。水天日暮風無力。斷雲影裏蘆花色。折得荷花水上游。兩鬢蕭蕭玉釵直。語亦頗工。而不甚傳。因錄此。蘆花字與荷花相犯。當是鈔錄之誤。今說郭殊無善本。余嘗得一部於王長公處。多長公手所改定者。惜此未經刊削云。異聞又載周某入樂離國事。當是傳寫唐人南柯及兜玄國二則耳。

唐人記返魂事。有絕相類者。如齊推女及鄭亞妻。必有一譌。又太平廣記神仙類。田先生卽救齊女者。而所記又不同。大率皆烏有耳。

凡變異之談。盛於六朝。然多是傳錄舛訛。未必盡幻設語。至唐人乃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如毛穎、南柯之類尙可。若東陽夜怪錄稱成自虛。玄怪錄元無有。皆但可付之一笑。其文氣亦卑下。不足論。宋人所記。乃多有近實者。而文彩無足觀。本朝新、餘等話。本出名流。以皆幻設。而時益以俚俗。又在前數家下。惟廣記所錄唐人閨閣事。咸綽有情致。詩詞亦大率可喜。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七

己部 二酉綴遺下

明東越胡應麟撰

唐人小說。詩文有致佳者。薛用弱集異記。文彩尙出玄怪下。而山玄卿一銘殊工。蓋唐三百年。如此銘者亦罕觀矣。豈薛生能幻設乎。余舊奇此作。讀洪景廬隨筆。亦以爲青蓮、叔夜之流。不覺欣然自快。錄諸此。良常西麓。原澤東泄。新宮宏宏。崇軒轍轍。雕甍盤礎。鏤檀竦案。碧瓦鱗差。瑤堦昉截。閣凝瑞霧。樓橫祥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炬洩。靈廳遐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班列。仙翁鵠立。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動。蘭幄牙設。妙樂競奏。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雪。易遷徒語。童初詎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右銘詞精鍊奧古。奇語甚多。洪景廬擬作一章。未堪伯仲也。倘果出玄卿。則羽人能文。當推上座。稚川、貞白。皆退舍矣。子瞻亦劇賞之。作詩謂欲季孟玄卿。其指可觀。至所引陳幼霞事誤。隨筆已明。

太白逸詩二章。見宋人詩話。其詞瑰璋跌宕。卽非真太白語。亦非李赤、張碧所能辦。今備錄於下方。詩云。人生燭上花。火滅巧妍盡。春風饒樹頭。日與化工進。只知雨露貪。不聞零落近。昔我飛昇時。慘見當塗墳。青松靄朝霞。縹緲山下村。旣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念此一脫灑。長嘯登崑

崙。醉着鸞鳳衣。星斗俯可捫。又曰。朝披雲夢澤。笠釣青茫茫。尋綠得雙鯉。中有上元章。篆字若丹蛇。遶勢如飛翔。歸來問天老。奧義不可量。金刃割青紫。靈文爛煌煌。嚙服十二環。奄有仙人房。暮跨紫鱗去。海氣侵肌涼。龍子善變化。化作梅花粧。贈我疊疊珠。靡靡明月光。勸我穿絡纒。繫作裙間璫。挹予以詞去。談笑聞餘香。元祐八年。東坡帥定武。李方叔送別於惠濟。出示南岳典寶東華李真人像。又出此二詩曰。此李真人作。近有人於江上遇得之。云卽太白也。又一五言律云。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收帆畏日斜。雲山千萬疊。何處上仙槎。此老杜過洞庭詩也。李希聲云。得之於江心一小石刻。此詩當是杜陵尾句。與今集中小異。

夷堅志。紫姑咏美人手詩云。笑折櫻桃力不禁。時攀楊柳弄春陰。管絃曲裏傳聲慢。星月樓前歛拜深。繡幕偷迴雙舞袖。綠窗閒整小眉心。秋來幾度挑羅襪。時爲相思放卻鍼。詩雖卑弱。亦清婉可喜。且成之頃刻間也。又齊東野語。載女仙降箕。賦三絕句。其一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牆邊道韞家。燕子未歸春寂寂。小窗和雨夢梨花。二云。松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人倚危樓第幾欄。三云。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水漪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皆絕有風味可觀。

野語又記一紫姑咏櫓詩云。寒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蚪血。運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

裂。五湖仙子多奇志。欲駕扁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又咏筆七言律云。系出中山骨欲仙。何人扶穎縛尖圓。狂僧堪笑堆成冢。豪客曾聞掃似椽。窗下玉蜍涵夜月。几間雪滿涵春泉。當時定遠成何事。輕擲毛錐恐未然。二作皆奇警有意。非漫然酬應者。後一詩載楊用修集中。

鬼詩極有佳者。余嘗徧蒐諸小說。彙爲一集。不下數百篇。時用以資談噱。聊撮其尤。

四言。如玉盃金缸。愿陪君王。邯鄲宮中。金石絲簧。衛女秦娥。左右成行。綺縠繽紛。翠眉紅粧。王歡顧盼。爲王歌舞。願得君身。長無災苦。右劉諷所遇鬼仙詩。見玄怪錄。此篇自曹氏後。卽六朝諸名士集中罕覩。決非牛奇章輩所辦。第不知何代何人作也。此詩二首。其一已見四言。

又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愁君未知。又鳳凰和鳴。將翔將翔。與天齊壤。慶流無疆。皆去前作遠。

五言。如孤墳臨清江。每覩白日晚。松影搖長風。蟾光落巖甸。故鄉千里餘。親戚罕相見。望望空雲山。哀哀淚如霰。恨爲泉臺客。復此異鄉縣。願言叙疇昔。勿以棄疵賤。全篇古意。又高松多悲風。蕭蕭清且哀。白日徒昭昭。不照長夜臺。雖復隔生死。猶知念子孫。寄語世上人。莫厭臨芳尊。又清遠道士。川光共澄徹。山影相凌亂。白雲翫欲歸。青松忽消半。此自是鬼語。謂仙者非。又何

處清風至。君子幸爲鄰。烈烈盛名德。依依佇良賓。又一徑入青松。飛流澹晴綠。道人晚歸來。月色照彩服。皆佳。

五言絕。如星漢縱復斜。風霜淒已切。薄陳君不御。誰知思欲絕。命嘯無人嘯。含嬌徒自嬌。徘徊花上月。空度可憐宵。可惜花時節。依然獨自愁。無端兩行淚。長祇對花流。花前始相見。花下還相送。何必言夢中。人生盡如夢。幽意鎖嬌豔。無人蘭蕙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卜得上峽日。秋天風浪多。江陵一夜雨。腸斷木蘭歌。皆有六朝風致。宋落花詩。如流水難窮目。斜陽易斷腸。誰同研光帽。一曲舞山香。形容工絕。又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又紅樹耿秋色。碧溪彈夜絃。佳期不可再。風雨杳如年。

七言絕。如寒食家家盡禁煙。野棠風墮小花鈿。如今空有孤魂夢。半在嘉陵半錦川。何人窗下讀書聲。南斗闌干北斗橫。千里辭家歸未得。春風腸斷石頭城。相思無路莫相思。風裏楊花只片時。惆悵深閨獨歸去。曉鶯啼斷綠楊枝。侍燕黃昏曉未休。玉階月色夜如流。朝來自覺承恩最。笑倩旁人認繡裘。湘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壘坐葛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嶺宮前鶴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城東城西舊居處。城裏飛花亂如絮。海燕乘春卻下來。屋裏無人更飛去。澗水潺潺聲不絕。溪隴茫茫野花發。自去自來人不知。長

時惟對空山月。惟七言律多猥冗。無足采者。

三句。如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又涼風起兮驪山空。長生殿鎖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記得開元中。意味無窮。絕可諷詠。又牀頭錦衾斑復斑。架上朱衣殷復殷。空庭明月閒復閒。夜長路遠山復山。三詩體格特新。然真鬼語也。

品彙。故臺城妓一絕。獨持巾櫛掩玄關。小帳無人燭影殘。昔日羅衣今化盡。白楊風起隴頭寒。此首頗有大曆意。然是耿將軍青衣作。非臺城妓也。見廣記精怪類妓詩云。宮中細草香紅濕。宮內纖腰碧窗

泣。唯有春來雙燕雛。猶傍朱簾玉鉤立。亦風味可人。又五原分袂真胡越。燕拆鶯離芳草歇。年少煙花處處春。北邙空恨清秋月。碧杜紅蘅縹緲香。冰絲彈月夜清涼。峯巒一一俱相似。九處堪令

九斷腸。寶閣排雲稱望仙。五雲高處是朝天。青溪猶有當時月。曾照瓊花綻綺筵。俱女仙詩

又慈恩寺女仙詩。黃子陂頭好月明。強踏華筵到曉行。煙披山色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其二云。湖水團圓夜如鏡。碧樹紅花相掩映。北斗闌干曉移柄。有似佳期常不定。二作俱工。後篇遂不減作者。第終不甚類人間語耳。又雙竹齋女子詩。晚雨廉纖梅子黃。晚雲卷月雨侵廊。天陰把酒不成飲。識着無情更斷腸。其二云。舊時衣服盡雲霞。不到迎仙不是家。今日樓臺何處問。祇餘古木記宣華。宣華孟蜀殿名又太平廣記鬼詩。忽然湖上片雲飛。不覺舟中雨濕衣。折得荷花渾忘却。空將荷

葉蓋頭歸。其二云。浦口潮來初渺漫。湖心蕩漾采花難。芳心不愜空歸去。會待潮平再折看。又酉陽雜俎鬼詩。流水涓涓芹吐芽。織烏西飛客還家。荒村無人作寒食。殯宮空對棠梨花。詩話總龜鬼詩。惆悵金泥撲蝶裙。春來猶見伴行雲。不教布施剛留得。恰似相逢李少君。又西去長沙東上船。回頭此事已千年。長春殿掩無人掃。滿眼梨花叫杜鵑。又江上桅杆一百尺。山中樓臺十二重。老僧樓上看江上。遙指桅杆笑殺儂。俱奇詭足解頤。

律詩諸小說罕載。亦難於佳者。樹萱錄記一女子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分飛俱有恨。此別幾時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聲影暫相從。頗婉約可觀。然樹萱是宋人僞作。恐不足憑也。又王生西施挽歌云。西望吳王闕。雲書烏篆牌。連江張蕙幔。擇土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臺。春風何處到。悵悵不勝懷。此首亦類晚唐。而韻用鹿盧格。又桃源夫人題中秋月云。金吹掃天幕。無雲方整然。九秋今夕半。萬里一輪圓。皓彩盈虛碧。清光射玉川。瑤尊休惜醉。今夕正綿綿。靈源夫人同題云。高秋渾似水。萬里正圓明。玉兔步虛碧。冰輪碾太清。廣寒游有路。桂子落無聲。此地無絃彈。棲鳥莫浪驚。味二詩格調。在五代間。又紫姑咏雨詩。簾捲滕王閣。盆翻白帝城。兩用雨事。甚新而奇。又一女子爲鬼物所憑。作金山詩二聯云。濤頭風滾雪。山脚石蟠蚪。亦佳。錢仲文湘靈鼓瑟詩。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是榜起名在第六。今以爲解首。非也。

見王伯厚困學紀聞 七言律聯。如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隨日脚流。無全篇佳者。

夢中作詩。多鬼物所憑。然有佳甚者。如任復夢入武墨宮中詩。唐宮秦苑皆離黍。常遣詩人感倍增。落日牛羊歸已盡。朦朧初月上乾陵。其工不在唐人以下。又堂殿無人御苑空。幽花盡日度春風。

山鶯海燕依然在。時復飛來入舊宮。

見翰府名談載詩話總龜夢類

蓋五代人作也。許渾登崑崙山詩。曉入瑤臺露

氣清。坐中惟見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月明。王安國遊靈芝殿詩。萬頃波濤木葉飛。笙簫宮殿號靈芝。抽毫不似人間世。長樂鐘聲夢覺時。皆可觀。

又長安女兒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腰渾忘卻。羅帷空度九秋霜。

西陽雜俎

還吳東下過蒲

城。城上清風酒半醒。想得到家春欲暮。海棠千樹已凋零。

古今詩話

天風吹起赤城霞。染出連雲萬樹

花。誤入醉鄉迷去路。旁人應笑忘還家。

詩人玉屑

又焦仲先夢一婦人誦詩。吳王臺下無人處。幾度臨

風學舞腰。又咏裙。百疊漪漪水縹緲。六銖冉冉雲輕。獨立含風廣殿。微聞環珮搖聲。題履。寒女之

絲。銖積寸累。步武所臨。雲蒸霞起。二作俱奇警也。見詩話總龜。

元周密記泉南人林外。在上庠日。獨遊西湖旗亭飲焉。將去。題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白雲深處是我家。江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都下遂傳其家神仙至云。庚溪詩話。謂臨安鄔壁間一紙云云。不著名氏。以爲必神仙語。彼不知爲外詩也。陶宗儀書又云。龍川藍喬。宋時舉進士

不第。隱霍山。嘗吹鐵笛。賦詩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牀書史作生涯。春深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一日飛昇而去。詩與林外異數字耳。卽外可知。舉外一事言之。可以盡概其餘矣。右何子元餘冬序錄所記。本一詩而參錯不同乃爾。然皆不如西溪叢語之實也。叢語云。太乙峯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此作磐良翁詩。終南人。父信本軍職。終文思副使。以廕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據此言之。蓋本良翁作。或題於酒樓。不知者以爲仙詩。陶宗儀藍喬之說。蓋又因人題良翁作。誤以爲仙。故又訛爲藍喬。而又有飛昇之說也。周密林外之說。又因外有飛梁壓水詞而訛爲此詩。夫以一詩而紀錄參差。四見載籍。他可勝道哉。

飛梁壓水。虹影澄清曉。橘里漁村半煙草。歎今來古往。物換人非。天地裏惟有江山不老。雨巾風帽。四海誰知我。一劍橫空幾番過。按玉龍嘶未斷。月冷波寒歸去也。林屋洞門無鎖。認雲屏煙障是吾廬。任滿地蒼苔。年年不掃。右宋人林外題垂虹橋詞。當時皆謂神仙。惟高宗讀之。知爲閩中人作。訪之果外所題。則前詩非外明甚。蓋因事相近而訛也。高宗知外閩人者以叶韻得之。又蘇長公嘲李伯時畫亦類此。

草木子記范德機得十字云。雨止修竹閒。流螢夜深至。甚喜。既復曰。語太幽。殆類鬼作。此意非范不能知。然是鬼境非鬼詩。是僧詩非僧境。

樹萱錄。宋王銍性之撰。蓋幻設怪語。以供抵掌。取忘憂之義。而鄭樵列於種樹家。大爲可笑。其

載元撰夢中。遇李長吉、白樂天等共賦詩。至老杜一律僅四句。宋人詩話以爲非杜不能。眞所謂夢中說夢者。景盧辯爲秦少游詩。得之矣。然其詩亦頗有杜意。今錄於此云。紫領寬袍漉酒巾。江頭瀟散作閑人。西風有意吹蘆葉。落日無情下水濱。樹萱載止此。全首見秦集中。

餘冬序錄。載一方士降箕。賦詩贈喬太宰。稱李太白云。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澄徹。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埏霖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掛壁噴晴雪。玉梅懸谷搖香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蚪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眞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按此詩王長公野史考誤。謂方士謬作。以欺喬公。且以爲親見其人矣。則餘冬之誤可知。第詩亦跌宕可觀。因芟其語之近俗者。而錄於此云。

餘冬序錄。又記玉山一道者還家詩云。春色闌珊四月天。數聲啼鳥落花前。荷因有熱先擎蓋。柳爲無寒漸脫綿。處處勸耕梅子雨。家家綠繭竹籬煙。憑誰寄語仙源客。洞口雲封信不傳。此詩亦國朝人所述。語雖纖瑣。頗有風致。又方士贈喬太宰詩。楊用修亦稱之。并大賞其書法云。

七修類稿載箕仙二絕。風露淒涼雨過天。窗疏有月到牀前。夜深不作紅塵夢。注得南華四十篇。

又有人以芭蕉置袖中乞詩。賦云。袖裏深藏半葉青。知君有意侮神靈。今宵試聽西窗雨。欠滴蕭蕭一兩聲。殊可解頤。神靈當作神明。凡箕仙詩亡出韻者。或郎氏誤記也。又古來花貌說仙娥。自是仙娥薄命多。一曲霓裳歌未闕。金鈿零落馬嵬坡。又天冷山城二鼓敲。雲迷洞口路迢迢。玉窗童子燒松火。遲我鑾輿下玉霄。

又云。一人召仙。請作梅花詩。箕遂書玉質亭亭清且幽一句。其人云。欲題紅者。卽續曰。着些顏色點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去放牛。又一箕題雞冠花云。雞冠本是胭脂染。洗卻胭脂似雪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亦書首句。以其人欲題白雞冠而改也。今後詩率以爲解大紳云。

齊東野語云。向嘗於貴家觀降仙。叩其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袍玉帶落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是舊京人。捧箕者大驚。知爲淵聖降也。

野語又云。衆士人爲七夕之飲。有僧法辨善五星。每以八煞爲說。酒邊一士致仙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士怪之。漫云姑置此。且求一七夕新詞。復請韻。士指辨云。以八煞爲韻。意欲困之。忽運箕如飛。大書鵲橋仙一闕云。鸞輿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呀軋。尤雲帶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入。霞垂彩幔。月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甚時結煞。亦警敏

可喜。錄之。

又鬼詩。雨滴空階曉。無心換夕香。井梧花落盡。一半在銀牀。舊日聞簾處。高樓當月宮。梨花寒食夜。深閉翠幃中。二首。楊用修極稱之。

仙七言絕。如許碯詩。閨苑宮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呂洞賓。醉舞高歌海上山。天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去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無名氏。太乙峯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皆頗有方外風。然假託甚衆。若虞伯生酒樓之類是也。

詩有俗流口語。而實出古人者。如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陳後主詩。一朝權在手。便是令行時。朱灣詩。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詩。今全篇並存。可笑。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七終

華陽博議引

筆叢庚部 卷二

古今稱博識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司空之流尙矣。彼皆書窮八索。業擅三冬。而世率詫其異聞。標其僻事。夫異匪常經。僻非習見。俾實沈弗崇於周。畢方弗集於漢。貳負之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燭斗牛。諸君子生平。遂幾泯泯乎。亦有蠡工小學。廣獵虞初。宇宙恣陳。蟲魚偶合。而流徽襲耀。步武昔人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乃怪力亂神咸斥弗語。卽并羊庭隼。間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概有數端。命世通儒。罕能備悉。輒略而言之。覈名實。剗浮夸。黜奇袤。獎閔鉅。掇遺逸。抉隱幽。權嚮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旨。且以明亡當之弗足貴云。己丑仲冬麟識。

少室山房筆叢卷二十八

庚部 華陽博議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仲尼之博也。而以防風、肅慎、商羊、萍實諸淺事當之。則仲尼。素隱之宗。而語怪之首也。秦漢以還。家相沿襲。荒唐悠謬。此類實繁。神異、洞冥、拾遺、雜俎之屬。率假託名流。恣言六合。要之莊、列、山海。實始厲階。浸淫大洞、竺乾諸部極矣。學問之途。千歧萬軌。約其大旨。四部盡之。曰經曰史曰子曰集。四者其綱也。曰道曰事曰物曰文。四者其撰也。道多麗經。事多麗史。物多麗子。文多麗集。經難於精。史難於覈。子難於洽。集難於該。四者之中。各爲門戶。古今鴻鉅。罕得二三。大都上資天授。下極人功。纖毫弗備。尙屬望洋。咫尺未躋。猶爲止簣。此其難也。經之流別。爰有小學。史之流別。爰有諸志。子之流別。爰有衆說。集之流別。爰有類書。凡此數端。蹊逕尤廣。昔人專一。往往終身。閒遇兼長。要非世出。若貫穿玄宗。融鏡內典。求之方外。時有其人。文士儒流。涉獵而已。

六經之學。廣大閎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博於易者。有博於書者。有博於詩者。有博於禮者。有博於春秋者。有博於爾雅者。施、孟、梁、京諸人。博於易者也。伏、夏、周、劉諸人。博於書者也。齊、魯、毛、韓諸人。博於詩者也。戴、曹、賀、賈諸人。博於禮者也。公、穀、鄒、夾諸人。博於春秋者。

也。劉、郭、張、曹諸人。博於爾雅者也。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穎達、德明數子。諸經並釋。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匪所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宋世博於經學。亦不乏人。此舉其頂。

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質所詣。咸自名家。有博於正史者。有博於雜史者。有博於古史者。有博於今史者。左氏、馬遷、班固、范曄諸人。博於正史者也。劉向、崔鴻、高峻、樂史諸人。博於雜史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諸人。博於古史者也。蔣乂、蘇冕、王珪、李燾諸人。博於今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於春秋。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之於三國。子玄之通。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史。並以博稱。他如兩司馬、彪劉氏父子、顯弟兄。敞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於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辯者、雜者、兵者、農者、術者、數者。荀況、揚雄諸人。儒之博者也。宋翟、田俅諸人。墨之博者也。管仲、韓非諸人。法之博者也。公孫、魏牟諸人。名之博者也。鄒衍、惠施諸人。辯之博者也。呂、韋、劉安諸人。雜之博者也。孫武、尉繚諸人。兵之博者也。汎勝、賈綏諸人。農之博者也。張衡、郭璞諸人。術之博者也。京房、管輅諸人。數之博者也。漆園之評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稚川之纂。仲容之鈔。克構之林。子厚之

辯。皆博於子者與。

集則有博於騷者、賦者、詩者、文者。屈、宋、唐、景諸人。騷之博者也。揚、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諸人。詩之博者也。任、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目下十行。胸羅萬卷。旁蒐廣擷。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襲取。若劉勰之文心。兼該體要。鍾嶸之詩品。歷溯淵源。蕭統之銓擇。鎔鑑古今。李善之注釋。詳備顛末。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藝館。李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溢千卷。小逾百軸。其皆博於集者與。

經之纖賾而難明者。莫大於小學。小學之中。又有博於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子雲、叔重、陽冰、楚金博於文。景純、介甫、農師、元澤博於義。野王、德明、休文、才老博於音。懷瓘、永叔、景伯、明誠博於蹟。元章、長睿、世昌、順伯博於考。嗣真、虔禮、彥遠、九成博於評。總之。揚、許、顧、陸。覈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字之用者也。揚、許不明八法。張、李靡達六書。米、黃罔會七音。顧、陸罕窺四體。至微奇辯怪。若嵇康、束皙又自名家。卽小學一端。門逕十數。古今博洽。蔑能相兼。其可易哉。

史之繁重而難悉者。莫大於諸志。諸志之中。又有博於星曆者、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者、刑法者、錢賦者、藝文者。張衡、崔浩、劉炫、祖暅。博於星曆。郭璞、陸澄、賈耽、李昉。博於方輿。

王弘、僧孺、李守、林寶。博於氏族。張說、蔣乂、楊侃、李燾。博於職官。蔡邕、徐堅、荀勗、陳暘。博於禮樂。杜預、牛弘、高頴、竇儀。博於刑法。桓寬、劉晏、田況、洪遵。博於錢賦。劉向、王儉、任昉、柳翌。博於藝文。總之。又有博於古者。博於今者。如鄭樵五略。第述前朝。張說六官。特詳近典。君卿、貴與。庶幾兼得之矣。

子之浮夸而難究者。莫大於衆說。衆說之中。又有博於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事者。齊諧、夷堅博於怪。虞初、璣語博於妖。令昇、元亮博於神。之推、成式博於鬼。曼倩、茂先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名。義慶、孝標博於言。夢得、務觀博於事。李昉、曾慥、禹錫、宗儀之屬。又皆博於衆說者也。總之。脛談隱迹。巨細兼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間出。詭誕錯陳。張、劉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斑。至郭憲、王嘉。全構虛詞。亡徵實學。斯班氏所以致譏。子玄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難周者。莫大於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於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廬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事。歐、虞、祝、謝。兼載事文。杜、鄭、馬、王。獨詳經制。大抵書以類稱。

體多沿襲。創造之力。劉、徐實難。考究之功。馬、鄭爲大。至纖微曲盡。毫末咸該。卽陸澄、王摛。並操觚翰。未必亡憾也。

夫小學。經也。而子錯焉。諸志。史也。而經錯焉。衆說子也而實史。且經集錯焉。類書集也而稱子。又經史錯焉。故其學各有專門也。

總之。史出於春秋、禮、樂。史則經也。子出於大易、論語。子亦經也。集出於尙書、毛詩。集又經也。百家之學。亡弗本於經也。一以貫之。古今仲尼而已。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況、仲舒、王通、韓愈乎。然荀述禮樂。董究天人。王擬六經。韓起八代。其學皆極博也。文章之顯。有出左氏、屈原、司馬、杜甫乎。然左窮九丘。屈羅萬彙。馬探千古。杜

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於宋。文盛於辭。儒壹於道矣。左氏或云非倚相。然左傳國語之宏富。春秋博學之士。當爲首稱。

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室聃爲藏史。特富典墳。至莊、列諸篇。恣談百氏。抑何浩瀚無際也。釋氏掃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之繁。不可億舉。阿難獨以多聞。爲佛上首。其人豈遂出唐、宋諸禪下哉。世恆以儒術寡要少功。卽今中國二藏之文。總踰萬卷。彼其所謂無所謂空。顧安能離博也。第吾儒所博者實。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道之博於經方。且饒論述者。漢河上公、張道陵、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

主、淳于叔通。晉葛玄、鮑靚。宋陸修靜。齊陳顯明。梁章處玄。魏寇謙之。後秦王嘉。唐司馬承禎、張果、張氤、葉靜能、羅公遠、王遠知、徐靈府、成玄英、文如海、鍾離權、胡慧超、呂巖、馬湘。蜀杜光庭。宋陳搏、張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靈素、王中孚。元馬珏、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王方平。漢

時孝廉。顯於唐世。

釋之博於經典。且富辯才者。漢攝摩騰、竺法蘭。吳康僧會。晉支道林、道安、惠遠、法護、法深、世友。宋惠通、僧愍、求那跋摩。齊僧嵩。梁寶志、傅翕、法暢、四公、惠皎、僧祐、惠敏、寶唱、法雲。陳洪偃、真觀。秦鳩摩羅什、曇無讖、曇摩讖、佛陀耶舍、僧肇、道融、曇摩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靜靄、衛元嵩。隋智果、彥琮。唐玄奘、法琳、惠琳、玄奘、玄奘、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謩、窺基、流志、玄覺、智昇、澄觀、神邕、杜順、法藏、智顓、法海、義淨、務靜、慧旻。五代義楚、贊寧。宋惟白、道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延壽、道成、慧邃、正受、道顯、宗永、智圓、道濟。元明本、真覺、如意、念常。諸方外士但據傳記中有著述或以博洽名者。惠能、希運、從諗、義玄等雖或有經解。以禪故。不列。詩詞顯者。亦載別條。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漢淮南王、東方朔、魏伯陽、徐景休、劉向、王褒、嚴遵、襄楷。魏何晏、王肅、徐邈、任嘏。晉羊祜、鍾會、向秀、嵇康、王弼、王烈、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孫綽、孫登、張湛、張憑、謝安、謝尚、樂廣、衛玠、劉惔、葛洪。齊張融、顧歡。梁陶弘景。周弘正。唐孫思邈、王方慶、

顏真卿、張志和、樊宗師、陸希聲、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荃、羅隱、沈汾、劉商、王叡。宋歐陽修、王安石、郭忠恕、張君房、蘇轍、王粲、曾慥、彭曉、樂史、劉涇、呂惠卿、葉夢得、林希逸、程大昌。諸人皆綜貫道書者也。諸人多據史傳及著述行世者。下做此。

漢傅毅、牟融、桓譚、竺融。晉許詢、殷浩、孫綽、習鑿齒。宋范泰、羅含、宗炳、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顏延之、劉澄之、王僧孺、劉義宣。齊張融、周顒、蕭子良、明僧紹。梁沈約、劉勰、裴子野。阮孝緒、劉之遴、徐孝克。元魏崔敏。北齊顏之推。周甄鸞、王山。陳徐陵、江總。隋盧思道、虞世南。唐褚亮、蕭瑀、王維、王縉、梁肅、李繁、白居易、柳宗元、李通玄、李師正、裴休、房融、劉軻、李儼。宋楊億、楊傑、王古、王隨、晁迥、井度、蘇軾、李邴、王安石、黃庭堅、張方平、李遵勗、張商英、張九成。諸人皆覃研釋教者也。

歷世文人學士。有功經術者。漢劉向、劉歆、杜欽、杜鄴、匡衡、谷永、班固、蔡邕。三國王粲、劉楨、何晏、譙周、韋昭、陸績。六代嵇康、陸機、戴逵、孫綽、干寶、傅玄、葛洪、徐廣、何承天、裴松之、顧野王、蕭子顯。唐王勃、顏籀、韓愈、李翱、盧仝、劉軻。宋歐陽修、司馬光、三王。王安石、三蘇。肩二劉。敏。二葉。夢得。適。李觀、吳棫、宋祁、陸佃、鄭樵、董道、陳傅良、楊萬里。元吳澄、吳萊、劉因、柳貫、黃潛、趙沆、胡長孺、吳師道等。雖淺深純駁。造詣各殊。皆著述可徵。有功經學者也。漢、唐、宋世文士類

經術者尚衆。此但據其名字煩赫。著述盛行者。丘明、仲舒輩。雖文章名世。而經術專門。故不概列。他率倣此。

古今人主才美之盛。蓋無如梁武者。陰陽、算曆、弈射、琴書。靡不冠代。而賦詩、譚道、徵事、綴文。每出一長。輒與專門名世並驅。至著述之饒。尤爲驚絕。經則九經義疏二百餘卷。三禮斷疑一千餘卷。史則歷朝通史六百卷。子則二氏經解數百卷。集則自製詩文百二十卷。其富皆古今未有。而所命諸儒纂輯華林遍略六百卷弗與焉。可謂學總三塗。業兼七錄。而表章六籍。有功聖門。世但譏其事佛。而閔才博識。絕口無稱。余惜而志之。

煨燼矣。

余嘗疑爲諸臣代筆。然梁武素稱忌前。寧肯事此。惟三禮斷疑出羣下。帝析其疑。今諸書無一傳者。湘東之亡。付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文苑以畜藝文。輕重本自較然。然古今烜赫之士。恆得之文苑。至儒林所列。類有不能舉名氏者。蓋務華賤實。今古共然。政猶唐世用人。進士顯列。明經下僚耳。則實學胡以弗衰。而彌文胡以弗盛也。

唐制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進士。凡仕宦清華。率進士得之。孝廉冗散而已。以故唐人詩歌極盛。而經學式微。間有一二兼通。蓋不數見。唐初孔穎達、徐文遠等。各爲儒宗。自是隋世之遺耳。時繼起若三秦、二蓋、彬彬足數。高、中嗣運。尙聞郭、祝諸人。此後頓寥寥也。

唐語林云。大曆以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

子陵、韋彤、裴蒞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闕通經。地理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曆算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此所載中唐後經術士。皆史所略者。中惟啖、趙、賈、杜、蘇、蔣。稍見唐書。餘大抵沒沒也。漢、魏、六朝諸人。儒林自有傳。此不錄。宋初邢昺等尚多以注疏顯。至洛、閩譚理。而經學迴別前代矣。賈僕射也。杜太保佑也。

隋劉炫徧直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稅。炫自陳於內史。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鄒、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禮、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數。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不謬。於是除殿中將軍。余讀史至此。未嘗不嗟異其能也。三代以下。窮經之士。兼該融貫。有若是乎。而且泛瀾羣籍。綜覈九流。撰造典墳。修明法律。自古經籍子史。學問文章。蔑能合一。炫悉有之。傳稱其眸子精明。視日不瞬。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目數。耳聽。口誦。五事同舉。無所遺失。信異人也。考之炫史學絕少發明。文筆僅堪鼓吹。要終以經術勝。然亦豈易得哉。同時劉焯。亦博通五經。算術九章。周髀七曜。推步星辰。量度山海。靡所不精。二人俱生周時。俱仕隋世。俱劉姓。俱北人。非兄弟而名相類。非邑里而同室讀書。閉戶十年。宇宙奇事也。二人同應隋召。同得罪。

事尤可笑。焯先卒。炫以倏終。惜哉。

文人以博雅名。古今莫過劉氏。蓋代不乏人矣。錄其尤灼灼者。漢劉向、劉歆。魏劉劭。晉劉沈、劉寔。宋劉瓛、劉璣、劉湛。齊劉虬。梁劉顯、劉逖、劉峻、劉杳、劉敞、劉訐、劉霽、劉祥、劉昭、劉繩、劉臻、劉諒、劉之遴。北朝劉芳、劉晝、劉蘭、劉懋。隋劉焯、劉炫、劉善經。唐劉孝孫、劉知幾、劉仁軌、劉允濟、劉軻、劉鄴、劉蛻。五代劉希古。宋劉載、劉琦、劉易、劉敞、劉攽、劉恕、劉義仲、劉弇、劉清之。元劉因、劉霖。此外詩文之士。如梁劉孝綽。一時羣從七十餘人。亦古今絕異。而博雅不著二三。殆各有天授也。六代文人。類耽載籍。故該洽之士。往往有聞。晉則張華、郭璞。宋則袁豹、陸澄。齊則王摛、何憲。陳則虞荔、姚察。魏則崔浩、高允。齊則邢劭、魏收。周則庾信、王褒。隋則劉炫、蘇綽。皆其著者。餘人晉、齊尙夥。陳頗寥寥。大都入北矣。

梁自武帝好學。諸子彬彬繼之。故博洽之士彌衆。任昉、沈約、江淹、顧協、僧孺、子野、孝緒、之遴、二周、弘正、弘讓、二張、緝、和、諸劉、峻、顯、杳、訐、諸賀、瑒、琛、肩摩轂接。競爽一時。殆古今所罕也。此外淹通經術。又十數人。盛哉。六代經學獨盛於梁。以武帝究心儒術故也。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河武城人。博學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業齊名。加以天文律曆、醫方、藥品、卜論。既至。帝選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僚與談。多屈於敏。四公

進曰。敏學問疏淺。不足上軫沖襟。臣腎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迴諍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啓公嘗於五天竺國。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論。皆窮理盡妙。其日啓公與敏。談論至苦。三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略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爲主客。立談絕倒。觀者莫不忘歸。然敏詞氣沮於啓。不自得。輿疾北歸。未達而卒。案敏之學業。總兼三教。咸極其精。殆古今所未有。雖廣記未足深信。要不爲盡誣也。南北史。儒林傳。悉不錄敏。因記此。

自昔博學而擅文辭者。公孫僑、左邱明、東方朔、司馬遷、劉向、揚雄、曹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人耳。陸澄、李善輩。咸負書簞之譏。與作者幾絕轡矣。漢桓譚、蔡邕。魏王粲、劉楨。晉郭璞、張華。梁任昉、沈約。齊邢劭、魏收。周庾信、劉炫。隋許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許敬宗。五代徐鉉、徐鍇。宋劉敞、劉攽。南渡洪邁、尤袤。元虞集、吳萊。參之前人。蓋其次也。

魏略云。潁川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常遣詣陳思侯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千言。

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耶。於是乃更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廚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還。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案植本傳。但稱少能誦文賦數十萬言。不謂博洽若此。且事尤俊爽可喜。錄之。史稱植經籍未嘗去手。

世以敏捷類。以爲不讀書者。故余特詳焉。

學問在賦中最高爲本色。故屈、宋、司馬、班、張。皆冠古今。以其繁碩也。而入詩最易誤人。古今惟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學爲賦而爲詩。六朝不以學爲賦而爲文。故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本色學問。不可不知。

陸澄著書。力殫於經年。文爲學困也。任昉屬辭。才盡於晚歲。詩爲學困也。束皙、劉晝作賦。並見譏藝士。蹭蹬詞場。是又稟賦所拘。非必學問之累。

王儉、何憲。齊之博者也。而每屈於陸澄。沈約、任昉。梁之博者也。而恆咨於劉杳。此專門之說也。至茂先得竹簡以問廣微。世南談姓譜而畏李守。乃一日之偶長。或一曲之偏至。執此以言。張不如束。李可並虞。豈篤論哉。

齊之有陸澄。梁之有劉峻也。鐵中錚錚矣。然澄爲左丞。坐以糾劾免官。澄上章自理。詔內外詳

覈。褚彥回檢宋興以來。類例甚衆。竟以膚見謾聞。白衣領秩。峻作山棲志序。以皇初平爲雨師。蓋坐赤松子誤耳。則劉於往事。有所未詳。而陸於近典憤憤。甚矣。博古通今。儒名豈易稱哉。

子產臺駘。中壘貳負。寶攸颺鼠。敬叔彭侯。元遜侯囊。賈逵神雀。張華海島。沈括天祿。雖觀記殊常。而簡籍具在。案圖卽事。往往足徵。多繇人不能讀。讀不能詳耳。第非洞徹心胸。安得逢源左右。三冬萬卷。良不可誣。至東方命酒怪哉滅。諸葛伐薪元緒烹。未必盡屬見聞。要當得諸觸類。若夫敬宗姦徒。贊寧詭釋。間操一得。曷概他長。段成式報時鐵。不明出自何書。亦難信也。

曹冲刻舟以稱巨象。懸鏡以舞山雞。此類皆性識所鍾。靡關學習。可名夙慧。不屬多聞。

茂先燔枯木。斑狸現形。元遜伐老桑。巨龜潰體。二事絕類。四妖語同。或有一訛。非必皆實。余謂狸旣博識。龜亦靈明。張、葛愛才。何至相苦。遂令二木并喪天年。惜哉。漫書發讀者一笑。括地志載陳倉人獵

得獸似豕。遇二童子名之曰婿。亦名二童曰陳寶。與此頗同。

楊修黃絹。李彪金鐘。雖捷冠一時。而義非玄眇。至賈淵之辨墟墓。束皙之誦古文。則又無假思惟。但憑考質而已。惟鄭欽悅推釋銘記。異哉。淵思睿測。一至是乎。考之當時。任昉、沈約、劉杳諸人。世稱博洽。積數十年。不解何語。而鄭以頃刻徵之。真古今絕識也。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初任南陽王帳下。於

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趾。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己。六千三百泱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纔墮而獲。卽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孟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璿。并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尙在。足下學乃生知。前賢不及。近古未聞。願採其旨要。著之遺簡。以成先志。深所望焉。數日欽悅卽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也。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旬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己。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己是初圯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泱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泱辰交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圯。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百圯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旬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泱辰交。論日則一十

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圯。從三上唐至於七中已。據曆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歲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原卜者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報焉。李吉甫曰。欽悅精思通玄。蓋僧一行所不逮。方昇之貽書欽悅。適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釋之。至三十里。釋然而悟。所云據鞍運思。頗有所得者此也。案欽悅舊唐書不載。新唐書特列於傳。蓋異其人。而知者特寡。故詳著焉。

西陽雜俎云。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甚損。因召大將二人謂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經市出城。可踪之。識其所滅處。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映大家而滅。遂壘石標識而返。賈大喜。令軍健偕往發之。得粟數十萬。又芝田錄云。賈相公耽退歸。急召上東門卒至。戒之曰。明日午有異色人入門。必痛擊之。死無妨。門卒稟命。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如倡人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卒計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擲痛擊之。傷腦流血。返走疾如奔馬。旋擊之。又傷其足。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耽曰。死否。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不死而失所在。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小有災矣。翌日東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又耽見一病者。謂惟飲黃龍浴水可愈。卒如其言。亦見太平廣記。唐三百年。惟耽博識。可方東方朔、張茂先。而世絕無知者。傳但稱耽入相。與王叔文、韋執誼不

合。罷。略不言其博物。因叢輯其說於此。

豈皆幻妄哉。

又一小說。載訛好地理學。每外夷入朝。輒延致訪其山川土俗。歷三十年。所得備盡。因撰次爲華夷圖。夫小說誠不足盡信。而說者輻輳如斯。

少室山房筆叢卷三十九

庚部 華陽博議下

明東越胡應麟撰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興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變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中壘、平子、景純、崔敏、崔浩、劉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奧眇。彼以爲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旁及。餘遂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古人未易及也。

古人之學。有中絕弗傳者。譜牒是也。其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日對千寶。不犯一諱。梁武書成千卷。僅紀數朝。至唐李守、林寶。皆擅業專門。老師宿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譜牒之學。遂絕不傳。宋惟鄭樵、羅泌。號能究心。然率蒐羅遼邈。增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者比也。

鄭以員半千爲六朝大謬。員。唐人。其父慕佐員之忠。遂易此姓。見本傳中。

凡譜系之學。昉於漢。衍於晉。盛於齊。極於梁。唐稍左矣。其學故不乏也。鄭氏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端臨通考。存者不過數家。勝國以還殆絕。此門閥之變。亦古今興廢一大端

也。

漢之爲經者仲舒、康成。爲史者馬遷、中壘。爲子者子雲、淮南。爲賦者孟堅、平子。無非博極之士。六朝尙浮誇。故博之名在張、王、劉、陸諸子。然玩物之意勝矣。三唐尙藻繪。故博之名在王、楊、杜、韓諸子。然修詞之意勝矣。

漢以前。其人其學實。唐以後。其人其學虛。漢以前。學者務博之實而忘其名。唐以後。學者先博之名而後其實。此古今大較也。至瓌偉絕特不羣之士。則代各有之矣。

退之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似不屑屑茲途者。乃唐之韻學。韓獨爲冠。又屢以奇字取稱。何也。歐、蘇雖不以學顯。然歐於詩。蘇於書、易。皆有傳注。世共推之。亦前代文人所無。介甫、元

晦自是學士。不得以所長沒之。韓退學見吳械韻補

古今博洽之士。有稱府者。傅昭、劉顯俱稱學府。有稱庫者。杜預號武庫。房暉遠號五經庫。谷那律號九經庫。有稱廚者。王儉稱陸澄書廚。陳濟號兩腳書廚。有稱

籬者。李善。又有稱笥者。許懋號經史笥。任昉號五經笥。有稱篋者。柳瑛號柳篋子。有稱神者。鄭康成號經神。有稱師者。曹曾弟子稱曾曰曹師。爲立祠。

有稱聖者。劉臻稱漢聖。有稱癖者。杜預有稱淫者。皇甫謐、劉涓俱號書淫。有稱痴者。竇威有稱志者。虞世南呼李守爲人物志。有稱

諸者。李守又號肉諸。有稱祕書者。虞世南行祕書。有稱總龜者。殷璠號說五經總龜。有稱海者。何休號學海。有稱苑者。任洙號苑者。有稱

倉者。曹曾號書倉。三有其見合書記。有稱樓者。李暉號李書樓。傅迪見御覽讀書類。與李暉此數曾之。再差登其對。亦比實。

古今績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尼父韋編三絕亡論。即賢如仲舒。聰如劉向。穎如子建。捷如孝標。其勤咸百倍於世之學者。盛名所集。弗虛也。厥有目下十行。篇成萬字。而終身沒沒。草木共年。毋亦此道未至與。余生平駑劣。世事懵然。獨癖嗜青紺。逾於飲食。凡史傳敍稱。有同余好。輒欣然領會。踴躍於衷。偶閱唐宋諸類書。采摭前規。漏遺泰甚。因戲效昔人比事。集而錄之。衰病耗忘。目睫之識。自分不免。異時同好。尙或有當余衷哉。中有一事數人或十數人者。如不釋卷事百餘。止錄稍異者。餘映雪隨月等不具錄。

絕韋。仲尼讀書韋編三絕。鐵搗三折。亦仲尼讀書。減漆。又漆文三減。割席。管寧絕華。下帷。藍仲舒。崔祖蚶。鄭鮮之。宋世景。李密。司馬光。穿榻。魏收讀書坐一榻。積久。木榻。積久。榻

板中。李充讀尚書。接係細繩十尋。每一遍作一結。計數萬餘遍。然糠。顧屑豆。朱有代。擁絮。江墜冠。朱穆讀書。負圖。董儒。又李充。亦

擔笈。高允。劉焯。劉炫。詔葛穎各十年。馮偉節三十年。餘陶弘。杜門。陸倕。諸懸梁。孫鑿壁。匡寄廡。劉

少貧。寄人。居樓。張建章所居。掘坎。游明根掘土坎爲。墮坑。劉破讀書。世謂。掌鈔。蘇秦。張儀

書以掌題之。舌耕。黃安讀書。置地成池。舌學。董臨鈔書於掌。以舌舐。等身。買黃中少暇悟。父取書與身

見御覽。又買遠事。見拾遺記。荷鋤。孔安國。常林。張引杖。沈峻以杖自擊。鑄研。桑維翰。據鞍。樊深讀書。亡

肢。樊深讀書。致損右目。荷鋤。孔安國。常林。張引杖。沈峻以杖自擊。鑄研。桑維翰。據鞍。樊深讀書。亡

羊。王牧羊。王乘牛。李牧牛。張棄豕。承宮聽經。驅驢。李固。讀。卻鹿。裴休。聚螢。車伐薪。葛洪。伐薪。拾薪。

承宮拾薪。聽經。負薪。劉貞。采薪。劉仁軌。燃薪。范任。又。爨薪。侯遠。爨薪。賣薪。朱買。乞薪。郭瓊。乞薪。照。截蒲。路

流粟。朱買臣。漂麥。高失稻。願懷讀書。失稻不覺。絕糧。王歆絕糧。讀書不綴。燎麻。劉峻。畫荻。歐陽。竊肉。王劭閉目精思。家忘

羹。劉恕節燭。耶茂讀書。家為節燭。減油。沈約親為。置燈。范純。藏火。祖豐。藏火。灰中。廣鈔異書。劉峻。竊讀官書。成獄中受

書。黃霸。崔瑗。陌上懷書。崔琦。市肆閱書。王充。徐曠。野地錄書。葛藹。負販挾書。董探。栢誦書。魏禧。借讀人書。任孝恭。劉焯。劉

恕。張方平。留讀人書。鄭樵遇人書。必留讀。臥用警枕。司馬光。臥不畜枕。李鉉。凝塵滿席。馮道。落燼數升。呂思。為人傭書。

關澤。崔光。劉芳。為人傭作。侯瑾。王延。衛颯。為人都養。孔安。為人廝役。陳寔。為人僕隸。王蒙。為人僮奴。游明根。誤入人家。

遂良。褚不交人事。薛林。不問家產。崔玄伯。不啓家書。胡瑗。不觀伎樂。王瞻。不通權貴。阮孝緒。拒王

子。章愛。不對吏人。狄仁傑。日進三卷。宋太宗。夜盡十卷。沈約。東觀讀書。黃香。祕閣觀書。李嵩。十年不歸。胡玠。七年

忘返。樂羊子。門庭著紙。左思。戶牖置筆。王充。廁上誦詞。錢惟演。廁上索文。歐陽修。寒暑不輟。劉真。徐。晝夜不倦。

鍾會。范雲。沈峻。李璡。樊深。江總。庾仲容。溫子昇。盥櫛不御。南虞世。寢食不思。周皇甫。譚等。慶弔不行。荀爽。徵辟不就。徐苗。目不窺

園。董仲舒三年。一云十年。桓榮十五。何休十七年。桓手不釋卷。馬懷素。呂思禮。于休烈。李驥。宦不釋卷。劉長。魯肅。崔林。辛術。軍旅不釋卷。劉

籙。裴疾。病不釋卷。餘不盡書。

讀厄言所記古今博物事。偶憶史傳小說中有相類者。并疏左方。中固多博極士。然或由神解。或以術推。鄭

公孫僑知實沈臺駘。知黃熊。晉平公夢。魯展禽知爰居。海鳥。漢傅毅知西域金人。胡僧知昆池劫灰。蔡邕

知焦尾琴柯亭竹。魏嵇康知石髓。晉荀勗知勞薪。摯虞束皙並知曲水。二子各證舊文。東事覺稍古耳。張華知蛇化

雉。知洛鍾鳴。知武庫火。以積油故。見太平御覽樂議下。郭璞知驢鼠。大如水牛。灰色。見景純傳。宋陸澄知崇禮門鼓。齊徐之才知

癩骨。作刀柄。見御覽。梁武帝知海濱巨鼉。趙昭儀所化。見飛燕別集。劉杳知張仲師。長尺二寸。知騫毘王。杰公知蛇鶴二珠。知

火浣布。知高安國鹽。知天竺國鏡。知八風谷酒。知扶桑繭絲。杰公事並見後魏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四公記。

宋世浮圖。見廣記。異人類。隋崔頤知藍田玉人。漢文帝所造。具冠幘。見太平御覽中。唐李百藥知瑯琊稻。徐陵文語。郝處俊知無脂羊。

張東之知影蛾池。上官儀詩。唐玄宗知龍皮扇。王維知霓裳第三拍。葉法善知白蝙蝠精。張果真形。青城王老

知太元仙衣。鄭欽悅知鍾山石銘。賈耽知蝨癥。知火尼。知藏粟。見雜俎及廣記。江陵書生知息壤。太平廣記。建

中時道者知脈望。蠶魚食神仙字所化。其形如規髮。服之長生。又春秋陳章知胡充折齒。齊桓公得折齒方圓三尺。陳方對曰。此秦胡充齒也。知鳴鶴唳中

人。齊桓公得鳴鶴殺之。噉中有人長三寸三分。陳章曰。名李子敖。見博物志。公孫僑知浮游。共工之卿。化為朱熊。晏嬰知盤庚。長九尺餘。天下小上。知伊尹。大上小下。赤色而髯。

三神俱夢中所見。出汲冢璣語。今載御覽。并陳章二事並見御覽形體門。內史過知莘縣神。丹朱所化。觀射父知重黎。鄉子知烏官。蔡墨知豢龍氏。

介葛盧知牛鳴。師曠知絳縣老人年。並見國語。左傳。又知太子晉年。汲冢周書。漢東方朔知東都短人。御覽。賈逵

知神雀。漢書本傳。張敞知宣帝時美陽僞鼎。册府元龜。終軍知鼯鼠。册府元龜。魏管輅知宋無忌妖。知易中九事。本傳。

王粲知漢時玉珮遺製。元龜。吳諸葛恪知桑熟老龜。注。六朝雷煥知枯木照妖。知豐城劍氣。續齊諧記。劉杳

知楛字偏旁。知姓諧血脈。並見南史本傳。劉顯知獅子何色。南史本傳。樂藹知積油為灰。元龜。王僧孺知古人以石

為針。南史本傳。潘京知武陵郡名。止戈為武。高阜曰陵。見元龜。范雲知白鳥所由至。齊高帝時事。見元龜。裴子野知滑國。即白題同貢者。見

南史子野傳。續咸知有新氏衡石。元龜崔賸知羊腸坂。本傳魏收知人日。徐之才知蛤精。並見北史本傳杰公知六女

國。梁四公記唐許敬宗知濟水。褚遂良知雄雉見秦。元龜周焦君知古岳瀆經。廣記元行冲知樂器名阮咸。

孔氏。楊收知姑洗角。出處同上張一行知帝車七曜文。王勃文。帝車南指。遁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不曉。以問一行。一行知其上句。下句遂無知者。段成式云。

劉禹錫知巨額老拳詩。杜甫義備行語。老拳見石勒傳。張率更知玉磬。隋唐嘉話房叔道知湖目。蓮子也。此事本六朝人。附酉陽雜俎。陳倉童子

知弗述。秦時事也。以上二事皆在唐前。以載雜俎。附此。段成式知畫菩薩光。以曾青和壁魚殼色。則近日有光。此事在贊寧知畫牛前。見雜俎廣知類。五代陳陶知狼星值

日。江南主晨起於殿前得殘獸一足。無知其故者。以問陳陶。陶對曰。昨夜乃狼星直日也。見詩話總龜。陳崇實知暹。見孫光祿江南士人知天雞有二。說載爾雅。江南士人因主司出題

問此。無能答者。見談苑。宋王介甫知玉樓銀海。玉樓。肩也。銀海。眼也。蘇子瞻詩。蘇子瞻知錦瑟詩。李義山詩。寓適忽清和意。黃魯直不能解。眉山告之。

知烏鬼。鸚鵡也。說載王貽孫知男女皆跪禮。對太宗問也。見玉壺清話。李公麟知玉璽文。見宣和畫譜及宋史本傳。沈存中知棋

局數。共用五十二萬字。而盡局之數。胡旦知束帛。詩話黃常明知孟勞。寶刀也。王介甫詩丁公言知唐酒價。真宗問唐酒

詩對。時稱敏捷。後人又舉王維新豐美酒十千駁之。余戲謂價之多寡。由酒有美惡耳。工部貧客。又蜀酒固不得將價新豐也。又仲尼知玉羊。見高氏緯略引韓詩外傳云。魯哀公穿井得

精為羊。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土也。公使殺視之。果然。此又與清羊事異。元萬頃知離合詩。見舊唐書本傳。郭待封被圍。作離合詩示李勣。勣怒。萬頃為解之。朱子奢知燒尾

事。新羊入羣。為諸羊所噬。火燒其尾乃定。故士人登進避除設宴。謂之燒尾。貞觀中。太宗以此問朱子奢。子奢以此事對。一說虎變為人。惟尾不變。須燒乃似人。見封氏見聞志。張果知漢武時鹿。唐玄宗時

問仙人張果。果云。此漢武上林鹿也。張氈知海蝦蟇齒。方圓二尺。亦見仙鑑氣傳。伊祁玄解知龍虎玉。見太平廣記。唐憲宗時。異人伊祁玄解至。時西

驗之果然。見神仙通鑑張果傳中。

驗之果然。見神仙通鑑張果傳中。

域進方圓二玉。舉朝莫能名。憲宗以問玄解。玄解對云。聞者龍玉。方者虎玉也。詢諸賈者。果云圓者漁人所得。方者樵夫所致。人始信服云。宋史 尹拙知白馬祠舊典。本傳 劉恕知五代別將

行履。本傳 王介甫客知虹玉圍腰語。見高氏緯略。虹玉圍腰。唐人常袞語也。王介甫作謝玉帶表而偶缺一故實作對。一門下客曰。何不用虹玉圍腰語。介甫大喜。即用之。惜門客名氏竟不傳。 尤

延之知河純原起。楊延秀與尤延之食河純。楊問尤河純原起何與。尤因舉左太冲賦。及劉淵材注答。呼之爲書廚云。見說郭所鈔坦齋筆衡中。 王仲行知天吳

字音。見談藝云。李太異爲廣西帥。嘗誦杜天吳紫鳳之句。顧坐客云。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知復見何書。客莫對。王獨云。後漢書戴就收。獄吏燒銀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銀音華。又詩不吳不赦。不吳不楊。亦皆音華。李公稱善。衆咸服其該洽云。今刻 葉寘知玉柙。坦齋筆談 湯思退知生人婦出處。本三國志事。見說郭。 又六朝王筠知霓字音。五代

張策知僞鼎。見合璧事類中 徐鉉知象膽。宋寶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天祿。元耶律楚材知角端。並見史及諸雜說

凡卮言引者悉不錄。又說郭載宋某人知曾耳。知肉芝。

古文奇字之難辯。有甚於事物者。別而錄之於後。

李斯識周冢玉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玉文二字。嵇康識抱犢山神書。東哲識汲冢竹書。江淹識玉

鏡竹簡古文。劉顯識古文尙書斷篇。又識魏人遺梁古器隱起文。王僧虔識科斗書周官闕文。范雲

識秦望銘。韓愈識誅蛟雷文。李協識漳泉界銘。東平李生識石壁遺記。兗州魯生識古銅盎篆文。

又張敞識美陽鼎文。高佑識玉印文。 李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凡八十字。斯、通共識十字。 郭璞東哲不盡識穆天子傳文。郭又不

識會稽鍾文。景純本傳 張華不識顯節陵科斗文。即東哲所識者。已見卮言。 任昉不識尙書古文。王僧虔識 姚察不識鍾山

石銘。鄭欽悅識 鮑照、徐爰、蘇實生不識青州墓銘。賈希鏡識。已見卮言。 王孫虔不識玉鏡竹簡古文。江淹識之 王起不識

饗門二字。段成式不識鹿銜古文。沈括不識漢東雷文。扶疏類柏葉。見筆談。至秦漢子書。謂泰山封禪文字。萬家。仲尼觀之。不能盡識。則謬談也。

野客叢書云。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衆莫識。惟東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尙書故實謂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莫識。東方朔曰。此畢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雞首燕頰。備五色而多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爲鳳。蔡衡獨曰。多青者乃鸞也。余歷考博識事。自謂庶幾足補卮言之缺。近讀此。復遺數條。學之難窮如是。因續志之。畢鸞疑卽畢方事字之譌也。

叢書又引細素雜記云。永叔啓。陸機閱史。尙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慚於馘破。沈元用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尙慚寡學。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事。案傍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稱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寤。然則不識撐犁。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也。案此書吳人王慤著。當是紹興、淳熙間成。而不見端臨通考。蓋其時未行世也。說郭亦不見引此。

古書中奇字難識者。已備載卮言中。自餘傳記所錄。字率不存。卽博雅所徵。徒存故實而已。獨玉磻編事所傳古鏡篆文十二字。尙見太平廣記。然其說甚詭誕。不足信也。

六代文人之學。有徵事。有策事。徵者共舉一物。各疏見聞。多者爲勝。如孝標對被。王摛奪簪之類是也。策者暗舉所知。令人射覆。中者爲優。如沈約得三。劉顯失一之類是也。齊梁之交。此風特盛。亦猶晉之清言。

大約徵者如杞不足徵之徵。策者卽漢世射策之策。然梁武與劉峻徵錦被事。亦謂策者。自上臨下之詞。實非策也。惟隸事與徵義同。

六朝策事。唐宋校士。悉其遺風。惟徵事絕不復覩。僅段成式、溫庭筠。以一物傳簡往來。遂成卷軸。又段嘗出獵。得兔數十頭。遺父僚屬。每頭疏事若干其下。比僚屬傳觀。無一重者。又元陳剛中、呂徽之。徵驢事數十條。皆或有之。惟徐氏兄弟徵貓事非實錄。非段、呂學過二徐。以驢及兔事頗衆也。徵之見輟耕錄。其人快士。第匪陶氏幾弗傳。小說尙爾。著述其可廢哉。

南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自少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以縈念。今公少卽鞅掌王家。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帙。未必勝僕。儉不謂然。後與何憲輩徵事。咸屈於澄。乃服其說。余每讀澄言。輒歎其親切有味。非身有之弗能道。儉在齊亦稱好學。聞澄語便當了然。顧驗而信。卽此知儉徒豪舉。爲名高耳。儉卒時年未四旬。方身柄齊國。又少負一時重望。諸名士咸出其門。詎容有餘力。廣讀異書。今問崇禮門鼓事。尙載澄傳云。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對。令溫岐卿

即庭筠也

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大中

喜。命以甲科處之。爲令狐綯所沮。除方城尉。綯曾問某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書也。冀相公變理之暇。時宜覽古。綯怒甚。後岐有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爲此也。詩話總龜。引宋某公

謂南華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時何據。案唐詩紀事。令狐綯嘗以舊事訪溫。對如前。非問跳脫也。

宋人譌而一之。可笑。北夢瑣言跳作條亦非。蓋跳脫乃與步搖相屬耳。

王憲云。玉跳脫出眞語。當作華陽第二篇。

梁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聊試故事。第毋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又韋載字德基。年十二。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隨問輒對。案顯於十事尙不能全得。而載獨舉對無餘者。以漢書當時藝習者衆。或載所專精。且顯或以童子易之。事非甚僻故也。若劉、沈互策。則廉、藺鬪於鼠穴。各極所難。勢自不能無得失。凡評論古人文章學問。務以此意求。庶得其實。不爾。則韋之學乃過於劉。而沈遠不及。豈事實哉。

又六朝張綰受策百事。得九十。四第失六事。因呼百六公。

又韋纂仕齊爲記室。沈約嘗稱於梁武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同時。其學非臣輩也。二韋一族。載十二即受策劉顯。穎敏固已絕人。異時第以職任稱。而不聞學問著。固知業廢於半途者衆矣。

何憲傳。稱其直閣曰。諸文士雜取四部書質之。略無遺失。可謂該矣。然胡至一寤於陸。而再奪於王也。任昉不識尙書古文。而王僧虔識之。王僧虔不識竹簡古文。而江文通識之。然淹之該博。實

不逾昉。大概一事之短長耳。必諸劉、張、陸輩。斯無間然。

南唐徐鉉。與兄鉉徵貓事。至七十餘。古今貓事有限。卽經史詩文。單辭並舉。亦不應若此之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狂爲實然耳。梁武、沈約徵粟事。僅十餘條。則吾頗恨其寡。卻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尙稀故也。二徐雖宋初。然李昉、宋白及諸學士。編御覽、廣記。所收貓事。不過十餘。二書之輯。鉉與其間。胡不舉鉉七十事實之也。蓋古今故實。載籍具存。歷世類書。咸可校覈。或間有漏遺。決非懸絕。余斯議自謂老吏斷獄。博洽君子。幸更詳焉。

唐武宗製勅宥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於三教書。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齋餼二字耳。此二字羣書未見。武宗笑曰。向試卿耳。二字實吾所自製。案起謂二字羣書未見可也。謂三教書所不識者。惟齋餼二字。則大誣也。卽穆天子傳中字不可識。景純無注者不下十數。況窮三教書。寧止此乎。蓋古文自有不可識者。前人既無訓釋。後世曷自推詳。若僞撰之書。目所未接。博極之士。固能辯之。然亦必徧窺四部。夙究三蒼。庶幾斯語。政恐非起所辦。倘逢劉顯之策。立見其窮矣。

強記則博聞。博聞必強記。此常理而不盡然。至博聞強記而不解把筆者。又比比也。乃文章烜赫之士。於載籍涉獵而已。淹通該洽之任。往往謙讓未遑。豈人力固所難兼。將造物陰爲限制耶。然漢、唐以上諸大家則無不博涉也。其弊自宋開之。

張安道過目不忘。而在宋人中無聞該洽。此強記而不博聞者也。司馬君實幼稱不慧。而淹通經史。世號大儒。此博聞而不強記者也。劉原父強記絕人。博聞無比。而歐誚其文章未工。此博聞強記而短於文詞者也。歐、蘇俱以文章名世。而安道訝子瞻再讀漢書。原父惜歐九不甚讀書。此文章烜赫。而短於博聞強記者也。然歐、蘇皆有功經學。亦前文士所無。原父亦以文名宋。此據前人論之。

或問蘇子瞻讀書之法。蘇曰。讀書如錢穀兵農。及諸事物之類。每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身不忘。子瞻非強記者。卽此可見。以余論之。長公所言。實讀書要法。第頗費工力耳。子瞻嘗問一後進。近讀何書。其人答讀某書。子瞻輒問曰。其中有某好亭子。其人愕然罔措。不知子瞻所問。卽前意也。

餘冬序錄云。歐陽永叔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卽不如此。觀洪景廬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隨筆摘東坡詩文。與出處辰者數十事。坡仙大才。製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本子上尋行數墨。古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可爲法耶。案右二事。二公俱非強記者可見。然得失大有歸也。

劉原父兄弟。皆博學窮經。傲睨歐、蘇、王氏間。而製作不甚傳。沈存中筆談。持論精確。然往往有輕發者。正坐不檢出處故也。江鄰幾雜志。宋人極推。今不傳。略見說郛。

兩山墨談。謂洪景廬深服蘇子瞻。以老卒言不檢冊子故。然子瞻用事多誤。病正坐此。洪素以博洽自居。其推服子瞻。當別有謂。第洪所著隨筆。事實矛盾處。亦復不希。古人所以歎目睫也。宋人王介甫。在當時諸文士中。號爲究心問學者。身亦雋才。假以年。詎可量。徒以新法流弊。并終身所善沒之。歐好古。於金石頗覩一斑。蘇赤壁二賦。清空瀟灑。大得盛唐景趣。而詩反爲事東。兩失之云。

庚溪詩話云。曾子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璪作守。歐公、荆公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伯玉殊不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賓主二人。不交一談。旣而召子固書室。謂曰。人皆謂公曾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而退。因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可其意。乃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書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答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晁丈以道言。劉斯立歧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父。談論皆劉所未知。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嘗鄙薄廕補得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真爲學也。據右宋人所述。則南豐似亦不甚讀書。蓋文與歐、王、蘇氏等。而學又不及伯玉。非庚溪筆之。殆同草木。謂小說可廢乎。

又宋子京嘗與李邕鄆飲酒。隸僻事不勝者輒飲之。坐客遂皆潦倒而出。宋人隸事僅見此。張安道

世推強記。止劉貢父所紀黃巢一事。然余以唐書較之殊不合。則所謂強記安在。并貢父亦失之不考也。詳二酉綴遺中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揚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使畫便廳掩障。自爲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敘畫水因。曰設於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坫耳。麟謂反坫事出論語。不應其人疏陋至此。案宋黃東發云。反坫。鄭注爲坫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兩楹間。豈常設耶。案郊特牲旅樹反坫。內則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虞禮饌於西坫上。則累土而爲之。皆可名坫。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以反坫爲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持論多覈。然未免有輕發者。茲類是也。

朱元晦云。程泰之演繁露。其零碎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采窻之類。某頃因看筆談中辯某人誤以屏爲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屏也。因疑存中所辯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

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右見語類所記。近續讀得茲說。并識之。然則文公固亦疑此。蓋某公自本說文。非誤憶也。余所見竊謂不誣。世人幼習傳注。忽覩此。大是駭聞。沈博洽自信。故勇於譏之。第某公有知。又將以沈爲不讀說文矣。甚矣辯難不可不審。而援引不必驚奇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根旃檀。節沈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旃檀與沈香兩木元異。雞舌卽今丁香耳。今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章葉。南方至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右筆談所論。段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柢。可謂漢庭吏筆。然此機亦本山海經。余考成式所引書。多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書大半不傳。故沈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可徵也。惟唐本朝多誕。則段爲之。

夢溪筆談云。江南陳彭年。博學善史。於禮文尤所詳練。歸朝列於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案郎瑛類稿。載武林張某者。每縱談古今。人詰其所出。則厲聲曰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夫廣記何祕之有。楊用修亦頗用此機。如衝波傳之類。司馬君實講經。爲村老難不介意。真仲尼徒也。

又明道雜志云。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

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鑿。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盛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出。不復簽矣。較二說。則彭年學問。誠爲當時所服。世但知江南有徐氏兄弟。彭年殊寡稱者。因記此。然冊府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修。當無復遺恨。余間讀之。疏漏處亦不少。益知學問無窮也。彭年導駕或果有典故。不可知。觀反拈一事。知沈語難盡憑也。

蘇長公用事多誤。由才高意爽。不屑屑檢冊子耳。洪景盧隨筆。指摘凡數十處。大概得之。第亦有不盡然者。費袞梁溪漫志一則云。東坡和潛師放魚詩。況逢孟簡對盧仝。不用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耶。予案左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以上俱費氏說。蓋事載六經語、孟者。人所童習通曉。一出名公手。一或抵牾。必他有證佐。不得視同諸書所出。驟加誚議也。第坡亦應自注。以免人疑。

王伯厚曰。演繁露。搏黍爲鶯。不知何出。蓋未考詩葛覃注也。細素雜記不知麥秋出月令。能改齋漫錄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出於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又引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疏。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今案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而西南夷傳朱輔疏中有之。蓋沈

誤以輔爲浮也。噫。程、沈二氏。宋世共稱博洽。而猶若是。考訂可不審哉。高似孫有繁露語。見齊東野語。今不傳。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皆順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案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案此與寶儀乾德事相類。而沈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因錄此。乾德錢事。石林燕語以爲虛多遜。與他傳記互

異。當考。

又云。國史纂異載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爲磬。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月律。此懵然者之爲也。扣其一安知是晉某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案方隅尺寸埋之。此欺誕之甚也。案存中此辯甚精。蓋記事者不能無溢詞耳。

程泰之當廷中對事。必援古引今。備極證據。人主不悅而出之。此又與梁武惡劉孝標異。宋時人主。直是懵然不解耳。然程他日著北邊備對。尙以鄉日所對未詳爲恨。可謂不負所學矣。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臂。剝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爲迷陽。其膚多刺。故曰無傷吾行。以上俱紀聞語近王長公與余書云。詞場尺寸地。迷陽冒足。大可怪也。余時不解冒足之義。讀此

了然。

紀聞又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爲杖也。見蔡順傳注。案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伯厚嘗引王徽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眞珠船。此意非眞好學者。未易驟領會也。又古今注。秃鷲一名扶老。扶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夢溪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曰。崔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瓦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瓦松乃名昨葉何。成式亦自不識。豈得誚崔融耶。然昨葉何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清吳錄拆瓦松字爲一元木公可笑。

楊用修藝林伐山云。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蟆。轉水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天祿卽大蝦蟆。伯樂之子。案圖索駿。以蝦蟆爲馬。卽天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所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案用修每證一事。必令阿平絕倒。而此以天祿爲蝦蟆尤可笑。陳晦伯但引瑞應圖以駁之。似未明了。余案沈氏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麟。如牛而大。通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麟不類。當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今以予觀之。殆天祿也。後漢書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

辟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尙在。使人墨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角。鬣大鱗如手掌。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必天祿也。據此則此獸宋時固已入貢。沈存中辯之甚明。用修於筆談亦不點目耶。夫天祿與蝦蟆並言。卽爲蝦蟆。與辟邪並言。卽爲辟邪耶。天祿辟邪眠莓苔。乃黃庶咏假山詩。以天祿辟邪譬怪石耳。豈丘墓謂哉。詩載韻語陽秋。乃宋人絕句耳。

王性之鶯鶯傳跋云。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事之相戾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特學者觀書少而未見爾。以上俱王語。余每爲之擊節。今去唐千餘載。而微之事一經考訂。萬口同然。學者誠博閱古今。漁獵旣廣。識見自融。而加以精心綜核。卽前代之事。信亡弗可考者。至如身履其間數言。尤爲曲盡。如宋洪景廬、明楊用修。非不旁蒐廣涉。正以輕於立論。遺誚後人。讀王氏此跋。可謂良工苦心。至於斯極。而斯人在宋。未嘗以博洽知名。且徒得賈書之詆。何耶。余讀王所著樹萱錄、默記等。大都小說家流。其所論辯。自鶯鶯一傳。及魏泰碧雲殿外。絕不復見。豈其徒能空言。未竟行事耶。或因一事之得偶合立言耶。余酷有考訂之癖。視所稱瓦礫在懷等語。不啻過之。而證驗古今。亦時時有自得者。漫錄其說。以諭後之君子。

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昔人所見。豈必皆長。第文字烟埃。紀籍淵藪。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加以魯魚亥豕。譌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己見可也。今偶覩一斑。便爲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

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肆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稱物之衡。而尙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爲己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爲。大雅當爾耶。

莊嶽委談引 筆叢辛部 卷凡二

仲尼贊舜好問而好察邇言。易云以言乎邇則靜而正。邇言亡察可乎。班氏所稱街談巷議。道聽塗說。其言之尤邇者。乃秕糠瓦礫。至道之精。奚弗具焉。自薦紳先生。鄙其環猥。存而莫論。博雅君子。齟齬天人。拮据古始。聞閤耳目。或且未遑。譌謬雲仍。誠淫展轉。稱名日戾。取義日淆。余竊慨之。殷憂暇日。紬繹簡書。採摭異同。參伍今昨。剗剔誣僞。泝邇本真。彙爲一編。僅將百則。知言察邇。匪敢自附諸齊東之野云爾。己丑陽月朔日識。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

辛部 莊獄委談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大荒南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火處。名曰西王母。西山經云。西玉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屬。主羈及五殘。右山海經所述西王母。與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殊不類。蓋因二書有王母之文。而詭撰其狀以實之。余別辯十二書詳矣。集仙傳則曰。虎齒豹尾。乃王母之使。非真形也。是又因山海經而譌者。經云三危之山。青鳥居焉。廣圓百里。青鳥主爲王母取食。又云拒巫之山。一曰龜。其南有三青鳥。爲王母取食。又言三足鳥主王母給使。蓋豹尾虎齒。自爲王母本形。而三青鳥自爲王母使者。集仙既以王母爲女仙。而不得於豹尾虎齒之說。故以三青鳥事當之。皆夢中說夢也。

集仙傳言王母生於神州。姓侯氏。而酉陽雜俎以王母姓楊名回字婉妘。夫王母西華之氣所化。而侯、楊皆後世姓氏。本無足辯。聊識此當一噱云。

觀音大士。絕不聞有婦人稱。近王長公取楞嚴、普門三章合刻。爲大士本紀。而著論以闢元僧之妄。要爲不學者言耳。初不足辯也。余母宋宜人素善病。中歲虔精奉大士。每困迫輒夢大士化身。

輒愈。又余邑葉氏婦。病不知人數日。亦夢大士救之而愈。此皆余所目擊。其他顯化靈異。往往聞之四方。余嘗欲因長公本紀。而彙集諸經中大士言行散見者。及六朝以還。諸雜記小說中大士應迹較著者。合爲一編。蓋余母志云。今大士像作善財其旁。亦無謂華嚴載善財歷參諸善知識。俱非觀音變相。雖觀音在其中。然度善財者。文殊也。

今塑畫觀音像。無不作婦人者。蓋菩薩相端妍靚麗。文殊、普賢悉爾。不特觀世音也。至冠飾以婦人之服。則前此未聞。考宣和畫譜。唐、宋名手。寫觀音像極多。俱不云婦人服。李廌、董道畫跋。所載諸觀音像亦然。則婦人之像。當自近代始。蓋因大士有化身之說。而閨閣多崇奉者。展轉流傳。遂致稱謂皆譌。若塑像勢不能久。前代無從證訂。然太平廣記載一仕宦妻爲神攝。因作觀音像。其妻尋夢一僧救之得甦。則唐以前塑像。固不作婦人也。

楊用修詞品。記壽涯禪師詠魚籃觀音云。深願弘慈無縫罅。乘時走入衆生界。窈窕丰姿都沒賽。提魚賣。堪笑馬郎來納敗。清冷露溼金欄壞。茜裙不把珠璣蓋。特地掀來呈捏怪。牽人愛。還盡許多菩薩債。據此則宋元間觀音像。亦有作婦人者。然是變相。未必如近時稱謂可笑也。今世女子多崇事魚籃觀音。蓋前代已有此像矣。

又宋人小說。載南渡甄龍友題觀世音像云。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則宋時所塑大士像。或已譌爲婦人。而觀世音之稱婦人。亦當起於宋世。元僧譚陋無識。遂以爲妙莊王

女。可一笑也。

今觀世音像。率作婦人。故人間顯迹夢兆。無復男子相者。俗遂真以觀世音爲婦人。不知夢生於心。兆徵於目。心目注瞻。皆非男相。則恍惚示現。自當女身。余考法苑珠林、宣驗、冥祥等記。觀世音顯迹六朝至衆。其相或菩薩。或沙門。或道流。絕無一作婦人者。使當時崇事。類今婦人像。則顯迹繁夥若斯。詎容無一示現耶。唐世亦然。蓋誤起於宋無疑。因類識數條以祛世俗之惑。

晉義熙十一年。太原郭宣。蜀郡文處茂。先與梁州刺史楊收敬爲友。收敬有罪下獄。宣與處茂同被桎梏。念觀世音。十日後夜夢一菩薩慰諭之。告以大命無憂。俄而鎖械自脫。又宋張興妻繫獄。晝夜祈念觀音。經十日許。夜夢一沙門。以足躡之。曰咄咄。可起。妻卽驚起。鉗鎖桎梏俱解。然閉戶警防。無由得出。乃卻自械。又夢向沙門曰。鎖已開矣。妻遂馳出。又王球在獄。至心念觀音。夜夢昇高座。見一沙門。以一卷經與之。題名光明。又見一車輪。沙門曰。此五道門也。旣覺。鎖皆斷脫。又苻秦畢覽。東平人。少奉法。隨慕容垂北征。沒虜。單馬逃竄。虜騎追將及。覽至心誦念觀世音。旣得免脫。入山迷惑失道。又專心持念。中夜見一道人。法服持錫。示以途徑。安然至家。又晉興寧中。沙門法義得病。惟歸誠觀世音。如此數日。晝眠夢見一道人。來候其病。因爲治之。剝出腸胃。洗濯畢還納之。夢覺衆患豁然。經云或現沙門梵志之象。意者義公夢其是乎。又東魏孫敬

德。亦夢沙門。令念觀音經。臨刑刀折爲三。此類甚衆。竟無一夢見婦人者。當時像可推矣。

馮夷之爲河伯。其說遠矣。好奇之士。譎張眩惑。紀載實繁。卽特立自信君子。亦但斥言其妄。而未嘗不以河伯爲水神也。乃余獨於竹書紀年而得其說焉。紀年載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夫洛與河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謂河伯河神。則洛伯洛神耶。夫洛伯能與河伯鬪矣。胡用之爲神。寥寥後世。而馮夷獨盛稱耶。觀泄十六年。殷侯以河伯之師伐易。則河伯爲諸侯。而馮夷非神鬼。昭昭矣。穆天子傳。河宗柏夭爲穆王乘副車導之。極於西土而後返。則當時柏夭亦造父、奔戎之屬。護從穆王者。藉如後世所謂魚身人首。何以周旋天子之側哉。夫九歌屈氏之寓言。而秋水莊生之幻說。本未嘗謂實有。且絕不道馮夷之名。而茂先博物。成式酉陽。從而爲說以實之。吾不可以不辨。亦幸而得之竹書也。段氏所引河伯姓名頗衆。并識於後。以廣異聞。

酉陽雜俎云。河伯人面乘兩龍。一曰冰夷。一曰馮夷。又曰人面魚身。又金匱言名馮循。一作河圖

言姓呂名夷。穆天子傳言無夷。淮南子言馮遲。聖賢記言服八石得水仙。抱朴子曰八月上庚日溺

河。案首所引山海經河圖。蓋緯書也。

今世繪八仙爲圖。不知起自何代。蓋由杜陵有飲中八仙歌。世俗不解何物語。遂以道家者流當之。要之起自元世。王重陽教盛行。以鍾離爲正陽。洞賓爲純陽。何仙姑爲純陽弟子。黃緣附會。

以成此目。嘗觀前代畫史。若七賢過關。四皓奕棋等圖。淺誕不根者甚衆。獨無聞此。可知也。考其出處。亦各有所本。張果在諸人最先進。明皇時顯迹甚著。葉法善以爲混沌初分白蝙蝠精。鍾離權、呂巖。俱唐中晚人。鍾有二絕。呂有一律。見唐諸選中。藍采和亦唐人。有踏踏歌。見沈汾續神仙傳。以常衣藍袍故名。韓湘文公之姪。昌黎實贈以詩。賈島亦有詩寄湘。皆不言其道術。獨西陽雜俎。記文公吏侍日。偶江淮一族子訪之。自云善幻。文公令試其技。頃刻開異花。有雲橫秦嶺一聯。乃錄文公舊作。非預兆。且非湘也。何仙姑見純陽文。宋人雜說以爲不飲食無漏。而徐神翁。宣和間海陵人。見三仙傳頗詳。其餘姓字。間有相同。然不可深考。總之不足深辯。近閱元人慶壽詞。有鍾、呂、張、韓等八人。信知起自元世也。

元詞有曹國舅。考諸仙傳曹姓無外戚。而諸史曹姓外戚無得仙者。據俗傳爲宋人。檢宋史惟曹偁爲后弟。見重於時。年七十卒。初不云得仙。詞又有跛者李孔目。蓋卽圖中跛足拄杖者。尤荒唐。然必合此乃得八人之數。考諸傳記。惟神仙通鑑有劉跛子。而非李姓。與詞語殊不相蒙。未審元人何據。大都委巷之談耳。劉跛子事出冷齋夜話。雖詭異。然不曰仙。仙鑑何以引之。韓湘說尤不一。并鍾離亦無定論。詳下條。

案通志有八仙圖。又有八仙傳一卷。注唐江積撰。則此目唐時已似有之。然徐神翁宋世甚明。則唐時或他有其人。如所謂五真之屬。且太平廣記收神仙類事迹殆盡。而鍾、呂顯著若斯。絕不見

采。并唐諸小說亦罕談及。則唐人所謂八仙傳者。決非鍾呂之儔。明矣。

鍾呂傳道記。稱唐施肩吾撰。案肩吾晚唐詩人。素不聞其有道術。而宋初編太平御覽。蒐唐以前小說殆徧。獨無所謂鍾呂傳道記者。蓋必宋世方士譌撰。託名唐人耳。且呂一律見於鼓吹。鍾二絕見於延之昌父所收。而唐人所自選集皆無之。恐俱不足憑也。

宣和書譜云。神仙鍾離先生名權。不知何時人。而間出接物。自謂生於漢。呂洞賓於先生執弟子禮。有問答語及詩成集。狀其貌者。作偉岸丈夫。或峩冠紺衣。或蚪髻蓬鬢。不冠巾而頂雙髻。文身跣足。頎然而立。睥睨物表。自稱天下都散漢。又稱散人。嘗草其爲詩云。得道高僧不易逢。幾時歸去得相從。字畫飄然有凌雲之氣。非凡筆也。元祐七年七月。錄詩四章贈王定國。多論精勤志學。長生金丹之事。疊疊可讀。終自論其書。謂學龍蛇之狀。識者信其不誣。今御府所藏草書。一觀此則鍾離之像。蚪髻蓬鬢。雙髻跣足者。與今所傳正同。蓋宋時羽士。假託鍾離權。以誑王定國輩。其詩實唐鍾離權所作而假託者。不詳其世。以爲卽漢鍾離昧。故自稱生於漢。後世因以漢鍾離目之。蓋其來非一日矣。定國爲其所欺可耳。而蔡元長輩。於唐詩亦漫不考。何耶。宋人淳化帖、博古圖二書。每供識者談噓。然宣和書畫譜。誤處亦不在二書下。楊用修嘗敘宣和譜。而論鍾離乃以杜詩。有近聞韋氏妹。遠在漢鍾離之句。世人遂贗作此名。大可笑也。

仙傳拾遺云。吏部侍郎韓愈甥。忘其名姓。弱冠往洛下省骨肉。乃慕雲水不歸。杳絕音信。元和中忽還長安。吏部與語。甚奇之。問其技能。云染花紅者可使碧。或一朵具五色。遂於吏部後堂前染白牡丹一叢。云來春必作含稜碧色。又四面合有一朵五色者。無何潛去。不知所之。是歲上迎佛骨於鳳翔。御樓觀之。吏部上表直諫。忤旨。出爲潮州刺史。至商山。泥滑雪深。忽見是甥迎馬首。扶鐙接轡。意甚懇懃。至翌日雪霽。抵鄧州。乃白吏部曰。某師在此。不得遠去。將入玄扈倚帝峯矣。吏部驚異其言。問其師。卽洪崖先生也。吏部爲五十六字詩以別之。曰一封朝奏九重天云云。與詩訖。揮涕而別。行入林谷。其速如飛。明年春牡丹花開。數朵花色。一如其說。但每一葉花中。有楷書十四字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書勢精能。人工所不及。非神仙得道。卓見先知。何以至斯。據此傳。則開頃刻花者。又韓之甥。然文公詩題甚明。蓋江淮族子之說。當得其實。記者或因此詩而譌爲韓湘。又或因江淮而譌爲外甥耳。文公貶潮州。歷歲始歸。何得次歲仍覩長安牡丹。故雜俎之說近之。

永州何仙姑。不飲食無漏。世傳其神異。岳州天慶觀柱以震折。有倒書謝仙火字。仙姑云。雷部夫婦二人。長闊各三尺。銀色。莫不傾信。有熟於江湖間事者。曰南方賈人。各以火自名。一火猶一部也。此賈名仙。刻木記己物耳。是亦不可知也。嘗有道人。自言隋唐間人。譚黃巢事甚悉。因曰黃六晚節至此。張安道尙書云。巢六兄弟而巢最小。當第六。由是推之。則道人之言信然乎。右見

劉貢父詩話。據呂純陽語。則何仙姑當爲唐末人。據此說。則當是宋初人也。安道以強記絕一代。其博識僅見此。然舊唐書巢兄弟八人。揆爲巢弟。則巢非最小明矣。道人固不足憑。安道亦未爲得。貢父該洽冠宋。又從筆之。甚矣綜核之難言也。

夢蕉詩話云。廣之增城。有何仙姑者。相傳爲邑民何泰之女。生唐開耀間。常欲絕俗去遊羅浮。父母怪之。將婚夕。忽不知其所之。惟研屏間遺題云。麻姑怪我戀塵羈。一隔仙凡道路遙。去去滄洲弄明月。倒騎黃鶴聽鸞簫。據此則何又當爲唐人。然他無可據。恐好事者爲之。齊東野語亦載何及謝仙事。當在唐唐間。豈何顯

於宋世。自稱唐人耶。

世所盛傳張仙像。張弓挾彈。若貴游公子。以爲卽梓潼之神。文昌之宿。然梓潼自有像。縵衣紗帽。與張仙殊不類。且道家言梓潼出處。謂文昌尙近之。祈嗣絕無干也。偶閱陸文裕金臺紀聞云。張仙像是蜀王孟昶挾彈圖。初花藥夫人入宋宮。念其故主。偶攜此圖。遂懸於壁謹祀之。一日太祖幸而見之。詰焉。花藥詭答曰。此蜀中張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非實有所謂張仙也。余案紀聞以此說得之蜀中一士夫。或頗近實。蓋以張弓爲張仙。挾彈爲誕子。而梓潼之神。本蜀人且張姓。因謬相傳。今又以梓潼化身傳文昌耳。

王長公勘書圖跋云。宋初諸降王中。獨孟昶有天人相。見於花藥夫人所供。其童子爲玄喆。武士

爲趙廷隱。當時進御者。以勝國故。不敢具其實。故目爲文皇耳。然則孟昶之像。一譌而爲梓潼。

又再譌而爲太宗。皆可笑也。孟昶嘗刻石經於蜀。又有與花綦納源詞。世但知李重光。昶文雅殊不減也。唐末名畫皆入蜀。故應歷見於圖。

世又謂張星之神爲張仙。案酉陽雜俎。天翁姓張名堅。又曰姓張名表。則天與日與星皆張姓。宜

海內張姓獨多也。聞者莫不絕倒。竈神亦姓張。名單。字子郭。見雜俎。梓潼神姓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

俗傳灌口二郎。漢、唐前殊不經見。偶閱朱氏語類云。蜀中灌口二郎廟。當時是李冰。因開離堆有

功。立廟。今來現許多靈怪。乃是他第二兒子出來。初間封爲王。後來徽宗好道。謂他是甚麼真

君。遂改封爲真君。向張魏公用兵。禱於其廟。夜夢神語云。我向來封爲王。有血食之奉。故威福

用得行。今號爲真君。雖尊。凡祭我以素食。無血食之養。故無威福之靈。今須復我封爲王。當有

威靈。魏公遂乞復其封。不知魏公是有此夢。還復一時用兵。託爲此說。今逐年人戶賽祭。殺數萬

來頭羊。廟前積骨如山。州府亦得此一項稅錢。利路又有梓潼君極靈。今二箇神似乎割據了兩川

矣。見語類首鬼神類。梓潼神事見太平廣記。蓋唐以前有之。今二祠香火徧海內。不止蜀中矣。

世所祀天、地、水三官。祠宇幾遍海內。然其顯迹。前代傳記殊未聞。考通志惟三元醮儀一卷。而

不題撰者。疑當起於宋世。然宣和畫譜。大曆中名畫周昉。有三官像圖。唐末范瓊、孫位、張素卿

皆有之。五代左禮、朱絲、曹仲元。遂不可勝數。推原實始漢末。唐、宋而盛。至於今極矣。張道陵教法。凡祈

歸服罪之人。以三符授之。一著山上。一地下。一水中。詳載漢書。

今之戲具與古同。而盛行於世者。圍碁、象戲、握槊而已。彈碁、樗蒲、打馬、打彊、采選、葉子等俱不傳。今圍碁十九行。三百六十一路。子亦如之。宋世同此。然漢製十七道。唐局或十八道。不可不知也。案程氏演繁露云。今棋方十九道。合枰爲棋子三百六十一。案李善注韋昭博奕論。枯棋三百。引邯鄲淳藝經曰。棋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則漢棋製可知。唐柳子厚記。石棋局自然成紋。十有八道可弈。然唐詩詠棋。有十九條平路之句。則唐製固應十九道。其十八道者。或棋局稍異。間爲之耳。又胡宿詩。又有三百枯棋之句。則自引用漢人語。不足據也。

今弈多以三六二四等起手。然前此或不盡爾。集異記。王積薪避亂。夜投一茅屋。有姑婦暗中以口弈。始云以東五南九置子。次東五南十二。至三十六而止。其說雖極詭誕。然可以知唐世起手。不盡類今也。今鄧艾開西蜀圖。弈家不復傳。而通志有王積薪金谷園九局圖。又鳳池圖一卷。尙載諸譜中。

神仙雖長生天地。迴絕凡民。至於伎倆藝能。未必盡超人世。余歷考傳記所載神仙家。詩文及書畫。要自有一種超然方外意。然擬之當行作者。終自不同。止如弈棋。自王質爛柯之後。薛用弱又

撰王積薪事以實之。世遂以仙家奕棋。人世無敵。然傳記所載。亦不盡然。因憶唐人紀聞一事云。段碧幼慕清虛。年十六。辭父入名山。遇一叟。引之至一處。有諸先生坐大磐石上對棋。碧爲侍者。觀先生棋皆不工。因教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棋。可坐。因與叟對弈。亦不敵。於是有老先生開戶出。召碧對之。其棋少劣於碧。因笑謂曰。欲習何藝乎。碧言願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授之。後碧布卦言事若神。據此則仙家之棋。反受教於人世。正與王積薪事相反。二書皆唐人撰。總之俱不足信。然仙家者流。蕩意平心。遊於大化。不以淺機小數疲神。則此說或反近之。聞余言者。當失笑云。老先生者。云即晉郡鑒也。

又廣記載。唐待詔滑能。棋品最高。偶遇一人求與弈。遂爲敵手。其人垂別。謂滑曰。吾天人。帝命取公棋耳。滑尋卒。然則天人之弈。固亦不加國手矣。并識博笑。

今戲具。圍棋最古。當是周時遺製。或以爲戰國者。徒據弈秋。不知仲尼已先道矣。象戲稍爲後出。北周武帝有象經二十卷。楊用修疑非今象戲。謂其卷數太多。然今金鵬等譜。往往有數十卷者。何足異也。第其序見御覽者。絕不與今同。而唐以後殊無可考。惟玄怪錄岑順一事可據。戲錄之。寶應元年。汝南岑順。夢一人被甲。報曰。金象將軍傳語。與天那賊會戰。順明燭以觀之。夜半後。東壁鼠穴。化爲城門。有兩軍列陣相對。部伍既定。軍師進曰。天馬斜飛度三止。上將橫行擊

四方。輜車直入無迴翔。六甲次第不乖行。於是鼓之。兩軍俱有一馬。斜去三尺止。又鼓之。各有一步卒。橫行一尺。又鼓之。車進。須臾砲石亂下云云。後家人覺其顏色慘悴。因發掘東壁。乃古冢。有象戲局。車馬具焉。案此或文士寓談。然唐人象戲之製。賴此可考。馬斜行三路。卒橫行一路。正與今同。獨車直進不迴。則類於今之卒。恐其他不盡合也。又不云有象。案司馬溫公七國棋圖亦無象。云象不可用於中國。故名有實無也。

續考通志周武象經止一卷。王褒何晏各有注。則三二十卷者。又丹鉛錄之誤也。

象戲亦有十九路者。宋晁無咎廣象棋圖局十九路。子九十八。今溫公七國譜傳。晁譜鮮知。因錄其序云。象戲。戲兵也。黃帝之戰。驅猛獸以爲陣。象。獸之雄也。故戲兵而以象戲名之。余爲兒時無他弄。見設局布棋爲此戲者。縱橫出奇。愕然莫測。以爲小道可喜也。稍長觀諸家陣法。雖盡地而守。規矩有截。而變化舒卷。出入無倪。其說亦可喜。暇時因求所謂象戲者。欲按之以消永日。蓋局縱橫路十一。棋三十二。爲兩軍耳。意苦而狹也。嘗試以局縱橫路十九。棋九十八廣之。意少放焉。然按圖置物。計步而使。終亦膠柱而已矣。而智者用之。則十九者之間。盡強弱之形。九十八者之間。盡死生之勢。而十九九十八之外。死生強弱。可循環無窮。飽食終日。得吾說而爲之。則涿鹿之縱橫。猶目前矣。右序載馬端臨文獻通考譜錄琴棋類。據晁則宋時象棋。縱橫皆十一路。而今縱十路橫九路。與宋時頗不合。又宋人事物紀原。亦載岑順事。以爲與今正同。則唐宋固

無異。而國朝或未盡同也。

今之雙陸。卽古握槊也。事始以爲陳思王製。而無明證。晉世稍稍有爲此者。六朝、唐、宋相沿。洪遵譜尙行世。其製正與今同。而唐製不可考。惟宣室志一事足徵。洪氏譜雙不載。因戲錄之。雖其說詭誕。不必論也。東都陶化里空宅。張秀才者居之。夜深欹枕。乃見道士與僧徒各十五人。從堂中出。形容長短皆相似。排作六行。秀才以爲靈仙所集。不敢惕息。因佯寢以窺之。良久。別有二物。展轉於地。每一物各有二十一眼。內四眼刻如火色。相馳逐。而目光眩轉。晝割有聲。逡巡間。僧道三十人。或馳或走。或東或西。或南或北。道士一人獨立一處。則被一僧擊而去之。其二物周流於僧道之中。未嘗暫息。如此爭相擊搏。或分或聚。一人忽叫云卓絕矣。言竟。僧道皆默然而息。秀才乃知必妖也。明日搜尋之。於壁角中。得長行子三十。骰子一雙。案此製正與今同。但今雙陸始列必八行。而唐六行。稍異。然洪譜有三梁雙陸。每半三梁正得六梁。唐製或同此也。或謂六行者以六梁言。恐未然。凡握槊終乃六梁。無先列六梁者。國朝某侯家多姬妾。隣賓客對局。命姬妾三十衣綉綠代長行。蓋真有之。今骰子六面二十一點。正與唐同。或笑投子既方。安得無六面者。是不知外國骰子。有四面而無六者。見洪氏譜。又有二面者。古五木皆投子類也。但今投子么四皆緋。宣室志張某所見物。二十一眼中。止四眼閃爍如火。則第四爲緋耳。么不爾也。

又今骰子製甚小。大者不過三數分。無至寸者。而唐人骰子凡四點。當加緋者。或嵌相思子其中。溫庭筠詩云。玲瓏投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相思子卽今紅豆。并四枚嵌一面。則唐骰子將近方寸矣。

投子六面者。不知起於何時。余意正當與握槊先後。以其數皆限於六耳。或謂列言投瓊。孔稱博弈。當起此時。不知穆天子傳。王兩與隱士并公博。又在孔、列之先。然是五木之類。非六面者。投當如上字。從瑤者以玉。從骰者以骨。皆後之變也。

五木之戲。盛行六朝。幼嘗讀劉毅等傳。邈不知爲何物。長閱他書。稍稍得其要領。後讀程泰之演繁露。證據精詳。可謂毫髮無憾矣。其文多不載。獨謂投子卽五木。而六面者起於唐時。恐未然。蓋握槊晉世已行。五木非握槊所用。故當起於六代也。

國史補云。今之博戲。有長行最盛。其具有局有子。子黑黃各十五。擲采之骰有二。其法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天后嘗夢雙六不勝。狄梁公言宮中無子是也。後人新意。長行出焉。又有小雙陸、圍透、大點、小點、遊談、鳳翼之名。然無如長行也。監險易者。喻時事焉。適變通者。方易象焉。王公大人。頗或耽玩。至於廢慶弔。忘寢食。及博徒用之。於是強各爭勝。謂之撩零。假借分畫。謂之囊家。囊家什一而取。謂之乞頭。有通宵而戰者。有破產而輸者。其工者近有譚鏞、崔師本首出。

圍棋次於長行。其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芄首出。如彈棋之戲甚古。法雖設。鮮有爲之。其工者近有吉達、高越首出焉。案右李肇所言。則唐之長行。正與今雙六合。而李以爲生於握槊。變於雙六。則唐之雙六。或反與今不同。而洪氏諧雙。合而爲一。尙似未妥。總之三者亦小在同異之間。非必相懸絕也。至史補所言。博徒囊家、乞頭、通宵、破產等俗。絕與今類。蓋古昔共然矣。乃唐人長行之戲。至盛於圍棋。則理之不可喻者。彈碁第聞漢、晉間。據此知唐人亦能之。柳子厚彈棋說。今載圍棋譜中。非也。

卮言謂前導爲伍伯所引。賈充及崔豹語當矣。然晉、唐間。官中行鞭杖者。亦謂伍伯。南北史多載。尙未明審。唐書蘇世長爲刺史。因民不率教。責躬引咎。自撻於都街。伍伯疾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走。觀者無不笑之。又太平廣記。某人欲知未來。或曰。公部中伍伯。判冥者也。立召問之。答曰。某非能知未來。但某在冥中。亦爲伍伯。能以杖之多寡。驗人吉凶耳。蓋冥中拷掠生人。杖至十數已上者。其人多死。或預言之。人遂謂之判冥。而實非也。據二事則伍伯固有兩義。案世長唐名臣。而此事絕可供笑。因志之。

西陽雜俎載伍伯三四處。如語資類。載某公欲題名巖石。偶無筆。以伍伯杖畫之。則伍伯或前導而兼行杖者。正猶今之皂人。行則呵辟。罰則用刑耳。又案宋程氏演繁露。載後漢虞詡傳注。續漢志。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六人。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百石以下皆二人。黃綬、武官、伍伯、六

官、辟車、鈴下、侍闈、門闌、部署、衙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率皆赤幘絳構。卽今行鞭杖者。然則伍伯之名。漢世已有矣。

續考後漢曹節傳。節弟見越騎營五百妻有色。從求之。五百不敢違。注引韋昭云。五百字本伍伯。伍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五百。右皆注中語。據此說最爲明了。余所謂二義兼者信矣。

又禰衡傳。黃祖怒衡不遜。令五百將出杖之。亦見後漢書。則知二字漢世通用也。今俗稱阜隸。亦有所本。阜人蓋古司牧者。隸則輿隸。本不並言。考張湛列子注已見。則疑起於晉。然義未必同今。

今俗以新娶男稱新郎。女稱新婦。又婦之事公姑者。例呼新婦。案新婦之稱。蓋六代已然。而唐最爲通行。見諸小說稗官家。不可勝舉。然自主翁姑言。非主新嫁也。新郎君。唐人自稱新獲第者。不聞主新娶者言。惟宋世詞有賀新郎。或當起於此時。大抵國朝世俗稱謂。率循習宋、元。世近故也。娘子已見六朝祖姪傳。又唐初有娘子軍。

婦人纏足。謂唐以前無之。余歷考未得其說。古人風俗流傳。如墮馬、愁眉等。史傳尙不絕書。此獨不著。太白至以素足詠女子。信或起於唐末。至宋、元而盛矣。

又古言婦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織指。而不言織足。則陶宗儀之說。未爲無見。晉木蘭歌。述婦人改服。但稱雲鬢花黃。略不言足。誠似可疑。第六朝前婦人之履。不知與男子竟有別否。此雖閨閣。靡關涉。然是古今變革之大者。尙俟詳考定之。耶瑛謂織足起李後主宮人宵娘。見類稿。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

辛部 莊嶽委談下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世所盛行宋元詞曲。咸以昉於唐末。然實陳、隋始之。蓋齊、梁月露之體。矜華角麗。固已兆端。至陳、隋二主。並富才情。俱涵聲色。所爲長短歌行。率宋人詞中語也。煬之春江、玉樹等篇尤近。至望江南諸闕。唐、宋、元人沿襲至今。詞曲濫觴。實始斯際。自文皇以鴻裁碩藻。撥六朝餘習而力反之。子昂、太白。相望並興。逮少陵氏作。出經入史。剗絕淫靡。有唐三百年之詩。遂屹然羽翼商、周。驅駕漢、魏。藉令非數君子砥柱其間。則花間、草堂。將踵接於武德、開元之世。詎宋元而後顯哉。蓋六朝五代一也。障其瀾而上。則詩盛而爲唐。襲其流而下。則詞盛而爲宋。余因是知陳、李、少陵。厥功於藝苑甚偉。而歐陽、王、蘇、黃、秦諸君子。弗能弗爲三嘆而致惜也。宋諸君自秦外。不稱當行。然扶衰反正之實在焉。而亦屬意斯道。故他無讓也。

六朝五季。始若不侔。而未極相類。陳、隋二主。固魯、衛之政。乃南唐、孟蜀二後主。於詞曲皆致工。蜀則韋莊在昶前。唐則馮、韓諸人。唱酬煜世。並宋、元濫觴也。

今詩餘名望江南外。菩薩蠻、憶秦娥稱最古。以草堂二詞出太白也。近世文人學士。或以實然。余謂太白在當時。直以風雅自任。卽近體盛行。七言律鄙不肯爲。寧屑事此。且二詞雖工麗而氣衰。

颯。於太白超然之致。不啻穹壤。藉令眞出青蓮。必不作如是語。詳其意調。絕類溫方城輩。蓋晚唐人詞。嫁名太白。若懷素草書。李亦姑熟耳。原二詞嫁名太白有故。草堂詞宋末人編。青蓮詩亦稱草堂集。後世以二詞出唐人而無名氏。故僞題太白。以冠斯編也。楊用修詞品。又有清平樂詞二闕。尤淺俚。俱贗作也。

唐妓女歌曲酒樓。恍忽與今俗類。薛用弱所記王昌齡、之渙、高適豪飲事。詞人或間用之。考其故實。極可笑。適五十始作詩。藉令酣燕狹斜。必當年少。何緣得以詩句與二王決勝。一也。又令適學詩後。則是時龍標業爲閩丘曉害。無緣復與高狎。二也。樂天鄭廬墓志。第言昌齡、之渙。更唱迭和。絕不及高。高集亦無與之渙詩。三也。舉此一端。卽他悉誣妄可見。往嘗讀薛記鬱輪袍。竊謂右丞不至是。天幸得此逗漏。爲千載詞場雪冤。不覺浮三大白自快。恨不呼右丞慶之。

菩薩蠻之名。當起於晚唐世。案杜陽雜編云。大中初。女蠻國貢雙龍犀、明霞錦。其國人危髻金冠。瓔珞被體。故謂之菩薩蠻。當時倡優遂製菩薩蠻曲。文士亦往往效其詞。南部新書亦載此事。則太白之世。唐尙未有斯題。何得預製其曲耶。

又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狐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疏之。案大中卽宣宗年號。此詞新播。故人君喜歌之。余屢疑近飛卿。至是釋然。自信具隻眼

也。卽草堂稱太白詞。

太白詞。

傳奇之名。不知起自何代。陶宗儀謂唐爲傳奇。宋爲戲譚。元爲雜劇。非也。唐所謂傳奇。自是小說書名。裴鏘所撰。中如藍橋等記。詩詞家至今用之。然什九妖妄寓言也。裴晚唐人。高駢幕客。以駢好神仙。故撰此以惑之。其書頗事藻繪。而體氣俳弱。蓋晚唐文類爾。然中絕無歌曲樂府。若今所謂戲劇者。何得以傳奇爲唐名。或以中事跡相類。後人取爲戲劇張本。因展轉爲此稱不可知。范文正記岳陽樓。宋人譏曰傳奇體。則固以爲文也。

今世俗搬演戲文。蓋元人雜劇之變。而元人雜劇之類戲文者。又金人詞說之變也。雜劇自唐、宋、金、元迄明皆有之。獨戲文西廂作祖。西廂出金董解元。然實絃唱小戲之類。至元王、關所撰。乃可登場搬演。高氏一變而爲南曲。承平日久。作者迭興。古昔所謂雜劇院本。幾於盡廢。僅教坊中存什二三耳。諸野史稗官。紀載率不能詳。薦紳先生置而弗論。暇嘗綜核諸家。頗得其概。漫識於後。好事雅流。或亡譏焉。

優伶戲文。自優孟抵掌孫叔。實始濫觴。漢宦者傳。脂粉侍中。亦後世裝旦之漸也。魏陳思傅粉墨。椎髻胡舞。誦俳優小說。雖假以逞其豪俊爽邁之氣。然當時優家者流。粧束因可概見。而後世所爲副淨等色。有自來矣。唐制如霓裳等舞。度數至多。而名號粧束。不可深考。樂府雜錄。開元中。黃幡綽、張野狐善弄參軍。參軍卽後世副淨也。見輟耕錄范傳康、上官唐卿、呂敬遷三人弄假婦

人。假婦人卽後世裝旦也。至後唐莊宗。自傅粉墨。稱李天下。大率與近世同。特所搬演。多是雜劇短套。非必如近日戲文也。觀安節樂府雜錄稱假婦人。則知唐時無旦名也。

古教坊有雜劇而無戲文者。每公家開宴。則百樂具陳。兩京六代。不可備知。唐、宋小說。如樂府雜錄、教坊記、東京夢華、武林舊事等。編錄頗詳。唐制自歌人之外。特重舞隊。歌舞之外。又有精樂器者。若琵琶、羯鼓之屬。此外俳優雜劇。不過以供一笑。其用蓋與傀儡不甚相遠。非雅士所留意也。宋世亦然。南渡稍見淨旦之目。其用無以大異前朝。浸淫勝國。崔、蔡二傳奇迭出。才情既富。節奏彌工。演習梨園。幾半天下。上距都邑。下迄閭閻。每奏一劇。窮夕徹旦。雖有衆樂。亡暇雜陳。此亦古今一大變革。人不深考耳。

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亡往而非戲也。故其事欲謬悠而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實也。反是而求其當焉。非戲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命以淨也。凡此咸以顛倒其名也。中郎之耳順而壻卓也。相國之絕交而娶崔也。荆釵之詭而夫也。香囊之幻而弟也。凡此咸以謬悠其事也。繇勝國而迄國初一轍。近爲傳奇者。若良史焉。古意微矣。古無外與丑。蓋丑卽副淨。外卽副末也。

今優伶輩呼子弟。大率八人爲朋。生、旦、淨、丑、副亦如之。外卽副末。丑卽副淨。元院本止五人。故有五花之

目。一曰副淨。卽古之參軍也。一曰副末。又曰蒼鶻。蒼鶻可擊羣鳥。猶副末可打副淨。一曰末泥。一曰孤裝。見陶氏輟耕錄。而無所謂生旦者。蓋院本與雜劇不同也。元雜劇且有數色。所謂裝旦。卽今正旦也。小旦。卽今副旦也。以墨點破其面。謂之花旦。今惟淨丑爲之。而元時名妓。咸以此取稱。如荆堅堅、孔子金、顧山山、天然秀、珠簾秀、李嬌兒類。又妓李嬌兒爲溫柔旦。張奔兒爲風流旦。蓋勝國雜劇。裝旦多婦人爲之也。元花旦必與今淨丑迥別。故妓人多爲之。末尼、孤裝未知類今何色。當續考之。

宋世雜劇名號。惟武林舊事足徵。每一甲。有八人者。有五人者。八人者。有戲頭。有引戲。有次淨。有副末。有裝旦。五人者。第有前四色。而無裝旦。蓋旦之色目。自宋已有之而未盛。至元雜劇多用妓樂。而變態紛紛矣。以今億之。所謂戲頭卽生也。引戲卽末也。副末卽外也。副淨裝旦。卽與今淨旦同。蓋雜劇卽傳奇具體。但短局未舒耳。元院本無生旦者。院本僅供調笑。如唐弄參軍之類。與歌曲無大相關也。

樂府雜錄云。蘇中郎。後周士人蘇葩。嗜酒落魄。自號中郎。每有歌場。輒入獨舞。今爲戲者。著緋戴帽而正赤。蓋狀其醉也。又有踏搖娘。羊頭渾脫。九頭獅子。弄白馬。益錢。以至尋撞跳丸。吐火吞刀。旋槳筋斗。悉屬此部。又教坊記云。踏搖娘者。北齊有人姓蘇。鰥鼻。實不仕。而自號爲郎中。嗜飲酗酒。每醉輒毆其妻。妻銜悲訴於鄰里。時人弄之。丈夫著婦人衣。徐步入場行歌。每一

疊。旁人齊聲和之云。踏搖和來。踏搖娘苦和來。以其且步且歌。故謂之踏搖。以其稱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則作毆鬪之狀。以爲笑樂。今則婦人爲之。案此二事絕類。豈本一事耶。然雜錄又有踏搖娘等。不可深曉。觀此。唐世所謂優伶雜劇。粧服節套。大略可見。宋之雜劇。蓋亦若斯。元院本但有詞無曲。故詞第屬之歌人。此類以供戲弄而已。至元人曲調大興。凡諸雜劇。皆名曲寓焉。而教坊名妓。亦多習之。清歌妙舞。悉隸是中。唐、宋諸詞。殆於盡廢。又一變而贍。遂爲南之戲文。而唐、宋所謂雜劇。至元而流爲院本。今教坊尙遺習。僅足一笑云。梨園字面見樂府雜錄。

楊用修云。漢郊祀志。優人爲假飾妓女。蓋後世裝旦之始也。然未必如後世雜劇戲文之爲。緣其時郊祀。皆奏樂章。未有歌曲耳。

元雜劇中。末卽今戲文中生也。考鄭德輝倩女。關漢卿竇娥。皆以末爲生。此外又有冲末。蓋卽今之外耳。然則青樓集所稱末泥。卽生無疑。今西廂記以張珙爲生。當是國初所改。或元末琵琶等南戲出。而易此名。觀關氏所撰諸雜劇。緋衣夢等。悉不立生名。他可例矣。青樓集又有鴛頭。恐卽引戲之稱。俟考。

世謂秀才爲措大。元人以秀才爲細酸。倩女離魂首摺。末扮細酸爲王文舉是也。細酸字面僅見此。今俗尙有此稱。

武林舊事。所記社會甚夥。以雜劇爲緋綠社。唱賺爲遏雲社。耍詞爲同文社。清樂爲清音社。小說爲雄辯社。影戲爲繪革社。撮弄爲雲機社。吟叫爲律華社。右八種皆駢集一處者。然當時唱賺之外。又有吟叫。耍詞之外。又有小說。不知何以別之。撮弄蓋元人院本所從出也。今自戲文外。惟小說影戲。社會尙有之。

勝國詞人王實甫、高則誠。聲價本出關、鄭、白、馬下。而今世盛行元曲。僅西廂、琵琶而已。西廂本元微之。前人辨論甚核。獨蔡爲牛壻絕無謂。而莫知所本。一日偶閱太平廣記四百九十八卷雜錄。末引玉泉子云。鄧敞初比隨計。以孤寒不中第。牛蔚兄弟僧孺子。有氣力且富於財。謂敞曰。吾有女弟。子能婚。當相爲展力。寧一第耶。時敞已壻李氏矣。其父嘗爲福建從事。有女二人皆善書。敞行卷多其筆跡。顧已寒賤。未必能致騰蹕。私利其言。許之。既登第就牛氏親。不日敞挈牛氏歸。將及家。給之曰。吾久不至家。請先往俟卿。泊到家。不敢洩其事。明日牛氏奴驅輜橐直入。卽出牛氏居常玩好幙帳雜物。列庭廡間。李氏驚曰。此何爲者。奴曰。夫人將到。令某陳之。李氏曰。吾敞妻也。又何夫人焉。卽撫膺大哭。牛氏至。知其賣己也。請見曰。吾父爲宰相。兄弟皆在郎省。縱嫌不能富貴。豈無一嫁處耶。其不幸豈唯夫人。今願一與共之。李感其言。卒同處終身。乃知則誠所謂牛相卽僧孺。而鄧生登第再昏事皆符合。姓氏稍異耳。

敞後官至秘書職位。恍惚類焉。

余嘗笑中郎有三不幸。漢史垂成。陷身縲紲。一也。生止一女。復沒虜庭。二也。頭白齒落。制命凶渠。千年後橫遭風流案誣讎。日爲里婦唾譏。三也。聞者輒大噱不能已。或謂中郎流離逃竄。愁苦一生。沒有此誣。致足樂耳。

藝苑卮言云。高則誠琵琶記。其意欲以譏當時一士大夫。而託名蔡伯喈。不知其說。偶閱說郛所載唐人小說。牛相國僧孺之子繁。與同人蔡生。邂逅文字交。尋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已有妻趙矣。力辭不得。後牛氏與趙處。能卑順自將。蔡氏至節度副使。其姓事相同。一至於此。則誠何不直舉其人。而顧誣讎賢者耶。案卮言所引二姓悉合。高氏或據此。第僧孺之女。則未審竟適何人耳。僧孺二子。曰蔚曰叢。俱節度至尙書。蔚子徽。叢子嶠亦顯。而絕無所謂繁者。恐說郛所載。未必如廣記之實也。西廂事唐人自有鴛鴦傳。而會真記、侯鯖錄尤詳。其爲微之無疑。然則西廂、琵琶二記。一本微之中表。一假思黯女夫。二人在唐。先後入相。當時事業寥寥。不知千載後得元人力。鬧熱百倍生前也。

西廂記雖出唐人鴛鴦傳。實本金董解元。董曲今尙行世。精工巧麗。備極才情。而字字本色。言言古意。當是古今傳奇鼻祖。金人一代文獻盡此矣。然其曲乃優人絃索彈唱者。非搬演雜劇也。

董氏傳奇。稱崔氏孀婦寓僧寺。河中兵亂。杜確弭之。張生、紅娘等。於鴛鴦傳悉合。獨鄭恆不可曉。蓋崔後與張絕再醮。無所謂中表爭姻之說。乃微之自寓耳。然疑董所撰。或他有所本。一日偶閱

唐雜說柳參軍傳。柳春日遊曲江。邂逅崔氏女。目成焉。崔母王姓。舅爲執金吾。他日金吾訪崔母。欲令子娶崔女。女不樂。潛遣青衣輕紅。往薦福寺僧院。達意於生。生喜卽納聘。私挈歸。金吾不知。以爲子盜之。笞之數十。旣崔母亡。柳夫婦來赴。金吾子見之。因訟於官。崔女卒歸王氏。案此不知與微之孰先。女皆崔姓。婢皆紅。皆期僧寺中。可笑乃有如此。特王、柳二姓差異。至鄭恆之爭。則斷出附會無疑。崔女後事甚怪。不備錄。

倩女離魂事。亦出唐人小說。雖怪甚。然六朝所記此類甚多。鄭德輝雜劇尙傳。神俊不若王。高古弗如董也。

董解元見輟耕錄。明謂金章宗時人。去元世較遠。決不能與馬、鄭輩相及。而涵虛子記元詞手。乃有董解元等。豈別一人。或卽金人。以其北調之祖。故引之耶。惜其名字州里。皆不可得。且陶著書元末。已謂董曲雖傳。能習者少。則金、元腔調。亦自迴不侔矣。

王實甫、關漢卿。大概同時。第不詳元何帝代。要皆世祖時人。陶氏輟耕錄云。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云。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難道風流種。謔殺尋芳蜜蠶。輕輕的飛動。賣花人搨過橋東。由是名益著。同時關漢卿。亦高才風流人。王嘗以譏諛加之。關極意酬答。終不能勝。王忽坐逝。鼻垂雙涕尺

餘。人皆歎駭。關來唁。詢其由。衆對此玉筋也。關曰。是噪耳。何玉筋爲。衆大笑曰。若被王和卿輕薄半世。死後方還得一籌耳。凡六畜勞傷。鼻中流膿。則謂之噪也。觀此。關之爲人可見。王所賦詞亦佳。又以滑稽挑達與關善。得非卽所謂實甫者。以先關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之耶。此事理極易推。惜無他據。

今王實甫西廂記爲傳奇冠。北人以並司馬子長固可笑。不妨作詞曲中思王、太白也。關漢卿自有城南柳、緋衣夢、寶娥冤諸雜劇。聲調絕與鄭恆問答語類。郵亭夢後。或當是其所補。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不及王。然元世習尙頗殊。所推關下卽鄭。何元朗亟稱第一。今倩女離魂四摺。大概與關出入。豈元人以此當行耶。要之公論百年後定。若顧、陸之畫耳。

元曲傳於今者。崔、蔡二家外。散套間得三數佳篇。如王長公所稱。暗想當年。羅帕上把新詩寫。沈深逸宕。而字字本色。眞妙絕古今矣。百歲光陰意勝。覺筋骨稍露。長空萬里辭勝。覺肌肉太豐。俱讓一籌也。

漢文、唐詩、宋詞、元曲。雖愈趨愈下。要爲各極其工。然勝國詩文絕不足言。而虞、楊、范、揭輩。皆烜赫史書。至樂府絕出古今。如王、關諸子。亡論生平履歷。卽字里若存若亡。故知詞曲游藝之末途。非不朽之前著也。

涵虛子記元詞手百八十餘。中能旁及詩文者。貫雲石、高則誠二三子耳。自餘馬致遠輩。樂府外。他伎倆不展一籌。信天授有定也。滕玉霄、元好問、薩天錫、趙子昂、馮海粟、盧疏齋、姚牧菴輩。皆文。差及詞耳。

高則誠在勝國詞人中。似能以詩文見者。徒以傳奇故。并沒之。同時盧摯處道。亦東甌人。樂府聲價。政與高埒。而製作弗傳。世遂以盧爲文士。而高爲詞人。信有幸有不幸也。元文士以詞名者。趙子昂、貫雲石、楊廉夫。皆浙東西人。元詞手與中原抗衡。惟越而已。

高詩律尙散見元人選中。如題岳墳、采蓮曲等篇。雖格不甚超。要非傳奇中語。文則烏寶一傳。見輟耕錄。小詞若琵琶諸引。亦多近宋。蓋勝國才士涉學者。

近時左袒琵琶者。或至品王、關上。余以琵琶雖極天工人巧。終是傳奇一家語。當今家喻戶習。故易於動人。異時俗尙懸殊。戲劇一變。後世徒據紙上。以文義摸索之。不幾於齊東、下里乎。西廂雖饒本色。然才情逸發處。自是盧、駱豔歌。溫、韋麗句。恐將來永傳。竟在彼不在此。今董解元世幾不聞。而花間、草堂人口膾炙。是其驗也。或謂戲曲無可廢理。夫唐、宋優伶所習。今絕不省何狀。元北戲。自西廂外。亦殊少傳者矣。

西廂主韻度風神。太白之詩也。琵琶主名理倫敦。少陵之作也。西廂本金、元世習。而琵琶特創規矧。無古無今。似尤難。至才情雖琵琶大備。故當讓彼一籌也。

俳優戲文。始於王魁。永嘉人作之。識者曰。若見永嘉人作相。宋當亡。及宋將亡。乃永嘉陳宜中

作相。其後元朝南戲尙盛行。及當亂。北院本特盛。南戲遂絕。右見葉氏草木子。葉元末人。據此則傳奇始自永嘉人作之。今王魁本不傳而傳琵琶。琵琶亦永嘉人作。遂爲今南曲首。二事極相類。大可笑也。然葉當國初著書。而云南戲遂絕。豈是時琵琶尙未行世耶。王魁事當在宋初。今唐人小說載王魁事。說者以爲宋人勦入之云。

琵琶記。崑山有良璧詩。王允何其愚。說者以漢末有二王允。一誅董卓。一乃棄妻再娶者。非也。案後漢書黨錮傳。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也。以雋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壻當如此。允聞而黜遣其妻。蓋黃姓。非王允也。今本多誤刻。故錄之。汪司馬頗取此詩。謂西廂詩無一成語者。琵琶此首差可觀。然瑜字與姿。古韻絕不通。又宋弘二語。大似村學究聲口。僅勝王、關可耳。

王實父晚風寒峭詞末句。不想跳龍門。到來學騙馬。今俗說但以騙爲竊盜之義。而實非也。程泰之演繁露。所載甚明。實父蓋用其意。今錄於後云。嘗見藥肆鬻腳藥者。榜曰騙馬丹。歸檢字書。其音爲匹轉。且曰躍而上馬。已又見唐人武懿宗將兵。遇敵而遁。人爲之語曰。長弓度短箭。蜀馬臨階騙。言蜀馬旣已低小。而又臨階爲高。乃能躍上。始悟騙之爲義。通典曰。武舉制土木馬於里閭間。教人習騙。以上俱繁露說據此則騙本非盜竊之義。與今俗說全不同。實父用之於詞者。緣張踰牆摸

崔。故以驅馬對龍門。皆主跳躍之意。益見措意之工。程所引唐人譏武懿宗語。乃張元一所作。見孟榮本事詩。又東京夢華錄。載百戲中有驅馬等戲。字義悉與前同。乃知宋、元間驅之音義如此。

今率以爲盜竊。舉世一辭。殊可笑也。

今琵琶戲中有用此字者。俗流妄增。

琵琶記。正是此曲才堪聽。又被風吹別調間。用高駢詩語。昨夜箏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依稀似曲才堪聽。又被吹將別調中。發語曰正是者。明謂引用古人也。

今傳奇有所謂董永者。詞極鄙陋。而其實本搜神記。非杜撰也。記稱永父亡。亡以葬。乃自賣爲奴。主知其賢。與錢千萬遺之。永行三年喪畢。欲還詣主供奴職。道逢一婦人。曰願爲君妻。遂與俱至主家。曰永雖小人。蒙君恩德。誓當服勤以報。主曰婦人何能。曰能織。主曰必爾者。但令君婦爲我織織百匹。於是永妻織十日而百匹具焉。據此則永夫婦當在六代前。或晉或魏。不可知也。李德武妻裴氏。亦載隋史中。

古今傳聞譌謬。率不足欺有識。惟關壯繆明燭一端。則大可笑。乃讀書之士。亦什九信之。何也。蓋繇勝國末。村學究編魏、吳、蜀演義。因傳有羽守邳見執曹氏之文。撰爲斯說。而俚儒潘氏。又不考而贊其大節。遂致談者紛紛。案三國志羽傳。及裴松之注。及通鑑、綱目。並無其文。演義何所據哉。

元詞人關漢卿。撰單刀會雜劇。雖幻妄。然魯肅傳實有單刀俱會之文。猶實於明燭也。斬貂蟬事。不經見。自是委巷之談。然羽傳注稱。羽欲娶布妻。啓曹公。公疑布妻有殊色。因自留之。則非全無所自也。

吳志魯肅傳。先主使關羽爭三郡。肅住益陽。與羽相拒。肅邀羽相見。各駐兵馬百步上。但諸將軍單刀俱會。肅因責數羽曰。國家區區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軍敗遠來。無以爲資故也。今已得益州。既無奉還之意。但求三郡。又不從命。語未究竟。坐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肅厲聲呵之。辭色甚切。羽操刀起。謂曰。皆國家事。是人何知。目使之去。案今元人所撰單刀會雜劇本此。蓋肅傳本實錄。而司馬氏通鑑。據吳書修輯。以肅欲與羽會語。諸將疑有變。肅不從而往。而所記羽語殊俚陋。不類雲長。蓋吳書乃自尊其國。非實錄也。本肅邀羽相見。故羽操刀起。豈得云肅欲往。疑羽有變乎。裴松之辯駁最明。獨此注引吳書。而略無是正。亦大憤憤。司馬據之。尤爲疏也。

赤壁破曹。玄德功最大。考昭烈傳。與曹公戰於赤壁。大破之。操傳。公至赤壁。與備戰不利。而不言周瑜。及魯肅傳。俱言與備并力。陳壽書諸葛傳後。亦言權遣兵三萬助備。備得用與曹公交戰。大破其軍。則當日戰功可見。今率歸重周瑜。與陳壽志不甚合。余別詳之。

楊用修云。世傳馮商還妾。余觀氏族言行錄。馮京之父名式。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爲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世傳馮商還妾事。以爲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嘗爲商。又不名商也。右見談苑醍醐。余考宋史京傳。不載父名。亦無還妾事。

惟稱京常過外兄。見其侍妾。詢知同年某人女。亟請嫁之。蓋因此附會也。

楊本氏族錄。謂爲正史。亦非。

用修又云。呂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其母劉氏不協。并蒙正出之。頗淪躓窘乏。劉誓不嫁。及蒙正登仕。乃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之。近世傳奇饅瓜亭。亦緣此附會也。陳晦伯駁云。邵氏聞見錄。載呂蒙正微時。於洛陽龍門利涉院土室中。與溫仲舒讀書。一日行伊水上。見賣瓜者。意欲得之。無錢可買。其人偶遺一枚於地。公悵然取食之。後作相。買園洛城東南。下臨伊水。起亭以饅瓜名焉。麟考宋史。呂實起寒素。土室饅瓜當有之。惟楊所引頗關涉。而史不載。恐未確也。

連環亦本元曲。或稱李長吉詩。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美人大旗下。以爲卽呂布美人。殊不知傅粉自說呂貌。非姬妾也。陶穀秦弱蘭事。見宋士人供狀。當不誣。

繡襦記事出唐人李娃傳。皆據舊文。第傳止稱其父榮陽公。而鄭子無名字。後人增益之耳。娃晚收李子。僅足贖其棄背之罪。傳者亟稱其賢。大可哂也。

王仙客亦唐人小說。事大奇而不情。蓋潤飾之過。或烏有無是類。不可知。霍小玉事。據李益傳。或有所本。

紅拂、紅綃、紅線。三女子皆唐人。皆見小說。又皆將家。皆姬媵。皆兼氣俠。然實無一信者。衛公雖韓柱國甥。絕不聞處道相值。緣李百藥嘗盜素侍女。素執將斬之。觀百藥保體俊秀。因畀侍兒歸。豪異祕纂。遂嫁此事衛公。而虬髯客之誕。又不必辯者也。紅線事冷朝陽有詩。其始末不可考。甘澤謠未足憑據。紅綃尤謬悠。蓋以汾陽多妓樂。詭爲此談。又本紅拂。而崑崙則又附會虬髯耳。第所狀一品。殊不類汾陽。余嘗疑他有其人。大都不必深辯。今諸傳奇盛行。駸駸欲追勝國矣。章臺柳事或有之。唐人詩可證也。

輟耕錄記元人雜劇。有唐三藏一段。今其曲尙傳。第不知卽陶所記本否。世俗以爲陳姓。且演爲戲文。極可笑。然亦不甚虛也。三藏卽唐僧玄奘。余辯見前。續考獨異志云。沙門玄奘俗姓陳。偃師縣人也。幼聰慧有操行。唐武德初。往西域取經。行至罽賓國。道險。虎豹不可過。奘不知爲計。乃鑊房門而坐。至夕開門。見一異僧。頭面瘡痕。身體膿血。牀上獨坐。莫知來由。奘乃禮拜勤求。僧口授多心經一卷。令奘誦之。遂得山川平易。道路開闢。虎豹藏形。魔鬼潛迹。至佛國。取經六百餘部而歸。其多心經至今誦之。據此皆與今頗合。又元人散套。亦有西域取經等事。蓋附會起

於勝國。不始於今。而三藏之名。則又始於宋時。不始勝國。東坡艾子小說云。艾子好飲少醒日。忽一日大飲而曠。門人密抽彘腸致曠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方能活。今公因飲而出一臟。止四臟矣。何以生耶。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藏猶可活。況有四耶。此雖戲語。然宋世所稱可見。蓋因唐僧不空。號無畏三藏。譌爲玄奘耳。艾子疑非東坡。然其目已見通考。要亦出宋人。聖教序雖有三藏要文等語。匪玄奘號也。

自花間、草堂之流也。而極於西廂、琵琶。自玄怪、樹萱之流也。而極於剪燈、秉燭。然西廂、琵琶。雖詞場最下伎倆。在厥體中。要爲絕到。若今所傳新、餘二話。則鄙陋之甚者也。二書驟讀之。類村學究小知聲律者。不足當大雅一嘖。夷考其人。實皆國朝名士手筆。新話則瞿廣文宗吉。餘話則李方伯昌祺也。瞿。國初錢塘人。所著詩集詩話今傳。格律卑弱亡論。而才情縹緲。工語絕多。詞尤婉縟。今詩詞附見新話者。乃無復字句可觀。李詩律殊精詣。宣成間竄稱作手。今皇明風雅所選十數篇。氣骨錚錚。儕流罕及。而詩見餘話者。亦絕不足言。昔唐人嘗以南柯得名。黃梁擯譽。

二書律之。慚沮甚矣。嶺南詩人孫賈有朝雲集句。亦此類。

新、餘二話。本皆幻設。然亦有一二實者。秋香亭記。乃宗吉自寓。見田叔禾西湖志餘。至正妓人行。則昌祺目擊事。以擬樂天商婦者也。緣他多虛妄。并二事實歷廢之。李名德顯著。坐是不得入賢祠。效二書而益下者。有秉燭、清談等。言之則點牙頰。而撰人周禮。嘗著綱目發明。楊用修喜

道之。

始余讀李方伯近體而善之。以同時曾子槩不能過。既復閱瞿詩詞。每疑新、餘話非二君筆。及讀孤樹哀談。得李不入鄉賢事。又西湖志餘云。宗吉嘗著翦燈新話一編。粉飾閨情。假託冥報。雖屬情妖麗。遊戲翰墨之間。而勸百諷一。間有可采。秋香亭記。乃其事。兼桂孟平有題新話歌。始知信二君作。蓋一時遊戲筆端。不復經意耳。田叔禾所摘瞿語。西湖詞及妓鞋等曲。皆多工語。又和楊廉夫眉顰黛色云。恨從張敞毫端起。春向梁鴻案上生。殊不減勝國也。

七脩類彙云。翦燈新話。乃楊廉夫所著。惟後秋香亭記。則瞿宗吉撰也。其詞氣不類。可知香奩集鄙蕩者。非廉夫。乃韓致光詩。三者非欲借重於人。則一時刊誤。惜至今未有知者。案瞿是編。與所著詩話語絕類。特加以俳諢。又詩詞不工。爲生平蛇足耳。楊廉夫以文名元末。今其遺集。皆崛強怪奇。筆端寧當有此。都緣此老耽嗜聲色。故好事遂舉歸之。郎曲儒不辯詩文面目。無怪其然。第或致誤後世。若龍城錄至今以爲柳也。

香奩是和魯公嫁名韓滉。楊自有續奩等作。遠出其後。耶說尤誤。

江湖紀聞。載一士人狎倡供狀。四六札通篇用故事成語。頗極餽釘之工。惜不知其名姓。并事之始末。大概是南渡時人耳。惟荆釵布裙。自說鄭玉之非倡女。屢求其出處。俱疑似間。偶閱說郛錄。撫青雜說一事。乃知邢氏女先與單氏子議婚。後邢父母遭亂皆遇害。遂失身樂籍爲楊玉。而單氏

子以廕爲其州司戶。因間狎之。詢其所生父母。知爲幼所議妻。遂告其父母娶之。蓋誤邢字爲鄭耳。布裙短衾。卽邢女告單子之言。詳陶氏所錄中。

唐人初登第絕句云。楚潤相看別有情。注但以楚潤爲妓之尤者。而不詳所出。案孫棨北里志。楚兒者素爲三曲之尤。晚以色衰。嫁捕盜官郭鍛。以挑鄭光業。爲郭曳篋數十。因貽鄭詩云。蛾眉常被巨靈掌。雞肋難勝子路拳。良可笑也。潤娘字子美。本名小潤王團兒女。少時聲譽藉藉。崔垂休狎

之。題記於潤牌上。爲同年某人見之。因戲贈一絕。慈恩塔上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俱可資笑云。

今世傳街談巷語。有所謂演義者。蓋尤在傳奇雜劇下。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編水滸傳。特爲盛行。世率以其鑿空無據。要不盡爾也。余偶閱一小說序。稱施某嘗入市肆。袖閱故書。於敝楮中得宋張叔夜禽賊招語一通。備悉其一百八人所由起。因潤飾成此編。其門人羅本。亦效之爲三國志演義。絕淺鄙可嗤也。

楊用修詞品云。甕天腔語。載宋江潛至李師師家。題一詞於壁云。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鮫綃籠玉。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銷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雁行連八九。只待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

地。四海無人識。閒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小辭盛於宋。而劇賊亦工如此。案此卽水滸詞。楊謂夔天。或有別據。第以江管入洛。則太憤憤也。

水滸余嘗戲以擬琵琶。謂皆不事文飾。而曲盡人情耳。然琵琶自本色外。長空萬里等篇。卽詞人中不妨翹舉。而水滸所撰語。稍涉聲偶者。輒嘔噦不足觀。信其伎倆易盡。第述情敘事。針工密緻。亦滑稽之雄也。

今世人耽嗜水滸傳。至縉紳文士。亦間有好之者。第此書中間用意。非倉卒可窺。世但知其形容曲盡而已。至其排比一百八人。分量重輕。纖毫不爽。而中間抑揚映帶。回護咏嘆之工。真有超出語言之外者。余每惜斯人。以如是心。用於至下之技。然自是其偏長。政使讀書執筆。未必成章也。

此書所載四六語甚厭觀。蓋主爲俗人說。不得不爾。余二十年前。所見水滸傳本。尙極足尋味。十數載來。爲閩中坊賈刊落。止錄事實。中間遊詞餘韻。神情寄寓處。一概刪之。遂幾不堪覆瓿。復數十年。無原本印證。此書將永廢矣。余因嘆是編初出之日。不知當更何如也。

宋鄭叔厚以孫武子配論語、易傳。明韓苑洛以關漢卿配司馬子長。皆大是詞場猛譚。因論水滸。得二事絕可作對。嘉隆間一鉅公。案頭無他書。僅左置南華經。右置水滸傳各一部。又近一名士。

聽人說水滸。作歌謂奄有丘明、太史之長。二語本滑稽。與前意稍不同。然詞若符節。信宇宙間未嘗無對也。

世所傳宣和遺事極鄙俚。然亦是勝國時閭閻俗說。中有南儒及省元等字面。又所記宋江三十六人。盧俊義作李俊義。楊雄作王雄。關勝作關必勝。自餘俱小不同。并花石綱等事。皆似是水滸事本。倘出水滸後。必不更創新名。又郎瑛類稿。記點鬼簿中。亦具有諸人事迹。是元人鍾繼先所編。然則施氏此書。所謂三十六人者。大概各本前人。獨此外則附會耳。郎謂此書及三國。並羅貫中撰。大謬。二書淺深工拙。若霄壤之懸。詎有出一手理。世傳施號耐菴。名字竟不可考。友人王承父。嘗戲謂是編南華、太史合成。余以非猾胥之魁。則劇盜之靡耳。

施某事見田叔禾西湖志餘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終

玉壺遐覽引筆叢壬部

凡四卷

方丈之宮。周加聖焉。一闕如寶。月光入。四壁瑩然。友人習道家言者。顏其楣曰玉壺。壺中空無長物。僅左右二几。几無長物。僅道書數十卷。石羊生既從赤松子游。歸憩壺中。日嗒然几上。寤則取道書讀之。若漆園、鄭圃。輕天地。細萬物。揆諸大道。允矣。卽放言六合。要以明縣寓之無窮。破牆面之皴識。自秦漢諸君。慨慕長生。而弗繇其道。願褰裳濡足於瀛海間。於是方士家言。雜然並興。淮南厭次。以說張之。句漏句曲。以詞文之。逮今所傳五城三山。絳宮瓊樓。諸仙聖儀衛章服。一胡紛紛麗詭也。余鄙且怠。未必夙規於大道。益之病靡濟勝資。朝夕一壺如守五石瓠。其於六合之外。猶之坐井而闕。又惡能鏡厥是非。第集其言尤侈者著於篇。以當臥遊。曰玉壺遐覽云。壬辰仲冬芙蓉峯客題。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一

壬部 玉壺遐覽一

明東越胡應麟撰

隋經籍志曰。道經者云有元始天尊。生於太元之初。稟自然之氣。冲虛凝遠。莫知其極。所說天地淪壞。劫數終盡。略與佛經同。而以天尊之體。常存不滅。每至天地初開。或在玉京之上。或在窮桑之野。授以祕道。謂之開劫度人。然開劫非一度矣。故有延康、赤明、龍漢、開皇。是其年號。其相去經四十一億萬載。所度皆諸天仙上品。有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真皇人、五方天帝、及諸仙官。轉共承受。世人莫之預也。所說之經。亦稟元一之氣。自然而有。非所造爲。亦與天尊常在。不滅。天地不壞。則蘊而莫傳。劫運常開。其文自見。凡八字盡道體之奧。謂之天書。字方一丈。八角垂芒。光輝照耀。驚心眩目。雖諸天仙不能省視。天尊之開劫也。乃命天真皇人。改轉天音而辯析之。自天真以下。至於諸仙。展轉節級。以次相授。諸仙得之。始授世人。然元始天尊。經歷年載。始一開劫。受法之人。得而寶祕。亦有年限。方始傳授。上品則年久。下品則年近。故今受道者。經四十九年。始得授人。推其大旨。蓋亦歸於仁愛清淨。積而修習。漸致長生。自然神化。或白日登仙。與道合體。其受道之法。初受五十丈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有多少。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受者必先潔齋。然後齋

金環一。並諸贄幣。以見於師。師受其贄。以錄授之。仍剖金環。各持其半。云以爲約。弟子得錄。緘而佩之。其潔齋之法。有黃籙、玉籙、金籙、塗炭等齋。爲壇三成。每成皆置綿絕以爲限。城傍各開門皆有法。受籙者亦有人數之限。以次入於綿絕之中。魚貫而縛。陳說愆咎。告白神祇。晝夜不息。或一二七日而止。而齋數之外。有人者並在綿絕之外。謂之齋客。但拜謝而已。不面縛焉。而又有消災度厄之法。依陰陽五行數術。推人年命。書之如章表之儀。並具贄幣。燒香陳讀。云奏上天曹。請爲除厄。謂之上章。夜中於星辰之下。陳設醯脯麵餅幣物。歷祀天皇太一。祀五星列宿。爲書如上章之儀以奏之。名之爲醮。又能登刀入火。及諸服餌辟穀。金丹玉漿雲英。蠲除滓穢之法。不可殫說云。自上古黃帝帝嚳夏禹之儔。並遇神人。咸受道籙。年代既遠。經史無聞焉。推詳事迹。漢時諸子道書之流。有三十七家。大旨皆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上天官符籙之事。其黃帝四篇。老子二篇。最得深旨。陶弘景者。隱於句容。好陰陽五行風角星算。修辟穀導引之法。受道經符籙。武帝素與之遊。及禪代之際。弘景取圖讖之文。合成景梁字以獻之。由是恩遇甚厚。又傳登真隱訣。以證古有神仙之事。帝以爲然。敬之尤甚。然武帝弱年好事。先受道法。及卽位猶數上章。朝士受道者衆。三吳及邊海之際。信之踰甚。陳武世居吳興。故亦奉焉。後魏之世。嵩山道士寇謙之。自云嘗遇真人成公興。後遇太上老君。授謙之爲天師。而又賜之雲中音誦科誡二十卷。

又使玉女授其服氣導引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鮮麗。弟子二十餘人。皆得其術。其後又遇神人李譜。云是老君玄孫。授其圖籙真經。劾召百神。曰此書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當出。汝宜修之。佐國扶命。以化衆生。最後太上復降。賜以新科符籙六十餘卷。及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太武、始光之初。奉其書而獻之。帝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祀嵩嶽。迎致其餘弟子。於代都東南起壇宇。給道士百二十人。顯揚其法。宣布天下。太武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道業大行。每帝卽位。必受符籙。以爲故事。刻天尊及諸仙之象而供養焉。遷洛已後。置道場於南郊之旁。方二百丈。正月十月之十五日。並有道士等人百六人。拜而祠焉。後齊武帝遷鄴。遂罷之。文、襄之世。更置館宇。選其精志者使居焉。後周承魏。崇奉道法。每帝受籙。如魏之舊。尋與佛法俱滅。開皇初又興。高祖雅信佛法。於道士蔑如也。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其所講經論。以老子爲本。次講莊子及靈寶、昇玄之屬。其餘衆經。或言傳之神人。篇卷非一。自云天尊姓樂名靜信。例皆淺俗。故世甚疑之。其術業優者。行諸符禁。往往神驗。而金丹玉液。長生之事。歷代糜費。不可勝紀。竟無效焉。右隋志敍道家源委廢興備悉。因節錄之。所敍止於隋世。其後復熾於唐之開元。宋之宣和。至金大定而全真教出。又一變矣。

馬端臨經籍考曰。道家之術。雜而多端。蓋清淨一說也。煉養一說也。服食又一說也。符籙又一說

也。經典科教又一說也。黃帝、老子、列禦寇、莊周之書。所言者清淨無爲而已。而略及煉養之事。服食以下。所不道也。至赤松子、魏伯陽之徒。則言煉養而不言清淨。盧生、李少君、欒大之徒。則言服食而不言煉養。張道陵、寇謙之之徒。則言符籙而俱不言煉養服食。至杜光庭而下。以及近世黃冠師之徒。則專言經典科教。所謂符籙者。特其教中一事。於是不惟清淨無爲之說。略不能知其旨趣。雖所謂煉養服食之書。亦未嘗過而問焉矣。然俱欲冒以老氏爲之宗主。而行其教。蓋嘗卽是數說者。而詳其是非。如清淨無爲之言。曹相國、李文靖師其意而不擾。則足以致治。何晏、王衍樂其誕而自肆。則足以致亂。蓋得失相半者也。煉養之說。歐陽文忠公嘗刪正黃庭。朱文公嘗稱參同契。二公大儒。攘斥異端。不遺餘力。獨不以其說爲非。山林獨善之士。以此養生全年。固未嘗得罪於名教也。至於經典科教之說。盡鄙淺之言。蓋黃冠以此逐食。常欲與釋子抗衡。而其說較釋氏。不能三之一。爲世患蠹。未爲甚鉅也。獨服食符籙二家。其說本邪僻謬悠。而惑之者權禍不淺。欒大、李少君、于吉、張津之徒。以此殺其身。柳泌、趙歸真之徒。以此禍人而卒自嬰其戮。張角、孫恩、呂用之之徒。遂以此敗人天下國家。然則柱史五千言。曷嘗有異乎。蓋愈遠而愈失其真矣。右馬端臨論道家本支得失。最爲精當。其唐以後術業之變。足補隋志所未備。因並錄之。南宋而後。更采集諸說。並詳著其人於左方。

青巖叢錄云。今煉養服食。其術具在。而全真之教。兼而用之。全真之名。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南宗先性。北宗先命。近時又有真大道教。有七祖康禪之教。其說又自相乖異。至於符籙科教。具有其書。正一之家。實掌其業。而今正一又有天師宗。分掌南北教事。而江南龍虎、閣阜、茅山三宗。符籙又各不同。先儒有云。道家之說。雜而多端。其信然矣。

按叢錄以全真之教。昉於金世。有南北二宗之分。似未詳考。蓋南北三宗之分。實自宋南渡後。而皆始於呂嵩。嵩得道鍾離權。權得之東華少陽君。南宗自嵩授劉海蟾操。操授張紫陽伯端。伯端授石翠玄泰。泰授薛紫賢道光。道光授陳泥丸楠。楠授白海瓊玉蟾。玉蟾授彭鶴林耜。此所謂南宗也。北宗自嵩傳王重陽哲。哲傳馬丹陽鈺。及妻孫不二。鈺傳譚長真處端。劉長生處玄。丘長春處機。此所謂北宗也。全真之名。始自王重陽。今猶有祖其名號者。然處機之後寂然矣。紫陽下撰述多傳於世。近亦寥寥。當國初顯迹。有鐵冠、周顛、冷謙、張三丰等。大率非由學而致也。

王司寇跋王重陽碑云。重陽名哲。初業儒不成。去業武不就。偶以遇異人得度。遂爲全真教祖。張大其說而行之者。皆其徒丘處機力也。其說頗類禪而稍麤。獨可以破服金石事鉛汞之誤人。與符籙之怪誕。而其徒不盡爾也。重陽所爲說未嘗引鍾呂。而元世以正陽、純陽追稱之。蓋亦處機意。所謂張大其說而行之者。重陽得無師智似六祖。其懸記似志公。顯迹又似萬回。異哉。按長公說。

則北宗不重服食。蓋專主煉養。而南宗則兼主二者者也。

符籙之說。自寇謙之、陶弘景。後唐則明崇儼、葉法善、翟乾祐。五代則譚紫霄。宋則薩守堅、王文卿等。而林靈素最顯。科醮之說。始自杜光庭。宋世尤重其教。朝廷以至閭巷。所在盛行。南渡白玉蟾輩。亦嘗爲人奏章。今二業皆無顯著者。獨龍虎山張真人。尙世襲封爵云。道陵世次。詳見仙鑿中。不備錄。錄其入本朝者。漢第一代天師張道陵。爲玄教宗。繼張魯。三國時據漢中。其子盛。魏封都亭侯。復還龍虎山。升壇授籙。傳及五季。代稱先生。若貞靜、虛白、葆真、虛靜之屬。而玄教日崇。至宋有正應先生、守真、觀妙等。歷宋而元。賜以冲和真人之號。傳至正常。爲四十二代。卽國初天師也。六觀京師。世領教事。高皇帝以至尊者天。天豈有師。遂易號稱大真人。秩正二品。後又賜以六品銅印。文曰龍虎山正一玄壇。英宗易以金印。孝廟易以玉印。自漢迄今。凡一千四百餘年。相傳五十代。蓋釋門所未有也。隆慶間坐論罷襲封。今復舊。高皇帝之易天師號爲真人。可謂一洗萬古陋習矣。

宋三朝國史志曰。班志藝文。道家之外。復列神仙。在方技中。東漢後道教始著。而真仙經誥別出焉。唐開元中列其書爲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厥後亂離。或至亡缺。宋朝再遣官校定。事具道釋志。嘗求其書。得七千餘卷。命徐鉉等讎校。去其重複者。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

大中祥符中。命王欽若依詔舊目刊補。洞真部六百二十卷。洞元部一千一十三卷。洞神部一百七十二卷。太真部一千四百七卷。太平部一百九十二卷。太清部五百七十六卷。正一部三百七十卷。合爲新錄。凡四千三百五十九卷。又撰篇目上獻。賜名曰寶文統錄。祥符中。張君房所集道書。凡四千五百六十五卷。崇觀間又增至五千三百八十七卷。君房撮其精要。爲雲笈七籤百二十卷。宋鄧自和撰大藏書目。大洞真部八十一帙。靈寶洞玄部九十帙。太上洞神部三十帙。太真部九十六帙。太平部一十六帙。正一部三十九帙。凡六部三百一十一帙。右宋世道藏卷數帙數。載文獻通考中。與今藏卷帙微異。因並錄之。

馬端臨曰。仁義禮法者。聖賢之說也。老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清淨。清淨無爲者。老氏之說也。佛氏以爲不足爲。而主於寂滅。蓋清淨者求以超出乎仁義禮法。而寂滅者又求以超出乎清淨無爲者也。然曰寂滅而已。則不足以垂世立教。於是緣業之說。因果之說。六根、六塵、四大、十二緣生之說。層見叠出。宏遠微妙。然推其所自。實本老子高虛玄妙之旨。增而高之。鑿而深之。遂自成一家之言。而後來之道經。反從而依倣之。然較其詞采。則鄙劣彌甚者。蓋瞿曇設教最久。囑咐其徒亦甚至。又能鼓舞天下之文人才士。以羽翼之。推原其旨意之所從來。而潤色其辭語之所未備。故其爲書博大奇偉。不可以淺窺。若老子。則其初固未嘗欲以道德五千言設教也。羽人方士。

借其名以自重。而實不能知其說。於是就佛經脚跟。竊其緒餘。作諸經懺。而復無羽翼潤色之者。故無足觀。蓋佛襲老之精微。沂而上之。其說愈精微。道襲佛之麤淺。沿而下之。其說愈麤淺矣。右說見文獻通考。評二家互相依襲。得失之致允矣。因錄之。

晁氏曰。序九流者。以謂皆出於先王之官。各有所長。及失其傳。故各有弊。非道本然。特學者之過也。故並錄之。又有醫、卜、技藝。亦先王之所不廢。故附於九流之末。夫儒、墨、名、法。先王之教。醫、卜、技藝。先王之政。其相附近也固宜。昔劉歆既錄神仙之書。而王儉又錄釋氏。今且亦循之者。何哉。自漢以後。九流浸微。隋、唐之間。又尙辭章。不復聞義理之實。雖以儒自名者。亦不知何等爲儒術矣。況其次者哉。百家壅底正塗之弊雖息。而神仙服食之說盛。釋氏因果之教興。雜然與儒者抗衡。而意常先之。君子雖有取焉。而學之者不爲其所誤者鮮矣。則爲患又甚於漢。蓋彼八家皆有補於時。而此二教皆無意於世也。八家本出於聖人。有補於時。特學者失之。而莊、老猶足以亡晉。申、商猶足以滅秦。況二教無意於世。不自附於聖人。若學而又失之。則其禍將如何。故存之以爲世戒云。

右宋晁公武之論。載馬端臨經籍考仙釋類末。蓋後世神仙之說。雖原本道家。實與道家異。至於服食章醮。而老子之道亡也久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三

壬部 玉壺遐覽二

明東越胡應麟撰

宛委餘編所錄。古帝王賢哲。沒爲明神。及生有所自者。暇讀二典。洎雜史小說家言。復得若干條。輒以弇州遺意。補錄於左。謬悠荒忽之譚。誠達者所不道。而弔詭之士。不可不知也。

盤古氏。元始天尊應世也。以一萬八千年爲一甲子。見真一云老君中三皇時化身。號盤古先生。

真仙
通鑑

祝融氏爲火帝。君南岳。史五龍氏乘雲登仙。見荒史
及水經

太昊伏羲氏。應聲大士化身也。見藏經
及卮言一云寶歷菩薩下生世間。是曰伏羲。造天
地經

女媧氏。吉祥菩薩下生也。造天
地經伏羲女弟曰女媧。一曰女希。路補天斷鼇。淮
南顯迹唐世。西陽
雜俎

炎帝神農氏。爲北天帝君。主天下鬼神。西陽
雜俎

黃帝有熊氏。得道上昇。爲太乙君。仙
鑑其神爲軒轅之宿。荒
史子女囂爲北方水神。次子昌意。得道

居弱水。又禹彊亦居北方。爲水神。黃帝裔也。山
海
經

帝堯陶唐氏。長女娥皇爲湘君。次女英爲湘夫人。楚
詞

帝舜有虞氏。得道居九疑山。太平廣記載。帝舜以道德三經及註
景靈經授女真王妙想於九疑之山。

大禹先得道。壽三百六十歲。爲九疑飛仙。堯時治水。後復爲神。曰神禹。禹子夏后啓。爲東明公。珥蛇乘龍。上三嬪於天。見山海經及仙鑑

商高宗相傳說爲列星。

周文王爲西明公。周文公爲北帝師。周召公爲南明公。季札爲北明公。西陽雜俎及真諦等書

孔子爲水精子。繼周爲素王。緯書一曰元宮上仙。西陽雜俎一曰太極上真公。治九疑山。一曰廣桑山真

君。太平廣記一曰儒童菩薩。下生世間。造天地經一曰淨光童子化身。顏子爲月明儒童。俱清淨法行經一曰明晨侍

郎。後爲三天司直。已見卮言。後夏馥亦爲明晨侍郎。見仙鑑。一曰與卜商皆修文郎。見太平廣記。後樂子長亦爲此官。見仙鑑。仲由在唐爲韓滉。

太平廣記施存在漢爲壺公。施存亦仲尼門人。事見真誥及卮言。然御覽兩引壺公姓謝名元。未知孰是。

釋迦爲三十三天仙延賓宮主。西陽雜俎又爲忍辱仙人。一曰老君乘日精。入淨妙夫人孕。爲釋迦。見化胡經

一曰關喜乘白象。入摩耶夫人胎。爲釋迦。道經

道家稱老子化身。名號尤衆。參會衆說。而備錄於後。老子初三皇時化身。號萬法天師。中三皇時

化身。號盤古先生。亦曰有古大先生。後天皇伏羲時化身。號鬱華子。地皇神農時化身。號大成

子。人皇軒轅帝時化身。號廣成子。少皞時化身。號隨應子。顓帝時號赤精子。帝嚳時號錄圖子。

堯帝時號務成子。帝舜時號尹壽子。夏禹時號真行子。商湯時號錫則子。文王時號變邑子。武王

時號育成子。成王時號經成子。周王時號郭叔子。漢時爲河上公。右見真仙通鑑及道經。一云老子上三皇時爲玄中法師。下三皇時爲金闕帝君。伏羲時爲鬱華子。神農時爲九靈老子。祝融時爲廣壽子。黃帝時爲廣成子。顓頊時爲赤精子。帝嚳時爲祿圖子。堯時爲務成子。舜時爲尹壽子。夏禹時爲真行子。殷湯時爲錫則子。文王時爲文邑先生。一云守藏史。或云在越爲范蠡。在齊爲鴟夷子。在吳爲陶朱公。右雜見太平廣記、抱朴子等。與前說稍不同。又化胡經云。老子乘日精。入淨妙夫人胎。爲釋迦。又造天地經云。摩訶迦葉往爲老子。清淨法行經亦云。

老子名耳字伯陽。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

一名元字伯始。一名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玄妙篇云。初生時名玄祿。周武王時爲守藏史。遷柱下史。至第五

帝昭王二十三年。過函谷關。度關令尹喜。後二十五年。降於蜀青羊肆。會尹喜同度流沙胡城。至穆王時。復還中夏。第十四帝平王時。復出關開化蘇鄰諸國。復還中夏。二十七帝敬王十七年戊戌。孔子問道於老君。退有猶龍之歎。第三十五帝烈王二年丁未。過秦。秦獻公問以曆數。遂出散關。至顯王八年庚申東遷。至第三十八帝赧王九年乙卯。復出散關。飛昇崑崙。據此則過函關與出散關。自是二事。老、尹喜傳悉同。蓋過函關乃傳道尹喜。出散關乃化服胡王。過函關者僅一。而出散關者三。然過函關見史記。其說要爲有徵。出散關事。漢前羣籍無載者。必後世道流增益。

之。以求勝釋門耳。世多混二事爲一。詩家尤易混淆。故詳錄之。以備參考。老君母玄妙玉女亦尹氏。化胡經稱老子投淨妙夫人體爲釋迦。則玄妙淨妙皆老子母也。

扈言所錄鬼神仙逸名姓未盡者。補列下方。浮屠氏可考者別見。

天翁姓張名堅。一姓劉。後爲太山太守。雜太乙君名臘。天秩萬二千石。河伯姓呂名夷。一曰冰

夷。一曰馮遲。一曰馮修。一曰無夷。竈神名壤子。俱見諸事記。已入厄言者不錄。

匡君名續字君平。一字子孝。又字公季。又有匡裕。字子希。非匡君。

大茅君名盈字叔中。中茅君名固字季偉。與後漢茅容字同。

小茅君名衷字思和。衷一作震。茅君祖名濛字初成。武夷君姓王名于騫。一說云魏王名子騫。未詳孰是。又曰彭祖氏二子。長曰武。次曰夷。合爲武夷君。一曰道君第七弟子名屬仁。治武夷山。

名控鶴仙人。並見仙鑑

尹喜字公文。蕭史行第三。孝弟明王名弘康字伯中。洪崖先生即黃帝臣伶倫。涓子名蜀梁。一作濁梁。方回一作雷。鬼谷子姓王名詡。一名利。一號玄微子。東方朔一姓金。吳剛字質。一作罡。並見赤將子輿姓蔣。曰蔣先生。紫陽真人姓周名義山。婉盆子姓施名存。即靈公。見真譜。羨門子一曰衍

門。司馬季主男名法育。女名濟華並仙。淳于叔通一名斟。字叔顯。玉子姓章名震。于吉一名室。

梓潼神姓張名亞子。灌口二郎姓李。見朱子語類末白鹿先生姓李名元。洪崖子姓張名蘊字藏真。蜀才姓

范名長生。李少君字雲翼。戴孟本姓燕。名濟字仲微。改姓名字成子。帛舉字子高。唐公昉一名

房。李八百名脫。日行八百里。又問其年。曰。八百歲。故名。八百。仙鑑云。不知其名。此見廣記仙類。

何紫霄字仙良。一云姓鄧。清平吉姓衛名平。許翽字道翔。小名玉斧。李含光本姓弘。蘭公名期。

許真君僕許大改姓午。復改姓干。終南處士姓王名守一。鍾離權改名覺字寂道。一字雲房。號和

谷子。一曰號雲房。呂洞賓本名紹先。洞賓弟子盧生名英。名疑藥王姓韋名古。麒麟客姓王名瓊。韓

湘字清夫。一字伯渚。作北渚非

李珣後改名寬。張志和本名龜齡。侯道華上昇。太上賜姓李名內芝。混成子姓劉名玄和。殷七七

名文祥。又名道全。名疑作荃羅公遠一名思遠。默希子姓徐名靈府。廣成先生姓劉名元靖。東瀛子姓

杜名光庭。亦號廣成

神和子姓屈突名無爲。字無不爲。薩真人名守堅。海蟾子姓劉名操字宗成。徐神翁名守信。重陽

子姓王名哲。本名中孚。海孺子姓白名玉蟾。羅赤脚名宴。

女仙姓名。卮言所未錄者。及小有異同者。錄左。

西王母姓楊。一曰緱氏。一曰侯氏。一曰馬氏名回。一曰婉妗。第三女曰碧霞元君。本居西嶽。今

爲泰山神。聖母第四女。名林字容真。號南極夫人。又紫玄夫人。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號雲林夫人。第二十女名玉清。號紫微夫人。一云名青娥字愈意。第二十三女名瑤。一云名瑤姬。號雲華夫人。太平廣記有傳。云居巫山。今詩家所謂神女也。

王母小女名琬字羅敷。號太真夫人。亦曰東嶽夫人。上元夫人名阿環。見太平廣記。漢武內傳答王母書中。名疑謂侍女名阿環。恐有訛誤。

靈照夫人李氏。老君之姑。中侯夫人王氏。子喬之妹。嫦娥字純狐。一曰鬱儀。竈神蘇吉利妻王氏

名搏頰。一曰竈君夫人姓王字卿忌。女六人皆名蔡。河伯夫人亦曰姓馮名夷。織女星侍兒姓梁名

玉清。太白金公妻名女嬪。陽翟夫人姓塗山。卽啓母也。少室山少姨卽塗山妹。姓同。太玄仙女姓

西靈名子都。見司馬季主傳

玄妙玉女姓尹氏。老君母也。一曰無上元君。九華安妃。上真元君女也。名鬱賓字靈蕭。南嶽夫人

姓魏。名華存字賢安。號紫虛元君。吁母姓許氏。吁烈之母也。

左華九成夫人姓范名定英。右賓元姬姓趙名約羅。北寒玉女姓宋名聯娟。東華玉女姓燕名景珠。

林云玉女姓賈名屈庭。飛玄玉女姓鮮名子華。毛女名玉姜。一云魚氏。姊妹二人。一名道超。一名

道遠。秦時隱武夷山。危言止引前說。蓋列女傳所載。隱華陰山者後說。出仙鑑。以所隱地生毛竹。故名爲毛女。

女兒姓陳氏。麻姑姓王氏。卽方平之妹。見仙鑑與神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所述小異。又宋寧宗勅封麻姑虛寂冲應真人。是女仙亦有真人之號也。東華玉妃姓淳

名文期。見仙鑑女真張微子傳。即青童帝君妹也。劉仙姑名懿靖。玄天二女。一名旋波。一名捉淡。捉淡又名瑤光。洛神

宓妃也。一曰伏羲女。太玄女姓顓頊名和。智瓊神女姓成公。萼綠華姓楊。一曰羅氏名郁。明香元君李氏名

真多。即八姊妹。樊夫人劉綱之妻名雲翹。妹爲裴航妻名雲英。東陵聖母姓杜。廣記、仙鑑等俱作適杜氏。諶母許真君

師名嬰。一云搜。

花姑姓王名靈微。何仙姑姓趙名何。一名和。疑名。武真人名元照。見夷堅志。清真左夫人姓郭名雲蓋。右

夫人姓楊名玉華。許穆夫人陶成女名科斗。馬鈺妻孫氏名不二。彭耜妻潘氏名蕊珠。右雜見廣

記、御覽、真誥、仙鑑等。國朝曇陽子王氏名壽真。外謝自然等名姓顯然者。及名姓不可考者。俱不錄。

仙道姓名有特異者。類此條。

乞食公者。五岳真人馮延壽也。見列仙傳宋來子下。胡浮先生姓施名存。一號婉盆子。卽壺公也。

見真誥。東方朔本姓張氏。父名夷字少平。一曰姓金氏。見名疑。

朔母田氏。生朔三日母亡。鄰母拾得之。時東方始明。故姓名曰東方朔。太平廣記

侯道華將飛昇。老君遣真人韓衆下迎。賜姓李名內芝。審爾則仙家亦賜姓。若帝王之爲者。奇事

也。

王梵志不知名字。王德和者。見林禽樹有瘦大如斗。破之。中得小兒。養至七歲能言。自名曰林木

梵天。姓王氏。後改名。見廣記。又羅公遠被殺後。易姓名為維。還。本舊名姓。而去首也。

宋世有木先生名廣莫。宣和帝以其道得林靈素之半。故易姓曰木。木姓雍。仙白玉蟾本姓葛。除

去草頭以謝天地父母。除去勾曲以謝兄弟妻子。以中曰字加撇為姓。江湖紀聞

王害風、王重陽。蹤跡詭異。若病風者。人以名之。本傳

呂純陽幻名。昌虛中、回道人、呂元圭、守合客、無心昌老、無上宮主、同客人。

漢武外傳女仙名。有石公子、范成君。

仙鑑有稱號詭異。而率莫知其姓名者。或得姓不得名者。他非此類者不錄。

倒景君。無常先生。並漢武傳無為子。仙鑑黃帝傳中偃松子。名了然子。名赤須子。秦穆公主魚吏祝雞翁。山圖。

溪父。修羊公。騎龍鳴。稷丘君。服闋子。龍威丈人。犢子。以上並列仙傳飛黃子。仙鑑谷希子。

緜陽子。見姜伯真傳白羊公。長上公。長桑公子。上黃先生。以上並列仙傳慧車子。淳子負局先生。仙鑑

几八兒。廣記騾鞭客。見玄怪錄無英君。周義山傳掩耳道士。常掩耳走故名上帝戲臣。長五尺。闊三尺。雜俎娑婆寐。唐太宗時人。見胡氏管見。

偃月子。仙鑑陰隱客。太平廣記落魄仙。柳條青。仙鑑吉留馨。感庭秋。二人俱無姓名。一唱吉留馨。一唱感庭秋。故名。劉無名。

劉平阿。仙鑑趙聖人。彭釘筋。三人俱見廣記天自在。無姓名。常談天也。見廣記三朵花。頭常戴花三朵。見蘇子瞻詩註灰袋。費雞

師。胡蘆生。並見雜俎僕僕先生。自言姓僕名僕。因目為僕僕先生。見廣記摸先生。無姓名。人有疾。以手摸之輒愈。號摸先生陳花子。常賣花於市。並見真仙通鑑何

蓑衣。獸道僧。二人俱見程史。一人衣蓑衣。一人似道而獸。故各以爲號。混沌道士。鑑趙麻衣。行則縮兩手於胸前。見仙鑑。趙縮手。

冠道人。周顛仙。耶瑛云鐵冠姓張名景和。並識此侯考。

仙傳所載。有名流人所共悉。而不名其得仙者。漫爾筆之。其荒誕不必深論。其昭灼口耳。若東方曼倩、李長源輩。亦不錄。其有沒而爲神者。類別則中。

王倪得道。長生至堯舜時。務光自沈。復見商武丁世。太公望棺中。止玉鈴六篇。范蠡易號陶朱後。復之蘭陵賣藥。得仙於北邙山。墨翟遇仙長生。漢武世尙存。介子推逃晉後。賣扇東海邊。楚

狂接輿在蜀峨眉。東園公唐時尙存。命洪崖合神丹。川里先生得道。爲華子期師。司馬季主並

男女皆得道。居委羽山。漢武帝得道尸解。以棺中箱杖鬻市人。韓崇入大霍山尸解。馮良奕世居

鹿跡洞中。郎宗服胡麻得道。居華山。張魯辭侯爵。白日乘龍昇天。夏馥從赤須先生得道。龍伯高

從刁道林受道得仙。仙鑑龍述是也。姚俊爲北海司命。劉翊爲右理司監。劉寬遇青谷先生。授杖解法得仙。

樊巴自殺。乘風入林慮山中。李少君誅後。人見之東海上。自漢武而下。其人並見漢書。而不云得仙。樊英滅蜀中火災。後漢書載

此。然同時郭憲、樊巴亦然。恐有訛者。鄒鑒得道居名山。唐時尙存。有段譽者見之。見太平廣記中。姚泓失國。入山得道。徧體生長毛。亦見廣記

仙蕭子雲師杜元老。授職爲元洲長史。八十二口同仙。徐之才以陰功得道。見女徐仙姑傳李衛公大曆尙

存。廣記仙類

馬周爲素靈宮仙官譎降。李紳姓名預載仙錄中。同上

顏真卿歸葬惟空棺。賈耽以神解稱異人。吳道元躍入畫中。盧鈞吞金丹得道。王叡卒後。人見之

成都。陳陶夫婦並得仙。姚平仲騎青驃入終南。蘇養直遇羅浮黃真人羽化。以上雜見御覽、廣記、仙鑑、酉陽、夷堅等書。外盧杞、李

林甫等削不載。

女仙則鉤弋夫人改葬。棺中惟絲履一雙。見廣記。與史傳互異。

王衍女進賢爲愍懷太子妃。並婢六出遭掠赴水。遇韓西華救度並得仙。韓太華乃韓安國妹。李廣

利妻竇武妹瓊英。黃瓊女景華。並得道居易遷宮。以上並見真誥唐玄宗三女。玉真大公主。次公主。幼真

一公主。並從胡天師慧超得仙。見仙鑑胡慧超傳。玉真長公主即張果傳欲降爲果妻者也。

右皆正史不載。而雜見傳記者。他如魏太武爲太平真君。見寇謙之傳中唐玄宗爲太陽朱宮仙人。楊貴妃

爲太上侍女。見楊通幽傳中唐憲宗爲海島仙人。見伊邠玄覽傳宋徽宗爲東華帝君。徽宗后爲紫虛真君。見林靈素傳中此

類皆方士幻惑之說。視諸野史傳聞又不侔。故略之。

道經所載。玄天五城之上。仙聖階秩。高下森如。信若所言。其蒞事舉職。勞不啻於人間。王元澤

所謂千歲何益。白石先生寧爲地仙。不樂飛昇。有以也。顧其說不可具聞。其名號時時散見諸傳

記中。暇讀大洞諸經外。旁及稚川、貞白。及唐、宋小說家言。得名號可紀者。數十百餘。彙爲一

卷。若世有好譚天若鄒衍、田駢輩。將挈以贈焉。其無名氏若中黃丈人、天眞皇人、及非有爵位之稱者。俱不錄。

太極真人。赤松子。見三洞珠囊。又杜冲。又淮南王。又西梁子文。見周義山傳。徐來勳。見葛玄傳。

無上真人。尹喜。見太平廣記諸仙傳。下同。

清虛真人。王褒。又小有真人亦褒。

桐柏真人。王子喬。又李奉仙。

少室真人。劉千壽。

太清真人。彭清、宋倫。

秦隴真人。周亮。以下並仙鑑。

西城真人。王方平。

句曲真人。茅固。

中岳真人。高丘子、王仲甫、王玄甫、蘇林。

小有真人。王瓊。見玄怪錄麒麟客傳。

大梁真人。魏顯仁。

岷山真人。陰友宗。

太和真人。尹軌。及山世遠。又王君。

大羅真人。葛玄。爲大羅前身。

青蓋真人。高世韓。

太元真人。茅盈。

太微真人。尹澄。

靖明真人。匡續。

司命真人。路大安。

玄洲真人。姚坦。

西岳真人。馮長。

紫府真人。韓琦。見宛委餘編。

○冢真人。王道寧。

陸渾真人。郭幼度。

陽洛真人。淳于太玄

崇山真人。范伯華

清逸真人。李白。見宛委餘編。

太虛真人。亦松子。見魏夫人傳。

清寧真人。裴玄仁。見三洞珠囊。

玄一真人。范伯慈。以下並見仙鑑。

黃庭真人。王探

南岳真人。陳子微

上清真人。司馬承禎。見謝自然傳。又李少君、趙伯元、張仲逸。並見仙鑑。又許謫。見御覽。

五嶽真人。馮延壽。見列仙宋來子傳。

南極大明公。匡續

太極左仙公。谷希子

蓬萊右仙公。賀保安

玉真上公。崔子文

葛衍真人。周季道

鬱絕真人。裴玄仁。以上並見真仙、通鑑。

華陽真人。王玄甫。見仙鑑。

九疑真人。韓偉遠。見御覽引三洞珠囊。

紫陽真人。周義山、張伯端。

九皇真人。張伯端

東極真人。王太虛

潛山真人。鮑視兼

青城真人。洪崖先生。見仙鑑本傳。

太極右仙公。葛玄

上清仙公。許翹。又涓子為北海公。見御覽。

九玄左仙公。封瑋

紫陽左仙公。石路成。見王母傳。

九疑山侯。張上貴。

太極仙侯。張奉。見御覽。

水源伯。張石生。見仙鑑。下並同。

華山仙伯。秦叔隱。

潛山眞伯。趙祖陽。見仙鑑。

蓬萊大仙伯。茅盈。見仙傳。拾遺五眞記。

太極高仙伯。延蓋公。見王母傳。

嵩山伯。陶弘景。見廣記某傳中。

太極左仙卿。王觀子。葉法善。

中元仙卿。羨門子。

西岳仙卿。李翼。

東岳上卿。茅盈。見神仙傳。

太極仙卿。墨翟。見卮言。

太清左卿。黃觀子。見御覽。

岱宗神侯。鮑元節。又陶侃。爲西河侯。卮言。

水府仙官。郭璞。

少室仙伯。王遠知。又吳函虛。

青城仙伯。洪崖子。見弇州文集。

海伯。屈原。見卮言。

監海伯。溫嶠。見卮言。

八元仙伯。柯元首。見御覽。

理禁伯。張玄賓。又赤松子。爲昆林仙伯。

太極上卿。馬成子。

玄洲上卿。尹喜。

上清左卿。許成。以上並見仙鑑。

玄眞大卿。瑕丘仲。見仙鑑。

蓬萊左卿。葉叔茂。見仙鑑。

東府左卿。白石生。同上。

東華上佐。楊毅。見仙鑑。

陽晨大夫。石叔門。見御覽。

英文臺侍郎。金可記。見仙傳拾遺。

昆丘侍郎。鮑觀。見廣記。

九華侍郎。馬成子。見仙鑑。下同。

明晨侍郎。夏穰。又周暢。

玉華侍郎。方某及莫某三人。見夷堅志。

碧落侍郎。沈義。見仙鑑。周安支傳。

門下侍中。張良。又劉楨、徐幹、王粲。並見扈言。又王導為尙書令。王嘉、徐庶、何晏、殷浩俱侍郎。

太極韋編郎。莊周。見西陽雜俎。

左玄執蓋郎。封璋。見御覽。

玉臺執蓋郎。郭四朝。又茅衷。見封禪傳。

太上侍經仙郎。王思真。見仙鑑。

仙臺郎。侯道華。見廣記。

修文郎。樂子長、卜子夏、顏淵、蔡邕。見扈言。

典柄執法郎。淳于叔通。見御覽。

都禁郎。賈誼。見扈言。又李明期為玉晨元郎。

北天修門郎。紀瞻、虞諱。同見扈言。

執蓋郎。虞和。見扈言。又正一上元郎王忠。

左理中監。韓崇。見仙鑑。下同。

右理中監。劉翊。

童初監。范幼安。

東華上清監。李白。

碧虛上監。董奉。

蓬萊都水監。桓闓。

左副監。謝鯤。見扈言。又張叔隱為右仙鑑。

太陽都錄大監。魏徵。亦見扈言。

蓬萊仙監。陶弘景。卮言作蓬萊都水大監。

保命丞。茅衷。見仙鑑。下同。

南岳司命。李奉仙。

都錄司命。郭璞。見卮言。下同。

岷峨主司。杜光庭。見仙傳拾遺。

送迎使者。徐福。見沈羲傳。

地下主者。鮑觀。見神仙傳。

南門亭長。郝鑿。見卮言。下同。

北極判官。鄒宿。見仙鑑。

雷部掌事。劉景文。

太玄博士。莊周。見卮言。

玄洲長史。蕭子雲。見仙鑑。又杜頊、蔡謨。俱為長史。見宛委餘編。又管條條為左官御史。見御覽。

五雲書閣吏。陳幼履。見容齋隨筆。

文星典史。杜甫。見卮言。

丘監。王弼。見宛委餘編。

三官保命司。茅衷。又樂長治為保命丞。

九宮右司保。展上公。見列仙傳。

鬼官司命。周顛。又姚俊為北河司命。

地下曹司。沈文通。見仙鑑。下同。

繡衣使者。孟六奇。又冷廣子期。並見御覽。

太清宮主者。虞善翔。見仙鑑。下同。

北斗天門亭長。沈文通。

泰山司馬。賈誼。見卮言。下同。

紫府押衙。蘇軾。

蓮花博士。楊廷秀。見詩人玉屑。

神霄散吏。林靈素。見本傳。

高明大使。許遜。見本傳。又為九天遊奕使。

中央鬼帝。稽康。見厄言。下同。

閻浮提王。寇準。蔡襄。

赤龍神王。伊用昌。見仙鑑。

西極總真君。王遠。見御覽傳授部。

唐世君。司馬生。見沈羲傳。

東海青童君。延陵賜。見漢武內傳。

方丈宮主。九源丈人。見列仙傳。

海山院主。白樂天。見廣記。

芙蓉城主。石曼卿。亦見厄言。

太上仙官。東方朔。見王母傳。

六押大都統。馬總。杜佑。

泰山老師。崔曙。見酉陽雜俎。

恆嶽仙人。由吾道榮。見仙鑑。下同。

控鶴仙人。武夷君。見傳及山志。

北方鬼帝。揚雄。又張衡。

遮須國王。曹植。

五方天帝君。簡肅正。見魏夫人傳。

東華青童君。景林真。同上。

葉君。王喬。見後漢書。

王屋山君。龐籍。見厄言。

蓬萊長生主。白樂天。見仙鑑。

華陽洞主。東方朔。見厄言。

靈芝館仙官。王安國。見侯鯖錄。

素靈宮仙官。馬周。見廣記。

三天大法師。馬成子。並見厄言。

太乙師。鬼谷子。見厄言。

太乙仙人。王向。見仙鑑。

陸地仙人。同上。

林屋仙人。王琤玄。見仙鑑。下同。

九華大仙。田先生。見廣記。

斥仙人。項蔓都。見仙鑑。

歲星精。東方朔。見傳。

混沌初分白蝙蝠精。張果

凡稱先生者。率當時及後世尊稱。稱子者率自稱。故皆不錄。凡真人係世主所封者不錄。凡卮言所列有官號而無職司者不錄。錄其當時受封號於太上者。或前身爲某仙官者。

許旌陽得道。贈遠祖由玉虛僕射。曾祖琰太微兵衛大夫。先祖玉太極把業錄籍典者。父肅中嶽仙官。賜所居宅曰仙曹左府。右皆天帝所令。今人但知旌陽拔宅事。不知許武仲逃堯後。復有此贈。未審天上玉虛僕射。較地下九州長何似耳。

許旌陽拔宅昇天後。齊有張司空名岳。遇葛稚川飲仙酒。舉族八十二口。白日上昇。許惟一僕並妻爲地仙。張亦遺一女使盧瓊爲土地。道家好傳會乃爾。又蕭子雲八十口同居洞中。尤奇僻也。

太真科曰。玉皇諸錄。有百八道君。羣仙隨業以補其職。三善道者。聖真仙也。上品曰聖。中品曰

柏樹仙童。許遜。見本傳。

赤脚大仙。宋仁宗。見野史。

謫仙人。李白。見本集。又賈耽。見廣記仙類。

東海蟾精。徐知常。見林靈素傳。

眞。下品曰仙。三清之間。各有正位。聖登玉清。眞登上清。仙登太清。玉清有大省宮殿。皇帝王公。卿大夫吏民。率以聖呼之。如聖皇聖帝之類是也。男女貴賤。各有次第。上清有玄都、玉京、七寶、紫微。率以眞呼之。太清有太極宮殿。率以仙呼之。其上清、太清品位。列男女次第之統。數與玉清同。麟按公卿大夫。皆三代以還品秩。唐虞尙未聞。然則無始之前。羣仙位號。究竟何稱乎。卽以此稱果出三代。則人間仰法天上乎。抑天上下效人間乎。凡道書可笑類如此。昔人以赤明、龍漢。及詩詞體格。逐代更變爲疑。不知茲類之荒唐。有彌甚者。漫舉例之。

登眞隱訣曰。三清九宮。並有僚屬。例左勝於右。其高等稱曰道君。次真人、眞公、眞卿。中有御史、玉郎諸小號。官位甚多也。女眞則稱元君夫人。仙之大小男女皆取治。所以爲著號。外又有仙伯、仙丞、仙監、仙郎等。右所列御史、丞、監諸郎屬。又漢、魏以下官稱矣。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四

王部 玉壺遐覽三

明東越胡應麟撰

神仙家名號相類者。最易混淆。赤松子本黃帝時雨師。吾邑皇初平得道後。慕古赤松。因以此名。世遂以初平爲赤松子。劉孝標博洽冠世。亦以金華赤松子爲雨師。蓋止據列仙傳言之。而神仙傳或未覩也。葛稚川當晉過江時。與孝標相去不遠。唐前書無刻本。所纂神仙傳。或未行於時。故孝標未及覩之。又唐張氈得仙。慕古洪崖。因自號洪崖子。神仙通鑑遂以爲古洪崖姓張。考洪崖傳。稱堯帝時已三千歲。然則唐虞以前。安得後世之姓耶。此二事絕類。可發一笑端。

又初平兄初起。後亦改名魯般。蓋兄弟皆襲古神仙名。魯般世知其匠巧。而不知亦得仙者。見神仙通鑑。妙思通靈。故附於至道。未必長生也。公輸班與墨翟競巧。見戰國子書。考墨子絕不及神仙事。然道家率以爲得仙。太平廣記、御覽皆載之。抱朴子引墨子七變法諸幻化之術。總之方士依託也。又有墨子枕中記考。見經籍考。

王喬尤易舛淆。古今未有了此者。楊用修、王元美卮言。俱以爲有二人。余別考得三人。自謂足據。近復憶之。誤也。仙家王子喬傳。子喬卽太子晉。字子喬。一云名喬。字子晉。遇浮丘公授以至道。於緱山乘鶴上昇。時人觀者。咸曰王子登仙。遂言曰王卽吾姓。因遂稱王子喬。並葉縣爲令飛鳥之王

喬。柏人爲令食芝之王喬。其爲三人無疑。余舊嘗載之史書佔俾中。然三代前以子系字者尙希。而是時卽太子亦稱王子。其謂王子喬者。猶云太子晉爾。未必字爲子喬也。旣周太子自應姬姓。何得以爲氏王。傳中王卽吾姓之云。蓋不得王子二字之義。而強爲茲說以傳會之耳。今詩家稱子晉者亦非。二王喬傳並載後。參閱自明。

王喬者。河東人也。漢明帝時爲尙書郎。出爲葉縣令。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耶。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爲之立廟。號葉君祠。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者。立見禍云云。

王喬。隄爲武陽人也。武陽有北平山。在益州南一百四十七里。高一千二百丈。上有白蝦蟇。謂之肉芝。食者長生。非仙材靈骨。莫能致也。喬好道。望山朝拜。積十餘年。登山感致。因得食之。身輕力倍。行及走馬。後爲柏人令。遂於東嶮山得道。今武陽有喬仙祠。王喬有三同姓名。有太子晉王喬。有葉令王喬。食肉芝王喬。乃蜀中神仙也。右見太平廣記。其謂三人。亦不詳考。王子喬非王姓也。名疑云。卽封禪書王伯僑。麟按封禪書作正伯僑。非王姓。

又御覽劍解門。引道經云。王子渤海之家。劍鳴空柳。王喬景陵之墓。劍飛冲霄。王子者曾詣鍾山。獲九化十變經。以隱遁日月。遊行星辰。後一旦疾終。營冢渤海山。夏襄時有發王子墓者。一

劍在此寢上。自作龍鳴。人無敢近。後亦失所之。王子喬墓在景陵。戰國時復有發其墓者。見一劍。人適欲取視。其劍忽然上飛去。王子喬事。舊說浮丘公攜與乘鶴。共登嵩山。此事又不同。解化時年正十五六云云。按此子喬劍解事頗新僻。並著之此。所稱王子。不知何人。其劍解亦與子喬相亂。不可不知。路史云。王子喬名超古。字開山。尤爲奇僻。並附記。

漢有二王褒。一字子淵。武帝時人。卽上聖主得賢臣頌者。末謂奚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噫吁呼吸如喬松哉。蓋諷武帝之學仙。其識趣非道家者流也。一字子登。武帝時人。遇華山異人得道。治王屋山。號清虛真人。又後周王褒字子淵。唐人避高祖諱。易爲子深。亦能文章工詩。是有三王褒也。然後漢郊祀志。又有王褒姓名。非武、元二帝以文學道術顯者。是漢自有三王褒也。又王母侍女字同者。與仙人名。與

二張衡俱後漢人。一字平子。以文章名世。而精心藝術。作渾天儀等。世以爲聖人。一字靈真。天師張陵長子。靈帝徵爲黃門侍郎不就。與妻盧氏並得道。白日飛昇。此二人亦易混淆。一昇仙。一稱聖。其時又酷相近。然隋時又有張衡。卽楊廣遣害文帝者。總之有三。與三王褒絕類云。郊祀志中。王褒乃帶劍入廟者。亦妖妄之屬也。

仙鑑注稱衡一字子平。頗精玄象。學道。繼出事漢。爲隴西刺史。遷侍中。此必後漢列傳中張衡。

道家者流不能辨。而以爲張陵之子也。子平卽平子。倒之爲子平耳。仙鑑又有宮嵩。蓋卽後漢書于吉弟子。宮崇。字耽也。

二王賈。一從仙人胡毋丘力君。服神芝得道。見真仙通鑑。一幼引諸父觀真龍者。見太平廣記、古今說海。

二劉商。一唐詩人。作胡笳十八拍者。見紀事、品彙、樂府諸書。一中山靖王後。舉孝廉出仕。因學道得仙。見太平廣記神仙類。仙鑑以得仙者卽唐詩人。恐誤。然廣記亦錄唐劉商。必有一譌。

二馬自然。一馬湘字自然。一姓馬名自然。見太平廣記及仙鑑等。又女仙有謝自然。見續仙傳。仙鑑又有賈自然。

二朱孺子疑一人。一服菊花。一服枸杞。俱得仙。見仙鑑。

三謝稚堅。一與葛玄相隨。一在鹿跡洞。一服茯苓度世。皆仙人也。真誥注以爲一人三出世耳。

二楚康王。一名昭。以魯襄公二十一年卒。見春秋。一秦滅六國後得仙。今廬山康王谷是也。周有二定王。魯有二文公。楚有二懷王。康王得仙者。前懷王後也。匡續居廬山。匡俗字子希。居覆笥山。二字音相近。今詩家互用非是。

二曹休。俱魏宗室。一杜晉爲史官。齊、梁間或處朝列。得神仙之道。多遊江湖間。見神仙感應傳干濤下。太平廣記四十二卷引之。以僻甚詳識此。一卽魏將。然仙鑑又有曹德休。見十九卷。注引

王元芝傳云。西晉太史。蓋卽此人也。

二施肩吾。一中晚唐間詩人。一撰鍾呂傳道集。仙鑑以爲卽呂弟子。按呂晚唐人。則其弟子未必能詩者。恐當爲二人。

二張芝。一漢張道陵女得仙者。一草聖。亦漢人。道陵女見仙鑑。

唐張碧欲配李白。故字太碧。已極可嗤。真仙通鑑又有張白字虛白。亦能詩。天才敏贍。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三百餘首。尤可笑也。然宋宣和時。又有張致祥名虛白。亦得仙。謂卽張白後身。益奇矣。

二葫蘆生。一見酉陽雜俎。一見李鄴侯傳。並異人。並無姓名。一人耶。二人耶。不可曉也。

仙鑑有許鵠。又有許磻。非二人也。卽一人譌爲二耳。見唐詩紀事及詩話總龜。

弇州五秩初度。次公以洪崖移居圖來壽。長公跋云。此唐張氤先生。非古青城仙伯也。李鄴侯留客。嘗稱洪崖先生過。人皆笑之。夫以爲古青城仙伯則誕。以爲張氤先生。不足誕也。鄴侯自靈武功成後。失不匿跡耳。不然。安知鄴侯不爲真。而先生不爲誕耶云云。

按右長公跋最有妙理。真仙通鑑氤傳末。引太平廣記云。唐憲宗時。韓愈謫潮州。行次商山。有甥慕雲水得道。久不知所之。忽迎立馬前。送至鄧州。曰某師在此山玄扈倚帝峯。爲東園公。柔金水

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請從此辭。問其師。曰洪崖先生也。

丹霞翁曰。洪崖先生聞於古。洪崖子見於唐。其爲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嘗稱先生矣。韓甥所遇。果何人耶。然則憲宗時。氾尙隱商山。韓甥從而師之。況泌當肅。代際。與氾游往。何足怪者。考氾傳。尸解於天寶四年。又八月復尸解於晉州。祿山之亂。以靈響助肅宗。似在泌前。然泌以童子見賞玄宗世。氾於開元七年應召。未始不相及也。李肇國史補。誣昌黎登華陰事。又以此爲長源累。野史不可憑。且可畏哉。

傳又稱氾居豫章洪崖山。有石磯曰洪崖釣臺。石池曰洪崖硯池。氾自稱洪崖子。玄宗稱之曰洪崖先生。其著耀當時若此。鄴侯不應引古洪崖。時人亦不應疑留宿者爲古洪崖仙人也。緣泌始謂麻姑送酒。而繼有某侍郎索盒。故時人傳以爲譏。然安知非野史家潤飾爲此耶。

洪崖先生傳云。洪崖先生者。或云黃帝之臣伶倫也。得道仙去。姓張氏。帝堯時已三千歲矣。陶弘景真誥云。洪崖先生今爲青城洞真。故青城山有洪崖司馬。天師五嶽朝儀云。青城山洞。周回二千里。昔洪崖先生服琅玕花隱去。代爲青城真人。據此則古洪崖治青城山甚明。然傳又云。洪崖山在豫章之西。山有仙壇臨井上。爲洪崖煉丹處。五春白色渥如丹。各圓深二尺餘。爲洪崖煉藥處。則又似言豫章。何耶。蓋青城爲古洪崖所理無疑。而豫章則唐張氾先生隱處也。或疑洪州是

開皇時改號。在唐前。然則豫章固舊有茲山。張氲隱焉。而井臼則氲之遺跡。無惑也。設帝堯前。安有張姓。其謂張姓者。斷因唐之洪崖而訛矣。

仙家好古者。蓋莫如張洪崖。傳稱天下名賢與氲游。皆以古物爲贈。開國公李太子一遺書曰。僕聞先生有好古之癖。欽仰之久。近有張生者。晉司馬華九世孫。不遠千里。以孔子木履一枚見遺。云傳寶已二百年。觀其先聖所踐之物。非敢匿之。用是馳獻。太子洗馬田遊巖。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翰。贈王烈石髓、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揚雄鐵硯。僧惟恭贈筇竹杖。楊齊哲贈嵇康鍛鎚、陳平秤。僧元亨贈謝靈運鬚數莖。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藥篋。愴然贈迦葉頭陀鉢。秦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草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馬子微贈淮南王藥白杵。周子恭贈古帝王圖一卷。節度使張守珪。贈海蝦蟆牙。長一尺八寸。魏肅贈陶潛鳴琴芙蓉冠。劉長新贈王喬笙云云。據傳氲所得物。其荒唐至不可言。世人顧以鄴侯一盒爲誕。何耶。氲以道術動當時。所交皆海內名流。鄴侯少卽好道。寧有不與游處者。長公雖偶爾戲筆。考之則鄴侯之眞。氲之誕。若符節合。有是哉。

賓退錄云。吳虎臣辯唐異聞集所載。開元中道者呂翁。經邯鄲道上。邸舍中以囊中枕借盧生睡。事。謂此呂翁非洞賓。自序以爲呂渭之孫。渭仕德宗朝。今日開元中。則呂翁非洞賓。無可疑者。

而或者又以爲開元恐是開成字。亦非也。開成雖文宗時。然洞賓此時未可稱翁。本朝國史。稱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而狀貌如嬰兒。世傳有劍術。時至陳搏室。若以國史證之。止云百餘歲。則非開元人明矣。雅言系述有呂洞賓傳。云關右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值巢賊爲梗。攜家隱居終南。學老子法。以此知洞賓乃唐末人。此皆吳說。蕭東夫呂公洞詩云。復此經過三十年。唯應巖谷故依然。城南老樹朽爲土。簷外稚松青拂天。枕上功名祇擾擾。指端變化又玄玄。刀圭乞與起衰病。稽首秋空一劍仙。第五句誤用呂翁事。又唐逸史。程鄉永樂。兩縣連接。有呂生者。居二邑間。爲童兒時。畏聞食氣。惟食黃精。日覺輕健耐風寒。見文字及人語率不忘。母及諸妹每勸其食。不從。後以豬脂置酒中強使飲。生方固拒。已噓吸其氣。忽一黃金人長二寸許。自口中出。卽仆臥困憊。移時方起。先是生年近六十。鬢髮如漆。至是皓首。恨愧垂泣。再拜別母。去之茅山。不知所終。此又一人也。何神仙多呂氏乎。右俱賓退錄語。然神仙家又有呂志真。又有呂恭、呂大郎。俱得道長生。見仙鑑。蓋不止前數人也。又呂尚亦尸解。中惟六籍。見仙鑑。

仙鑑鍾離傳。稱權仕漢。爲諫議。爲大將。皆附會舊史人名極可笑。予已辯之丹鉛新錄中。考神仙家又有鍾離簡兄弟。亦漢時人。皆得仙。又鍾離安晉時人。許旌陽弟子。亦得仙。權後改名覺字寂道。嘗自稱天下都散漢。見宣和書譜。元人傳奇。因訛爲漢鍾離。今遂舛謬相承。不知漢時得仙

者。自是鍾離簡。晉時得仙者。自是鍾離安。於鍾離權悉無與也。權自顯於宋世。王定國嘗與游。王老志爲其弟子。蓋宣和間人。恐亦非唐人也。

生在儒家偶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右李昇詩。元白同時人。近呂純陽傳謂此洞賓作。非。然唐詩紀事亦不收此詩。因錄之。

自王重陽全真教行。而趙昌父選唐絕。尤延之紀唐詩。皆取鍾、呂作。世遂亡弗以二子爲唐人者。以余考之。呂蓋五代人。而鍾顯宋世。其不得爲唐人一也。何以明之。鍾呂傳道集。稱施肩吾撰。肩吾。中唐後人。於呂爲前輩。不應爲其弟子。藉令受道之士。齒非所拘。則唐人之好奇語誕。什倍宋時。如玄怪、杜陽、異聞、甘牒之類。往往假稱神怪。以自發其詞。而呂之顯跡宋世。婦人童子稔能傳述。胡唐之小說。無片詞及之。僅傳道一集耶。此其不得爲唐人一也。鍾、呂顯迹宋世。則國史及宣和書譜及夷堅志諸家小說紛然備載。唐絕不聞。

又太平廣記。采摭累朝小說數百家。至唐人撰述。宋初存者什九。亡弗備收。如神仙一類。卷至數十。卽杜子春輩之無稽。紀錄不遺。乃鍾呂傳道集。竟不見采。考之總目。亦無其名。其書雖見於文獻通考。而劉昫舊唐書志中不列。則其僞作而託名肩吾。無可疑者。此其不得爲唐人二也。傳道錄必

宋人因呂顯著後。託名肩吾姓氏。或其人與施名姓相同。撰述此書。世人遂妄傳唐世作。通考後出故也。

鍾之詩可見者。惟二絕句。呂之詩可見者。僅一絕一律。然尤延之所采。竟不知得之何書。趙昌父又因延之。計敏夫紀事又本之尤、趙。而元好問鼓吹一律。又不審得之何書者也。然則三絕一律。庸知非鍾、呂宋時之作。諸公因其自稱唐人。故從而彙之於唐耶。庸知非當時因二公顯迹。而好奇者託附其名。好事者遂目爲其作耶。觀虞伯生旅店一詩。滕玉霄訪友一詩。當時皆以爲呂作。則他可例見矣。

考呂之顯迹五代。見於雜說者。其句有飲海龜兒人不識。燒山符子鬼難看。見於詩話者。其句有一粒粟中藏世界。半升鑪裏煮山川。似是本詩。而朝遊北海暮蒼梧。亦可信者。然皆五代小說所載也。傳燈謂見黃龍。恐僧家附會。不足信。鍾之詩句可徵者。莫厭追權笑語頻一首。然僅宣和書譜及之也。自餘呂之

顯迹。幾徧天下。率宋南渡以前。鍾之顯迹。惟王定國一書。及王老志爲弟子耳。其謂鍾爲呂師。止宣和書譜一言。餘雖呂自言。嘗數數也。賓退錄引宋朝國史。載關中逸人呂洞賓。年百餘歲。狀如嬰兒。時至陳搏室。據國史。宋得天下。距五代又數十年。而呂才云百歲。則洞賓之爲五代時人。灼然可見。而施肩吾傳道集之贗。不加辯而自明矣。陳希夷亦載呂。與宋初國史同。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五

王部 玉壺遐覽四

明東越胡應麟撰

吾郡金華山。道書爲三十六洞元之天。世傳神仙窟宅。今赤松鹿田。奇蹟至衆。所盛稱者。皇初平兄弟叱石成羊事。餘以神仙著郡中。則張玄真其人。舍是渺不復聞。卽郡乘紀載亡幾。余暇讀道書。洎諸家傳記小說。得其人與事之相類者。凡涉吾郡輒錄之。未旬而駸駸成軸。因附諸遐覽之末。庶朝夕諷咏。如躬覩之。萬一異時爲邂逅之階云。

龍城錄云。金華山卽今雙谿別界。其北有仙洞。俗呼爲劉先生隱身處。其內有三十六室。廣三十六里。石刻上以松炬照之。云劉嚴字仲卿。漢室射聲校尉。當恭顯之際極諫。被貶於東陬。隱迹於此。莫知所終。卽道士蕭至玄所記也。山口人時得玉篆牌。俗傳劉仲卿每至中元日來降洞中。豈仲卿亦梅子真之徒歟。按此事不見漢諸雜說。故吳禮部詩話。以卽劉孝標紫薇巖也。然孝標名將後此山而朽。則以紫薇爲仙窟。孝標爲仙官。亦亡不可者。

夷堅志云。金華赤松觀。爲九天玄女煉丹所。丹始成凡三粒。一祭天。一祭地。皆瘞於隱所。一以自餌。蓋不知幾何世矣。宣和間。某道士獨坐竹軒。見所養雞。啄龍眼於竹根下。甚大而有光。急起奪得之。香氣襲人。意所謂神丹也。未敢服。密貯以器。寘三清殿前。願見者則焚香啓鑰以示。

後爲遊士攫取。以像前供水吞之。奪不可得。亟集衆擒之。士飄然行池水上如飛。明日或見其坐水底。水皆涌沸。竟莫知爲何人。道士悵然自悔。汲水滌盛丹器飲之。自是面如童顏唇赤。左右手軟如綿。年九十尙強健。雞亦活三十年。

後漢書云。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次禁。樹卽生蕘。二人相視而笑。炳以登年長師事之。相與共行禁法。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船人不知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衆。收殺之。人立祠於永康。蚊蚋不能入也。

神仙傳。漢神爵元年。東吳金華山。世傳多地行仙。有木客薪於山中。見兩黃冠棊於松下。木客隅坐而窺之。黃冠棊自若也。良久欠伸欲歸。俄失黃冠所在。而棊殘之局。在地未收。舉手中斧視之。柄已爛壞。大驚疾馳出山。而陵谷已改。國邑非舊。問路人今爲何時。有對者曰。宋元嘉十三年也。於是木客太息。因隱於山中。按茲事世傳爲王質。在衢州爛柯山。據此乃在吾鄉。而世絕不傳。因錄之爲郡乘補逸。

神仙通鑑云。王質。晉時東陽人也。入山伐木。至信安郡石室山。遇見石室中有數童子。圍棊歌

笑。一云遇赤松子與安期生弈碁。質置柯觀之。童子以棗如棗核與質。令含咽其汁。便不覺饑渴。童子云。汝來已久。可還。質取斧柯爛已盡。質便歸家。計已數百年。親舊零落。無復存者。復入山得道。百餘年人往往見之。後亦昇天而去。浙江信安有爛柯山。卽其地也。今屬衢州西安縣。按此乃爛柯之說。然亦以爲東陽人。而神仙傳事在漢世。安知此說不因彼假託耶。此赤松子當亦是牧羊君。世但知皇氏兄弟。今復得觀某事。信吾郡多奇也。

仙鑑云。路大安一名光。大寧軍內黃縣人也。後徙居婺州。乃漢路溫舒九世孫。於順帝漢建安元年九月十五日子時誕生。神清骨秀。髮疎眼青。襲學箕裘。博通經史。居華山。以混元錄傳之丁義。以混元經傳之郭璞。以混元法傳之許旌陽。以混元針灸傳之妙通朱仙。大安元年八月十二日夜。夢太上老君謂曰。年與名同。可以冲天。遂於是歲羽化。至今言混元者宗之。稱真人。

孫遊嶽字穎達。東陽人。潛神希微。嘗步赤松澗縉雲堂。卜終焉之地。宋文帝太初中。簡寂先生至廬。嶽乃執籍事之。遂授三洞經法。及楊許三真人墨跡。其後茹芝卻粒。又專服穀仙丸。六十七年。顏色精爽。老而愈少。以七年五月中。忽沐浴安坐而終。門弟子數百人。惟陶弘景爲入室。以三洞經及楊許墨跡。竭篋相付。後弘景因撰真誥行於世。麟按二子。一爲旌陽祖。一爲貞白師。可謂吾郡羽流巨擘。而世寡知者。故特著之。今惟遊嶽尙見郡乘中。大安生漢世。在皇初平、傅大士

前。又異教中第一開山祖也。

真誥云。陳雷者東陽人。幼出許長史門。長史常使典其經書。頗加訓授。兼得長史自步七元星圖。長史去後。因還東陽。義熙十三年。與東陽太守任城魏欣之兄子二人共合丹。丹成。三人前後服。服皆有神異。託迹暫死。化遁而去。雷有孫名某。號爲長樂。今居永康橫江橋北。按魏欣之爲金華守。仙去。今無復知者。陳雷出處尤僻也。

唐紀聞云。王賈覃懷人。有道術。年十七爲婺州參軍。以事到東陽。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爲去之。因爲桃符。令置所臥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有大狸腰斬。死於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爲婺州參軍。賈與同泛錢塘觀江潮。入水底探大禹金匱玉符。俄卒於道。謂暹曰。我三天人也。以罪謫人間二十五年。

今期滿矣。右見太平廣記三十二卷。仙鑑又有一王賈。非此人。

續仙傳云。玄真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一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對策不仕。自號煙波釣徒。得道羽化。事甚著。不備錄。

陳簡。婺州金華縣小吏也。早入縣。未啓關。忽逢道流行甚急。簡不覺隨之行。及一宮觀。殿宇森聳。道流引之至一室。有几案筆墨之屬。以黃素書一卷紙十餘幅授之曰。以汝有書性。爲我書之。

視之皆古篆文。素不識篆字。試按本書之。半日已畢。道流以一杯湯與飲。曰此金華神液。飲之壽不可限。因勞謝遣之。曰世難復來。此金華洞天也。出門恍如夢覺。已三日矣。還家習篆書。適邈異常。不復飲食。太守異其事。以爲神仙。判縣狀曰。方得祕籙。有此嘉祥。旣彰懷道之階。允協成功之兆。簡尋復入金華山。莫知所終。

葆光錄云。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仙鑑云。梅真人蕭侍郎。皆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卽南昌尉梅福也。蕭卽梁之公子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山。右見高師道傳。按蕭子雲爲東陽太守。郡志所不載。錄之。

仙鑑云。謝允者字道通。歷陽人。幼時爲人所掠賣往東陽。久之。告官被誣。陷烏傷獄將入死。夜有老翁授其符。又有黃衣童子往來。於是得免。晉成帝咸康中。至襄陽武當山。見戴孟觀其風骨。卽先來獄中授符者也。

夷堅續志云。徐上舍。婺州人。泛舟趨杭。忽舟漏。梢子請上岸塞舟。事畢。皆跣足而入。同舟人見其足大小指皆短。問之。曰自出母胎。一足指皆向後。越二年。忽有道人來。必欲見。乳母抱出示

之。道人命烹一小羊。用羊皮裹其足一宿。次早掀開。則其指皆向前。但視足指有大小長短耳。杜亞歸。金華人。宋紹興間。因病風兩足拘攣。行丐於市。淳祐癸丑八月十七夜。月明如晝。見一人青巾阜縑白襪衫。於路傍採雜草搗碎。掬溝之汙水若彈然。授之曰。汝可食此。亞歸餌之。其人曰。明夜再來。會我於此。遂去。覺腹中攪戚不自安。曳行至橋上。倚柱假寐。良久方覺。其一足略能伸。試扶欄起立。骨磔磔然有聲。自此能行。

修羊公。魏人。華陰山石室中。有懸石榻。臥其上。石盡穿陷。略不動。時取黃精食。後以道聞於上。漢景帝禮之。使止王邸中。數歲。道不可得。有詔問公何日發語。未幾牀上化爲白石羊。題其脇曰。修羊公謝天子。後寘石羊於通靈臺上。羊後復去。不知所在。按皇初平叱石化羊事。人共知者。此乃仙化爲石。尤奇。仙家羊事頗衆。左慈亦化羊。羊城五仙騎五色羊。老子期尹喜於青羊肆。今青牛事盛見援引。青羊詩家亦間用之。又史述每遠行。寄羊數十口於人。不飲食。又有白羊君。又白羊公子爲王輝師。又葛由騎木羊。見列仙傳。

成君平者。長沙郡人也。年十五。兄使牧鵝羊。忽遇一仙翁。將入東華山。兄後尋至山中。見君平。因問所牧鵝羊何在。君平指白石曰。此是也。遂驅起。令隨兄去。旬日卻還山下。復化爲石。今猶存焉。因名此山爲鵝羊山。此山在長沙縣北二十里。本名東華。亦謂之寶山。上有仙壇山丹竈。畢田詩云。羽客何年此煉丹。尙留空竈鎖青山。雲中雞犬仙應有。山下鵝羊石轉頑。湘渚幾回滄海

變。遼城無復令威還。何年仙馭重來此。盡遣飛騰上九關。按仙鑑此事。全做皇氏兄弟。其
僞無疑。然世絕不傳。因錄此。

黃野人。葛仙之弟子也。

或云葛
仙之隸

稚川棲山煉丹。野人隨之。葛既仙去。留丹於柱石之間。野人自外

至。得一粒服之。爲地行仙。今肉身常在世間。有緣者或遇之。出羅浮
圖志後有人遊羅浮。宿留巖谷間。

中夜見一人。身無衣而紺毛覆體。意必仙也。乃再拜問道。其人了不顧。但長嘯數聲。響振林木。

歌詩云。雲來萬嶺動。雲去天一色。長嘯兩三聲。空山秋月白。其卽野人明矣。又宋度宗咸淳中。

客有戴烏方巾著鞵。往來羅浮山中。見人則大笑反走。三年不言姓名。他日醉歸。忽取煤書壁上

云。雲意不知滄海。春光欲上翠微。人間一墮千劫。猶愛梅花未歸。書畢。度海而去。豈非野人之

儔侶乎。右二則見仙鑑。蓋會萃羣說。合而爲一。以皆係羅浮耳。前詩詩人玉屑嘗引之。而不言姓

名。後詩杜清碧谷音所載。二作皆有致。然未必卽晉時野人。大概宋人格調耳。

楊用修錄古碣仙詩二句云。遠岫出浮雲。遙空沒歸翼。以爲不知名氏。余謂此二語。格頗類晉人

及三謝。非唐後語也。

馬湘秦望山詩云。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曆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

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王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右馬自然七言律一首。自然

晚唐人。稱得道者。此詩句格崢嶸。尙有大曆前意。景聯居然作者。仙家流未易辦。茲亦古今羽客

第一首也。自然又有一絕云。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殊豪宕可喜。第與許磻詩頗相亂。磻亦晚唐。視湘稍後云。

許磻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游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眉山經兩京。復自荆、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臺、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洞、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題云。許磻自峨眉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識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闔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末二句全與馬同。不知竟爲誰作。許後白日飛昇於酒樓。按呂純陽稱唐進士。余考之實五代人。許則真晚唐舉子而罕知者。故錄之。出入仙鄉不記春。豈知塵世有寒溫。兒家祇在西山裏。除卻白雲誰到門。因子君出遊。經時不歸。獨步醮壇。有感而作。昨日因遊到翠微。醮壇風冷杏花稀。碧桃爲我傳消息。何事人間去不歸。右許旌陽僕于大妻作。見仙鑑。七言絕齊。梁始有之。二詩僞作無疑。然亦自成語。附錄之。

雙樹幻鈔引

筆叢癸部 凡三卷

爲老氏之道者曰清靜。爲釋氏之道者曰苦空。由清靜而之於長生。緣苦空而之於頓悟。二氏之能事也。清靜矣。卽未能長生。而足以亡擾於事物。苦空矣。卽未能頓悟。而足以亡亂於去來。學二氏之能事也。自後世之爲老氏者之曰支也。而翀舉之說長。爲釋氏者之曰誕也。而輪迴之證夥。彼其以匪翀舉。緣鼓天下之羨心。匪輪迴。緣作天下之畏心。自秦漢以迄宋元。宇宙之內。雲合景從。而二氏之本真眇矣。雖然。翀舉輪迴。二者均幻也。幻之中。厥有等焉。四方上下之寥漠。塵劫運會之始終。幻而疑於有者也。層城閭風之巍峩。光音淨樂之瑰麗。幻而究於無者也。無者吾存焉而弗論。有者吾論焉而弗議。是二氏者之言。亡論幻弗幻。皆吾博聞助也。園之東有雙樹焉。吾日坐其下。取其言而鈔之而名之。世之人將亦以余爲好幻也夫。壬辰臘壁觀子題。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六

癸部 雙樹幻鈔上

明東越胡應麟撰

隋經籍志曰。佛經者。天竺之迦維衛國淨飯王太子釋迦牟尼所說。釋迦當周莊王之九年四月八日。自母右脇而生。姿貌奇異。有三十二相八十二好。捨太子位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浮覺。其所說云。人身雖有生死之異。至於精神則常不滅。此身之前。則經無量身矣。積而修習。則成佛道。天地之外。四維上下。更有天地。亦無終極。然皆有成敗。每一成敗。謂之一劫。自此天地已前。則有無量劫矣。每劫必有諸佛得道。出世教化。其數不同。今此劫中。當有千佛。自初劫至釋迦。已七佛矣。其次當有彌勒出世。必經三會。演說法藏。開度衆生。由是道者。有四等之果。一曰須陁洹。二曰斯陁含。三曰阿那含。四曰阿羅漢。至羅漢者。則出入生死。去來隱顯。而不爲累。阿羅漢已上至菩薩者。深見佛性。以至成道。每佛滅度。遺法相傳。有正象末三等。醇醜之異。年歲遠近。亦各不同。末法已後。衆生愚鈍。無復佛教。而業行轉惡。年壽漸短。經數百千載間。乃至朝生夕死。然後有大火大水大風之災。一切除去之。而更立生人。又歸淳樸。謂之小劫。每一小劫。則一佛出世。初天竺中多諸外道。並事水火毒龍。而善諸變幻。釋迦之苦行也。是諸邪道。並來騷惱。以亂其心。而不能得。及

佛道成。盡皆摧伏。並爲弟子。弟子男曰桑門。譯言息心。而總曰僧。譯言行乞。女曰比丘尼。皆剃落髮鬚。釋累辭家。相與和居。治心修淨。行乞以自資。而防心攝行。僧至二百五十戒。尼五百戒。俗人信馮佛法者。男曰優婆塞。女曰優婆夷。皆去殺盜淫妄言飲酒。是爲五戒。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神鬼。並來聽法。弟子得道。以百千萬億數。然後於拘尸那城娑羅雙樹間。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初釋迦說法。以人之性識根業各差。故有大乘小乘之說。至是謝世。弟子大迦葉與阿難等五百人。追共撰述。綴以文集。載爲十二部。後數百年。有羅漢菩薩。相繼著論。贊明其義。此佛經教所自始也。又云推原典籍。自漢已上。中國失傳。或云久已流布。遭秦之世。所以湮滅。其後張騫使西域。蓋聞有浮屠之教。哀帝時博士弟子秦景。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國人未之信也。後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而傅毅以佛對。帝遣郎中蔡愔及秦景。使天竺求之。得佛經四十二章。及釋迦立像。並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東還。愔之來也。以白馬負經。因立白馬寺於洛城雍門西以處之。其經緘於蘭臺石室。而又畫像於清源臺及顯節陵上。章帝時。楚王英以崇敬佛法聞。西域沙門齋佛經而至者甚衆。永平中。法蘭又譯十住經。其餘傳譯。多未能通。至桓帝時。有安息國沙門安靜。齋經至洛翻譯。最爲通解。靈帝時。有月支沙門支讖。天竺沙門竺佛朔等。並翻佛經。而支讖所譯泥洹經二卷。學者

以爲大得本旨。漢太守竺融。亦崇佛法。三國時。有西域沙門康僧會。齋佛經至吳譯之。吳主孫權甚大敬信。魏黃初中。國人始依佛戒。剃髮爲僧。先是西域沙門來此譯小品經。首尾乖舛。未能通解。甘露中。有朱仕行者。往西域至于闐國。得經九十章。晉元康中。至鄴譯之。題曰放光般若經。太始中。有月支沙門竺法護。西遊諸國。大得佛經。至洛翻譯。部數甚多。佛教東流。自此而盛。石勒時。常山沙門衛道安。性聰敏。誦經日至萬餘言。以胡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正其乖舛。宣揚解釋。時中國紛擾。四方隔絕。道安乃率門徒。南遊新野。欲令玄宗。所在流布。分遣弟子。各趨諸方。法佳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惠遠之襄陽。後至長安。苻堅甚敬之。道安素聞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思通法門。勸堅致之。什亦聞安令聞。遙拜致敬。姚萇弘始二年。羅什至長安。時道安卒後已二十載矣。什深慨恨。什之來也。大譯經論。道安所正。與什所譯。辭義如一。初無乖舛。初晉元熙中。新豐沙門智猛。策杖西行。到華氏城。得泥洹經。及僧祇律。東至高昌。譯泥洹爲二十卷。後有天竺沙門曇摩羅懺。復齋胡本。來至河西。沮渠蒙遜遣使至高昌。取猛本欲相參驗。未還而蒙遜破滅。姚萇弘始十年。猛本始至長安。譯爲三十卷。曇摩羅懺又譯金光明等經。時胡僧至長安者數十輩。惟鳩摩羅什才德最優。其所譯則維摩法華成實論等諸經。及曇無讖所譯金光明。曇摩羅懺所譯泥洹等經。並爲大乘之學。而什又譯十誦律。天竺沙門

佛陁耶舍。譯長阿含經及四分律。琛法勒沙門曇摩難提譯增一阿含經。曇摩耶舍譯阿毘曇論。並爲小乘之學。其餘經論。不可勝紀。自是佛法通極於四海矣。東晉隆安中。又有罽賓沙門僧伽提婆。譯增一阿含經及中阿含經。義熙中。沙門支法領。從于闐國得華嚴經三萬六千偈。至金陵宣譯。又有沙門法顯。自長安遊天竺。經三十餘國。隨有經律之處。學其書語。譯而寫之。還至金陵。與天竺禪師跋羅辨定。謂僧祇律。學者傳之。齊、梁及陳。並有外國沙門。然所宣譯。無大名部。可謂法門者。梁武帝大崇佛法。於華林園中。總集釋氏經典。凡五千四百卷。沙門寶唱撰經目錄。又後魏時。太武帝西征長安。以沙門多違法律。羣聚穢亂。乃詔有司盡坑殺之。焚破佛像。長安僧徒。一時殲滅。自餘征鎮。豫聞盡亡匿。得免者十一二。文成之世。又更修復。熙平中。遣沙門慧生使西域。采諸經律。得一百七十部。永平中。又有天竺沙門菩提留支。大譯佛經。與羅什相埒。其地持十地論。並爲大乘學者所重。後齊遷鄴。佛法不改。至周武帝時。蜀郡沙門衛元嵩上書。稱僧徒猥濫。武帝出詔。一切廢毀。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錢。營造經像。而京師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千百倍。大業時。又令沙門智果。於東都內道場。撰諸經目。分別條貫。以佛所說經爲三部。一曰大乘。二曰小乘。三曰雜經。其餘似後人假託爲之。

者。別爲一部。謂之疑經云。

右敍浮屠源流。經教顯末。最爲詳備。因錄之。按梁武世。玄奘未至西域。而華林結集。已五千四百餘卷。貞觀中所取諸經。六百餘部。宋至五季。禪學繁興。復代有增益。迺今藏卷帙。亦相去不遠。何耶。蓋梁武後罹湘東、周武等變。兵火蕩焚。至唐存失幾且相半。隋志雖唐初纂修。第存其目。故累代增益。僅少加於舊而已。前言張鷟蓋漢武時者。漢明時又有張鷟使西域。取佛經而返。二張鷟同漢人。同使西域。絕奇事。

貞觀七年。法師玄奘。游天竺求法。達於王舍城。奘生洛州偃師陳氏。隋季出家具戒。博貫經籍。每慨前代譯經。多所訛略。志游西土。訪求異本。以參訂焉。以三年冬。抗表辭帝。制不許。卽私遁。自原州出玉關。抵高昌。高昌王麴文泰。奉奘行資。護送達於闐賓。從僧伽論師夬俱舍因明大毘婆娑等論。至大林國。從婆羅門學中論。及異道典籍。時婆羅門七百餘歲。至僕底國。從伏光法師學對法宗顯理門等論。至那伽羅國。從月胄論師學衆事分毘婆娑。至祿勒那國。從闍那屈多三藏學經部毘婆娑。及薩婆多部辨真等論。至麴闍國。從毘邪摩那三藏學二毘婆娑。王有勝兵十萬。雄冠西域。奘與胡商八十許人。度磧伽河。彼俗以人祀天。奘與諸商被執。以奘風度特異。將戮以祭。俄大風作。塵沙漲天。晝日晦暝。彼衆震懼。以奘爲聖人。遂釋之。至中天竺。遇大乘居士。爲奘開瑜伽師地。卽入王舍城。彼預聞奘至。具禮郊迎之。安置那蘭陀寺。寺七寶所成。僧以

萬數。奘見上方戒賢論師。時春秋一百有六。道德爲西土宗師。號正法藏。國主以十城租賦奉之。奘啓以求法意。賢咨嗟流涕曰。吾頃疾病且死。忽夢文殊大士謂吾曰。女未應厭世。後三年。震且有沙門。從女受道。自爾已來。今三稔矣。於是慰喜交集。有同宿契焉。奘見王。王給象車。從者三十輩。日供上饌。饌有龍腦、香乳、蘇蜜。及大人米。米香聞百步。然國產不多。唯君長與后。及主法上德與焉。奘寓其國。從正法藏窮探大乘祕奧。日益智證云。至貞觀十六年。三藏玄奘法師發王舍城。入祇羅國。國主郊迎之。已而問曰。而國有聖人出世。作小秦王破陣樂。試爲我言其爲人。奘竊陳帝神武。削平天下。躬行堯舜之治。其王大驚。卽以青象名馬。助奘馱經而還。以貞觀十九年至長安。文皇驚喜。手詔飛騎迎之。親爲經文作序。名聖教序云。按奘師夙足大荒。所歷西域數十國。冒險犯艱。屢濱死地。卒羅致諸經。返於中夏。可謂曠劫之奇。惜所撰大唐西域記。今不復傳於世。王司寇元美跋聖教序云。文皇手定中原。志得而無所事事。興盡而感慨隨之。不之於長生。則之於因果。亡惑也。旨哉斯言。並錄諸此云。按奘初入西域。過異僧授以心經。見廣記。

浮屠學不出教與禪二端。宋太史敘之極詳。其文云。西方聖人。以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自從鹿野苑中。直至於跋提河。演說苦空無我無量妙義。隨機鈍利。分爲頓漸。無小無大。盡皆攝入薩婆苦海。旣滅度後。其弟子阿難陀。多聞總持。有大智慧。結集爲修多羅藏。而諸尊者。或後或先。各

闡化源。優婆離集四部律。謂之毘尼。金剛薩埵。於毘盧遮那前。親受瑜珈五部。謂之祕密章句。無著天親。頻升知足天宮。咨參慈氏。相與造論。發明大乘。謂之唯識宗旨。西竺龍勝。以所得毘羅之法。弘其綱要。謂之中觀論。燉煌杜法順。深入華嚴不思議境。大宣玄旨。謂之華嚴法界觀。毘尼之法。魏嘉平初。曇柯羅始持僧祇戒本至洛陽。而曇無德、曇諦等繼之。立羯磨法。唐南山澄照律師道宣。作疏明之。四分律遂大行。是爲行事防非止惡之宗。薩埵以瑜珈授龍猛。猛授龍智。智授金剛智。唐開元中。智始來中國。大建曇茶羅法事。大智道氤。大慧一行。及不空三藏。咸師尊之。是爲瑜珈微妙祕密之宗。唐貞觀三年。三藏玄奘。往西域諸國。會戒賢於那蘭陀寺。因受唯識宗旨以歸。授慈恩窺基。基乃網羅舊說。廣制疏論。是爲三乘法相顯理之宗。梁陳之間。比丘惠開。因讀中觀論悟旨。遂遙禮龍勝爲師。開空假中三觀正觀法門。以法華宗旨授慧思。思授天台國師智顛。顛授灌頂。頂授智威。智威授惠威。惠威授玄朗。朗授湛然。是爲四教法性觀行之宗。隋末順以法界觀授智儼。儼授賢首法藏。至清涼大統國師澄觀。追宗其學。著華嚴疏論數百萬言。圭峯宗密繼之。而其化廣被四方。是爲一念圓融具德之宗。瑜珈久亡。南山亦僅存。其盛行於今者。唯天臺慈恩賢首而已。此則世之所謂教者也。世尊大法。自迦葉二十八傳。至菩提達摩。達摩悲學佛者。纏蔽於竹帛間。乃弘教外別傳之旨。不立文字。而見性成佛。達摩傳慧可。可傳僧

璨。璨傳道信。信傳弘忍。忍傳曹溪大鑑禪師慧能。而其法特盛。能之二弟子。懷讓行思。皆深入其闕奧。讓傳道一。一之學江西宗之。其傳爲懷海。海傳希運。運傳臨濟慧照大師義玄。玄立三玄門。策厲學徒。是爲臨濟之宗。海之旁出爲潯山大圓禪師靈祐。祐傳仰山智通大師慧寂。父唱子和。微妙玄機。不可湊泊。是爲潯仰之宗。思傳希遷。遷之學湖南主之。其傳爲道悟。悟傳崇信。信傳宣鑑。鑑傳義存。存傳雲門匡真大師文偃。偃之氣宇如王。三句之設。如青天震雷。聞者掩耳。是爲雲門之宗。玄沙師備。偃之同門友也。其傳爲桂琛。琛傳法眼大師文益。益雖依華嚴六相。唱明宗旨。迥然獨立。不涉凡情。是爲法眼之宗。遷之旁出爲藥山惟儼。儼以寶鏡三昧五位顯訣三種滲漏傳曇晟。晟傳洞山悟本大師良价。价傳曹山元證大師本寂。而復大振。是爲曹洞之宗。法眼再傳至延壽。流入高句驪。仰山三傳至芭蕉徹當。石晉開運中。遂亡弗繼。雲門、曹洞。僅不絕如綫。唯臨濟一宗。大用大機。震盪無際。若聖若凡。無不宗仰。此則世之所謂禪者也。嗚呼。教之與禪。本無二門。依教修行。蓋不出於六度等行。而禪定特居其一。由衆生根有不齊。故先佛示化。亦不免其異耳。奈何後世各建門戶。互相矛盾。教則譏禪滯乎空寂。禪則譏教泥乎名相。籍籍紛紛。莫克有定。是果何爲者耶。此則教禪異塗。猶可說也。自禪一宗言之。佛大勝多。與達摩同學禪觀。達摩則遠契真宗。勝多所見一差。遂分爲有相、無相、定慧、戒行、無得、寂靜六門。非達

摩闢之。安能至今廓如也。慧能與神秀。同受法於弘忍。能則爲頓宗。秀則別爲漸宗。荆、吳、秦、洛。各行其教。道一、神會又同出於能者也。道一則密受心印。神會則復流於知解。一去弗返。而其末流。若大珠、明教、慈受輩。何以議爲。自敎一宗言之。慈恩立三敎。天臺則分四敎。賢首則又分五敎。龔妙各見。漸圓互指。終不能歸之一致。可勝嘆哉。此雖通名爲敎。各自立宗。猶可說也。自夫本敎之內言之。律學均以南山爲宗。眞悟智圓律師允堪。著會正記等文。識者謂其超出六出家釋義之外。至大智律師元照。復別以法華。開顯圓意。作資持記。又與會正之師殊指矣。四明法智尊者知禮。孤山法慧大師智圓。同祖天臺。同學心觀。眞妄之異觀。三諦之異說。旣已抵牾之甚。晉川仁岳。以禮之弟子。又操戈入室。略不相容。諫書辯謗之作。逮今猶使人凜然也。其他尙可以一二數哉。雖然。適長安者。南北異塗。東西殊轍。及其所至。未嘗不同。要在善學者慎夫所趨而已。比丘永壽。嘗以閩僧一源所著護敎編示予。自大迦葉至於近代諸師。皆有傳贊。文辭簡古。誠奇作也。壽獨惜其不著敎禪承傳同異之詳。請予爲記。以補其闕略。予因以所聞。疏之如右。

右歷敎禪敎二宗本末。粲然指掌。非綜練釋門者。不易至斯。第以雲門法眼。並出青原。亦仍傳燈諸錄之誤。蓋道悟有二人。同居荆南。同示寂於元和間。一居天皇寺。一居天王寺。居天皇寺者。婺州張氏子。苻載爲塔碑。謂與藥山並爲石頭上足。一傳爲惠眞。再傳爲幽閒。三傳爲文賁。遂止

不傳。居天王寺者。渚宮人崔氏子玉之後。初參馬祖。後謁石頭。得法傳龍潭崇信。信傳德山宣鑑。鑑傳雪峯義存。存傳雲門文偃。爲雲門宗。存又傳羅漢桂琛。琛傳清涼文益。爲法眼宗。其顯末見丘玄素所撰塔碑甚詳。景濂蓋但據五燈會元等書敘錄。而不及深考也。然則禪之五宗。僅洞山出石頭下。而洞山師雲巖。雲巖師藥山。藥山亦從馬祖悟入者也。六祖謂馬駒踏殺天下人。信矣。

夾山臨遷化。謂洛浦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洛浦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夾山曰。如是吾復何憂。按夾山師德誠。德誠師藥山。考其世次。正與龍潭德山同時。又洛浦本出臨濟門。歸夾山曰巖頭雪峯浸顯。安得有一枝卽滅之嘆。卽此足徵道悟之有二。而龍潭德山。雲門法眼。皆南岳派矣。今混淆爲一。南岳宗派旣不明。而天皇之道悟。及其徒三世。皆湮沒無可徵。致足慨也。其說詳林間錄佛祖通載甚明。王子充叢錄。所敘禪宗。悉鈔節宋太史。亦未之詳考也。禪宗正脈亦然

澗山法眼二宗。皆迄於唐末五代間。是時曹洞、雲門。亦寂寥無卓見者。獨臨濟一傳爲興化。興化再傳爲南院。南院三傳爲風穴。風穴四傳爲首山。首山五傳爲汾陽。汾陽六傳爲石霜。石霜七傳。而爲黃龍南楊岐會。臨濟一宗。至是大振。南下出晦堂眞淨。晦堂下出悟新。眞淨下出從悅。而張無盡師之。會下出法演。法演下出圓悟。圓悟下出宗杲。而張無垢師之。自宗杲出。而學徒徧

天下。縉紳儒流。茅靡麇集。無論雲門、曹洞。卽黃龍一派亦寂寥矣。

禪家五宗。獨臨濟爲盛。倡自黃蘗睦州。皆大機逸格。而臨濟自一悟後。縱橫揮霍。迥出常情。歷世五傳。知識不乏。至宋初而石霜再振。黃龍楊岐二派。遂徧海宇。度南而後。徑山復出。舉代趨風。宋太史所謂若聖若凡。無不瞻仰。自臨濟一宗觀之。非虛語也。然大慧後。嗣者式微。而紫陽、廣漢、金溪、四明輩出。儒術復大盛於當時。諸縉流又落莫矣。考程、邵談道伊洛日。正黃龍、楊岐後而大慧前。是時釋門亦稍式微。足徵吾道與異端。相爲盛衰。若符契也。

當宋之度南。禪門宗匠。皆萃於南。北方遂無一有聞者。金人索浮屠大慧。幾在行而復不果。正猶六朝文士。畢集荆、吳間。蓋氣運使然也。是時道教稍衰替。而王重陽以全真崛起中土。學徒譚、馬、丘、劉輩。從者數十百人。其說時有合於釋氏。又爲道門之別傳矣。

蒙古世雖極崇釋氏。而禪學爲教門所排。不絕如縷。蓋盛衰之理。勢必致然。迺元之教門。亦迄無顯著者。而劉文貞特以事功顯。巴思八位帝師。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則前古未有也。

元禪門達者印簡。於臨濟爲十六世。趙承旨撰臨濟正宗碑。謂五祖演。演傳天目齊。齊傳懶牛和。和傳竹林寶。寶傳竹枝安。安傳西堂容。容傳中和璋。璋傳簡公。號海雲大士。禪學至此。蓋中興焉。印簡弟子二人。曰可菴朗。曰隴菴懷。朗傳萼菴備。及太傅劉文貞公。卽秉忠也。懷傳西雲安。

住天都慶壽寺。元之諸主。皆崇奉之。賜以玉印。曰臨濟正宗。按天目齊以下不見五燈會元。恐非當時高足。當續考之。存其源派於左。

海雲之後有法雲。卽中峯明本也。趙承旨極重之。事以師禮。虞奎章撰塔碑。本自作歷代祖師像讚。始少林至臨濟。臨濟至石霜。石霜傳楊岐。楊岐至五祖演。昭覺勤。虎丘隆。天童華。密菴傑。密印先。佛鑑範。雪巖欽。欽傳高峯妙。凡距臨濟一十八世。而妙傳明本。總之楊岐派也。元世之顯者僅數人。自餘皆其子弟云。

按右所傳禪派。自天童傑以上。並見五燈會元。蓋南岳下十七世也。密印而下。會元所不列。故詳著之。以補宋太史之缺文。雲門弟子特盛。幾溢臨濟。迨至宋遂無特起者。僅雪竇天衣數家。曹洞則投子芙蓉差著。元皆寥寥。蓋自唐後。禪流顛末。大概具此矣。

近日禪學之弊。以覺識依通爲悟明。以穿鑿機緣傳授爲參學。以險怪奇語爲提倡。以破壞律儀爲解脫。以交結貴達。夤緣據位。爲出世方便。其弊不可勝言。右虞奎章法雲塔碑。所舉五種禪學之弊。可謂真切。然自宋已有此風矣。

密宗。春也。天臺賢首慈恩等宗。夏也。南山律。秋也。少林單傳之宗。冬也。就理言之。但知禪爲諸宗之別傳。而不知諸宗亦禪之別傳也。會而歸之。密宗乃宣一佛大悲。拔濟之心也。教宗乃闡一佛大智。開示之心也。律宗乃持一佛大行。莊嚴之心也。禪宗乃傳一佛大覺。圓滿之心也。猶四

序之不可混。既不可混。非別而何。或者謂彼三宗皆不言別傳。惟禪宗顯言別傳者。何耶。對曰。理使然也。諸宗皆從門而後入。由學而後成。惟禪內不涉思惟計度之情。外不加學問修證之功。窮劫迄今。不曾欠少。才云領荷。早涉途程。脫體承當。翻成鈍置。誠別中之別也。昧者烏足以知之哉。右明本和尚統論教禪宗旨。蓋亦調停之說。而陰爲禪學地者。其本宗也。元世尊教抑禪。故云。

或問今五宗宗嗣。自臨濟而外。餘皆無聞者。豈授受之際。失於囑累耶。抑宿緣之使然耶。答曰。聖人之道。雖隱顯隨時。亦由定分。不能加損於其間。當青原南嶽未著之時。其五家已有定分矣。當五家方盛之頃。其修短之數。安得無定分焉。特彼此昧略而不自知耳。或謂臨濟道出常情。爲人痛切。機圓語活。其鍛鍊人物。速如反掌。以故家聲久遠不墜。自餘反是。宜乎不永於世也。右見中峯夜話。據此則元世禪宗。僅臨濟一支。餘皆湮沒。然宋太史當元末作序。又謂雲門、曹洞不絕如綫者。豈太史但據傳燈諸錄。不細考當時耶。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七

癸部 雙樹幻鈔中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三世諸佛者。過去見在未來。過去曰莊嚴劫。見在曰賢劫。未來曰星宿劫。莊嚴劫第一尊曰華光佛。末後尊曰毘舍浮佛。賢劫第一尊曰俱留孫佛。末後尊曰婁至佛。星宿劫第一尊曰日光佛。末後尊曰須彌相佛。凡過去見在未來。每劫千佛。今釋迦文當第九減劫。於賢劫爲第四尊。彌勒當第十減劫。於賢劫爲第五尊。

一大劫者。成住壞空凡四種。爲一大劫。成而卽住。住而續壞。壞而復空。譬如浮梁。二十年造成。二十年度人。又二十年弊壞方盡。又二十年無橋惟水。空劫十方惟水共成住壞空八十轆轤劫。總一十三萬四千四百弓年。爲始終極數。所謂一大劫也。

一云。劫有六種。一中劫。又名引劫二成劫。三住劫。四壞劫。五空劫。六大劫。與前名異實同。中劫者卽轆轤劫。初閻浮提人。壽八萬四千歲。身長八丈。凡過百年。命減一年。身減一寸。過千年。命減十年。身減一尺。減至十歲。身長一尺。則減劫之極也。自爾復入增劫。凡過百年。命增一年。身增一寸。如是增至八萬四千歲。身增八丈。則增劫之極也。如是一減一增。共計一千六百八十萬年。名一轆轤劫。積二十轆轤。共三萬三千六百萬年。爲一成劫。娑婆世界。自成劫後交住劫。已經八

減八增八轆轤。今當第九減劫。有四佛出世。初減人年六萬歲時。俱留孫佛出世。次減人年四萬歲時。俱那含牟尼佛出世。次減人年二萬歲時。迦葉波佛出世。次減人年一百歲時。釋伽文佛出世。從住劫至釋迦文。已一萬四千二百七十九萬三千年。又自釋迦文減至南宋紹興。二千一百一十一年。人又減二十一年。身減二尺一寸。今人只可六尺壽八十也。此去更過七千年。人壽十歲。身長一尺。至此減劫之極也。過爾復入第九增劫。如前過一百年。人命增一年。身增一寸。漸增至二萬歲時。鐵輪王出。四萬歲時。銅輪王出。六萬歲時。銀輪王出。八萬四千歲時。金輪王出。至此增劫之極也。過爾復入第十減劫。減至八萬歲時。彌勒下生。從紹興去彌勒。更八百八十七萬七千年。是時百億閻浮。真金爲地平如掌。秔稻自生。男女五百歲方婚嫁。彌勒初會度人九十六億。第二會度人九十四億。第三會度人九十一億。爾後度人無數。彌勒減後。尙有九百九十五佛。相繼出後十一轆轤劫中。如是千尊出盡。二十轆轤已滿。則壞劫到來。漸成空劫。大災之後。復入成劫如前。劫風鼓揚劫水。水生厚沫。化作三禪天等。迤邐下至人間大地。依前造化星宿劫。天地亦有千佛出世云云。右見莊椿論中。然則釋迦乃第九減劫末尊。而彌勒則第十減劫首尊也。

前說考諸家引載。並經典所論悉同。然尙有可疑處。凡劫每一增減爲一轆轤。二十轆轤爲一中劫。每一減劫祇四佛出世。而增劫乃四輪王。則第十減劫當亦如之。何得後十一轆轤劫中。頓出

九百九十五佛耶。且釋迦文出第九減劫中。前已八增八減。此八減劫中。亦當有諸佛出世。今祇斷自拘留孫爲第一尊。至彌勒爲第五尊。而九百九十五佛。皆出彌勒後。則第八減劫以前諸佛。又在一千數外。而賢劫中不止千佛耶。此類俱覺矛盾。當續考之。

三千大千世界者。一日月周行四天下。光明所照。是爲一世界。外有鐵圍山繞之。如此者千鐵圍山。爲一小千世界。數小千復至一千外。中鐵圍山繞之。爲一中千世界。數中千復至一千外。大鐵圍山繞之。爲三千大千世界。此見彰所知論。與藝苑卮言丘陵學山所引差不同。卮言說本阿舍經及俱舍偈

三十三天者。一名忉利天。蓋三十二天中之一。俗說以爲諸天總有三十三處。可笑也。亦名帝釋天。上有焰摩天。兜率陀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梵輔天。大梵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少淨天。遍淨天。無量淨天。福生天。福壽天。廣果天。

無煩天。無熱天。善見天。善現天。色究竟天。無想天。空無邊天。色無處天。

無所有天。非想非非想天。以上共二十六天。俱在三十三天上。其下又有四天王天。日月星宿天。持鬘天。常憍天。堅首天。共三十二天。焰摩天一名離諍天。光音天一名極光天。見大藏中。及楞嚴、因本、阿含等經。日月星宿下四天。見婆娑論。

應真錄云。忉利天統東方八天。其名住峯天。住山頂天。善見城天。鉢私天。俱吒天。雜殿天。懽喜

天。光明天。又統南方八天。其名曰波利樹天。險岸天。摩尼藏天。雜顯岸天。旋行天。金殿天。鬘影處天。柔軟地天。又統西八天。其名雜莊嚴天。如意地天。微細行天。歌音樂天。威德輪天。月行天。閻摩羅天。速行天。又統北方八天。其名曰影照天。智慧星天。衆分天。住輪天。上行天。威德顏天。威德輪天。清淨天。總之爲三十三天。據此以爲忉利所統。別有三十二天。合忉利爲三十三天。與諸經多不合。恐未可據。道家亦有東西南北三十三天。見度人經。

七寶山者。佉提羅迦山。高四萬二千由旬。次伊沙陁羅山。高二萬一千由旬。次遊捷陁羅山。高一萬二千由旬。次善見山。高六千由旬。次馬半頭山。高三千由旬。次尼民陁羅山。高一千二百由旬。次毗那耶迦山。高六百由旬。以上廣如高。七寶所成。其須彌山、佉提羅迦山二山之間。闊八萬四千由旬。周匝無量。有優鉢羅花。鉢頭摩花。拘牟陀花。奔荼利迦花等。徧覆水上。外有七海。有三十重林。詳大藏因本經。

須彌山者。秦言妙高。見維摩詰經注道經曰人鳥山。又曰玄圃山。大地金根山。本無妙玄山。元氣寶洞山。

神玄七轉觀天山。佛經又曰鐵圍山。蓋此山佛經之名有三。彰所知論亦稱妙高道經之名有五。總之中國所

謂崑崙也。凡二典所言天上海外諸大神山。惟此最爲近實。故釋道皆爭據之。道經言崑崙

人鳥經曰。須彌山廣三百六十億萬里。因本經曰。須彌山入海中出水上。各八萬四千由旬。其體

平正。下根連大金輪。至上以漸寬廣。端直不曲。最勝可觀。四寶合成。金銀琉璃頗黎是也。山頂四面。有峯挺出。曲臨海上。各高七百由旬。金銀琉璃頗黎眞珠車渠瑪瑙七寶合成。日天宮殿。繞須彌半。常行不息。南閻浮提日正中時。東拂提婆日始沒。西瞿陀尼日將初出。北鬱單越正當夜半。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六俱盧奢。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六俱盧奢。阿含經云。日天子城郭。縱廣五十一由旬。月天子城郭。縱廣五十由旬。最大星縱廣一由旬。最小星縱廣二百步。彰所知論云。日輪火珠所成。月輪水珠所成。

一云。須彌山四角。各秀一峯。高四由旬。半廣百二十五由旬。周圍五百由旬。有藥叉神於中心住。是山頂上三十三天。中央城曰善見。純金所成。高一由旬。半面各二千五百由旬。周萬由旬。其城體金。俱用百一雜寶嚴飾。其地柔軟如兜羅綿。是城四面。有一萬六千寶柱寶椀寶椽寶簷。四面四門。又有千數闕。一小門。四大衢道。有諸小衢。其四門側。五百天子。皆服堅鎧。守護是門。城中有帝釋殿。曰最勝處。亦曰殊勝殿。其狀四方高四百由旬。半面各二百五十由旬。周千由旬。右見彰所知論。與前稍不同。卽淮南閻風之旨也。

善見東北有如意樹。名波利闍多。亦名圓生樹。根深五十由旬。高百由旬。枝條傍布五十由旬。能施欲樂。下有盤石。曰阿唎摩麗歌。色白如氈。面各五十由旬。周三百由旬。按此與扶桑若木意

同。

善見西南。諸天集處。名善法堂。周九百由旬。其狀圓相。是堂中央。有帝釋座。純金所成。其座周圍。有三十二輔臣之座。咸皆布列三十三天。向上度八萬由旬。於空界中。依風而住。諸寶所成。

三十三天別有善見名。又非此也。

四大洲者。南閻浮提洲。縱廣七千由旬。北廣南狹如車廂。人面如之。壽百歲。東拂於逮洲。縱廣九千由旬。圓如滿月。人面如之。壽三百歲。西瞿耶尼洲。縱廣八千由旬。彎如半月。人面如之。壽二百歲。北鬱單越洲。縱廣十千由旬。四方正等。人面如之。壽千歲。

寶山在大雪山北。上有阿耨達池。東從牛口流出殤伽河。入東南海。南從象口流出信度河。入西南海。西從馬口出縛芻河。入西北海。北從獅子口出從多河。入東北海。潛流地下出積石。爲中國河源。

按河源出撒敦腦兒阿耨達池。卽星宿海也。浮屠氏言此非誕矣。須彌山卽崑崙。史遷所謂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其高廣誠有未易測者。但未必如彼所云。淮南子謂曾城闔風。高數十萬丈。旁開四百四十餘門。浮屠所敘述須彌。及三十三天宮闕酷類。又如意樹等。亦扶桑若木之文也。四大洲則因鄒衍推廣之。余嘗謂浮屠氏精微處多本莊、列。廣大處多出山海、淮南。至於因果罪福。則

其自成一家之說。前所未有。而後之道流反竊之云。

浮屠數法。巨細久近。窮極渺茫。而其名義。亦多與中夏迥別。非精覈其家言者。未易通曉。今概錄於左方。亦博綜之一事也。

最極微細者曰極微塵。亦名鄰虛塵。不能析釋。七鄰虛爲一極微。七極微爲一微塵。七微塵爲一透金塵。七透金塵爲一透水塵。七透水塵爲一兔毛塵。七兔毛塵爲一羊毛塵。七羊毛塵爲一牛毛塵。七牛毛塵爲一遊隙塵。七遊隙塵爲一蟻量。七蟻量爲一蝨量。七蝨量爲一麥量。七麥量爲一指節。三節爲一指。二十四指橫布爲一肘。四肘爲一弓。五百弓量成一俱盧舍。八俱盧舍成一由旬。又一說小異。見後。

六尺爲步。二尺爲肘。四肘爲弓。二弓爲一文六尺。二百一十六丈爲一里。五里爲一俱盧舍。八俱盧舍爲一由旬。

由旬一名綸繕那。又名由延。見大藏一覽注中。俱盧舍一名俱盧奢。見因本經。一俱盧舍五里。則一由旬爲四十里。而因本經注。一俱盧奎六里。名義俱小舛。俟續考之。今中國算數。微塵沙漠之名。或出此云。

古黃帝算法。總有二十三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億兆京垓秭溝澗正載。從萬已

上。有三等數法。其下者十十變之。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今華嚴經阿僧祇品。用中上法。初數便云一百洛义。洛义此云萬爲一俱胝。此云億俱胝俱胝。爲一阿庾多。此云兆阿庾多阿庾多。爲一那由他。此云京直至不可說。總一百二十大數。則非世間之算數也。何以云阿僧祇。阿者秦言無。僧祇者秦言數。凡梵書稱阿僧祇。卽華言無數也。按算法有十載曰極乃止。此尙遺之。

右大藏一覽所引華嚴經數法。注以俱胝爲億。庾多爲兆。誤也。十萬曰億。百萬曰兆。則百洛义爲一俱胝。卽兆也。俱胝俱胝。猶云百萬百萬也。則爲阿庾多矣。阿庾多阿庾多。則四用百萬字。乃能盡之。然後爲那由他。緣此二句義頗隱奧。故注者誤以中國數法推之。不知本文云。中者百百變之。上者倍倍變之。百洛义所謂百百變也。俱胝俱胝所謂倍倍變也。上二俱胝字虛。下二俱胝字實也。阿庾多阿庾多放此。阿僧祇則無復數矣。夢溪筆談算棊局數。至用萬字四十餘。意亦同此。

時最少者。名爲刹那。百二十刹那爲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牟呼栗多。三十牟呼栗多爲一晝夜。三十晝夜卽爲一月。十二月爲歲。以華言時刻推之。則一牟呼栗多。半刻也。一婆羅。一分有半也。積怛刹那六十爲一婆羅。積刹那百二十爲一怛刹那。則半刻中已經刹那二萬餘矣。又一刹那爲九百生滅。九十刹那爲一念。見仁王經。又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見婆娑論。注云臘縛卽婆羅。異名也。牟呼栗多一名牟休多。注云須臾也。見大藏一覽。

細之極。極而至於微塵。巨之極。極而至於由旬。暫之極。極而至於剎那。久之極。極而至於塵劫。皆極兩端言之。中庸以兩言蔽之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又蔽之一言。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噫。千經萬論。言名理者不能外矣。

莊、列書所言螻螟、蠻觸、鴟鵂之類。亦是此意。但異教拈得來。便茫渺怪奇。吾儒只據眼前說道。而至理自不能外。所以萬世無敵也。

大藏經四千五十餘卷。而諸家書目所載。僅百數十種。蓋唱偈疏懺等。於文義相遠。不得盡收也。然以西天經總較之。直百之一耳。因錄此廣異聞。不必論其有無。

涅槃經四千八百卷。四十卷在唐。菩薩經一部。二千一百卷。三十六卷在唐。虛空藏經一部。四百卷。二卷在唐。首楞嚴經一部。一百一十卷。十卷在唐。恩意經大集一部。五十卷。四卷在唐。決定經一部。一百四十卷。四卷在唐。寶藏經一部。一百四十卷。二卷在唐。華嚴經一部。二萬三千卷。八十一卷在唐。李真經一部。九十卷。三卷在唐。大般若經一部。一千六百卷。六卷在唐。金光明品經一部。一千卷。十卷在唐。未曾有經一部。一千五百卷。五十卷在唐。維摩經一部。一百七十卷。三卷在唐。三論別經一部。二百七十卷。十二卷在唐。金剛經一部。一百卷。一卷在唐。正法輪經一部。一百二十卷。二卷在唐。佛本行經一部。一

千八百卷。六十卷在唐。五龍經一部。三十二卷。二卷在唐。菩薩戒經一部。一百一十六卷。十六卷在唐。大集經一部。一千二百卷。三卷在唐。摩竭經一部。三百五十卷。四十卷在唐。法華經一部。一百卷。七卷在唐。瑜珈經一部。一百卷。三卷在唐。寶常經一部。一千卷。七十卷在唐。西天論經一部。三千三百卷。三卷在唐。僧祇經一部。五百七十卷。十卷在唐。西天佛國雜經一部。九千五百卷。三十卷在唐。起信論經一部。二千卷。五十卷在唐。大智度經一部。一百八十卷。十卷在唐。寶藏經一部。四千五百二十卷。一百四十卷在唐。本闍經一部。八百五十卷。二十卷在唐。正律文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因名論經一部。二千二百卷。五十卷在唐。唯識論經一部。一百卷。十卷在唐。具舍論經一部。二千卷。十卷在唐。隋志共一千九百五十部。六千九百五十八卷。唐開元藏目五千四十八卷。貞元增益二百七十卷。宋累朝增益又七百餘卷。今藏大抵仍開元舊數。蓋其間亦不無存沒也。通志所收僅一千七百餘卷。不皆藏中者。

牟子理惑論。稱佛所著經。凡十有二部。合八億四千萬卷。大卷萬言已下。小卷千言已上云云。案漢世惟四十二章經至中國。安得品目之多至此。此必魏晉之譚。然則大藏經目之繁侈。其說固有自來矣。牟子稱漢牟融。當是六朝人託名僞作。詳四部正訛。

凡浮屠之說。類涉誇大者。率中華之人演譯之。最先四十二章。平實彰顯。及心經等。總之譚理。何嘗有一切彌文。金剛、圓覺。不失淵眇。維摩、楞嚴等。漸入浩繁。至法華、華嚴諸品而極。盡其精微處。固佛本真。其浮誕不根。悉後世增益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七終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八

癸部 雙樹幻鈔下

明東越胡應麟撰

世尊初生。行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曰天上天下。惟吾獨尊。老君初生。亦行九步。曰天上天下。惟道爲尊。王長公卮言並載之。以爲不應相類至此。余謂朱紫陽所云。佛家偷得道家好處。道家只偷得佛家不好處。如自家寶藏。被人偷去。卻去他牆角邊。拾些破餅破罐來用。甚好笑。旨哉紫陽之言。凡老莊精奇玄妙處。皆爲釋氏得之。而後之黃冠。第模倣其勝大渺茫之說。不知此類於理道何與。漫舉一則餘可推。

六祖風旛語。世所盛傳。然西土已有之。十八祖伽耶舍多。侍師伽難提尊者次。聞風吹殿鈴聲。師問曰。鈴鳴耶。風鳴耶。祖答非風鈴。我心鳴耳。六祖豈捨前人唾涕者。非一時偶合。則記者必有一謬耶。

魚朝恩於代宗前。問慧忠國師曰。何者是無明。無明從何而起。忠曰。佛法衰相今現。帝曰。何也。忠曰。奴也解問佛法。豈非衰相今現。朝恩色大怒。忠曰。卽此是無明。無明從此起。案此在黑風吹船飄落鬼國之前。

大慧正法眼藏序。南度吳丞相潛作。錄其說於左云。此事亙古亙今。漫天漫地。端視側視。直視橫

視。開視闔視。明視暗視。無不視。亦無所視。亦無無不視無所視。直敢道謂正即離。謂法即塵。謂眼即鑿。謂藏即塞。是故這四箇字。直須撇向大洋海裏。方免擔枷帶索。受人圈積。然雖如此。初機鈍根也。要得一則半則。胡言漢語。覷來覷去。綻些光景。此時正好拚命捨身。單鎗直進。如老鼠入牛角。挨牆擲壁。更無去處。正迷悶中。猛忽地頭破額裂。通身流汗。得箇休歇。方知法眼慧眼。天眼佛眼。只是一雙凡眼。到這裏說道學人事畢。也且未在云云。右序文最警醒。可以爲初機悟入津筏。讀傳燈諸錄者。不可不知。因節略其說。錄諸右方。

趙令衿居士謁圓悟。就其爐錘。悟不少假。公固請。悟曰。此事要得相應。直須死一番始得。余不解禪理。但此是詩家無上妙詮。余夙所證驗者。卽此占禪理之不誣。第近時釋門澹泊。無復可與講明。唐、宋間名宿。幾於絕響。亦盛衰之數也。

斷際禪師云。是丈夫漢。看箇公案。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但去二六時中。看箇無字。晝參夜參。行住坐臥。著衣喫飯處。心心相顧。猛著精彩。守箇無字。日久月深。打成一片。忽然心花頓發。悟佛祖之機。便不被天下老和尚舌頭瞞也。案此則可爲參學規繩。見宛陵錄中所載。徑山亦屢舉此示人。第黃蘗與趙州。同出南泉門。蘗後嗣百丈開法。視趙州較先達。何得提彼言句示人。恐學人誤錄徑山語也。

徑山禪師云。僧問狗子還有佛性否。趙州云無。此一字乃是摧許多惡知惡覺底器仗也。不得作有無會。不得作道理會。不得向意根下思量。不得向揚眉瞬目處探根。不得向語路上作活計。不得麗在無事中裏。不得向舉起處承當。不得向文字中引證。但向十二時中。四威儀內。時提撕。時警覺。誠如此做工夫。看一月十日。便自見得也。此節可與上條參看。大慧語錄中。開示諸學者。如陳季任、劉彥修、張陽叔、汪聖錫、宋直閣諸書。動引此則因緣。故知前件非黃蘗語無疑也。

臨濟三次問黃蘗。三度被打。竟因蘗指往大愚處得悟。然臨濟終嗣黃蘗。洞山極力問大滙。大滙不答。竟因大滙指往雲巖處有省。然洞山終嗣雲巖。二宿機緣。始末甚同。而所嗣異者。蓋黃蘗宗旨。當與於臨濟。洞山門風。合續於青原。緣力所臻。不可強也。

睦州爲黃蘗第一座。而黃蘗宗旨大興於臨濟。又臨濟在黃蘗會中不知名。睦州令問佛法大意。且密啓黃蘗。指見大愚。遂弘臨濟之風。雲門亦從睦州悟入。州指見雪峯。峯授以心印。遂闡雲門之派。二宗至今爲海內瞻仰。其始皆睦州啓發成就。亦由文殊爲七佛導師。信異人也。

雪峯、巖頭。同參德山。巖頭奇逸種種。而後嗣寂寥。雪峯悟入。全藉巖頭。而一傳爲雲門。又再傳爲法眼。德山之派。藉以大振。亦緣力所就。如人之有子無子。非德業淺深故也。百丈、南泉亦然。

雲門、法眼、洞山。並見過於師。洞山之曹山。澆山之仰山。皆見與師齊。故曰曹洞。曰澆仰。臨濟、雲門、法眼。嗣者差不逮。故止從師稱耶。法眼懸記天台。似以位遞言。

經典之盛。至六朝極矣。其時沙門。若支遁、慧遠之在南。道安、羅什之在北。皆當時之才士也。而一時文章豪雋。又從羽翼其間。故能傳播若此。佛法且然。儒者迺以爲末技而欲廢之。

世知詩律盛於開元。而不知禪教之盛。實自南嶽、青原兆基。考之二大士。正與李、杜二公並世。嗣是列爲五宗。千支萬委。莫不由之。韓、柳二公。亦當與大寂、石頭同時。大顛卽石頭高足也。世但知文章盛於元和。而不知爾時江西、湖南二教。周遍寰宇。唐世人才之衆迺爾。宋時詩文固不及唐。然禪門亦止臨濟一宗。較之唐世。終有未及處。余嘗疑漢儒訓經。宋儒明道。各極宗趣。代自名家。獨唐儒者不競。乃釋門熾盛至是。焉能兩大哉。

唐之禪教。自六祖卓錫曹溪。一傳而爲青原、南嶽。再傳而爲江西、湖南。又散而爲五宗。至五季而雲門、法眼遷化。自後禪學相承。不立宗旨。其盛衰乃與唐終始。而唐之天下。亦分而爲五代以終。若合符節迺爾。異哉。

禪機中有絕類詩句者。類集左方。凡緇流題咏概不錄。

長御白牛車。六祖春來草自青。明重疊關山路。雲猿抱子歸青嶂裏。鳥銜花落碧巖前。夾長空不礙

白雲飛。石頭雲在青天水在瓶。藥山參差松竹煙籠薄。重疊林巒月上遲。常察羣峯穿海去。滴水下巖來。

辭後夜猿啼在亂峯。道垣秋庭肅肅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遇珠日照寒光澹。山搖翠色新。克符浪激

似銀山。傳楚山寒花發遲。永安長年一衲衣。法稻風送水聲來枕畔。月移花影到牀前。智洪山花開似錦。澗

水澁如藍。同雪嶺峯前月。智速雪深宜近火。崇福智乘船度五湖。洛浦秋風入古松。秋月生寒水。從悅斷雲

猶掛樹梢頭。佛慈朔風吹綻臘梅花。法泰星月繞簷楹。大通春至百花開。黃鸞啼柳上。無名氏霧捲雲收山

嶽淨。海天空闊一輪寒。紹悟雲遮海門樹。雲齡金風昨夜起。遍地是黃花。崇福燈秋風黃葉亂。遠岫白雲

歸。廣燈芭蕉葉上三更雨。慧光花落春風靜。普照秋風起庭梧。慈覺孤峯無宿客。餘松檜森森密。惠崇長嘯一

聲天地秋。臨濟雲鎖萬重山。萬壽春風掃殘雪。王隨幾番雲色出峯頂。一樣泉聲落檻前。常察枯木倚寒巖。

菴主穿林宿鳥驚。碑那手攜書劍謁明君。同一般秀色匡山裏。芭蕉從歸青嶂裏。不出白雲來。澄觀鷺轉千

聲花滿地。客遊三月草侵天。同遠洞散寒雲。幽窗度殘月。雙峯寒林無宿客。大海聽龍吟。隱章鷺鷥飛

入蘆花叢。海印寒松連翠竹。秋水對紅蓮。顯端柴門草自深。洞淵片雲橫谷口。文悅檻外竹搖風。驚起幽人

睡。大陽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普徹若是陶淵明。攢眉便歸去。同本是瀟湘一釣客。師子春風觸目百

花開。同夜來風色緊。孤客已先寒。真如萬里望鄉關。符曉無事日高眠。智圓孤舟載明月。文慧漁人偏愛宿

蘆花。同歲晚未歸客。西風門外寒。大滄一葉飄空便見秋。用登帶雨一枝花落盡。不煩公子倚闌干。道川

鷓鴣啼處百花新。良一裘才掛體。本玉殿苔生後。同壁上畫枯松。北院那箇臺無月。誰家樹不春。

淨淨山峻水流急。三冬發異花。奉洞深雲出晚。澗曲水流遲。百丈雪覆孤峯白。洞身是菩提樹。心如

明鏡臺。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神春山疊亂青。春水漾虛碧。寥寥天地間。獨立望何極。寶黃

葉落時聞擣衣。開先竹榻和衣半夜眠。岳白犬銜書至。青猿洗鉢迴。寶亭臺深夜雨。樓閣靜時鐘。

斗轉星移天欲曉。雪竇送客郵亭外。山細雨洒簾前。碧昨夜三更月到窗。越乍見垂楊綠。今逢

落葉黃。懸牡丹花下睡貓兒。穎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翠長江行不盡。帝里到何時。石昨日作

嬰孩。今朝年已老。浮生夢幻身。人命夕難保。同白雲流水空徘徊。黃山僧一衲衣。聖東菴每見

西菴雪。下澗長流上澗泉。靈但尋荒草際。莫問白雲深。佛門掩落花春鳥啼。不知誰住西巖寺。

每日鐘聲送夕陽。志相逢秋色裏。共話月明中。慧青山依舊白雲中。開萬里無雲月上時。夏英清

風與明月。野老笑相親。全舉手攀南斗。回身禮北辰。智濃煎睡後茶。子夜禪孤月冷。晨起白雲

高。法華一鉢千家飯。孤身萬里遊。布袋家住孤峯頂。祖樓閣凌雲勢。全夜夜有猿啼。惠天垂華蓋

重重異。地湧金蓮葉葉新。獻始嗟黃葉落。又見柳條新。廣德白雲峯下猿啼早。袁州千山添翠色。

能崇滿船空載月。漁父宿蘆花。道繩牀風雨爛。方丈草來侵。上大地雪漫漫。春來特地寒。報正值

秋風來入戶。一聲砧杵落誰家。惟輕烟籠皓月。薄霧鎖寒巖。秀隔岸野花香。清了蘆花兩岸雪。江水

一天秋。慧悟半夜嶺頭風月靜。一聲高樹老猿啼。宗嗣雨過山堂秋夜靜。法智朔風凜凜掃寒林。慧破衲

蒙頭萬事休。同上臥聽涼風生竹林。同上碧巖深處臥煙蘿。道勤石角穿雲路。攜筇意若何。潭州雲蓋門前綠

樹無啼鳥。庭下蒼苔有落花。聊與東風論箇事。十分春色在誰家。酒仙黃葉飄飄滿庭際。一聲砧杵

落誰家。真敬寶劍未出匣。神光射斗牛。雪寶隻履已歸西國遠。北山空有老猿啼。惠宗秋山落木猿晝啼。

中少林峯頂月。同上三月嬾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風穴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同上

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船。歸首一片白雲橫谷口。幾多歸鳥盡迷巢。元安南渡後禪機多用陳語。不備

錄。

吾郡雙林大士偈。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大士梁時人。其詩已純入

唐格。宏壯整嚴如此。惜爲譚理者據之。又心王銘。古樸顯瞻。不作西域方言。不落南朝綺習。必

當時一才士也。

寒山詩云。誰家一女子。雜珮何珊瑚。鸚鵡花間弄。琵琶月下彈。長歌三日響。短舞萬人看。未必

常如此。芙蓉不耐寒云云。黎惟敬劇喜。時爲余誦之。

法眼咏牡丹云。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色隨朝露。馨香逐曉風。

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其格調雖不脫晚唐。居然一作家門戶也。先是嘗目爲宗門游。夏。蓋才

而涉學者。

一池荷葉衣無盡。數畝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茅屋入深居。千峯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歸來始覺老僧閒。千尺絲綸直下垂。一機才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歸。孤猿叫落中峯月。野客吟殘半夜燈。此境此時誰得意。白雲深處坐禪僧。右數詩皆見詩話。世所傳誦。讀傳燈諸錄。乃知俱禪流偈語也。

吾郡自雙林善慧大士。與達摩祖師。並顯梁武之世。嗣是禪門高躅。代不乏人。玄策禪師親見六祖。妙闡法心。天皇悟嗣法石頭。與藥山分座。贊元以大士裔孫。三歲出家。王文公不可一世。獨欽仰宗風。先緒不墮。俱胝得天龍一指。受用終身。至截童子指頭。使之立悟。尤見機用之妙也。

貫休號禪月大師。吾邑人。以詩名晚唐五代間。姓姜氏字德隱。人所共知。然傳燈錄又有姜氏子。

出家名有規。亦婺州人。則吾郡有二名僧。一能詩。一悟道。皆姜氏。可謂奇矣。有規禪師見五燈會元十七卷雲門派也。

懷志菴主。婺州吳氏子。有偈云。萬機休盡付癡憨。蹤迹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菴。師一禪師馬氏子詩云。夜來月色十分好。今日秋山分外青。

雙溪卽首座詩。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銜花去不來。虎丘元淨禪師。雙溪人。嗣昭覺勤。

德用禪師。戴氏子。嗣雲居悟。婺州人。

玄妙禪師。婺王氏子。又止觀教師。有東陽小戚。

傳燈所錄燒菴婆。供一菴主。常令一七八女子送食。一日令女子將菴主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答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婆聞之云。我二十年止供養得箇俗漢。遂遣出燒却菴。按此菴主不以可欲亂心。在儒家庶幾柳下遺風。而禪門以爲俗漢。故知此理當別論也。

趙州見一尼來參。州以手搯之。尼曰。尙有這箇在。州曰。却是你有這箇在。此非釋門中儀律。禪者當機顯用則不拘。知此見燒菴老嫗。亦具少知識。

曾氏類說。引他書一則云。末山尼開堂說法。鄧隱峯懷白刃夜脅之。尼畏死從命。次日鄧衷其相服以示人。大衆立散。案灌谿臨濟宗支。嘗爲末山執役至三載。豈應至此。卽有之。灌溪他日將愧匿不暇。乃自謂於末山處得半杓。至今常飽不饑。且以配臨濟大師並言。何耶。此必僧徒忌者之口。欲以毀末山之開堂。並發明鄧隱峯之亡賴耳。凡僧例不稱姓。而鄧獨以姓稱。且臨終倒植而化。其妹亦尼。諱之曰。兄生不循規律。死更熒惑於人。因倏然仆地云。二人皆見五燈會元

洪覺範林間錄。五燈會元多采之。然其中率不可信。如謂杜祁公、張文定。同居維揚之類。前人辯駁已明。余近得就李新刻本。讀其卒章。又載杜公呼文定字爲安道。安道乃方平字。非文定也。則

此事之誣灼然。然亦非無因者。蓋本捫蝨新話而潤飾之。今並載二則於左。金湯編又謂此乃方平語。然林間亦不應稱文定。佛祖通

載亦稱是文定語。金湯編蓋因林間訛也。

捫蝨新話云。世傳王荊公嘗問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無人。何也。文定公曰。豈無。又有過孔子上者。公曰誰。文定曰。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暫聞意不甚解。乃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荊公欣然歎服。其後語張天覺。天覺撫几歎賞曰。達人之論也。余疑此說或張無盡戲撰。以愚弄儒家者。亦文定好佛致之。

林間錄曰。祁公與文定致政居雒陽。祁公勁正。每笑安道佞佛。有朱承事以醫游二老間。一日祁公呼朱切脈。朱辭以看楞嚴。久之乃至。祁公責之曰。聖人微言。無出孔孟。何楞嚴爲。朱曰。以某觀之。此經似過孔、孟矣。公取閱。大驚曰。世間何從有此云云。

道家有老子西昇經。云老子入天竺。化胡成佛。故一名化胡經。浮屠教每以爲病。六代諸人論辨極繁。見弘明集中所載。歷唐至宋。竟莫能決。迄於勝國。世方崇奉釋教。又以帝師主之。遂焚此經。浮屠有爲下火文者。極鄙陋。而佛祖通載。看之殊可笑也。

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八終

